

Stendhal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司汤达文集

Stendhal

ISBN 7-5327-3376-9



定 价： 2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遗事:司汤达小说选 / (法)司汤达(Stendhal)著;徐和瑾,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0
(司汤达文集)
ISBN 7-5327-3376-9

Ⅰ.意... Ⅱ.①司...②徐...③王...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017985号

Stendhal
CHRONIQUES ITALIENNES

司汤达文集
意大利遗事
〔法〕司汤达 著
徐和瑾 王振孙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375 插页5 字数243,000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册
ISBN 7-5327-3376-9/I·1973
定价:28.00元

译者的话

一八三三年，司汤达在担任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领事期间，从罗马朋友卡埃塔尼(Caetani)那里得知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手写本的存在，对旧书店和家庭藏书中一些布满灰尘的手写本里的故事很感兴趣，就用每本九十至一百二十法郎的价格购买其抄写权。司汤达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时，拥有手写本十四本，其中十三本为手抄本，纸质、墨水、字体等都跟司汤达的故乡格勒诺布尔图书馆收藏的《吕西安·娄凡》的手稿相同，上面写有大量批语，时间均为一八三三至一八三九年，只有一本为古本，可能是十七世纪时的手写本。司汤达去世后，法国作家梅里美先将这些手写本交给不列颠博物馆，后请法国国立图书馆用六百法郎购回，时间为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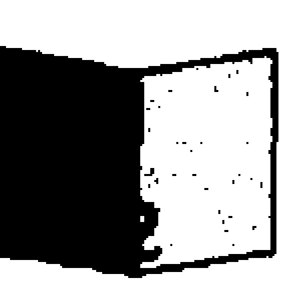
司汤达对这些手写本的意大利故事感到兴趣，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当时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著名奇案，并且是在事发后几天写的，真实可信，如《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故事，是在女主人公死后十二天写的(本书第75页)，而在《卿奇一家》中，贝亚特丽丝·卿奇于一五九九年九月十一日被处死，故事则在九月十五日写完(第102页注①)，因此，在司汤达看来，它们可以作为"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另外，司汤达认为意大利的故事特别适合于描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他对那个时期的意大利兴致勃勃，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敢说敢为，不按社会习俗行事，不怕被人笑话，而且能说会道，他们使用剑和匕首，占有女人的心和身体。这些故事展现的是因爱情而引起的凶杀、家族复仇、强盗抢劫以及司法机关的种种酷刑，即另一种现实，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同态复仇法和强权法则，这些社会新闻骇人听闻，往往充满

血腥味，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着“能把人心深处照得特别亮堂的某些事实”(第2页)。

从这些手写本中，司汤达不但取得撰写《帕尔马修道院》的素材，而且还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四篇故事，即《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1837年3月1日)、《卿奇一家》(1837年7月1日)、《帕利亚诺公爵夫人》(1838年8月15日)和《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1839年2月1日和3月1日)，前两篇没有署名，后两篇署名为F·德·拉热纳韦(F. de Lagenevais)。司汤达未用真名，是因为他的担心：“我不说假话，也许不会说罗马政府的好话，但如果说它的坏话，我就会被人看成恶人。七月革命时，我已在莫斯科、维也纳和柏林效力二十五年，在罗马附近谋得一个小小的差使。”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及其它三篇故事汇编成册出版，他这时不再担心，就用了自己的笔名：“德·司汤达先生，著有《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等”。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司汤达去信《两世界评论》杂志，准备把一批故事交给该杂志社出版，汇编成两册，跟《帕尔马修道院》篇幅相同，每篇故事均署名为司汤达，稿费为五千法郎，预付一千五百。但在写了这封信后没过两天，司汤达就在一天傍晚中风倒在巴黎街头，有几篇故事未能写完，如《宠杀》和《索拉·斯科拉斯蒂卡》，作者在去世那天，还口述了后一篇的部分段落(第207页)。

早在一八三四年，司汤达就准备将这些故事汇编成册，并考虑其书名。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圣伯夫的信中写道：“这本集子如何取名？《罗马的故事，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叙确切译出(一四〇〇至一六五〇年)》”。这些故事最早由作者的表弟罗曼·科隆(Romain Colomb)于一八五五年汇编成册，收入米歇尔－莱维出版社出版的《司汤达全集》，取名为《意大利遗事》，一九三二年，H·马蒂诺(H. Martineau)将八篇故事汇编成册，收入法国七星丛书，书名相同。这“遗事”，法文为chronique，可译为“纪事”，看过《红与黑》的读者一定记得，该书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

《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讲的是强盗的儿子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和贵族小姐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的恋爱故事。他们的恋爱自然遭到埃莱娜的父兄的反对。在一次战斗中，朱利奥不幸杀死埃莱娜的哥



哥法比奥。事后埃莱娜被送到卡斯特罗女隐修院。朱利奥得知后率领十几名强盗进攻隐修院，但未能劫走埃莱娜，只好化名参加西班牙军队。埃莱娜以为朱利奥已死。她后来当上女隐修院院长，跟卡斯特罗主教发生关系，怀孕生子。事发后被关进单人囚室。这时朱利奥回到意大利，埃莱娜的母亲乘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去世之后的混乱局面，挖地道解救埃莱娜。但埃莱娜觉得自己对不起情人，不愿逃走，用匕首自杀身亡。这篇故事中只有埃莱娜的恋爱和受审的情况是真实的纪事，其它情节均属杜撰。《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是讲这位女主人公嫁给未来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外甥费利克斯·佩雷蒂，后者在一天晚上被人杀害，据说是奥尔西尼亲王指使手下所为，而维多利娅恰恰嫁给了这位亲王。亲王病故后，维多利娅在帕多瓦被亲王的兄弟路易斯亲王带领的一群蒙面男子杀死。最后，司法机关将凶手捕获并处死。《卿奇一家》讲意大利唐璜弗朗切斯科·卿奇虐待其子女，其女儿贝亚特丽丝忍无可忍，同继母和兄弟一起杀死奸污她的父亲。司法机关审理此案后将她和继母及哥哥送上断头台。《帕利亚诺公爵夫人》讲教皇保罗四世的侄子帕利亚诺公爵因妻子有外遇而将其杀死，公爵也在保罗四世这个靠山去世后被处死。

意大利手写本，在意大利各个图书馆均可找到，手写本里的故事写得繁冗拖沓，而且多有年份或人物混淆的错误。司汤达将其妙手回春，经过他的改写，故事中的重复不见了，错误改正了，故事的条理变得清晰，节奏加快，同时又富有艺术性和充满活力。同时，在一些故事中还加上妙趣横生的论述，如《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中对强盗的评述，《卿奇一家》中对唐璜的评述，《帕利亚诺公爵夫人》中对激情的评述，都写得十分精彩，有时不禁叫人拍案叫绝。

司汤达的十四本意大利文手写本能被公众查阅之后，几位研究者对司汤达尚未使用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编。第一位改编者是法布里斯·伦齐(Fabrice Renzi)，于 1883 年 7 月 10 日发表于《佳作杂志》(Revue des Chefs - d'œuvre)上，题名为《未曾发表的意大利遗事》，包括三篇故事，即《堂娜·玛丽亚·达沃洛兹》、《米索里兄弟》和《阿尔布兰迪诺红衣主教》。接着，《独立杂志》于 1888 年 11 月份发表《阿尔多布兰迪尼红衣主教对罗马贵人吉罗拉莫·隆果巴尔迪的报复行为》。二十世纪初，阿

尔塞娜·欧里斯(Arsene Œris)发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意大利遗事》,司汤达作注,格扎维埃·佩尔蒂埃作序,1913年由巴黎儒弗出版社出版。佩尔蒂埃在序言中说,这个集子中的十二篇故事,均为司汤达抄录,而欧里斯这个笔名,则隐藏着著名的阿尔多布兰迪尼亲王家族中克莱芒八世的一个意大利女性后裔。然而,这些改写都十分乏味,读来味同嚼蜡,因为它们只是这些意大利纪事的内容提要。

本书翻译中的一大问题是译名,因为司汤达把许多意大利文人名变为法文名,有时则同时使用。例如,《卡斯特罗女隐修院院长》中女主人公的母亲名叫 Victoire(维克托娃),为法文名,而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名字 Vittoria 则用意大利文;意大利唐璜 François Cenci(弗朗索瓦·卿奇)的名字为法文名,意大利文应为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他的一个儿子名叫 Jacques(雅克),为法文名,后又用其意大利文名 Giacomo(贾科莫)。我们在商量后决定将书中的法文名改为意大利文名。然而要改却并非易事,只得请教我的摩纳哥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女士及其丈夫安德烈·拉巴雷尔(André Labarrère)先生,二三十个法文名字才得以转成意大利文名,然后译成汉语。

另一个问题是时间的表示,《卿奇一家》中有"星期五二十二点(晚上四点)"(第116页)。这"晚上四点"到底是几点?去年年底给我以前在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司汤达大学)进修时的老师雅克·肖谢拉斯(Jacques Chocheyras)先生寄贺卡时顺便问了这个问题。对此,肖谢拉斯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回答。他查阅了七星丛书版的《意大利遗事》,说这一点不难,并引述文中的一句话:"晚上九点一刻,姑娘的遗体[……]被送到在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第121页)以及司汤达加的注:"在罗马,这是亲王葬礼的时间。[……]夜里两点半送去,在九月十一日相当于九点三刻。"这就暗示计时以日出或日落的时间为起点,就像古代那样(如在《圣经》之中)。他还说,司汤达是在翻译当时记述的故事,因此,他写"星期五二十二点",是根据他写作时的计时法,当时(一八三七年)法国已有火车,用二十四小时计时法,司汤达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所以说"二十二点",而不说"晚上十点"。而括号中的"晚上四点",则是故事发生时的计时法,以十八点日落时为起点。而"在十三点(上午八

点)"(第118页)则说明,罗马的上午从五点日出时开始。对以上三位的大力相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徐和瑾

二〇〇四年四月

序[1]

一[2]

将近一三五〇年时，彼特拉克[3] 使古代的手写本在意大利十分时兴，所以人们也保存当代的手写本，而这事却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纪，那时在法兰西的上等人中，能读会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因此，在一八三九年，意大利各个图书馆里的珍本比比皆是。请看，意大利鸿运高照，分裂成许多小国，小国的元首个个精明能干，威尼斯驻佛罗伦萨大使嘲笑佛罗伦萨的国事，梅迪奇家族驻威尼斯的使者则拼命嘲笑威尼斯督治的所作所为。

但是，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拿破仑的胜利使意大利人在几年的时间里拥有一个祖国，并使他们欣喜若狂之后，是法国勉强建立两院之后[4]，特别是整个意大利夜以继日地研究梯也尔先生的《法国大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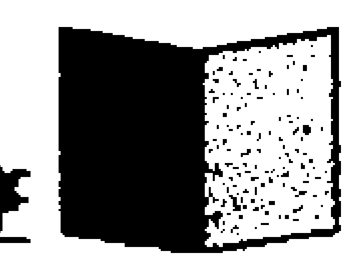
① 这篇序系编者拼凑而成，并未刻意加工，包括司汤达在他收藏的三个意大利文手写本的首页上，亲笔书写并明确冠以“序”的字样的批语。也许这些序并非是为介绍他想在这些手写本中选取的故事，但正如文学背景和对其晦涩的文笔的暗示所证明的那样，它们是介绍这些手写本的一种导论。它们中有相当多的总体看法，贝尔一定会在有朝一日以某种形式对其重新运用，使出版者认为应该采用，并放在序的位置发表。

继亨利先生和波普先生之后，杜瓦延先生选取了其中的主要部分，作为他的《意大利遗事》版本的序，但本书是首次全文刊载作者的批语，并做到基本正确。——编者注

② 这个片断未注明日期，位于第179号手写本的首页。——编者注

③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对古代手写本和古籍颇有研究。

④ 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路易十八重登王位，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建立参众两院。



命史》之后，意大利合法的君主们认为，为了他们的重大利益，应不准翻阅档案。请看，一五〇〇年的政治理论十分可笑，那时尚未想出捐税应由纳税人的代表投票决定，另外，人们认为，所有好的政策都会在神圣的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而在当时，他的著作翻译得相当拙劣。但那个时代的人，以及那些作家，即并非觊觎一种蒙蒂翁[①] 奖的学院人士，都充满野性的力量，他们知道，在一个暴君的眼皮底下，生活在一座小城是怎么回事，这暴君刚镇压了共和国，并因此引人注目。

因此，在今天因受到保护而可以查阅的意大利档案中，应该寻找的不是司空见惯的道理，而仅仅是有着米开朗琪罗诗歌情趣的某些崇高诗句和能把人心深处照得特别亮堂的某些事实。原因是最为古怪和最为无耻的政府有这点好处，即能提供关于人心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在年轻的美洲无法找到，因为在那里，所有的激情几乎都归结于对美元的崇拜。

如果我能被看作于人无害的文明学者，查阅的只是希腊文手写本，那么，我最有兴趣阅读的档案，是主教们收藏的法庭档案，这些主教的威望，只是在今天拿破仑这颗明星面前才黯然失色。

二[②]

我承认，我对新荷兰[③] 和锡兰岛居民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不太感兴趣。旅行家富兰克林[④] 说，在里卡拉斯人那里，丈夫和兄弟认为把自

---

① 蒙蒂翁(1733—1820)：法国富翁，用遗产的部分利息由法兰西学院设三种奖，其中之一为道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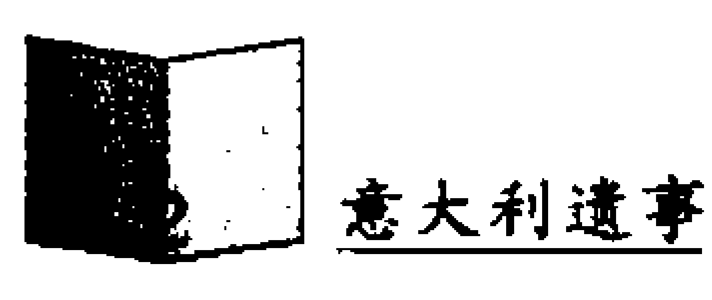
② 这第二个片断注明日期：1833 年 4 月 24 日于罗马卡瓦列里宫，置于第 171 号手写本的首页。司汤达还在此加了注：

“To the happy few.(献给幸运的少数人。)

“我在一生中一直希望我的书被极少数人阅读，即 30 至 40 人，如我的朋友罗朗夫人、德·特拉西先生本人、米约利斯将军、富瓦将军、德·巴尔科夫夫人、菲利比娜·德·比洛、贝朗热。我高兴的是我拙劣的文笔会使蠢人们兴趣索然，并成为我难解的密码。”——编者注

③ 指澳大利亚。

④ 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海军少将和探险家，1845 年率官兵 138 人，乘船两艘，从英国出发探寻西北航道，在威廉岛外水域被冰块包围，全体人员先后遇难。



己的妻子和姐妹借给外族人受用是光荣的事。我在居维叶[1] 先生家遇到过富兰克林船长，读他那些真实的故事，我能得到一刻钟的消遣，但我很快就去想别的事情。这些里卡拉斯人跟我以前的朋友或竞争对手差别实在太大。由于相同的原因，荷马和拉辛笔下的主人公，那些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2]，开始使我哈欠不断。确实，我同时代的许多法国人认为自己喜欢这些英雄，因为他们以欣赏英雄为荣。而我则开始摆脱所有的偏见，这些偏见的基础是少年时代的虚荣。

我喜欢描写人心的作品，但这是我熟悉的人之心，而并非里卡拉斯人之心。

从十六世纪中期起，虚荣心，即费内斯特男爵[3] 所说的炫耀的欲望，在法国给人们的行动，特别是这些行动的动机罩上了厚实的幕布。在意大利，虚荣心的性质与此不同，对此我可以用自己的名誉向读者担保；它影响较小。一般来说，意大利人想到邻居，只是因为对其憎恨或有怀疑；如有例外，最多只是每年三四次的庆祝活动，每个举行庆祝会的人，可以说肯定会使邻居不得不双手赞成。如有丧命的不安，那么，在生命的每一刻钟里，就不会有能迅速看到和识别的转瞬即逝的细微差别。人们就看不到那些因受尽永远令人痛苦的虚荣心的煎熬而变得焦虑不安和瘦削的脸，就看不到维埃内（一八三三年任埃罗省议员）式的面孔。

这种意大利的虚荣心，跟我们的虚荣心相比是如此不同，作用又极其微小，才使我让人抄写下面那些喋喋不休的话语。我的爱好看来十分古怪，与我同时代的某些法国人大相径庭，这些人寻找文学的乐趣和对人心的描写，经常是在维尔曼[4] 先生、德拉维涅[5] 先生等人的作品

---

① 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曾任国务委员和内务部副大臣，著有《动物界》、《地球表面灾变论》等。

② 均为希腊神话传说中英雄，后者为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

③ 费内斯特是法国作家阿格里巴·德·奥比涅（1552—1630）的讽刺小说《费内斯特男爵奇遇记》的主人公。他是个小贵族地主，喜欢炫耀自己，几次进京求官，均无所获。

④ 维尔曼（1790—1870）：法国文学评论家、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教育部长（1839—1844），是比较文学的先驱。

⑤ 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作家，著有悲剧《西西里晚祷》、爱国主义哀歌等。

之中。在我的想象中，我在一八三三年的同时代人，不大会被在这里遇到并用长舌妇的方式加以叙说的天真或坚强的形象所感动。在我看来，对这些文件和酷刑的叙述，为我提供了有关人心的真实确凿的材料，我夜里乘坐驿车赶路时，喜欢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我更加喜欢找到的是叙述爱情、婚姻以及巧夺遗产的阴谋（例如一八二六年左右某公爵的阴谋）的故事，但司法机关的铁掌尚未进入这种故事之中，即使我能找到这种故事，我也会觉得它们不大可信。但是，有些热心人目前正在为我寻找。

一个民族，它那感受现实的力量（如在那不勒斯），或有深思熟虑的激情的力量（如在罗马），把虚荣心和矫揉造作去除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民族是需要的。我不知道，在意大利（也许还有在矫揉造作的十九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之外，是否能找到一个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比里卡拉斯人更为有趣，又没有虚荣心，使人能看到几乎是赤裸裸的人心。我可以肯定，今天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矫揉造作和虚荣心过多，而且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无法长久提供强光来照亮人心深处。

三①

大家将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历史风景画②，而是根据实物用英国器具摄取的画面。真实取代了其它一切优点，但现在是真实不够的时代，看到的真实还不够刺激。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建议他们每星期在这些故事中选一篇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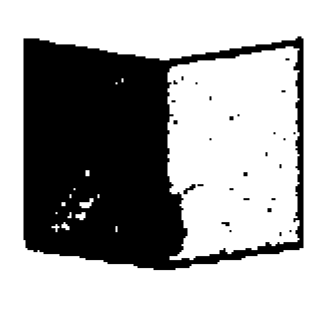
我喜欢这些故事的风格，这是老百姓的风格，充满了同义叠用的手法，在提到一件丑恶事物的名称时，都要把这事物的丑恶告诉我们。但这样一来，讲故事的人虽说并非心甘情愿，却描绘了他那个世纪，以及当时流行的思想方式。

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故事中的可怜人死后几天就写好的。

---

① 这最后一个片断所注的日期为：1833 年 5 月 16 日，在第 172 号手写本的首页。——编者注

② 历史风景画指描绘神话或宗教人物或场景的画。



我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使风格少一点晦涩，使我在读第三遍时不至于太不耐烦。

晦涩是意大利文的最大缺点。事实上有八至十种意大利文，却没有一种能消灭其竞争对手。在法国，巴黎的语言消灭了蒙田的语言。罗马人说的“Vi vedro domani al giorno”（“你们明天白天见面”），佛罗伦萨人却听不懂。我更喜欢看英文写的故事，而不喜欢看意大利文写的故事，因为英文写的故事看起来更加清楚。

刺激性最强的故事是马西米的故事，在第十六页。

围攻热那亚使人索然寡味，我取这篇只是为了让别人借给我的整个手写本有个副本，我担心有朝一日会责备自己忽视了这个[1]。这些故事中有三分之一不值得抄写出来，这些都是一六〇〇年时的劣质品，但在我看来，远不如一八三三年时的劣质品那样令人厌倦，这些主要是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位罗马亲王（圣克罗切）疑心他的老母亲有情人，因为他看到她的腰身变粗；他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就把这个患水肿的可怜老太太一刀杀死。西班牙的孤芳自赏移植到意大利，使一个儿子不知道母亲是否有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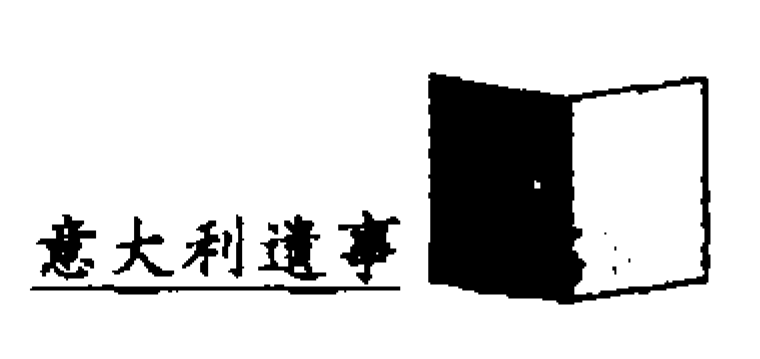
即使在那些平淡无味的故事里，也能看到这些风俗的某种反映。

我甚至在一八三三年看到，在法国，特别在英国，杀人是为了谋财。有两个可怜虫在前天被处决，年龄分别为二十三岁和二十七岁，一个名叫维瓦尔迪，杀了自己的女人，是因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开枪打死了一个医生，该医生是极端保皇派，也许还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人们看不到其中有金钱利害关系的蛛丝马迹。

谋财害命的罪行平淡无奇，在这里将会十分罕见。

徐和瑾 译

① 手写本中此处空白。在这第172号手写本的末尾，司汤达在目录上对围攻热那亚作了补充：“这故事的有用之处，是多少展示了意大利对路易十四的看法，这位伟大的国王曾有过极为出色的见解。（我刚看完圣西蒙的前12卷，看得十分仔细，只是眼睛难受。）1834年3月29日。”——编者注



目　　录

卡斯特罗[1] 女隐修院院长

一

情节剧经常向我们展示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有许多人谈论这些强盗，却对他们并不了解，以致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种种看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从总体上说，这些强盗是反对派，反对的是在意大利继承中世纪共和国的历届残暴政府。新的僭主往往是死亡的共和国中最富有的公民，为迷惑下层百姓，就用壮丽的教堂和优美的绘画来点缀城市。照此办理的有拉韦纳的波伦蒂尼家族，法恩扎的曼弗雷迪家族，伊莫拉的里亚里奥家族，维罗纳的卡内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最后还有所有家族中最不好战和最虚伪的，那就是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在为这些小国撰写历史的史学家中，无人敢记载不可胜数的下毒和暗杀，这些事是小僭主们在担惊受怕的折磨中下令干的，而这些严肃的史学家都是僭主的雇佣文人。只要想到，这些僭主都认识每个共和派人士，并知道自己被他们深恶痛绝（如托斯卡纳大公科莫认识斯特罗齐），只要想到，这些僭主中好多是被暗杀而死，你们就会知道，深仇大恨和世代怀疑使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才智过人、勇猛无比，使他们的艺术家才华出众。你们会看到，这强烈的激情如何阻止相当可笑的偏见产生，这种偏见在塞维

① 教皇保罗三世(1468—1549)：即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于1534年登基后，封其子皮耶尔·路易吉·法尔内塞(约1490—1547)为卡斯特罗公爵。皮耶尔·路易吉·法尔内塞在查理五世鼓动的骚乱中被杀，不久后卡斯特罗这块滨海土地被夷为平地。

尼夫人[1] 的时代称之为荣誉，主要的意思是：既然生来就是臣民，就应为主子效劳，牺牲自己的生命，并博得夫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的活动及其真正的长处要在法国展现，并赢得别人的赏识，只能靠战场上或决斗中的勇敢；而由于女人们喜欢勇敢，并特别喜欢大胆，她们就成为一个男人的长处的最高裁判。于是就产生了向女人献媚的精神，这种精神为依次消灭一切激情乃至爱情作好准备，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全都服从的残酷僭主——虚荣心。国王们保护了虚荣心，而且有充分理由，结果勋章驾驭一切。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扬名可以靠各种长处，可以靠高超的剑术，也可以靠古代手写本中的发现：请看彼特拉克，他那个时代的偶像；一个十六世纪的女子，对精通希腊语的男子的喜爱，不亚于甚至超过对战功显赫的著名军人的青睐。于是我们看到了激情，而不是向女人献媚的习惯。这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巨大区别，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产生了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和柯勒乔[2] 这样的艺术家，而法国则产生了十六世纪所有勇敢的统帅，他们虽然在今天不为人知，在当时却个个杀敌无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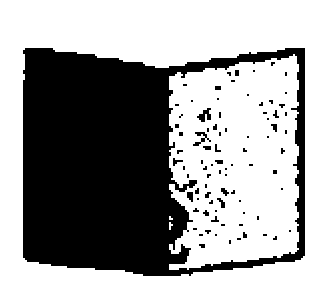
请诸位原谅我说出这些听来逆耳的真相。不管怎样，中世纪小僭主们残酷而又必需的报复，使老百姓的心里能够容忍强盗。大家恨强盗，是因为强盗偷马匹、小麦、金钱，总之，是偷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村里的姑娘们不喜欢别的男孩，只喜欢一个小伙子，他一生中有一次被迫andar alla machia，就是说，在不慎惹祸之后，逃入树林，投奔强盗。

今天，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如果强盗受到惩罚，每个人都会表示同情。这是因为意大利老百姓十分机灵，喜欢冷嘲热讽，嘲笑经他们的主子检查后发表的作品，经常阅读热情叙述赫赫有名的大盗的生平的小诗。他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的英雄壮举，使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的

---

① 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惟一作品《书简集》收有同女儿等人的通信，反映路易十四时的宫廷生活和社会状况，有较高文学价值。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为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和《雅典学派》。乔尔乔涅(1478—151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代表作有《暴风雨》、《入睡的维纳斯》等。提香(约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作品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等。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多以宗教和神话为题材，著名作品有《耶稣诞生》、天顶画《圣母升天》。



艺术头脑感到陶醉，另外，他们对官方颂扬某些人感到十分厌烦，因此，只要不是来自官方的颂扬，就会触动他们的心弦。应该知道，意大利的下层百姓所受的某些苦难，旅居该国的人永远不会发现，即使他在那里住上十年。例如，十五年前，各级政府尚未能用计清除强盗[①]，强盗们干出一些大快人心的事，惩处小城市的当权者办事不公，也是常有的事。这些当权者是专横的行政官员，月薪不超过二十埃居[②]，自然听命于当地最显赫的家族，而该家族就用这种十分简单的办法来压制自己的敌人。强盗并非总是能如愿以偿，惩罚这些专横的小当权派，但他们至少瞧不起当权派，跟他们对着干，这在具有幽默感的老百姓看来并非小事一桩。一首讽刺性十四行诗，能使老百姓暂时忘掉自己的种种苦难，但老百姓从未忘记过任何侮辱。这就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另一重要区别。

在十六世纪，如果小镇的一个可怜居民因憎恨首富人家而被镇长判处死刑，常常会看到强盗攻打监狱，想把受压迫者救出牢笼。这个有势力的人家也不是过于相信当地政府派去看守监狱的八至十名士兵，就自己出钱招募一队临时性的士兵。这些士兵称之为 bravi（雇佣兵），在监狱周围驻守，负责把可怜的犯人押赴刑场，他的死是别人花钱买的。如果这个有势力的人家里有青年男子，那么，这些临时招来的士兵就由他率领。

这种习俗使道德唉声叹气，我同意；在今天，我们有决斗，有烦恼，法官是不能被收买的；但在十六世纪，这些习俗却也妙不可言，可以造就名副其实的男子汉。

许多历史学家，至今仍被各学院墨守成规的著作颂扬，他们竭力掩饰的一种状况，在将近一五五〇年时培养出一些十分伟大的品格。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因谨慎的谎言得到酬谢，获得了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费拉拉的埃斯泰家族、那不勒斯的历任总督等能够授予的各种荣誉。一个可怜的历史学家，名叫贾诺内，想要掀开这黑幕的一角；但是，他敢

---

① 最后一名强盗加斯帕罗内于 1826 年向政府投降；他同他手下的 32 人，一起被关在奇维塔－韦基亚城堡中。他逃到亚平宁山顶上，由于缺水，被迫投降。他是个风趣的人，长着一张相当讨人喜欢的脸。——作者注

② 埃居是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有一种银币合 5 法郎。

说出的只是少得可怜的部分真相，并且使用怀疑和晦涩的表达方式，所以读起来极不舒服，但他仍然因此而死于狱中，终年八十二岁，卒日为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

你想了解意大利历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别去读那些得到普遍称赞的作者的书；在那里，谎言的价格比任何地方都高，在那里，谎言卖的钱比任何地方都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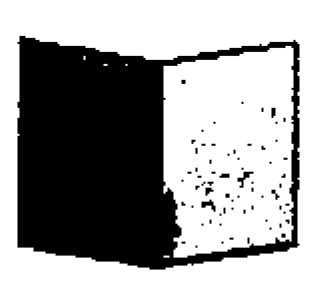
经历了九世纪的大混战之后，意大利撰写的最早几部历史著作已提到强盗，而且在说到强盗时，仿佛强盗在远古时就已存在。(请参见穆拉托里[②]的《史料集》。)中世纪的共和国都被推翻，对公众的福利、正义和好的政府来说是坏事，对艺术来说却是好事，这时，最坚强的共和派人士，比大多数同胞更爱自由，就躲到树林之中。老百姓受到巴廖尼家族、马拉泰斯蒂家族、本蒂沃利奥家族、梅迪奇家族等家族的欺凌，自然就喜欢并尊敬他们的敌人。那些继承首批篡位者的小僭主十分凶残，如佛罗伦萨第一位大公科莫，派人去暗杀共和派人士，哪怕躲到威尼斯和巴黎也要去追杀，他们这样做，无疑是给强盗送去了人伙者。只说与我们的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相近的时期，即将近一五五〇年时，蒙特马里亚诺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和马尔科·夏拉成功地指挥了武装集团，使其在阿尔巴诺附近与当时十分勇敢的教皇士兵进行对抗。老百姓至今还钦佩这两位著名统帅，他们的战线从波河和拉文纳沼泽一直伸展到当时覆盖维苏威火山的树林。法焦拉森林因他们的战绩而闻名遐迩，森林离罗马有五法里[③]的距离，位于通往那不勒斯的大路上，夏拉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④]在位期间，夏拉有时能招集数千士兵。这位著名强盗的详细历史，在当今这代人看来难以置信，原因是

① 科莫的主教保罗·约韦、阿雷蒂诺以及罗贝松、罗斯科埃等一百个不如他们有趣的人(他们的作品读来乏味，反倒使他们没有臭名昭著)，作品里谎话连篇。圭恰尔迪诺卖身投靠科莫一世，但后者瞧不起他。今天，科莱塔和皮尼奥蒂说出了真相，后者虽说只愿意在去世后出版自己的著作，却仍然时刻害怕被解除职务。——作者注

② 穆拉托里(1672—1750)：意大利历史学家、意大利中世纪历史学奠基人，编有《意大利史料集》25卷(1723—1751)。

③ 1法里约合4公里。

④ 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意大利籍教皇(1572—1585)，整顿天主教会，推进反宗教改革运动，颁布《教廷禁书目录》，颁行格列高利历，即现行公历。



人们决不愿意理解他行为的动机。他到一五九二年才被打败。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就向威尼斯共和国投降，转而为共和国效劳，一起投诚的士兵个个赤胆忠心，或者也可说罪恶累累。威尼斯曾和夏拉签约，但根据罗马政府的要求，还是派人将他杀害，并把他的士兵派到坎迪亚岛[①] 去防御土耳其人。威尼斯的智囊清楚地知道，致命的鼠疫正在坎迪亚岛上流行，夏拉带到共和国来效劳的五百士兵，几天后只剩下六十七人。

法焦拉森林中大树参天，覆盖着一座死火山，该森林是马尔科·夏拉建立战功的最后舞台。去过该地的旅游者都会告诉你，这是罗马景色奇妙的郊外最为壮丽的地方，其阴郁的面貌仿佛是为悲剧而设。它把暗绿的叶冠戴在阿尔巴诺山的一个个峰顶之上。

罗马建立前几个世纪，一次火山爆发造就了这壮丽的高山。在没有历史记载的一个时期，这座山出现在亚平宁山脉和大海之间的广阔平原。卡维峰被法焦拉森林阴暗的树阴环绕，是这座山的顶峰；你不管身在何处，在泰拉奇纳和奥斯蒂亚，或是在罗马和蒂沃利，都能见到这座山峰，而阿尔巴诺山如今已豪宅林立，其朝南的一面，已成为从罗马望去的地平线终点，在游客中享有盛名。峰顶上有一座黑衣修士隐修院，过去是打击者天神朱庇特庙，各拉丁部族来此共同祭神，结成一种宗教联盟，密切相互关系。在壮丽的栗树树阴庇护之下，游客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走到朱庇特庙遗址中一块块大石头前面；这些阴暗的树阴，在这种气候下十分舒服，但游客来到树阴下面，朝森林里面观看，即使在今天，也会感到不安，原因是害怕遇到强盗。走到卡维峰顶，人们在庙宇遗址里点火烧煮食物。这地方俯瞰罗马周围的郊区，你在夕阳西下的东方看到的大海，仿佛只是近在咫尺，实际上却有三四法里之遥；你可以分辨最小的小船；你用倍数最小的望远镜，也能数出驶往那不勒斯的汽轮上乘客的人数。而朝其它任何方向观看，你看到的都是壮丽的平原，在日出的东方，其终点是俯瞰帕莱斯特里纳的亚平宁山，北方的终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它高大建筑。卡维峰不能算很高，景色壮丽的地方不用历史解说，用肉眼就能看出其细枝末节，但是，在平原或山坡上看到的

① 坎迪亚岛是现属希腊的克里特岛的旧称。

每个树丛、每堵颓垣断壁，都能使人想起提图斯·李维[①] 叙述的一个个以爱国主义和勇敢著称的令人赞叹的战役。

在今天，你还可以沿着罗马早期国王走过的凯旋路，来到打击者天神朱庇特庙遗址的一块块大石头前，这些石头现在垒成黑衣修士隐修院花园的围墙。凯旋路用十分齐整的方石铺成；在法焦拉森林中央，现在还能看到一段段长长的路面。

死火山口里，现在盛满清澈的湖水，成为美丽的阿尔巴诺湖，周长约有五六里[②]，深深地镶嵌在火山熔岩之中，湖边曾是罗马的老城阿尔巴所在地，从罗马前几位国王的时代起，根据罗马的政策，将该城拆毁。但它的遗迹至今尚存。几个世纪之后，在离阿尔巴一公里远的地方，在面向大海的山坡上，建起了现代城市阿尔巴诺；但一道岩石屏障将该城和湖隔开，城见不到湖，湖也见不到城。从平原望去，只见城里的白色建筑，在森林深邃的暗绿色中清楚地显现出来，这暗绿色深受强盗喜爱，又经常被人提到，它把火山顶端团团盖住。

阿尔巴诺现有居民五六千人，在一五四〇年时还不到三千，当时上等贵族中最为兴旺的是强大的坎皮雷亚利家族，我们下面要讲的是该家族的种种不幸。

这个故事我根据西部厚厚的手写本译出，一部是罗马手写本，另一部是佛罗伦萨手写本。我冒着很大的风险，斗胆再现它们的风格，即与我们古老的传奇相近的风格。在我看来，现在文风极其细腻，又四平八稳，同书中的情节，特别是同两位作者的评论极不合拍。他们撰写的时间大约在一五九八年。我请求读者宽容，既是对他们，也是对我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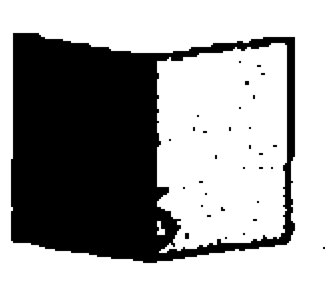
二

佛罗伦萨手写本的作者说："我写过许多悲剧性故事，我最后要写的

---

① 李维（前 59—后 17）：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著《罗马史》（拉丁文原名《建城以来史记》）142 卷，记述自公元前 753 年罗马建城至前 9 年的历史，今仅存 35 卷及其它各卷残篇。

② 古罗马 1 里等于 1472.5 米。



是我讲述时最难受的故事。我要讲的是卡斯特罗圣母往见会女隐修院的著名院长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她的诉讼案和她的去世，成为罗马和意大利上流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大约在一五五五年时，强盗已经在罗马周围称雄，而行政官员则卖身投靠那些有势力的家族。一五七二年，即诉讼案发生那年，格列高利十三世，即布翁孔帕尼，登上了圣彼得的皇位。这位教皇拥有使徒的全部美德，但他在民政方面的缺点，也受到了应有的指责：他不善于选用正直的法官，也不能铲除强盗；他对杀人的罪行感到难受，却不知道如何加以惩处。他觉得判处死刑，会使他承担可怕的责任。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是使通往永恒之城[①] 的条条大路，布满了几乎不可胜数的强盗。要旅途上一路平安，就必须和强盗交上朋友。法焦拉森林横跨通往那不勒斯并经过阿尔巴诺的大道，早已是与教廷为敌的政府的大本营，罗马有好几次被迫同林中大王之一的马尔科·夏拉进行平等的谈判。这些强盗的力量，在于他们受到周围农民的爱戴。

"阿尔巴诺这座美丽的城市，同强盗的大本营近在咫尺，一五四二年，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就出生在这个城市。她父亲被认为是当地最富有的贵族，正因为如此，他才娶了维多利娅·卡拉法为妻，后者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大片土地。我可以列举几位现在还活在世上的老人，他们对维多利娅·卡拉法了解得一清二楚。维多利娅是谨慎和机智的典范，但她虽然才能卓著，却未能防止其家族破败。这真是奇怪！种种可怕的不幸，将是我故事悲伤的主题，在我看来，并不能主要归咎于我要向读者介绍的任何一位责任者：我看到的是不幸者，但找不到真正的罪人。年轻的埃莱娜极其漂亮，心灵又十分温柔，这对她来说却是两大祸根，但同时也是原谅她的情人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的理由，正如卡斯特罗主教奇塔迪尼大人毫无才气，却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他在教会中职位青云直上，是因为他为人正直，但特别是因为他高雅的仪容和漂亮的相貌极为罕见。我看到的记载说，见到过他的人，无不喜爱他。

"我不想去恭维任何人，但我不能不说，卡维峰上的隐修院里有个圣人修士，常常在他的修行小室里被别人看到，只见他悬空站着，离地有好

① 即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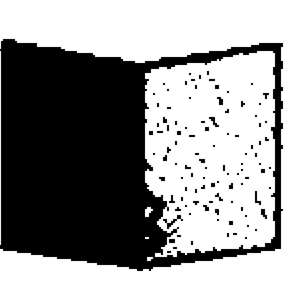
几尺高，他保持这种奇特的位置，靠的只是神赐之力①，此人曾对贵人坎皮雷亚利预言，说他的家族将同他一起毁灭，还说他只会有两个孩子，而且都将暴卒而亡。正因为有此预言，他无法在当地找到未来的妻子，就前往那不勒斯碰碰运气，在那里他鸿运高照，不仅发了大财，而且娶到能干的妻子，她能用自己的才能，来改变他的厄运，只要这厄运能够改变。这位坎皮雷亚利贵人，被认为十分正直，是个慷慨布施的大善人；但他毫无才气，所以逐渐不在罗马居住，到最后几乎全年都在他那阿尔巴诺的豪宅中度过。他致力于种植庄稼，他的土地从该市延伸到大海，是一片十分富庶的平原。他听从妻子的忠告，让子女受到极好的教育。他儿子法比奥，对自己的出身十分自豪，他女儿埃莱娜，美貌出众，至今仍可在她的肖像画中看到，这画是法尔内塞的藏品。开始写她的故事之后，我去了法尔内塞府邸，观看上天赋予这女人的躯壳，她的厄运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今仍记在男人们的心里。她有一张瓜子脸，额头很高，头发深黄。她的脸部神情可说愉快，两只大眼睛表情深沉，栗色的眉毛勾勒出完美无缺的弓形。她嘴唇很薄，嘴的轮廓仿佛是由著名画家柯勒乔画出。置于法尔内塞画廊的其它绘画中间，她样子宛如王后。神情愉快却不乏庄重，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卡斯特罗城的圣母往见会隐修院现已被毁，当时罗马的大多数亲王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里去读书，埃莱娜在隐修院寄读了整整八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在离开以前，给教堂的大祭坛奉献了一只精美的圣爵。回到阿尔巴诺之后，她父亲立刻出高额薪金，从罗马请来当时年已高龄的著名诗人切奇诺；诗人装点埃莱娜的记忆，用的是神奇的维吉尔、彼特拉克、阿里奥斯托和但丁② 最美的诗句，后三位都是他的著名

---

① 这种悬空的特殊位置，至今仍被罗马郊区的老百姓视为一种神迹。将近1826年时，阿尔巴诺的一名修士好几次被人看到凭借神赐之力离地悬空。人们说许多圣迹与他有关；人们从方圆20法里外跑来求他赐福；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曾看到他在修行的小室里离地3尺悬空站立，然后突然消失。——作者注

②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记》，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代表作为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作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早年参加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的斗争，代表作为史诗《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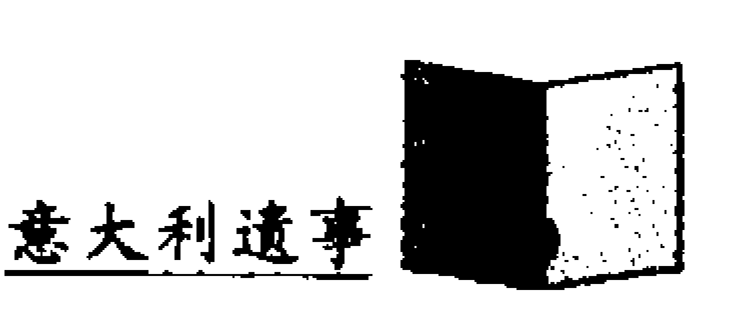
弟子。”

这里，译者不得不跳过一段冗长的议论，说的是十六世纪给予这些诗人的种种荣誉。看来埃莱娜懂拉丁文。老师教她学的那些诗，谈的都是爱情，这种爱情我们如在一八三九年遇到，会感到十分可笑；我说的是激情之爱，要用巨大的牺牲来加以充实，就只能在神秘的气氛中存在，并总是同最可怕的不幸雷同。

这就是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使芳龄刚满十七的埃莱娜产生的爱情。朱利奥是她的一个邻居，十分贫穷；他住的屋子破旧不堪，建在山上，离城市有一公里，周围是阿尔巴遗址，即位于湖边一百五十尺高的悬崖边上，悬崖上绿树覆盖。这屋子与法焦拉森林阴沉而又壮观的树阴为邻，在帕拉佐拉隐修院建成后被毁。这可怜的年轻人只有活泼、轻快的神态，他那并非装出来的无忧无虑，是用来忍受自己的厄运。人们可以说出的他的优点，是他的脸富有表情，却并不好看。但据说他在科隆纳亲王的指挥下，同亲王麾下的雇佣兵一起，参加过两三次十分危险的攻击，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人穷又不貌美，但在阿尔巴诺所有姑娘的眼里，却有一颗最值得去征服的心。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到处受到欢迎，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个个姑娘的爱情，直至埃莱娜从卡斯特罗隐修院回来。“回来后不久，大诗人切奇诺从罗马来到坎皮雷亚利府，向这位姑娘教授美文学；朱利奥认识诗人，献给他一首用拉丁文写的诗，说他老年得福，能有这样美丽的眼睛盯着他看，还有这样纯洁的心灵，只要听到他赞同她的想法，就会感到十分高兴。埃莱娜回来以前，朱利奥曾对一些姑娘表示好感，她们的嫉妒和恼恨，使他在隐瞒刚开始产生的激情时采用的种种预防措施，很快就变得毫无用处，而我也会承认，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和十七岁的姑娘的这种恋爱，在刚开始时并不谨慎。三个月未过，坎皮雷亚利贵人就已发现，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过多地在他府邸(现在还能在通往湖泊的大街中央看到)的窗子下面走过。”

坦率和粗鲁，是那些共和国容忍自由的必然结果；而表露激情的习惯，尚未遭到君主政体的风俗压制，这些都在坎皮雷亚利的首次反应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当天，他对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频频出现感到恼火，就用下面的话来训斥他：

“你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敢在我屋前不断走动，并向我女儿的窗



子投以放肆的目光？如果我不怕自己的做法会被邻居们误解，我就会给你三块西昆[①] 金币，让你到罗马去买一件比较像样的上装。这样，我和我女儿的眼睛，至少不会因经常看到你的破衣烂衫而感到难受。”

埃莱娜的父亲，也许是在夸大事实：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穿的衣服，并非破衣烂衫，而是用普通面料制成；但应该承认，他的衣服虽然十分干净，经常用刷子刷，不过还是能看出穿了很长时间。朱利奥听到坎皮雷亚利贵人的指责，心里极为难受，白天就不再在贵人屋前露面。

上文中已经说过，两个拱廊，即古代一引水渠的残留物，用作布兰奇福尔泰的父亲建造的屋子主墙，这屋子后来传给了他儿子，拱廊离阿尔巴诺只有五六百步。要从这高处来到现代化城市，朱利奥必须在坎皮雷亚利府邸前经过；埃莱娜很快就发现这奇特的年轻人销声匿迹，据她的女友们说，此人已不再与其他姑娘来往，而是一心一意把时间花在她的身上，只要看到她，就会感到无比快乐。

一个夏天的晚上，将近午夜时分，埃莱娜的窗子开着，姑娘呼吸着海风吹来的空气，虽说这座城市与大海之间隔着十二公里的平原，在阿尔巴诺丘陵上仍能清楚地感到海风的吹拂。黑沉沉的夜色，万籁俱寂；一片树叶落下的声音也能听到。埃莱娜靠在窗前，也许在思念朱利奥，忽然隐约看到一样东西，活像夜禽的无声翅膀，在窗边轻轻掠过。她感到害怕，就朝后退。她决不会想到，这东西是个过路人送给她的：她住在府邸的三楼，窗子离地有五十来尺高。突然，她觉得已经看出，这奇特的东西是一束花，在寂静的夜晚，这东西在她靠过的窗前来回晃动；她的心怦怦直跳。她觉得这束花缚在两三根高大茎秆的上端，茎秆是一种灯心草，很像竹子，长在罗马郊区，有二三十尺之高。茎秆很软，海风很大，朱利奥要把这束花正好递到窗前——他觉得埃莱娜可能会在窗口——确实有点困难，而夜色又是一片漆黑，从街上往那么高的地方看，是什么也无法看到。埃莱娜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心里乱作一团。接过这束花，不等于是承认自己爱他？另外，她丝毫没有这种爱情奇遇会使今天的上流社会姑娘产生的那种感觉，后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的生活有思想准备。由于她父亲和哥哥都在家里，她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弄出

① 西昆金币于13世纪末开始在威尼斯铸造，后成为地中海地区通用的国际货币。

一点声音，家里人就会用火枪对朱利奥射击；她产生了怜悯之心，不想让这可怜的年轻人冒此风险。她接着想到的是，她虽说对他还了解甚少，他却是这世上除她家人之外她最喜欢的人。最后，她犹豫了几分钟，才接过这束花，她在一片漆黑之中拿到这些花，感到在一朵花的花枝上系着一封信；她跑到大楼梯上，在圣母马利亚画像前的夜明灯的光线下看信。"我真不谨慎！"她读了前面几行，高兴得脸也红了，不禁在心里想，"要是有人看到我，我就完了，我家里的人会一直去迫害这可怜的青年。"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灯点亮。对朱利奥来说，这时刻十分美妙，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他仿佛要隐藏在黑夜之中，就把身体紧贴在一棵形状奇特的绿色橡树的粗大树干上，在坎皮雷亚利府前，至今还有这种橡树。

在信里，朱利奥直截了当地叙说了埃莱娜的父亲对他的训斥。"我是穷人，不错，"他继续写道，"您很难想象我穷到怎样的地步。我只有一幢屋子，在阿尔巴引水渠的废墟下面，您也许看到过；屋子周围有个园子，我自己种蔬菜自己吃。我还有一座葡萄园，租给了别人，每年收入三十埃居。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爱你；当然，我不能请您来同我一起过这种穷日子。但是，如果您不爱我，生命对我来说会变得毫无价值；我会千百次为您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点是用不着说出口的。然而，您从隐修院回来之前，我的命并不苦，恰恰相反，充满了光辉灿烂的幻想。因此，我可以说，我是因为看到了幸福，才变得不幸。当然，在那时，世上无人敢对我说出您父亲训斥我的那些话，因为我的匕首会立刻给我报仇雪恨。那时，我有勇气和武器，觉得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什么都不缺。现在，一切都已改变：我知道了害怕。我写得太多，也许您会瞧不起我。如果与此相反，您对我还有一点怜悯之心，虽说我穿的是破旧衣衫，那么，您就会看到，每天夜里，当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在山丘顶上嘉布遣会隐修院响起，我就盯着您窗子看，躲在您窗子前面的大橡树下，我猜想这就是您房间的窗子。如果您不是像您父亲那样瞧不起我，就请把花束中的一朵花扔给我，但要注意，别让它落在您府邸的一个挑檐或阳台上。"

这封信看了好几遍，埃莱娜的眼睛渐渐充满泪水；她动情地望着这艳丽的花束，只见花被一根结实的丝线捆住。她想拔出一朵花，但没有成功；接着，她又感到悔恨。在罗马的姑娘们看来，把一朵花拔出来，用

某种方式来损坏一束爱情之花，就有可能使这种爱情死亡。她担心朱利奥会等得焦急，就跑到窗前；但到了那里，她突然想到室内灯火通明，别人看到她轻而易举。埃莱娜不知该发出何种信号；她觉得不管发什么信号，都会过多地显露出自己的心迹。

她感到害羞，就跑回房间。但时间流逝；突然，她产生一种想法，感到莫名的心烦：朱利奥可能会以为，她像父亲一样，看不起穷人！她看到桌上有一块珍贵的大理石样品，就用手帕包好，扔到窗前那棵橡树下面。然后，她示意叫他离开；她听到朱利奥顺从的脚步声；在离开时，他不再蹑手蹑脚。他登上把阿尔巴诺最后几幢房屋与湖泊隔开的石壁，对她唱起情歌；她用手势跟他告别，这时已不再害羞，然后又重读他的来信。

第二天以及其后的日子，仍是同样的书信和见面；但是，在意大利的村庄，什么事都会被别人知道，埃莱娜是当地最富的待字姑娘，坎皮雷亚利贵人很快得到别人报告，说每天夜里，午夜过后，他女儿的房间里有灯光；更为异乎寻常的是，窗子开着，埃莱娜甚至待在窗前，仿佛她并不害怕 zinzare（一种非常讨厌的库蚊，使罗马郊区的人在美好的夜晚十分扫兴。这里，我得再次请求读者宽容。想要了解外国的风俗，就不要对希奇古怪的想法感到意外，这些想法与我们的想法确实大相径庭）。坎皮雷亚利贵人把他的枪和他儿子的枪准备定当。晚上，当十一点三刻的钟声敲响，他就通知法比奥，两人尽量少发出声音，悄悄来到一个石砌的大阳台上，阳台位于府邸二楼，正好在埃莱娜的窗子下面。阳台上石栏杆的粗大柱子，挡住他们腰部下面的身体，可以防止来自外面的火枪射击。午夜十二点钟响；父子俩清楚地听到他们府邸前街道旁边的树下有轻微的声响；但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埃莱娜的窗口灯光没亮。这姑娘在以前一直十分单纯，像个举止活泼的孩子，但自从恋爱之后，性格骤变。她心里知道，只要稍有不慎，她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像她父亲这样有钱有势的贵人，要杀死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那样的穷人，只要在事后去那不勒斯躲避三个月，就会什么事情也没有；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罗马的那些朋友会把事情处理好，最后只要在当时盛行的圣母马利亚的祭坛上，献上一盏价值几百埃居的银灯。第二天早上，在吃早饭时，她一看父亲的脸色，就知道他怒火中烧；而在他以为不会被女儿发觉之时，他在看她时的那种神色，说明她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她立刻走到父亲的床边，把挂

在那里的五把好枪的枪柄上洒上一些尘土。她也在他那些匕首和剑上洒上薄薄一层尘土。她整天像疯子一样开心,从上到下,在屋子里走个不停;她时刻走到窗前,决定给朱利奥发个否定的暗号,只要能碰运气看到他。但她绝没有想到的是:可怜的小伙子对有钱的坎皮雷亚利贵人的训斥感到极大的侮辱,所以他白天从不在阿尔巴诺露面;只有星期天,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才去市里的堂区教堂望弥撒。埃莱娜的母亲疼爱女儿,对女儿的要求从不拒绝,那天同女儿一起出门三次,但白费力气:埃莱娜没有看到朱利奥。她感到绝望。傍晚,她去看父亲的武器,看到两支火枪已经上了弹药,几乎所有的匕首和剑都已擦过,她是多么焦急!她心里极为不安,但竭力装出毫不怀疑的样子。晚上十点,她回到房间,把房门锁好,这房门通向她母亲的候见室,然后,她紧靠窗口,俯卧在地,使自己不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她听到每小时的钟声敲响,她的焦虑不安大家不难猜到;以前,她常常自责,不该这么快就爱上朱利奥,因为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她不大值得他爱,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自责。小伙子的事在这天的进展,比海誓山盟半年发展还快。"干吗要撒谎?"埃莱娜心里想,"我爱他难道没有一心一意?"

十一点半,她清楚地看到她的父兄已在她窗子底下的石砌大阳台上作好埋伏。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在嘉布遣会隐修院敲响,又过了两分钟,她也清楚地听到她情人的脚步在大橡树下停住;她高兴地发现,她的父兄好像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只有焦急的情人,才能听出如此细微的响声。

"现在,"她心里想,"他们要将我杀死,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拿到今天晚上的信;要是拿到,他们就会永远迫害这可怜的朱利奥。"她划了个十字,用一只手抓住窗子的铁栏杆,把身子往外伸,尽可能伸到看得见街道的地方。十五秒钟未过,一束花像往常那样,缚在长长的茎秆上端,碰到了她的手臂。她抓住那束花,但在抓这缚在茎秆头上的花束时操之过急,让茎秆碰到了石砌阳台。立即枪响两声,接着是一片寂静。她哥哥法比奥在黑暗中弄不清楚,是否是一根绳子重重击打阳台,是否是朱利奥拉着绳子从他妹妹的房间里出来后滑下,就朝她栏杆开了枪;第二天,她看到子弹打在铁栏杆上的凹痕。坎皮雷亚利贵人则朝石砌阳台下面的街上开枪,因为朱利奥在抓住即将倒下的茎秆时发出了一点声音。当时,朱利奥听到上面茎秆的碰撞声,猜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就躲到

阳台突出部分的下方。

法比奥很快给火枪装上弹药，并不顾他父亲的劝告，仍跑到府邸的花园中，无声无息地打开通往邻街的小门，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外，察看在府邸阳台底下散步的人们。那天晚上，朱利奥有人陪伴，他紧靠在一棵树上，离法比奥有二十步远。埃莱娜靠在栏杆上，为她的情人担心，浑身发抖，这时听到她哥哥在街上走的脚步声，就大声跟他说话，问他是否杀死了那些小偷。

"您别以为我看不出您卑鄙的花招！"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并对她叫道，"您就等着哭吧，我要杀死那放肆的家伙，他竟敢爬到您的窗口。"

这些话刚刚说出，埃莱娜就听到母亲敲她的房门。

埃莱娜急忙去开门，说她不知道这房门怎么会锁着。

"你别跟我演戏，我的天使，"她母亲对她说道，"你父亲大发雷霆，也许会把你杀死：你过来，跟我一起睡在我的床上；你要是拿到一封信，就交给我，我会把信藏好。"

埃莱娜对她说：

"就是那束花，信藏在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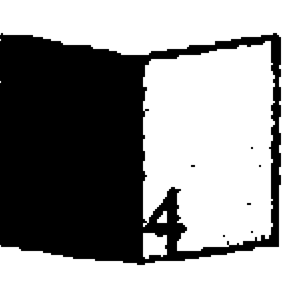
母女俩刚躺在床上，坎皮雷亚利贵人就走到妻子的房间；他是从祈祷室来的，他刚才去了那里，把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埃莱娜感到惊讶的是，她父亲脸色苍白，简直像鬼，动作缓慢，仿佛已完全拿定主意。"我要死了！"埃莱娜心里想。

"我们有孩子真是高兴。"她父亲说，一面从妻子床边走过，前往女儿的房间，气得浑身发抖，却又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我们有孩子真是高兴，但如果孩子是女的，我们就该流出血泪。天哪！会有这种事！她们的轻率，会使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名誉扫地，可这个老人，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事情可以让人非议。"

他说着走进女儿的房间。

"我完了，"埃莱娜对母亲说道，"那些信都放在窗旁带耶稣像十字架的底座下面。"

她母亲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跟着丈夫跑了过去：她对他大叫大嚷，说些毫无道理的理由，让他生气；她完全做到了这点。老头发起脾气，把女儿房间里的东西全部砸坏；但母亲把信全部拿走，而且没被发现。一



小时后，坎皮雷亚利贵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即他妻子旁边的房间，屋里一片寂静，母亲就对女儿说道：

"这些是你的信，我不想看，你看，它们差一点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我要是你，会把这些信烧掉。再见了，来亲我一下。"

埃莱娜回到自己房间，哭得像泪人一般；她听到母亲的这番话，觉得自己已不爱朱利奥。然后，她准备把信烧掉；但在烧信之前，她不禁又看了一遍，而且看得十分仔细，等看完之后，太阳已高高升到天上，她最后决定听从忠告。

第二天是星期天，埃莱娜跟母亲一起前往堂区教堂；幸好父亲没有跟随前往。在教堂里她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她一眼就看出他没有受伤。她欣喜若狂；昨夜发生的那些事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她事先准备好五六张字条，都写在被泥水弄脏的旧纸片上，这种纸片在教堂的石板地上可以找到；字条上都写有同样的警告：

"他们全都知道，但不知道他的名字。请他不要再在街上出现；有人会常来这里。"

埃莱娜让一张纸片掉落地上，用目光暗示朱利奥，后者捡起纸片就走。一小时后，她回到家里，在府邸的大楼梯上发现一张纸片，同她在早上使用的纸片相仿，这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拿起纸片，但她母亲一点也没有发现，只见上面写着：

"三天之后，他会从罗马回来，现在他必须前往罗马。在集市的那些日子里，大家会在白天唱歌，在农民们的嘈杂声中，大约在十点左右。"

要去罗马，在埃莱娜看来有点奇怪。"他难道是怕我哥哥用火枪打他？"她难过地想道。爱情可以原谅一切，但不能原谅故意离开，因为这是最难受的折磨。她不是沉浸在甜蜜的梦想之中，也不是老在考虑喜爱她情人的种种理由，她的生活被冷酷无情的怀疑弄得无法安宁。"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否能认为他不再爱我？"埃莱娜在三天中这样想，布兰奇福尔泰不在的三天显得十分漫长。突然，她不再忧伤，取而代之的是欣喜若狂：第三天，她看到他在中午十二点出现，在她父亲府邸前面的街上闲逛。他穿的新衣服算得上华丽。他庄重的步履和天真、勇敢、快乐的容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尽善尽美地显现出来；在此之前，阿尔巴诺的人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经常谈论朱利奥的贫穷。不断说出"贫穷"这两个令人

难受的字的是男人，特别是年轻人；而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则对他快乐的外貌称赞不已。

朱利奥整天都在城里散步；他觉得这是对他因贫穷而离群索居的那些年月的补偿。朱利奥像恋爱的男人那样，在新的上装里全副武装。他带着短剑和匕首，还身穿他的 giacco（锁子甲，一种铁丝网制成的长背心，穿着很不舒服，但可使那些意大利人的心脏，不患一种可怕的疾病，因为在那个世纪，人们随时会有刺心之痛，我指的是害怕在街角被一个熟悉的敌人杀死）。那天，朱利奥想要看到埃莱娜，另外，他独自一人待在冷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有点烦恼。原因是这样的。拉努切是他父亲的老兵，跟他父亲一起在各种各样 condottieri（雇佣兵头目）的部队里打了十次仗，最后又参加马尔科·夏拉的部队。此人一直跟随自己的队长，但队长受伤，被迫退伍。布兰奇福尔泰队长不住在罗马，是有自己的理由：他可能在那里遇到被他杀死的那些人的儿子；即使在阿尔巴诺，他也不想完全任凭合法政府的摆布。他不在市内买或租一幢房子，情愿在高处建屋，这样就能看到从远方来的游客。他在阿尔巴诺的遗址里找到一个美妙的地点：在那里不会被不知趣的游客发现，可以躲到森林里面，他的老朋友和头目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在那里称王称霸。布兰奇福尔泰队长根本不去考虑他儿子的未来。他退伍时，年纪只有五十岁，但已浑身是伤，他估计自己还能活上十来年，就每年花费十分之一的积蓄，这是他抢劫城市和村庄时给自己留下的钱。

他买下一座葡萄园，每年给儿子带来三十埃居的收入，他之所以买下，是为了回答阿尔巴诺一个自由民的恶意玩笑，那是在有一天，他激动地谈论着该市的利益和荣誉，此人就对他说，像他这样有钱的地主，的确有权对阿尔巴诺的老前辈提出建议。队长买下了葡萄园，并宣布还要买许多葡萄园；后来，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遇到这个恶意取笑他的人，就用手枪将其击毙。

这种生活过了八年，队长与世长辞；他的副官拉努切非常喜欢朱利奥；然而，他过不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就重新参加了科隆纳亲王的部队。他常常回来看望他的儿子，他对朱利奥就是这样称呼；有一次，亲王要顶住敌军对他的彼得雷拉堡垒的危险进攻，在进攻的前一天，拉努切把朱利奥带到堡垒，同他一起作战，拉努切见他十分勇敢，就对他说：

“你住在阿尔巴诺附近，甘心做该市最低贱、最穷困的居民，真是疯了，而且傻到了极点，但要是你干我看着你干的事情，又有你父亲的大名，你可能成为我们中间一名出色的冒险士兵，而且还会发财。”

听到这话，朱利奥心里十分苦恼；他懂拉丁文，是一位教士所教；但由于他父亲老是对教士讽刺挖苦，所以除了拉丁文之外，他没有学到其它任何知识。但是，他虽然穷得被别人看不起，虽然独居孤屋，却是悟出了某种道理，其胆识会使学者们感到惊讶。例如，他在爱上埃莱娜之前，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喜欢打仗，但对抢劫却感到厌恶，而在他那当队长的父亲和拉努切看来，抢劫是在高雅的悲剧之后演出的小型闹剧。自从朱利奥爱上埃莱娜之后，他在孤独的思索中悟出的道理，却在折磨着他。此人过去是多么无忧无虑，现在却不敢因自己的怀疑去请教任何人，他现在充满了激情和痛苦。坎皮雷亚利贵人要是知道他是冒险士兵，有什么话不会说呢？他准会理直气壮地对他进行指责！朱利奥一直把士兵的职业看作可靠的财源，这样，他在把父亲铁箱里找到的金项链及其它首饰变卖所得的钱花完之后，就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发愁。如果说朱利奥这样的穷光蛋对劫持富翁坎皮雷亚利贵人的女儿毫无顾忌，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遗产，坎皮雷亚利贵人留给女儿的遗产，可能只有一千埃居。朱利奥想得很多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第一，他娶埃莱娜为妻，把她从她父亲那里抢过来之后，把姑娘安置在哪个城市？第二，他用什么钱来养活她？

当时，坎皮雷亚利贵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朱利奥听了十分在意，在两天的时间里怒气攻心，痛苦之极：他无法作出决定，不知是否要杀死这傲慢的老头，还是要留他一条活命。他整夜都在哭泣；最后他决定请教拉努切，这是他在世上的惟一朋友；只是这位朋友是否会理解他？他在整个法焦拉森林寻找拉努切，但没有找到，就只好去通往那不勒斯的大路，走到比韦莱特里还要远的地方，在那里，拉努切要指挥一次伏击：他带着许多人马，准备在那里阻击西班牙将军鲁伊斯·德·阿瓦洛斯，将军去罗马走的是陆路，但并没有想起，他以前带领大队人马时，曾蔑视地当众谈起科隆纳部队的冒险士兵。他的随军神甫对他及时提起这件小事，于是，鲁伊斯·德·阿瓦洛斯决定武装一条小船，去罗马时改走海路。

拉努切队长听完朱利奥说的事，立即说道：



“请把坎皮雷亚利贵人的样子告诉我，不要因他的过错而使阿尔巴诺的某个善良居民丧命。我们这里的事，不管是否成功，只要一搞完，你就前往罗马，每时每刻都在各家旅馆和公共场所露面；不能因为你爱那姑娘，而使别人对你怀疑。”

朱利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父亲的老战友消除怒气。他只好发起脾气。

“你以为我是问你要你的剑？”他最后对他说，“显而易见，我也有一把剑！我问你要好的主意。”

拉努切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

“你年轻，没有受伤；侮辱是公开作出：可是，一个受侮辱的男人，连女人也会瞧不起。”

朱利奥对他说，他心里的想法，他还要考虑一下；拉努切坚持要他参加对西班牙将军卫队的攻击，据说可以获得荣誉，还能拿到多布朗①，虽然如此，朱利奥仍然独自回到自己的小屋。在坎皮雷亚利贵人对他开枪的前一天，他在小屋里接待了拉努切及其下士，他们是从韦莱特里附近回来。拉努切硬是要看看那只小铁箱，以前，他的上司布兰奇福尔泰队长把金项链和其它首饰放在里面，是认为打完仗就把这些东西卖掉的钱立刻花光并不恰当。拉努切在里面只找到两个埃居。

“我建议你去当修士，”他对朱利奥说道，“你有着修士的全部美德：喜欢穷，这就是证明；谦卑，你在街上当众让阿尔巴诺的一个富翁冷嘲热讽；你缺少的只有虚伪和贪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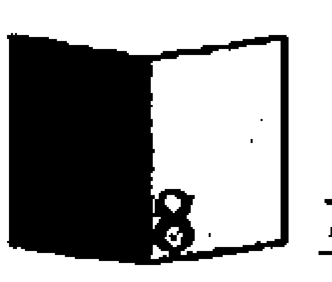
拉努切硬是把五十多布朗放入铁箱。

“我对你发誓，”他对朱利奥说道，“要是在一个月后，坎皮雷亚利贵人没有连同他的贵族荣誉和财产一起被埋葬，我的这位下士就会带领三十名士兵，把你的小屋拆掉，并把你的破家具烧掉。布兰奇福尔泰队长的儿子，不应以爱情为借口，垂头丧气地活在这世上。”

坎皮雷亚利贵人和儿子开那两枪的时候，拉努切和下士正站在石阳台底下，朱利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不让他把法比奥杀死或劫走，当时法比奥从花园里出来，极不谨慎地走出家门，这事我们已在前文中说过。

---

① 多布朗为西班牙古金币。



拉努切平静下来的原因如下：不能杀死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成为有用之才，另外，还有个年老的罪人，比他还要能干，却只能被人埋葬。

这事发生后第二天，拉努切进入森林，朱利奥前往罗马。他用拉努切给他的多布朗，买了新衣服，非常高兴，但这高兴因一种在当时非同寻常的想法而大打折扣，这想法预示了他以后做到的飞黄腾达；他心里想：必须让埃莱娜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换一个人，在他这种年龄和他这个时代，都会一心享受自己的爱情，把埃莱娜劫走，而不会去想她半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会去想她可能对他有什么看法。

朱利奥回到阿尔巴诺，正是下午，他向别人炫耀他从罗马买来的漂亮衣服，他从老斯科蒂这位朋友那儿得知，法比奥已骑马出城，前往三法里远的一块土地，那土地是他父亲的，位于海边的平原。后来他看到坎皮雷亚利贵人，由两名教士陪同，走上非常漂亮的绿色橡树小道，小道环绕火山口，下面是阿尔巴诺湖。十分钟后，一位老妇大胆闯入坎皮雷亚利府，借口说是来卖美味水果；她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小丫环玛丽埃塔，即其女主人埃莱娜的亲信，埃莱娜接过一束漂亮鲜花，脸顿时变得通红。花束里藏的信其长无比：朱利奥叙述自枪声响起的那夜起他的种种感受；但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廉耻之心，他不敢承认他那个时代的任何青年都会引以为豪的事，即他的父亲是以冒险闻名的队长，他自己也在不止一次战斗中表现勇敢。他觉得自己一直清楚，这些事会使老坎皮雷亚利产生什么看法。必须了解的是，在十五世纪，姑娘们的看法比较接近共和国时代的见解，她们对一个男人是否赞赏，主要是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根据他父辈积聚的财富或建立的功绩。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主要是老百姓中的年轻女子。富裕阶级或贵族阶级的姑娘，则害怕强盗，当然也非常看重贵族身份和富裕。朱利奥在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我从罗马带来的体面衣衫，是否会使您忘记一个您所尊敬的人在我穿着寒酸之时对我的痛骂；我能够报仇，也应该报仇，我的荣誉要我这样去做；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我报了仇会使我喜爱的眼睛流出泪水。这可以向您证明，即使我没有运气，您还对此表示怀疑，仍可证明，一个人哪怕很穷，也可以有高贵的感情。另外，我要向您说出一个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我会轻而易举地告诉其他任何女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一想到要把这秘密告诉您，就会浑身发抖。它可能在顷刻

间毁掉您对我的爱情；您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使我感到满意。我想在您的眼中，看到这秘密的透露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想在最近一天，天黑以后，在府邸后面的花园里见到您。那一天，法比奥和您父亲都不会在家；我会有这样的确信，即虽然他们看不起一个衣着破旧的穷苦青年，他们却无法阻止我们进行三刻钟或一小时的谈话，到那时，一个男人会出现在您府邸的窗子底下，给当地的孩子看一只驯服的狐狸。然后，当万福马利亚的声音响起之后，您会听到远处一声枪响；这时，您要走到您家花园的墙边，如不是一人，您就唱歌。如果是一片寂静，您的奴仆就会颤抖地出现在您的脚下，并会对您说出一些您也许会害怕的事情。我等待着这一决定性的可怕日子的到来，就不再在午夜十二点时冒险给您送花；但在将近凌晨两点之时，我会唱着歌走过，您可能会站在石砌大阳台上，那就让您在花园里摘的一朵花掉落下来。这也许是您对没有福气的朱利奥表示的最后爱情。"

三天之后，埃莱娜的父兄骑马前往他们在海边的土地；他们将在太阳快要落山前出发，以便能在凌晨两点左右回到家里。但他们正要上路之时，不仅他们的两匹马不见了，而且庄园里的人也都销声匿迹。他们对这样大胆的盗窃感到十分惊讶，就去寻找他们的马匹，到第二天才在海边的乔木林中找到。坎皮雷亚利父子俩只好乘坐乡下的牛车回到阿尔巴诺。

那天晚上，当朱利奥跪在埃莱娜面前时，天几乎全黑，可怜的姑娘见天色已黑，十分高兴；她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子，她非常爱他，这点他也一清二楚，只是她还没有跟他说过话。

她说了一句话，使她有了一点勇气；朱利奥的脸色比她还要苍白，抖得比她还要厉害。她看着他跪在她面前。他对她说："确实，我说不出话来。"有些时候，他们显得十分快乐；他们四目对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一动不动，犹如一组表情丰富的石雕。朱利奥跪着，握住埃莱娜的一只手；埃莱娜则低着头，朝他凝视。

朱利奥清楚地知道，如果照他那些生活放荡的罗马年轻朋友的建议去做，他应该做出引诱的举动；但他讨厌这种想法。他从陶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也许是爱情能给予的最大幸福，这时他想到：时间过得飞快；坎皮雷亚利父子即将回。他知道，他这样顾虑重重，就得不到持久的

幸福，因为他没有把这件可怕的事告诉情人，而在他那些罗马朋友看来，这样吐露隐情极为愚蠢。

“我对您说过要向您吐露隐情，我也许不应该这样做。”他最终对埃莱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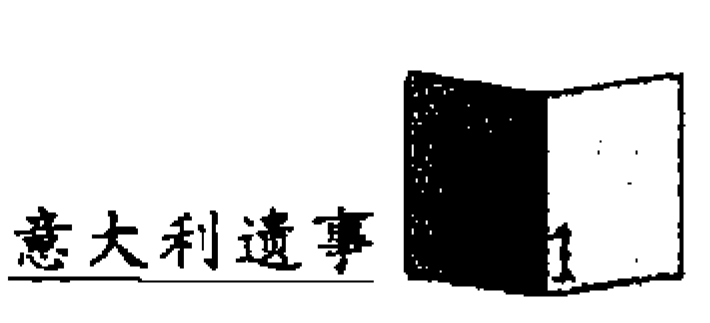
朱利奥的脸变得十分苍白；他仿佛透不过气来，难受地补充道：

“也许我会看到这些感情消失得一干二净，期望得到这些感情，我才活着。您觉得我穷，这算不了什么：我是强盗，父亲也是强盗。”

听到这话，埃莱娜这个富翁的女儿，有着她这个阶层的种种恐惧，这时感到自己会晕过去，害怕跌倒在地。她心里想：“这可怜的朱利奥，将会多么难受！他会认为别人看不起他。”他跪在她的面前。她为了不让自己跌倒，就靠在他的身上，并在不久之后失去知觉，倒在他的怀里。众所周知，在十六世纪，人们喜欢爱情故事的确切性。这是因为这些故事不能用理智判断，而是用想象感受，读者的激情融合在主人公的激情之中。我们所依据的两个手写本，特别是具有佛罗伦萨方言的特殊语句的那个手写本，极为详细地描写了此后的各次幽会。危险消除了姑娘的内疚。危险往往到了极点，但只是使这两颗心里的火烧得更旺，在他们看来，出自他们爱情的感受都是幸福的。有好几次，法比奥及其父亲差一点看到这两个情人。他们恼羞成怒，觉得受人愚弄：他们听到传闻，说朱利奥是埃莱娜的情人，但找不到任何证据。法比奥是个容易冲动的男子，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他建议父亲，派人把朱利奥杀死。

“只要此人活在世上，”他对父亲说道，“我妹妹就会过十分危险的日子。有人会对我们说，在开始时，我们的荣誉不会迫使我们的双手染上这固执姑娘的鲜血。她胆大包天，已到了这种地步，不再否认她在恋爱；您已经看到，对您的责备，她只是用死气沉沉的沉默来回答；那好，这沉默就是对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执行死刑的判决。”

“您要想想，他父亲过去是什么人。”坎皮雷亚利贵人回答道，“当然，我们去罗马住上半年并不困难，在这段时间，那个布兰奇福尔泰会销声匿迹。但有人会对我们说，他父亲虽然罪孽深重，却十分勇敢，又慷慨大方，让他的好几个士兵发了大财，而他自己却依然贫穷；有人会对我们说，他父亲还有朋友，在蒙特·马里亚诺公爵的部队里有，在科隆纳的部队里也有，后者的部队常在法焦拉森林出没，离我们家只有两公里的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死，您和我，也许还有您可怜的母亲。”

父子间的这种谈话，常常进行，埃莱娜的母亲维多利娅·卡拉法只了解部分情况，虽然如此，她仍感到极其难受。法比奥同父亲商量的结果是，让传闻继续流传，在阿尔巴诺弄得人人皆知，而不去加以干涉，对他们的声誉十分不利。那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每天肆无忌惮地出现，现在又穿上华丽的衣服，神气活现，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法比奥或对坎皮雷亚利贵人说话，既然把他除掉不是谨慎的办法，那么就得在下面两种办法中挑选一种，或者两种办法同时使用：一是把全家搬到罗马去住，二是把埃莱娜送回卡斯特罗圣母往见会隐修院，让她住在那里，直至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埃莱娜一直未向母亲承认自己的爱情：母女俩感情深厚，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关于爱情的话题，却从未说过一个字，虽说两人几乎同样感到兴趣。这时，她们俩都在想的这个惟一话题，第一次用言语表达出来：母亲告诉女儿，要把全家搬到罗马，也许会把她送回卡斯特罗隐修院，让她在那里住上几年。

这次谈话，从维多利娅·卡拉法这方面来说并不谨慎，只能用她对女儿的深情来加以原谅。埃莱娜沉浸在狂热的爱情之中，要向她情人证明，她对他的贫穷并不感到羞耻，她对他的名誉无限信任。“这点谁会相信？”佛罗伦萨的作者大声说道，“有过这么多大胆的幽会，差一点面临可怕的死亡，幽会在花园里进行，有一两次甚至在她的房间之中，可埃莱娜却仍然贞洁！她道德高尚，所以向情人建议，在将近午夜十二点时，从花园走出府邸，去他的小屋度过夜晚其余的时光，小屋建在阿尔巴的遗址之上，离她家有一公里远。他们化装成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埃莱娜身材苗条，这样打扮，就像十八岁或二十岁的新人会修士。使人难以相信的是，也说明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是在岩石中开出的狭窄小路上，即今天仍沿着嘉布遣会隐修院的外墙延伸的那条小路上，化装成修士的朱利奥及其情人，遇到了坎皮雷亚利贵人及其儿子法比奥，他们后面还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仆人，一个侍童走在仆人们前面，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炬，他们来自卡斯泰尔·甘多尔福镇，该镇位于湖边，离那里相当近。这条在岩石中开出的小路，约有八尺来宽，坎皮雷亚利父子及其仆人，为了给两个情

人让路，退到左右两边。埃莱娜如在这时被父兄认出，该有多么幸福！她会被他们一枪打死，只是在刹那间感到痛苦；但上天却作了另一种安排(superis aliter visum)。

“对这次奇特的相遇，有人还添枝加叶，坎皮雷亚利夫人寿登期颐，年近百岁，有时在罗马对一些要人说起此事，这些人也已年老，我怀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向他们询问此事和其它许多事情，他们就对我作了转述。

“法比奥·德·坎皮雷亚利这个年轻人，自持勇敢，极为高傲，发现年长的修士不对他父亲和他行礼，就走到这两个修士近旁，大声说道：

“‘这混蛋修士，竟如此傲慢！在这样晚的时间，谁知道他和他的同伴，会在修道院外面干出什么事来！我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想脱掉风帽；否则我们会看到，他们是一副什么嘴脸。’

“听到这话，朱利奥握住修士长袍里的短剑，站到法比奥和埃莱娜的中间。这时，他离法比奥只有一尺的距离；但上天作出另一种安排，奇迹般平息了这两个青年的怒气，他们在不久之后，还会这样面对面地相遇。”

后来在对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进行起诉时，这次夜间散步被作为道德败坏的证据提出。这是一颗年轻的心的痴狂，这颗心燃烧着狂热的爱情，却是纯洁无瑕。

三

应该知道，奥尔西尼家族一直是科隆纳家族的竞争对手，在罗马附近的各个村庄里均占有绝对优势，在不久以前，奥尔西尼家族让政府的法院把一个富农判处死刑，该富农名叫巴尔塔扎尔·班迪尼，生于彼得雷拉。指控班迪尼的种种罪行，说起来实在太长：在今天看来，大部分属于杀人罪，但在一五五九年，这些罪不会被看得如此严重。班迪尼被关在一座属于奥尔西尼家族的城堡里，城堡位于靠近瓦尔蒙托内那边的山里，离阿尔巴诺有二十四公里。罗马的警察长官带领一百五十名警察，在大路上过了一夜；他前来提班迪尼，把犯人押送到罗马的托尔迪诺纳监狱；班迪尼曾对判处他死刑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正如前文所说，他出生在彼得雷拉，即科隆纳家族的堡垒，班迪尼的妻子见法布里齐奥·科隆

纳正在彼得雷拉，就当众对他说道：

“您难道要让您的一个忠实仆人去死？”

科隆纳回答道：

“要我不尊重我主教皇的法院作出的决定？但愿不要如此！”

他的士兵们立刻接到命令，他通知其拥护者，叫他们全都作好准备。碰头的地点，定在瓦尔蒙托内附近，瓦尔蒙托内是一座小城，建在一个不高的悬崖顶上，但周围有连续不断、几乎垂直的峭壁这样的天险，高达八丈。奥尔西尼家族的拥护者和政府的警察，顺利地把班迪尼押送到的地方，正是这座属于教皇的城市。在当局最热心的拥护者中，有坎皮雷亚利贵人及其儿子法比奥，另外，他们和奥尔西尼家族也有点亲戚关系。相反，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及其父亲一直追随科隆纳家族。

科隆纳家族在不能公开行动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十分简单而又谨慎的办法：罗马的大多数富农都像今天一样，加入一种悔罪会。悔罪者在公开场合出现时，总是用布盖头，遮住脸部，布上在眼睛的部位戳两个洞。科隆纳家族如不想承认某件事是他们干的，就叫他们的拥护者穿上悔罪者的服装，前来和他们汇合。

两个星期来，押送班迪尼的事一直是当地的新闻，在长时间准备之后，押送被定在一个星期天进行。那天凌晨两点，瓦尔蒙托内市长命令法焦拉森林里的所有村庄都敲响警钟。人们看到每个村庄里都走出数目众多的农民。（在中世纪共和国的时代，你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要去打架，这种风俗保存下来的，是农民心中的勇猛之气；但要是在今天，谁也不会动手。）

在那天，人们发现了一件相当奇特的事：武装农民的小队走出每个村庄，进入森林之中，人数却少了一半；科隆纳家族的拥护者前往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指定的碰头地点。他们那些头领显然相信，那天不会打架：他们在早晨接到命令，散布这一消息。法布里齐奥走遍森林，带领的是他的精兵强将，并让他们骑上他马场里尚未完全驯服的小马。他像是在对各队农民进行检阅；但他并不对他们讲话，因为说什么话都会把事情搞砸。法布里齐奥又高又瘦，极其敏捷，力大无穷，使人难以置信；他虽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五岁，头发和小胡子却已全白，这使他很不舒服：有了这个特征，他在他喜欢隐姓埋名的地方，也会被人一眼识破。农民们见

到他，就高喊：科隆纳万岁！同时戴上他们的布风帽。亲王的风帽挂在胸前，一发现敌人就能戴上。

敌人说到就到：太阳刚刚升起，只见大约有一千名步兵，即奥尔西尼家族的拥护者，从瓦尔蒙托内那边过来，进入森林之中，来到离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的支持者约有三百步远的地方，法布里齐奥则命令部下卧倒在地。奥尔西尼家族先头部队的最后一批人马走了过去，几分钟后，亲王命令部下行动：他决定在押送班迪尼的警察进入森林一刻钟后对其进行袭击。在森林中的这个地方，全是高达一丈四至两丈的岩石；这是火山的熔岩，古老程度不一，上面长着奇妙的栗树，几乎把阳光全部挡住。这些熔岩，受到长时间的侵蚀，使地面变得高低不平，为了使大路的路面保持平整，人们就在熔岩中挖掘，因此路面往往要比森林的地面低三四尺。

在法布里齐奥指定的袭击地点旁边，有一块长满草的空地，空地的一端有大路穿过。然后，大路进入森林，在这个地方，树干之间长满荆棘和灌木，人完全无法入内。法布里齐奥把步兵埋伏在森林里一百步远的地方以及大路两边。亲王发出信号，每个农民都戴上风帽，拿着火枪，躲在一棵棵栗树后面；亲王的士兵都埋伏在离大路最近的树后。农民们接到确切的命令，只能在士兵们开枪之后再开枪，而士兵们只有等敌人走到离他们二十步远时才能开枪。法布里齐奥急忙令手下砍掉二十来棵树，把树连同树枝一起扔到大路上，这地方的路面相当窄，而且比森林的地面低三尺，所以完全被砍下的树木截断。拉努切队长带领五百人马，跟在敌军先头部队后面；他接到命令，要在听到截断大路的树后首先响起枪声之后，再去攻击先头部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看到他的士兵和拥护者都已在树后埋伏好，而且个个十分坚决，就带领手下的骑兵疾驰而去，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也在骑兵之中。亲王走的是大路右边的一条小路，前往离大路最远的林中空地边缘。

亲王刚离开几分钟，就看到一个人数众多的骑马队伍，沿着通往瓦尔蒙托内的大路自远处而来，那是押送班迪尼的警察和警察长官，以及奥尔西尼家族的所有骑兵。在这些人中，可看到巴尔塔扎尔·班迪尼，四名红衣刽子手把他围在中间；他们接到命令，一旦看到科隆纳的拥护者前来解救班迪尼，就执行初审的判决，立刻将其处死。

科隆纳的骑兵刚到达离大路最远的林中空地或草地，就听到他埋伏在大路上砍下的树后的手下首先发出的枪声。他立刻带领骑兵驱马疾驰，朝围住班迪尼的四名红衣刽子手冲去。

这件小事，持续了不到三刻钟的时间，我们就不在这里详述；奥尔西尼家族的支持者们四散逃窜；但在先头部队之中，勇敢的队长拉努切不幸阵亡，这事对布兰奇福尔泰的命运起到不良影响。后者朝红衣刽子手冲去，才挥舞了几刀，就跟法比奥·坎皮雷亚利不期而遇。

法比奥骑着一匹烈性马，身穿镀金锁子甲，大声说道：

"这些蒙脸的混蛋是什么人？我们要一刀割开他们的蒙脸布；请看我如何把它割开！"

说时迟，那时快，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的额头上挨了他一刀。这一刀砍得十分巧妙，在蒙脸布掉落的同时，他感到两眼被伤口里流出的血遮住，不过伤口并不严重。朱利奥策马离开，以便喘一口气，擦一擦脸。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埃莱娜的哥哥交手；他的马离法比奥已经有四步之远，却在胸口重重地挨了一刀，虽然他有锁子甲护身，刀没有刺进去，但他一时间仍然透不过气来。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叫道：

"Ti conosco, porco！下流坯，我认识你！你是这样赚钱，来换掉你的破衣烂衫！"

朱利奥听了非常生气，忘掉了他原来的决定，又回到法比奥前面：

"Ed in mal punto tu venisti！①"他大声说道。

双方快速挥刀，打了几个回合，他们穿在锁子甲外面的衣服，被割成碎片，纷纷落下。法比奥的锁子甲是镀金的，十分漂亮，朱利奥的锁子甲却极为平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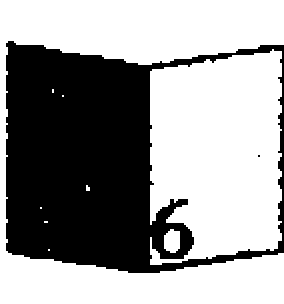
"你的锁子甲，是从哪个阴沟里捡来的？"法比奥对他叫道。

就在这时，朱利奥找到了他找了半分钟的机会：法比奥漂亮的锁子甲，在颈部扣得不够紧，朱利奥见对方颈部有点露出，就一剑刺去，正好刺中。朱利奥的剑刺入法比奥的颈部，有半尺之深，鲜血立即从中喷出。

"放肆的家伙！"朱利奥大声说道。

说完，他驱马奔向那四个红衣刽子手，有两个仍骑在马上，离他有一

① "算你倒霉！你是来找死！"——作者注



百步远。当他接近他们时，第三个倒了下来；朱利奥来到第四个刽子手近旁，此人见自己被十几名骑兵团团围住，就用枪口顶着巴尔塔扎尔·班迪尼开了枪，将他击毙。

"亲爱的先生们，我们在这儿已无事可干！"布兰奇福尔泰大声说道，"那些混蛋警察四处逃跑，我们要用刀把他们杀掉。"

大家都跟随他而去。

半小时后，朱利奥回到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身边，这位贵人第一次对他说话。朱利奥觉得他怒不可遏；他原以为他会因取得全胜而欣喜若狂，这胜利的取得完全是因为他安排恰当；因为奥尔西尼家族有将近三千人马，而法布里齐奥为这事只集合了一千五百多人。

"我们失去了您勇敢的朋友拉努切！"亲王对朱利奥大声说道，"我刚才摸过他的身体，他已经全身冰凉。可怜的巴尔塔扎尔·班迪尼伤势致命。因此，我们实际上没有成功。但是，勇敢的队长拉努切的亡灵，将由许多亡灵陪伴，前去觐见普路同[1]。我已下令把那些坏蛋俘虏统统吊在树上。你们务必照办，先生们。"他提高嗓门，大声说道。

说完，他疾驰而去，前往曾和敌人先头部队作战的地方。朱利奥几乎像副队长那样指挥着拉努切那队人；他跟着亲王，只见亲王来到那勇敢的士兵的尸体旁边，而尸体躺在地上，周围有五十多具敌人的尸体；亲王第二次下马，握住拉努切的一只手。朱利奥也照此办理，并哭了起来。

"你还年轻，"亲王对朱利奥说道，"但我看到你浑身是血，你父亲以前十分勇敢，受过二十多次伤，是为科隆纳家族效力。拉努切剩下的队伍，就由你来指挥，你把他的遗体，送到我们的彼得雷拉教堂；你要想到，你在路上可能会受到攻击。"

朱利奥并没有受到攻击，但他一剑杀死了他的一个士兵，该士兵对他说，他要指挥还太年轻。这举动轻率，却能服众，因为朱利奥身上还带有法比奥的鲜血。一路上，他看到树上都吊着敌人的士兵。这惨不忍睹的景象，再加上拉努切之死，特别是法比奥之死，使他几乎要发疯。他惟一的希望，是不要让别人知道是谁战胜了法比奥。

打仗的详细情况，我们在此不作叙述。这次战斗过后三天，他回到

---

① 普路同：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阿尔巴诺待了几个小时；他告诉自己的熟人，他因发烧而在罗马耽搁，整整一个星期卧床不起。

但他所到之处，都受到特殊的尊敬；市里的要人们见到他，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行礼；有些人冒冒失失，甚至叫他队长大人。他好几次在坎皮雷亚利府邸前经过，见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新队长要问某些问题，总是很不好意思，直至中午时分，他才对一向善待他的老人斯科蒂问道：

“坎皮雷亚利一家究竟到哪里去了？我看到他们府上的大门紧闭。”

“我的朋友，”斯科蒂突然伤心地回答道，“这个姓，您永远不要提起。您的朋友们现在确信无疑，认为当时是他找上您，这话他们会到处去说；但总而言之，他是您婚姻的主要障碍；他的死，最终使他的妹妹变得极为富裕，而且他妹妹爱着您。有人甚至会说——现在，嘴巴不紧反倒成了美德——有人甚至会说，她非常爱您，甚至夜里会去您在阿尔巴的小屋看您。因此，为了您的利益，有人会说，在悲惨的钱皮（这是当地人赋予我们描写的这次战斗的名称）战斗之前，你们已经做成夫妻。”

老人停住不说，因为他发现朱利奥泪如雨下。

“我们到客栈楼上去说。”朱利奥说道。

斯科蒂跟着他去了；客栈里给了他们一个房间，他们进去后把门锁上，朱利奥请老人允许他讲述一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情。听完这长篇叙述，老人说道：

“我从您流出的眼泪可以看出，您做的事没有丝毫的预谋；但法比奥之死，对您来说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您一定要叫埃莱娜对母亲说，您早已是她的丈夫。”

朱利奥并未回答，老人把他的沉默看作值得称赞的审慎。朱利奥陷入沉思之中，心里在想，埃莱娜因哥哥之死感到气愤，是否会正确对待他的感情；他对发生的事感到后悔。后来，应他的要求，老人毫不隐瞒地对他说出，进行战斗的那天，在阿尔巴诺发生的一切。法比奥被杀，大约是在早晨六点半，是在离阿尔巴诺二十四公里远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是，到上午九点，人们已开始谈论他的死！将近中午十二点时，有人看到老坎皮雷亚利，只见他泪如雨下，在仆人们的搀扶之下，前往嘉布遣会隐修院。不久之后，隐修院的三位神甫，骑着坎皮雷亚利的良驹，后面跟着许多仆人，走上通往钱皮村的大路，战斗就是在该村附近进行。老坎皮雷

亚利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但大家总算说服他不要去,理由是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性格暴躁(原因不详),他要是被俘,一定会受到虐待。

将近午夜十二点时,法焦拉森林犹如着火一般:阿尔巴诺所有的修士和穷人,每人手拿一支点燃的大蜡烛,去迎接年轻的法比奥的遗体。

"我不想对您隐瞒,"老人压低声音继续说道,仿佛怕被别人听到,"通往瓦尔蒙托内和钱皮村的大路……"

"怎么?"朱利奥问道。

"是这样,这条大路在您的屋子前经过,有人说,法比奥的遗体在运到那个地方时,血从颈部的一个可怕伤口里喷出。"

"真可怕!"朱利奥站起来大声说道。

"您要冷静,我的朋友,"老人说道,"您很清楚,您什么都应该知道。现在,我可以对您说,您今天来到这里,看来有点过早。如果您给我面子,来向我请教,我就会告诉您,队长,在一个月之内,您最好不要在阿尔巴诺露面。我不需要对您提醒,您在罗马出现也不谨慎。大家还不知道,圣父会对科隆纳家族作出何种决定;大家认为,圣父会相信法布里齐奥的声明,后者说,他得知钱皮村的战斗,是听了公众的议论;但罗马的长官,是奥尔西尼家族的人,现在十分生气,真想把法布里齐奥勇敢的士兵吊死一个,他这样做,法布里齐奥也没有理由告他,因为法布里齐奥发誓,说没有参加战斗。我还会说得更多,虽然您没有对我要求,我要冒昧对您提出一个军事上的意见:您在阿尔巴诺受人爱戴,否则的话,您在该市就不安全。您想想,您在城里漫步已有好几个小时,奥尔西尼家族的一个拥护者会认为受到您的挑衅,至少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老坎皮雷亚利曾说过千百次,说谁要是把您杀死,他就把他最肥沃的土地送给此人。在您家里的士兵,您本该叫几个到阿尔巴诺来……"

"我家里没有士兵。"

"这样的话,您可是疯了,队长。这客栈有个花园,我们就从花园出去,穿过葡萄园溜之大吉。我会陪伴着您;我年老,又没有武器;但如果我们遇到存心不良之徒,我就跟他们说话,至少可以给您赢得时间。"

朱利奥听了心里悲痛。他发疯到什么程度,我们难道敢说出?他得知坎皮雷亚利府邸大门紧闭,府里的人全都去了罗马,就立即作好打算,

准备去看看花园，在那座花园里，他曾经常跟埃莱娜幽会。他甚至想去看看她的房间，她母亲不在时，他曾去过她的房间。他需要看到这些地方，使自己相信她没有生气，在这些地方，他见到她时，她对他是多么温柔。

布兰奇福尔泰和善良的老人，沿着条条小路走去，没有遇到任何坏人，这些小路穿过一座座葡萄园，通往湖边。

朱利奥又请老人讲了年轻的法比奥葬礼的详细情况。这勇敢青年的遗体，在许多教士的护送之下，被送到罗马，葬在他家在圣奥努弗里奥隐修院的小教堂里，隐修院位于亚尼库尔山顶上。大家已经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那就是葬礼的前一天，埃莱娜被父亲送回卡斯特罗的圣母往见会隐修院；这就证实了大家的传言，即她已秘密嫁给不幸杀死她哥哥的冒险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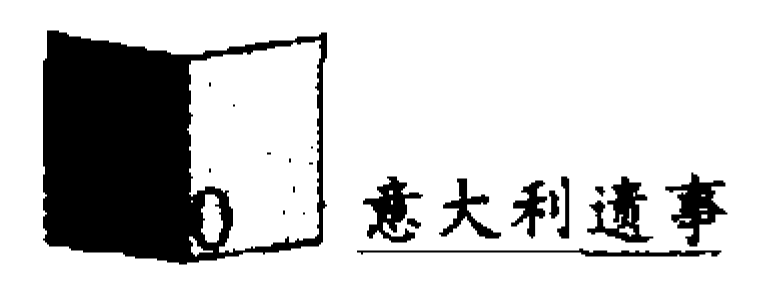
朱利奥快要来到自己的屋前，看到他队里的副队长和四名士兵；他们对他说，他们的老队长走出森林，身边总要带上几名士兵。亲王说过好几次，谁想要因自己的不慎而被人杀死，就得先要辞职，以免他要为死者报仇雪恨。

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知道这些话说得有理，而在以前，这种话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跟幼稚的民族一样，认为打仗只在于英勇杀敌。他立刻听从亲王的话，同明智的老人吻别，老人善良，一直把他送到他的屋前。

但是，没过几天，朱利奥就心里难受，有点失去理智，又前往坎皮雷亚利府。天黑之后，他和三名士兵装扮成那不勒斯商人，潜入阿尔巴诺城里。他独自去了斯科蒂的家里；他得知埃莱娜仍在卡斯特罗隐修院里。她父亲以为她已嫁给他称为“他儿子的杀人凶手”的男人，就发誓永不见她。即使在把她送回隐修院时，他也没有见她一面。相反，她母亲更加爱她，常常离开罗马，去同女儿一起过上一两天的时间。

四

“如果我不在埃莱娜面前把我做的事解释清楚，”朱利奥夜里回到他部队在森林里的营地，这样在想，“她最终会以为我是杀人凶手。对这次



可悲的战斗，天知道别人会对她讲些什么样的故事！"

他前往彼得雷拉堡垒，去接受亲王的命令，同时请求亲王，允许他去卡斯特罗。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皱起眉头说：

"这次小规模战斗之事，还没有跟教皇陛下了断。您应该知道，我已说出事情的真相，就是说，我跟这次战斗毫无关系，连消息也是到第二天才知道，而且是在这里获悉，即我在彼得雷拉堡垒。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教皇陛下最终会认为这真心说出的故事不假。但是，奥尔西尼家族强大，而且大家都说，您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表现出众。奥尔西尼家族甚至认为，有好几名俘虏被吊死树上。您知道这并非事实；但是可以预料，他们会进行报复。"

年轻队长的目光之中，显出极其惊讶的表情，亲王见了感到有趣，但见他如此单纯，亲王觉得还是应该把话说得更加清楚。他接着说道：

"我看到您浑身是胆，使布兰奇福尔泰这个姓在意大利无人不知。我希望您对我的家族忠心耿耿，这忠心使您父亲在我眼中极其可贵，为此，我想对您作出报答。我部队的口号是：

"有关我和我士兵的事，决不说出丝毫真相。如果您非得开口，如果您觉得撒谎毫无用处，您就随口乱说，但千万别像犯死罪一般，说出半点真相。您知道，这真相跟别的情况联系起来，就会暴露我的计划。另外我知道，您有个小情人，现在卡斯特罗的圣母往见会隐修院；您可以去那个小城消磨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奥尔西尼家族在该城有的是朋友乃至警探。您去找我的总管，他会给您二百西昆。我对您父亲的友谊，"亲王笑着补充道，"使我愿意给您出点主意，即如何搞好这件兼顾恋爱和打仗的事。您和您的三名士兵，要化装成商人；您要对您的一个伙伴发怒，他把卡斯特罗游手好闲的人都请来喝酒，总是喝得烂醉，以结交许多朋友。另外，"亲王改变语调，接着说道，"万一您被奥尔西尼家族的人抓住，被判死刑，您也决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更不能说出您是我手下的人。我不需要对您叮嘱，您要在所有小城的外面转一圈，您来到一个小城，却要从另一面的城门进去。"

朱利奥十分感动，这慈父般的忠告，却出自一个平时极其严肃的人之口。起先，亲王看到年轻人的眼中流出泪水，就微笑起来；后来，他的声音变了。他手指上戴了许多戒指，这时摘下一只；朱利奥接过这戒指，

吻了亲王的手，这只手曾立过许多丰功伟绩。

“我父亲也不会对我说这么多的话！”年轻人十分高兴，大声说道。

第三天，在天亮之前，他进入卡斯特罗这座小城，五名士兵跟随其后，乔装打扮得跟他一模一样：两名士兵走在一边，仿佛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其他三个。在进城之前，朱利奥已看到圣母往见会隐修院，见这巨大的建筑围着黑墙，很像一座堡垒。他跑到教堂，只见教堂富丽堂皇。修女们个个高雅，大部分家庭富裕，自尊心强，就相互竞争，看谁给教堂的钱多，这教堂是隐修院里惟一向公众开放的部分。按规定，负责圣母往见会的红衣主教，在修女中选出三人，将名单呈交教皇，由教皇指定其中一人为隐修院院长，这院长要奉献贵重礼品，以使她名垂千古。如果现任院长的礼品不如前任，她和她家庭就要受人蔑视。

朱利奥浑身颤抖，在这华丽的建筑物里往前走，只见大理石和镀金闪闪发光。实际上，他丝毫没有去想大理石和镀金；他感到埃莱娜的眼睛在看着他。有人对他说，大祭台花了八十多万法郎；但他的目光，蔑视大祭台的贵重，而是射向一道镀金的栅栏，这栅栏高达四丈，被大理石柱分隔为三个部分。栅栏高大，令人生畏，竖立在大祭台后面，把修女唱诗班席跟向全体信徒开放的教堂隔开。

朱利奥心里在想，做弥撒时，修女和寄宿生都在这镀金栅栏后面。在白天，一个修女或一个寄宿生需要祷告，随时可来到这教堂里面；可怜的情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众所周知的情况。

确实，这栅栏的里面，挂着巨大的黑色幕布；但朱利奥认为，这幕布不会挡住寄宿生们的视线，不会使她们看不到向公众开放的教堂里的情况，因为我虽然只能走到离栅栏一定的距离，但我隔着幕布，仍可十分清楚地看到照亮唱诗班席的一扇扇窗子，我连窗子上的细小部分也能看清。这栅栏上的每根柱子，都镀得金碧辉煌，并有一个尖头对着来望弥撒的信徒。

朱利奥选择了一个十分显眼的座位，这座位对着栅栏的左侧，处于光线最亮的地方；他听弥撒，一直坐在那里。他看到自己周围只有农民，就希望挂在栅栏里面的黑色幕布后面的人能够看到他。这简朴的年轻人，生平第一次想要引人注目；他衣着讲究；他出入教堂时，都要大量施舍。跟隐修院有点关系的工人和小供货商，他和他手下的人都要讨好。

但是，到了第三天，他才有希望把一封信转交埃莱娜。他命令手下跟踪负责采购隐修院部分生活用品的两个杂务修女；其中一个修女跟一个小商人有关系。朱利奥的一个士兵曾做过修士，跟那商人交了朋友，并答应他，给寄宿生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传递一封信，就给他一个西昆金币。

“什么！”商人第一次听到对方给他谈这笔交易，就说道，“给强盗的女人转交一封信！”

埃莱娜来到卡斯特罗还不到两个星期，这个名称就已在那里通用：当地的民众喜欢确切的细节，有什么事给他们的想象提供机会，就会很快在他们中间传播！

小商人补充道：

“她至少已经结婚！而那里的许多女士，虽说没有结婚，却从外面得到书信之外的其它东西。”

在这第一封信里，朱利奥十分详细地讲述法比奥死的那天发生的一切。他在信的结尾问道：“您恨我吗？”

埃莱娜用一行文字回答说，她不恨任何人，她要在有生之年，把所有时间用于忘却使她哥哥丧命的男人。

朱利奥急忙回了信；他多次痛骂命运之后，用当时流行的模仿柏拉图的文体继续写道：

“你难道想要忘记，上帝在《圣经》里给我们留下的话？上帝说：女人会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父母，去跟随自己的丈夫。你敢说你不是我的女人？你想想圣彼得日的那天夜里。当时晨光已在卡维峰后出现，你跪倒在我的面前；我很想答应你；只要我愿意，你就属于我了；你当时对我的爱，你是无法抗拒。我多次对你说过，我早已为你牺牲自己的生活，以及我在这世上可能拥有的所有最珍贵的东西，因此我突然感到，你可能对我回报，虽说你从未这样做过，我感到所有这些牺牲，没有任何行动证明，可能只是想象出来的。一种想法，虽说对我残酷，其实却是正确，使我心明眼亮。我心里在想，我偶然得到的机会，并非无缘无故，我因此能为你的利益，牺牲我梦寐以求的极大幸福。你当时已被我抱在怀里，但没有抗拒，你是否记得？你的嘴也不敢拒绝我的吻。这时，万福马利亚的晨钟在卡维峰上的隐修院响起，由于偶然的奇迹，这钟声传到了我们耳边。你对我说：为了圣母，这贞洁之母，你就作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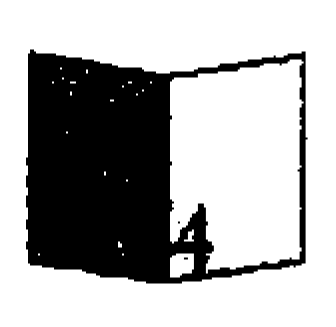
牺牲。我这时已有作出这最大牺牲的想法，即我能为你作出的惟一真实的牺牲。我觉得奇怪的是，你也产生同样的想法。这万福马利亚的遥远钟声使我感动，这点我现在承认；我答应了你的要求。这牺牲并非完全为你而作。我觉得已把我们未来的结合置于圣母的保护之下。这时我想，障碍不会来自你的背信弃义，而会来自你的富贵家庭。如果没有神的某种干预，这奉告祈祷的钟声，怎么会越过半座森林，从当时被晨风摇曳的树木上方，从这么远的地方传到我们耳边？当时，你可记得，你跪倒在我的面前；我站了起来，从我的胸口取出我戴着的十字架，你对着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十字架发誓，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对你下达命令，你就完全听从我的吩咐，就像卡维峰上万福马利亚的钟声，从如此遥远的地方传到你耳边时，你对我言听计从那样。然后，我们虔诚地说了两次万福和两次天父。那么，出于你当时对我的爱，如果你像我担心的那样已把它忘记，那就看在你要永受地狱之苦的份上，我命令你在今天夜里接见我，在你的房间，或在这圣母往见会隐修院的花园。"

意大利作者好奇地记述了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在这封信之后写的许多长信，但对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的回信，他只转述了其中的片断。在二百七十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这些信里充满的爱情和宗教感情，已觉得十分遥远，所以我担心全部转述会显得过于冗长。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埃莱娜最终服从了我们刚才节译的信中下达的命令。朱利奥设法潜入隐修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断定：他乔装打扮成女人。埃莱娜接见了他，但只是在底楼朝花园的一个窗子的栅栏里面。朱利奥感到难言的痛苦，因为他看到这个以前如此温柔和热情的姑娘，现在却变得对他视同陌路，可说是以礼相待。她让他进入花园，几乎只是为了遵守誓言。见面的时间很短：过了一会儿，朱利奥的傲气，也许是多少受到两个星期以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刺激，终于战胜了他内心的痛苦。

"我看到自己面前，"他在心里想，"只有埃莱娜的坟墓，而在阿尔巴诺，她好像是活生生地把自己交给了我。"

朱利奥的头等大事，是立刻收起眼泪，因为埃莱娜对他说话彬彬有礼，使他泪流满面。她说在哥哥死后有这样的变化实属正常，她说完



后，朱利奥用十分缓慢的语调对她说：

"您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您没有在花园里接见我，您没有跪倒在我的面前，就像我们听到卡维峰上传来的万福马利亚的钟声之后您所做的那样。您的誓言，您就尽量忘掉；而我，什么也不会忘记；愿上帝保佑您！"

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有栅栏的窗口，虽说他本可在窗边待上一个小时左右。这次朝思暮想的见面，他会主动缩短时间，但在片刻之前，又有谁会说此话！这牺牲使他有撕心之痛，但他心里在想，如果他不让她感到内疚，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答她的礼貌，他得到的很可能是埃莱娜的蔑视。

天亮以前，他走出隐修院。他立刻骑上马，并对士兵下达命令，要他们在卡斯特罗等他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时绝望至极。他先向罗马驶去。

"什么！我要离开她！"他每走一步都这样想，"什么！我们已相互视同陌路！哦！法比奥！你的大仇已报！"

他看到他在路上遇到的人们，心里更加气愤；他骑马穿过田野，驰向荒凉的海岸。他遇到平静的农民，羡慕他们的命运，当他不再因这些农民而心神不定时，他才感到呼吸顺畅：这荒野的景色，跟他的绝望十分合拍，使他怒气顿消；于是，他开始心平气和地考虑自己悲伤的命运。

"在我这样的年龄，"他心里想，"我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爱另一个女人！"

有了这伤心的想法，他感到自己的绝望倍增；他看得极其清楚，这世上适合他的女人只有一个。他想到，他要是敢对埃莱娜之外的另一个女人说出"爱"这个字，会感到何等的痛苦：这想法使他有撕心之痛。

他于是苦笑起来，心里想：

"我现在就像阿里奥斯托笔下的那些英雄，他们独自漫游在荒凉之地，是因为要忘记他们刚才所见，他们不忠实的情妇投入另一个骑士的怀抱……不过她并没有这样的过错。"他狂笑之后，泪流满面，又想："她虽然不忠，但并未去爱另一个男人。这活泼、纯洁的心灵迷失了方向，是因为别人把我说得残酷无情；也许别人的故事，使她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即我拿起武器参加那次不幸的战斗，只是因为心里想要找到机会，希望杀死她的哥哥。有人会说得更加难听：他们会说我用心险恶，说她

哥哥死后,她就成为巨额财产的惟一继承者……而我却干了蠢事,在整整两个星期里,听凭我的敌人对她迷惑!应该承认,我非常不幸,上天也剥夺了我的理智,使我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我这个人十分可怜,也十分可鄙!我的生命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对我自己和其他人都是如此。"

正在这时,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灵光闪现,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的马走在海岸边上,马脚有时被海浪打湿;他就想把马赶到海里,并以此结束自己的可怕命运。世上惟一曾使他感受到幸福之人,现在抛弃了他,他今后又能怎么做呢?突然,一个想法使他止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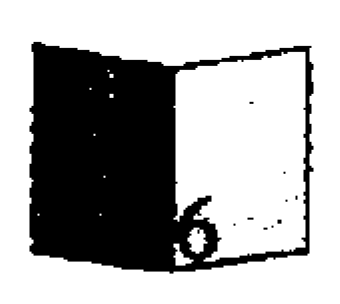
"我现在的痛苦,"他心里想,"同我可怜的生命结束时将会感到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到那时,埃莱娜对我的态度就不仅仅是现在这样的冷淡;我将看到她待在情敌的怀抱里,这情敌将会是罗马的一个年轻贵人,富裕并受人尊敬;为了使我心如刀割,那些魔鬼将会寻找最为残酷的形象,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即使在我死后,我也不会忘记埃莱娜;而且,我对她的热烈爱情还会倍增,因为这是上帝惩罚我将要犯下的罪孽,而使用的最为可靠的办法。"

为了最终驱除这邪念,朱利奥开始虔诚地诵读万福马利亚。过去,他是听到万福马利亚的晨钟,听到这献给圣母的祈祷,才被吸引住,才作出宽厚的行为,他现在把这一行为看作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是,出于尊敬的缘故,他不敢想得更多,不敢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

"既然我在圣母的启示下,犯下这致命的错误,她难道就不应该用她那无限正义的力量,制造一次机会,把幸福交还给我?"

圣母正义的想法,渐渐消除了他的绝望。他抬起头来,看到自己前面,在阿尔巴诺和森林后面,是那深绿色树木覆盖的卡维峰,以及神圣的隐修院,隐修院里响起的万福马利亚的晨钟,使他做了那件他现在称为他可耻地上当的事情。这圣地未曾预料的一面,使他感到宽慰。

"不,"他大声说道,"圣母不会把我抛弃。如果埃莱娜是我的妻子,她对我的爱允许我这样叫她,我男人的尊严也要我这样叫她,如果这样,她听到她哥哥去世的情况,就会想到我跟她的关系。她就会想,在这不幸的偶然事件发生之前,她早就属于我了,这偶然事件,使我在战



场上同法比奥兵戎相见。他比我大两岁;他武艺比我高强,而且更加勇敢,更为强壮。有上千条理由可以向我妻子证明,挑起这场战斗的并非是我。她会想起,我从未对她哥哥有丝毫的仇根,即使他曾用火枪对她开了一枪。我想起我从罗马回来以后我们第一次幽会之时,我对她说:'你要他怎么办呢?是名誉要他这么做的;我不能责怪你的哥哥!'”

朱利奥笃信圣母,又产生希望,他策马疾驰,在几小时内到达他部队的营地。他看到士兵们拿起武器:他们通过卡辛山,朝那不勒斯到罗马的大路走去。年轻的队长换了匹马,同士兵们一起前进。他们那天没有打仗。朱利奥没有问行军的原因,这对他并不重要。他来到士兵们面前,他命运的全新景象在他前面展现。

“我真是个傻瓜,”他心里想,“我错在不该离开卡斯特罗;埃莱娜也许并不像我生气时认为的那样有罪。不,她不可能不再属于我,这心灵极其天真、纯洁,我看到她恋情初现!她对我的爱情,热烈而又真诚!她不是十多次跟我提出,要跟我这个穷光蛋一起出走,去请卡维峰的一名修士替我们证婚?在卡斯特罗,我首先应设法跟她再次见面,和她说清理由。确实,热烈的爱情使我像孩子那样不能专心思考!上帝!让我有个朋友,给我出点主意!要进行同一种尝试,一开始我觉得非常不好,过了两分钟却又觉得非常之好!”

那天晚上,部队离开大路回到森林,朱利奥来到亲王面前,向亲王询问:他是否还能在他知道的那个地方再待几天?

“你给我滚蛋!”法布里齐奥对他叫道,“你以为现在是我管这种儿戏的时候?”

一小时后,朱利奥再次出发去卡斯特罗。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士兵;但他不知道在高傲地离她而去之后,他该如何给她写信。他的第一封信只有下面这句话:“明天夜里,是否愿意见我?”

可以来,这就是回答。

朱利奥走后,埃莱娜觉得自己永远被人抛弃。于是,她觉得这如此不幸而又可怜的年轻人的话十分有理:她是他的妻子,虽说他后来在战场上跟她哥哥不幸相遇。

这一次,朱利奥受到的接待并非是客气的话语,这种客气在第一次见面时使他感到残忍至极。其实,埃莱娜仍出现在她那有栅栏的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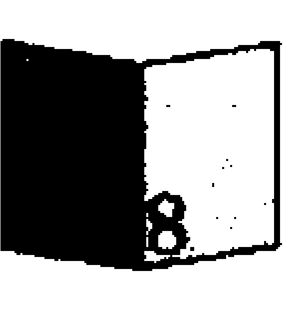
后面;但她浑身颤抖,朱利奥说话的语调十分矜持,其言辞[1]几乎是对陌生的女人说话时使用的那种,这次轮到埃莱娜感到,在甜言蜜语的言辞之后,取而代之的却是这种酷似官腔的话语,实在是残忍至极。朱利奥特别害怕埃莱娜从心里说出什么冷言冷语,使他感到撕心般的难受,所以就采用律师的语调,以证明在钱皮村的不幸战斗之前,埃莱娜早已是他的妻子。埃莱娜让他说下去,因为如果她不用简单的言辞对他回答,她担心自己会流出眼泪。最后,她感到自己即将露出真情,就请她男友第二天再来。那天夜里,是盛大节日的前夕,晨经早早唱起,他们的相会可能被人发现。朱利奥考虑问题如同情人,他走出花园,心里沉思;他无法肯定,他受到的接待是好是坏;另外,他跟士兵们谈话后想到的武力解决办法,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心里想:

“有朝一日,也许得把埃莱娜劫走。”

于是,他开始研究用武力强行进入花园的办法。由于隐修院十分富裕,是被人勒索的合适对象,所以它雇用了大批仆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老兵,住在类似兵营的屋子里,这屋子装有栅栏的窗户朝向狭窄的通道,通道从开在八丈多高的黑墙中央的外门,通往由传达修女看守的内门。这狭窄通道的左边是营房,右边是高达三丈的花园围墙。修道院的正面对着广场,是一堵年久发黑的厚墙,墙上只开有外门和惟一的小窗,士兵们可以从小窗看到外面的情况。这黑色的高墙只开有一扇门,门用一条条宽铁皮加固,并钉有大铁钉,另开一扇小窗,高四尺,宽一尺五寸,高墙的阴沉可见一斑。

我们跟原作者不同,对朱利奥经埃莱娜的同意而和她进行的一次次谈话,不作冗长的叙述。两个情人见面时说话的语调,又变得亲密无间,就像以前在阿尔巴诺的花园里那样;只是埃莱娜一直不愿意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一天夜里,朱利奥看到她忧心忡忡:她母亲从罗马来看她,要在隐修院里住上几天。她母亲十分温柔,总是对她女儿的爱情非常体谅,而女儿不得不骗她,因此感到十分内疚;但她又怎么敢对母亲说,她接见的情人,就是使她母亲失去儿子的男人。最后,埃莱娜对朱

[1] 在意大利,说话用 tu(你)、voi(您)或 lei(她)来称呼,说明亲密程度不同。tu 是拉丁文遗留下来,不如我们这里的分量重。——作者注



利奥坦白承认，待她这么好的母亲，一直在以某种方式对她询问，她将没有勇气用谎话来回答母亲。朱利奥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的命运取决于坎皮雷亚利夫人可能会偶然听到的片言只语。第二天夜里，他神情坚决，这样说道：

“明天，我会来得早点，我会弄掉这栅栏上的一根铁杆，您就可以来到这下面的花园，我把您带到城里的一座教堂，那里有个对我忠心耿耿的教士，会给我们证婚。在天亮之前，您将回到这花园。您一旦做了我的妻子，我就不必再担惊受怕，如果您母亲要我赎罪，为的是我们都感到万分遗憾的不幸事件，那么，我什么条件都会答应，即使要我在几个月里不能见您一面。”

埃莱娜听到这个建议，显出惊讶的样子，朱利奥就补充道：

“亲王要把我召回；荣誉和各种理由迫使我离开这里。只有我的建议，才能保证我们的未来；如果您不同意，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永远分离。我走时，将带走对我过失的后悔。我相信您的誓言，但您却违背最最神圣的誓言，我相信，时间长了，因您的轻率而产生的正当蔑视，将会使我医好爱情带来的创伤，这爱情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幸，时间已经太长。”

埃莱娜哭得像泪人一般。

“天哪！”她哭着大声说道，“这对我母亲来说，是多么可怕！”

她最后同意他对她提出的建议。

“但是，”她补充道，“我们在去那里或回来的路上，会被别人看到；您想想将会出现的纷纷议论，您想想我母亲将会处境艰难；我们等她走后再去，她过几天就要回去。”

“您是想让我怀疑，在我看来是最为神圣的事情：我对您的话的信任。明天晚上，我们就结婚，或者现在就是我们进坟墓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可怜的埃莱娜，只能用眼泪来回答；她心如刀割，主要是因为朱利奥说话的语气坚决而残忍。她难道真的应该被他蔑视？这难道真是过去听话、温柔的情人！最后，她同意了他对她下达的命令。朱利奥走了。从这时起，埃莱娜在痛苦万分的焦虑中等待着第二天夜晚的降临。她如果准备去死，也不会这样痛苦；她会想起朱利奥的爱情和她母亲的

慈爱，并从中得到勇气。这夜晚的剩余时间，是在决心的种种残酷改变中度过。有些时候，她真想把一切都告诉母亲。第二天，她来到母亲面前，脸色极为苍白，使母亲忘记了自己种种合理的决定，扑倒在女儿的怀里，大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天哪！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你即将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拿起一把匕首，刺进我的心里，那么，你让我受到的痛苦，还不如你现在对我保持的这种沉默难受。”

在埃莱娜的眼里，她母亲显然极其温柔，她也看得十分清楚，她母亲并没有夸大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在表达感情时加以克制，她终于心软；她跪倒在母亲面前。她母亲想要知道，这可怕的秘密会是什么，就大声责备埃莱娜想要躲着她，于是，埃莱娜回答说，第二天和接下来的日子，她都会陪伴在母亲身边，但她请母亲别再多问。

这句泄露隐情的话说出来后，很快就把秘密全部说出。坎皮雷亚利夫人害怕地得知，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就在近旁。但这痛苦之后，却是极其高兴。当她得知她女儿谨守妇道，她的高兴又有谁能想象？

这位谨慎的母亲，立刻改变自己的全部计划；她认为，对一个跟她毫不相干的男子，她可以使用诡计。埃莱娜的心已被撕碎，是因为这最为残酷的激情：她说出隐情，可说是毫无保留；这痛苦难忍的心灵，需要发泄。坎皮雷亚利夫人现在觉得，她什么事都可以去做，就想出了一长串理由，在这里转述会占据过长的篇幅。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向她可怜的女儿证明，秘密结婚，在女人的一生中总是污点，与其这样，她不如堂而皇之地公开结婚，只要她把委身于如此慷慨的情人的行为，推迟一个星期就行。

坎皮雷亚利夫人即将前往罗马；她要告诉丈夫的是，在不幸的钱皮村战斗之前，埃莱娜早已嫁给朱利奥。婚礼是在那天夜里举行，在那天夜里，她乔装打扮成修士，在湖边跟她的父兄迎面相遇，就是在岩石里开出的那条小道之上，小道的一边是嘉布遣会隐修院的围墙。那天，母亲整天都设法跟女儿待在一起，到了傍晚，埃莱娜终于给情人写了封幼稚的信，但在我们看来却十分感人，她在信里对他说了使她心碎的战斗。她最后说要跪下来请求他，请他把婚礼推迟一个星期。她接着写道：“我给你写这封信时，我母亲的一位信使在一旁等候，我感到我最大

的错误，是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觉得看到你在生气，你的眼睛在憎恨地望着我；我的心被撕碎，是因为最痛苦的悔恨。你会说我的性格非常软弱，非常胆怯，非常卑劣；这点我要向你承认，我亲爱的天使。但你要设想一下这种景象：我母亲哭得像泪人一样，几乎要跪倒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就不能不对她说，有某种原因使我无法答应她的要求；一旦我心里一软，说出了这句不谨慎的话，我就不知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此时此刻，我已没有办法不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全都说出来。我只记得，我感到自己软弱无力，需要想出一个主意。我希望能在母亲的话中找到这个主意……我那时已全然忘记，我的朋友，这位如此可爱的母亲，有着与你完全不同的利益。我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义务，就是服从于你，显然我无法感受真正的爱情，据说这种爱情能经受任何考验。瞧不起我吧，我的朱利奥；但以上帝的名义，你不要不爱我。你如果愿意，就把我劫走，但你要还我公道，那就是如果我母亲不在那隐修院里，即使要冒最可怕的危险，即使要蒙受耻辱，总之，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服从你的命令。但这位母亲是如此之好！她才德兼备！她如此宽厚！你想想我对你说过的事；当我父亲来我房间检查时，她抢救了我当时无法藏匿的你的信件；后来，在危险过去之后，她把这些信还给了我，却不想看信，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总之，在我的一生之中，她对待我就像在这关键的时刻那样。你看，我是否应该爱她，但在给你写信时（要说出来真是可怕），我却感到我在恨她。她说，由于天热，她想在花园里的帐篷中过夜；我现在听到铁锤的声音，有人正在搭这个帐篷；今天夜里，我们不能见面了。我甚至担心，寄宿生的宿舍已被锁上，还有螺旋式楼梯的两扇门，也是如此，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预防措施，使我无法下来，不能来到花园里面，但我还是认为，这样做有用处，可以使你息怒。啊！要是可能的话，我真想在此刻委身于你！我真想奔向那教堂，我们应该在那里结婚！”

这封信的最后两页，都是疯疯癫癫的话语，但在其中，我却发现了热情洋溢的议论，这议论看来是从柏拉图哲学中模仿而来。在我刚译好的信中，此类优雅的言词，我已删去多句。

在万福马利亚的晚钟敲响前大约一个小时，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收到此信，感到十分惊讶；他刚刚跟教士把事情安排停当。他感到非常

气愤。

“这软弱、胆怯的女人，要把她劫走，不需要她来教我！”

他立刻出发，前往法焦拉森林。

在坎皮雷亚利夫人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她丈夫躺在床上，命在旦夕，无法为儿子报仇雪恨，慢慢朝坟墓走去。他曾大量送钱给罗马的雇佣兵，但白费力气；他们中没有一个敢袭击科隆纳亲王的一个下士（他们就是这样称呼的）；他们相信，他们这样做就会被歼灭，他们的家人也会被通通杀光。在不到一年之前，一个村庄被全部烧光，为的是给科隆纳的一个被害的士兵报仇，而村民不论男女，谁想逃到田里，就被捆住手脚，然后把他们扔到着火的房屋之中。

坎皮雷亚利夫人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大片土地；她丈夫叫她把杀手找来，但她只是表面服从：她认为女儿已同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难分难舍。根据这种设想，她心里在想，朱利奥应该加入西班牙军队，去参加一二次战役，当时西班牙军队正在跟弗朗德尔的叛军作战。如果他没有战死疆场，那么，她认为这是上帝不反对这婚姻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把她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土地送给女儿；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就用其中一块土地的地名作为他的姓氏，并同妻子一起去西班牙住上几年。经过所有这些考验之后，她也许有勇气跟他见面。但是，一切都因女儿说出隐情而改变；这婚姻已不再必要；而且，在埃莱娜给情人写我们译出的这封信时，坎皮雷亚利夫人则给佩斯卡拉和基耶蒂写信，吩咐她的佃农把可靠的打手派到卡斯特罗来。她没有向他们隐瞒，这是为了给她被杀的儿子法比奥，即他们的少东家报仇。送这两封信的信使，在天黑前动身。

五

但是，到了第三天，朱利奥返回卡斯特罗，带来八名士兵，这些士兵愿意跟他来此，并且不顾亲王会勃然大怒，对于他们要干的这类事情，亲王曾几次用死刑来加以严惩。朱利奥有五个士兵在卡斯特罗，这次又带来八名；但是，十四个人不管如何勇敢，要干他这件事情，在他看来仍然人手不足，因为隐修院如同堡垒一样坚固。

问题在于，进第一道门，是用武力还是用计谋；随后，还得经过一条长达五十多步的通道。左边，如前文所说，有一幢类似营房的屋子，窗子都装有栅栏，修女们在那里安排了三十至四十名以前当过兵的仆人。警报一响，那些窗子里就会立即朝外面猛烈射击。

当时的院长，是个有头脑的女人，她害怕受到袭击，袭击会来自奥尔西尼家族的大小头目、科隆纳亲王、马尔科·夏拉以及附近的许多土皇帝。八百名果敢的士兵，可以出其不意地占领卡斯特罗这样的小城，如果他们认为隐修院里遍地黄金，如何能抵挡住他们的袭击？

通常，在卡斯特罗圣母往见会隐修院，在通往第二道门的那条通道左侧的营房里，有十五至二十名雇佣兵；在通道右侧，有一堵无法穿透的高墙；通道的另一头是一扇铁门，进门便是有柱子的门厅；出了门厅是隐修院的大院，右边则是花园。这铁门由一名传达修女看守。

朱利奥率领八名士兵，来到离卡斯特罗十二公里远的地方，他在一家偏僻的客栈停留，消磨这几小时炎热的时光。在那里他才宣布自己的计划；然后，他在客栈院子的沙地之上，画出他即将进攻的隐修院平面图。

"晚上九点，"他对士兵们说道，"我们在城外吃饭；午夜十二点进城；我们去找你们的五个同伴，他们在隐修院附近等我们。他们中的一个骑在马上，装作是从罗马来的信使，来叫坎皮雷亚利夫人回到她丈夫身边，她丈夫已奄奄一息。我们设法悄悄地进入隐修院的第一道门，那是在营房中间。"他指着沙地上的图说道，"如果在第一道门就开始战斗，修女们的雇佣兵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火枪朝我们射击，那时我们挤在隐修院前面的那块小小的地方，或者正穿过从第一道门到第二道门的狭窄通道。这第二道门是铁门，但我有开门的钥匙。

"不错，有两根粗大的铁杆或铁夹，一头系在墙上，把它们合在一起，两个门扇就无法开启。但这两根铁杆太重，传达修女无法移动，所以我从未看到它们合在一起；我进入这铁门已经有十多次。我希望今天夜里也能毫不费力地进去。你们觉得我在隐修院里有内应；我的目的是劫走一个女寄宿生，而不是劫走一个修女；我们要到迫不得已之时才能使用武器。如果我们在到达这第二道铁门之前就开始战斗，传达修女一定会把两个七十岁的老园丁叫来，他们住在隐修院里面，来后就

会把我刚才对你们说的那两根铁杆合在一起。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倒霉事情，要进入这道门就一定要拆墙，这要花费我们十分钟的时间；但不管怎样，我会第一个冲向这道门。有一个园丁被我收买；但是，正如你们认为的那样，我没有对他谈起劫持的计划。进了这第二道门，就向右转，来到花园；一旦进入花园，战斗立即开始，见到谁就得把谁杀死。当然，你们只用剑和匕首，只要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全城，我们出去时就会受到袭击。我跟你们这十三个人，不一定能顺利穿过这座小小的堡垒：当然，也没有人敢来到街上；但是，好几个市民备有火枪，他们会在窗口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沿着房屋的墙边走，这事我顺便说一下。一旦进入隐修院的花园，你们只要看到有人过来，就低声对他说：请离开，他要是不听，你们就用匕首把他杀死。我从花园的小门进入上面的隐修院，你们之中在我身边的人也一同进去，三分钟后我就下来，带着一二个女人，我们用手抱着她们，不让她们走路。我们立刻迅速走出隐修院，并离开这城市。我将在城门口留下你们中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要每隔一分钟打一次枪，一共要打二十来次枪，以吓唬市民，不让他们接近。”

朱利奥把这话说了两遍。

“你们听懂了吗？”他对士兵们问道，“那门厅里会一片漆黑；右边是花园，左边是院子；你们不要搞错。”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士兵们大声说道。

然后，他们都去喝酒；下士没跟他们一起去，他要求和队长谈话。

“大人的计划，”他对队长说道，“十分简单。我一生中已有两次攻入隐修院，这一次将是第三次；但我们人数太少。如果敌人非要我们拆除支撑两根铁杆的墙壁，那么就必须想到，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营房里的雇佣兵们决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用火枪打死您的七八个士兵，我们抢来的女人，又会被他们抢回去。在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隐修院里，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杀死了我们五个人，我们杀死了他们八个；但队长没有抢到那个女人。我对大人有两点建议：在我们所在的客栈附近，我认识四个农民，他们曾在夏拉麾下勇敢效力，为得到一枚西昆金币，他们可以像雄狮一般通宵达旦地战斗。也许他们会偷窃隐修院的银器；这跟您毫无关系，犯罪的可是他们；您雇用他们，是为了劫走

一个女人，就是这样。我第二个建议是：乌戈纳是个有教养的孩子，十分机灵；他在做医生时，杀死了自己的姐夫，进入了 machia（森林）。你可以在天黑前一个小时，让他去隐修院门口；他要求做工作，会得到同意，就进入卫队；他可以把修女的仆人们灌醉；另外，他还可以把他们火枪的火绳弄湿。”

不幸的是，朱利奥接受了下士的建议。下士走时，又说道：

“我们攻打隐修院，要受到逐出教会的严重处分，另外，这座隐修院处于圣母的直接保护之下……”

“您的话我已听懂！”朱利奥大声说道，仿佛被这话唤醒，“您跟我待在一起。”

下士把门关上，回来跟朱利奥一起数着念珠祷告。这祷告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夜里，大家重新上路。

晚上十一点左右，朱利奥独自进入卡斯特罗，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他回到城外来接他的士兵。他带领八名士兵进城，三个全副武装的农民前来会合，他让他们跟他在城里的五个士兵待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这十六个勇士的头领；其中两人化装成仆人，身穿黑布长袍，罩在他们的 giacco（锁子甲）外面，他们的便帽上没有羽饰。

午夜十二点半，朱利奥打扮成信使的模样，骑马疾驰来到隐修院门前，发出很大的响声，并叫里面立即开门，声称自己是红衣主教派来的信使。他高兴地看到，在第一道门旁边的小窗子里回答他的那些士兵，几乎已喝得烂醉。按照规定，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一个士兵把这名字交给传达修女，这修女有第二道门的钥匙，遇到要事，就去叫醒院长。等了漫长的三刻钟之后才有回音；在这段时间里，朱利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自己的部下保持安静：有几个市民甚至害怕地打开窗子，这时，院长表示同意的回答终于送到。朱利奥进入警卫室，是从小窗子里放下的一个五六尺长的梯子上爬上去的，因为隐修院的雇佣兵懒得去开大门；他爬了上去，后面跟着两个化装成仆人的士兵。他从窗子跳到室内，跟乌戈纳目光相遇；警卫室里人都已被他灌醉。朱利奥对警卫室的头头说，坎皮雷亚利府的三个仆人，被他武装成士兵，作为他路上的护卫，他们已买到优质烧酒，现在想要上来，因为待在下面觉得无聊；这得到警卫队的一致同意。他则由两名士兵陪同，从警卫室的

楼梯下去来到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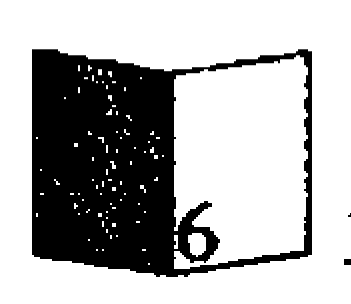
“你设法打开大门。”他对乌戈纳说道。

他自己则不慌不忙地走到那扇铁门。他在那里看到善良的传达修女，修女对他说，现在时间已过午夜十二点，如果他要进隐修院，院长必须写信告诉主教；因此她请他把快信交给院长派来取信的一名小修女。对此，朱利奥回答说，由于坎皮雷亚利贵人出人意料地病危，在忙乱中他只拿到医生的一份证明，他要把详细情况亲口告诉病人的妻子和女儿，如果这两位女士仍在隐修院里，如不在，则要告诉院长女士。传达修女去传达此话。门口只留下院长派来的小修女。朱利奥一面跟她说话，一面跟她玩耍，把手从门的粗铁条之间伸进去，他一面笑着，一面想要把门打开。小修女非常怕羞，觉得害怕，对这种玩笑感到十分不快；这时，朱利奥看到已浪费很多时间，就冒失地把一把西昆金币送给她，请她开门，并说他已等得实在太累。历史学家说，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他行动应该用铁制的兵器，而不应该用金制的硬币，但他并没有在心里感到这点；最容易做到的事，是把小修女一把抓住，她在门的里面，离他还不到一步之远。看到给她的金币，小修女顿时惊慌起来。她后来说，从朱利奥对她说话的方式，她就清楚地看出对方不是普通的信使。她心里想，他是我们一个修女的情人，是为幽会而来，而她则是虔诚的女子。她感到恐惧，就用力摇动挂在大院子里的一个小铃的绳子，铃声立刻响起，就是死人也会被惊醒。

“战斗开始，”朱利奥对手下的士兵说道：“你们小心！”

他拿出钥匙，把手从铁条之间伸了进去，把门打开，这使小修女感到绝望，她跪倒在地，开始背诵万福马利亚，一面大叫对方渎圣。在这时，朱利奥应该不让这小修女喊叫，但他没有勇气；是他的一个士兵把她抓住，用手捂住她的嘴。

与此同时，朱利奥听到他后面的通道里一声枪响。乌戈纳已把大门打开；其余的士兵悄悄进来，这时，警卫室的一个雇佣兵，喝得没有其他人那样醉，他走近一个装有栅栏的窗，惊讶地看到通道里这么多人，就骂着不准他们往前走。这些人不应该回答，而应继续朝铁门走去；走在前面的士兵这样做了，但走在最后的那个，是下午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用手枪对着在窗口说话的隐修院雇佣兵开了一枪，将他击毙。这一



枪在半夜里响起，再加上喝醉的那些警卫看到同伴倒下而发出的叫声，把隐修院的士兵们吵醒，他们在睡觉前没有喝乌戈纳的酒。八至十名隐修院雇佣兵，光着上身冲进通道，开始狠狠地攻击布兰奇福尔泰的士兵。

前文中已经说过，这声音响起时，朱利奥刚刚打开铁门。他带领两名士兵，急忙跑到花园，朝寄宿生楼梯的小门奔去；但迎接他的是五六声手枪的枪声。他的两个士兵应声倒下，他的右臂中了一弹。这些手枪子弹，是坎皮雷亚利夫人手下的人射出的，他们根据她的命令，夜里在花园里守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她得到了主教的准许。朱利奥独自朝小门跑去，这小门他十分熟悉，从花园通往寄宿生的楼梯。他拼命摇门，但门已被牢牢关住。他寻找自己的士兵，但他们没有回答，因为已被打死；他在黑暗中遇到坎皮雷亚利的三个仆人，就用匕首进行自卫。

他跑到门厅，朝铁门跑去，以叫唤他的士兵。他看到铁门已被关上：两根沉重的铁杆已被老园丁合在一起，并上了挂锁，园丁是被小修女的铃声叫醒。

“我的退路已被切断。”朱利奥心里想道。

他这话是说给他的士兵们听的；他想用剑把其中一把挂锁撬开，但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他就能拿掉其中一根铁杆，把一个门扉打开。他的剑断在锁环之中；与此同时，他肩上被来自花园的一个仆人刺伤；他转过身去，背靠铁门，感到有好几个人对他攻击。他用匕首进行自卫；幸好当时一片漆黑，几乎所有的剑都刺在他的锁子甲上。他膝盖受伤，十分疼痛；他朝一个人冲了过去，此人想用剑刺他，冲刺得过远，他用匕首刺中此人的脸，将其杀死，并幸运地夺到此人的剑。于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他站到门的左边，即靠院子那边。他的士兵们已经赶到，用手枪朝铁门里开了五六枪，把那些仆人吓跑。在这门厅里面，只有靠开枪发出的火光，才能看得清楚。

“你们别朝我这边开枪！”朱利奥对他的士兵们叫道。

“您现在就像被关进老鼠笼子。”下士见他在门的里面，十分冷静地对他说道，“我们有三个人被打死。我们来拆掉您对面的那个门柱；您不要过来，子弹会落到我们身上；看来花园里有敌人？”

“是坎皮雷亚利的混蛋仆人。”朱利奥说道。

他还在对下士说话，只见手枪子弹朝有声音的地方射来，是在前厅通往花园的那个部位开的枪，朝着他们射击。朱利奥躲到传达修女的门房里，门房位于进门之后的左边；他十分高兴的是，在里面看到一盏几乎无法发现的灯，在圣母像前点燃；他拿起灯时小心翼翼，不让它熄灭；他难受地发现自己在发抖。他看了看膝盖上的伤，觉得很痛；血从伤口大量流出。

他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有个女人晕倒在木制扶手椅上，并认出她是埃莱娜的心腹丫环小玛丽埃塔；他用力摇她。

"什么！朱利奥贵人，"她哭着大声说道，"您想杀死您的朋友玛丽埃塔？"

"完全相反；你对埃莱娜说，我打扰了她的休息，请她原谅，并让她记住卡维峰的万福马利亚。这是一束花，是我在她阿尔巴诺的花园里采的；但现在花上有点血；你把花给她之前，要把上面的血洗掉。"

这时，他听到通道里传来的火枪声；修女的雇佣兵在攻击他的士兵。

"你告诉我，小门的钥匙在哪里？"他对玛丽埃塔问道。

"小门的钥匙我没有看到；但这钥匙是开挡住大门的铁杆的挂锁的。您开了锁就能出去。"

朱利奥拿了钥匙，跑出门房。

"你们不用再拆墙了，"他对士兵们说道，"我终于找到了大门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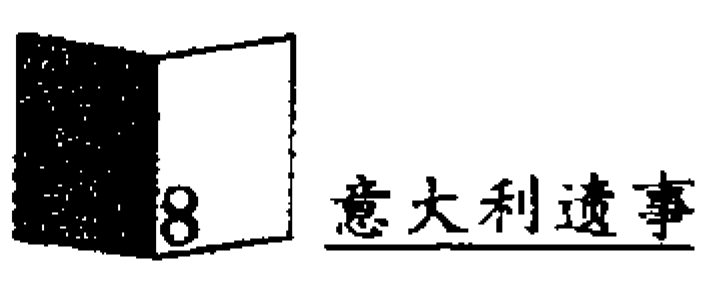
一时间寂静无声，只有他在用一把小钥匙开锁；他拿错了钥匙，就换了一把，终于把挂锁打开；但正当他抬起铁杆时，一颗手枪子弹从近在咫尺的地方打在他的右臂里。他立刻感到这手臂不听使唤。

"把铁杆抬起。"他对他的士兵们叫道。

这话他并不需要对他们说。

凭着手枪的火光，他们看到了铁杆弯曲的一头，已有一半出了系在门上的铁环。三四只有力的手立刻抬起铁杆；当铁杆的一头完全出了铁环之后，他们就让铁杆掉落下去。这时，已能微微打开一扇门扉；下士进了门，对朱利奥低声说道：

"现在已无事可做，我们中没受伤的只有三四个人，有五个已经死



了。”

“我流了血，”朱利奥接着说道，“我感到我要晕过去了；您叫他们把我抬走。”

朱利奥正在对勇敢的下士说话，警卫队的士兵用火枪开了三四枪，下士中弹倒下。幸好乌戈纳听到了朱利奥下达的命令，他叫了两个士兵的名字，那两人立即把队长抬走。他没有晕过去，命令他们把他抬到花园里的小门那边，两个士兵听到这命令就骂了起来，不过他们仍然服从。

“谁打开这门，就给他一百西昆！”朱利奥大声说道。

但是，这三个人虽然拼命地拉，仍然无法把门打开。一个老园丁站在三楼的窗口，用手枪向他们开了好几枪，为他们照亮了道路。

他们无法把门打开，朱利奥却完全晕了过去；乌戈纳叫士兵们尽快把队长抬走。而他则进入传达修女的门房，把小玛丽埃塔推到门外，用可怕的声音叫她逃走，并永远不要说出她认出的人是谁。他把床上的麦秸拉出，砸坏几把椅子，在屋里把火点燃。他见火已烧着，不顾隐修院的雇佣兵用火枪打来的子弹，拔腿就跑。

他跑到离圣母往见会隐修院一百五十多步远的地方，才找到队长，见队长完全晕了过去，被跑得飞快的士兵抬着。几分钟后，他们出了城门，乌戈纳叫大家停下：同他在一起的只有四名士兵；他派两名士兵回城，命令他们每隔五分钟开一次枪。

“你们设法把受伤的兄弟找回来，”他对他们说道，“你们在天亮以前出城；我们将沿着红十字架小路走。你们要是能在什么地方放火，可别错过机会。”

朱利奥恢复知觉时，他们已到达离城十二公里的地方，太阳已在地平线上高高升起。乌戈纳对他作了汇报。

“现在您的队伍只有五人，其中三人受伤。两个农民没有死，每人得到两个西昆的赏钱，现已逃走；我已派两个没有受伤的士兵去附近的镇里请一位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是个老头，浑身颤抖，很快骑着一头漂亮的驴子来了；得要用烧掉他的屋子来威胁他，才能把他请来。他非常害怕，所以需要让他喝点烧酒，他才能工作。最后他开始动手术；他对朱利奥说，他的伤

并不严重。

"膝盖上的伤并不危险。"他补充道,"但如果您在两三个星期内不是绝对休息,这伤会使您终生走路一瘸一拐。"

外科医生给受伤的士兵进行了包扎。乌戈纳给朱利奥使了个眼色;他们给外科医生两个西昆,外科医生则是连声道谢;然后,他们借口感谢他,给他灌了大量烧酒,使他最终沉睡不醒。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把他抬到附近的田里,用纸包好四个西昆,放在他的口袋里:这是买他驴子的钱,他们让朱利奥和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骑在上面。这天最热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池塘边上的古代遗址里度过;他们走了一夜,不穿过那些村庄,不过这条大路上的村庄也很少,最后在第三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被士兵们抬着的朱利奥,在法焦拉森林中央醒来,那里有烧炭人的棚屋,即他的总部。

六

这次战斗的第二天,圣母往见会隐修院的修女们害怕地发现九具尸体,在花园里有,在从外门到铁栅栏的通道里也有;她们的雇佣兵中有八人受伤。隐修院里从未如此害怕过:她们有时也听到过在广场上射击的火枪声,但从未听到这样多的枪声,而且在花园里放,在建筑物里面放,在修女们窗子下面放。这事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隐修院里是一片混乱。如果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有一个修女或女寄宿生作为内应,他就会成功:只要有人为他打开通往花园的许多门中的一扇就足够;但是,朱利奥对他所说的年轻的埃莱娜违背誓言这件事极其愤怒,就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如果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某个人,而此人又去告诉埃莱娜,那么,他就会失败。然而,只要对小玛丽埃塔透露一点情况,他就会取得成功:她会打开通往花园的一扇门,而隐修院的宿舍里只要有一个男人出现,同时听到外面响起可怕的火枪声,大家就会对这个男人惟命是听。听到第一声枪响,埃莱娜就已浑身发抖,担心自己情人的性命,心里只想跟他逃走。

小玛丽埃塔对她说出朱利奥膝盖受了重伤,并看到他伤口流出很多鲜血,这时,她的绝望又如何能描述?埃莱娜恨自己胆怯和懦弱:

“我当时软弱，把事情告诉了母亲，朱利奥因此而流血；在这壮烈的袭击之中，他凭勇气什么事都敢做，可能会丧命。”

雇佣兵们被请进会客室，因为修女们想要听他们叙说当时的情况，他们对修女们说，他们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勇敢的人，他们说的是一个青年，打扮成信使，是进攻的强盗们的首领。所有的修女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的叙述，可以想象，埃莱娜在询问这些雇佣兵时是何等激动，她问的是这年轻的强盗首领的详细情况。雇佣兵和老园丁是十分公正的见证，她请他们作了长时间的叙述，听完之后，她觉得自己已不爱母亲。在战斗前夕，这对母女还相互钟爱，可现在，她们却有了言词激烈的对话；坎皮雷亚利夫人看到埃莱娜一直戴着的一束花上有血迹，感到十分不快。

“这些花上有血污，应该扔掉。”

“这是我让人流出的高贵鲜血，他流了血，是因为我一时软弱，把事情告诉了您。”

“您还在喜欢杀死您哥哥的凶手？”

“我喜欢我的丈夫，我终生不幸的是，他受到了我哥哥的攻击。”

说完这话之后，坎皮雷亚利夫人和她女儿在三天内没有说过一句话，夫人在隐修院里又住了三天。

夫人走后第二天，埃莱娜逃了出去，是利用隐修院两道门旁边的混乱，当时这两道门有大量泥水匠进来，泥水匠被带到花园，在那里建造新的防御工事。小玛丽埃塔和她打扮成工人模样。但是，市民们对各个城门严加看守。埃莱娜要出城相当困难。最后，那个小商人，就是把布兰奇福尔泰的信送交给她的那个，同意把她当作女儿，并把她送到阿尔巴诺。埃莱娜在她奶妈家躲了起来，她曾给奶妈不少钱，让奶妈开了一家小店。她到了那里，立即给布兰奇福尔泰写信，奶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人，此人虽然不知道科隆纳士兵的口令，却愿意冒险前往法焦拉森林。

三天之后，埃莱娜派去的信使回来时神色惊恐；首先，他无法找到布兰奇福尔泰，就不断提出问题，打听年轻队长的情况，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他只好逃了回来。

“不用怀疑，可怜的朱利奥死了，”埃莱娜心里想，“是我把他害死！

这应该是我不幸心软和胆怯的结果；他本该爱一个坚强的女人，如科隆纳亲王的某个队长的女儿。”

奶妈以为埃莱娜快要死了。她上山来到嘉布遣会隐修院，即在岩石里开出的小路旁边，在小路上，法比奥和父亲曾在夜里遇到两个情人。奶妈跟她的听神工修士谈了很长时间，并在得到保守秘密的保证之后，向修士说出年轻的埃莱娜·德·坎皮雷亚利想去找她的丈夫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并说她准备献给隐修院的教堂一盏银灯，价值一百个西班牙皮阿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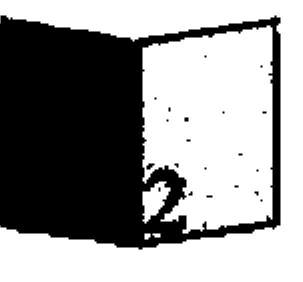
“一百个皮阿斯特！”修士生气地说道，“我们要是受到坎皮雷亚利贵人的憎恨，我们的隐修院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上次给我们的，不是一百皮阿斯特，而是一千，另外还有蜡烛，而我们只是去钱皮村战场抬回他儿子的尸体。”

为了对隐修院表示敬意，我们应该说出的是，有两位年长的修士，得知年轻的埃莱娜的真实情况，就下山来到阿尔巴诺看她，首先想把她带到她的府邸，不管她愿意与否：他们知道自己会得到坎皮雷亚利夫人的重赏。阿尔巴诺全城都在传说，说的是埃莱娜逃走，以及她母亲答应，会重赏向她提供她女儿消息的人。但是，这两位教士见可怜的埃莱娜以为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已死，悲痛欲绝，深受感动，他们不但没有出卖她，把她躲藏的地点告诉她的母亲，而且答应把她一直护送到彼得雷拉堡垒。埃莱娜和玛丽埃塔仍然化装成工人模样，夜里步行到位于法焦拉森林里一个有泉水的地方，离阿尔巴诺有四公里远。两个修士已把骡子牵到那里，等到天亮，就前往彼得雷拉堡垒。大家知道这两个修士受到亲王的保护，所以他们在森林里遇到的士兵，都对他们必恭必敬地行礼；但跟他们同行的那两个矮小男子，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士兵们先是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们，并走到他们近前，然后哈哈大笑，并称赞修士的驴夫长得漂亮。

“你们给我闭嘴，不信教的家伙，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是根据科隆纳亲王的命令办的。”修士们一面走一面回答道。

但可怜的埃莱娜运气不佳；亲王不在彼得雷拉堡垒，他在三天之后回来，终于接见了她，但显得十分严厉。

“您为何来此，小姐？这行动考虑欠周，又有什么意义？您这个女



人多嘴多舌，结果使意大利最勇敢的勇士死了七个，这件事，任何明白事理的男人决不会对您原谅。在这个世上，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也许又是有人多嘴多舌，使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刚被宣布为犯下渎圣罪，被判要受两小时烧红的钳烙之刑，然后像犹太人那样被活活烧死，而他，却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如果不是您在胡言乱语，别人怎么会想出这可怕的谎言，怎么会知道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在攻打隐修院那天正好在卡斯特罗？我所有的士兵都会告诉您，他们那天看到他在这里，在彼得雷拉，说在黄昏时分，我派他去了韦莱特里。”

“那他还活着？”埃莱娜泪流满面，第十次大声说道。

“对您来说他已死了。”亲王接着说道，“您永远不会再见到他。我劝您回到您的卡斯特罗隐修院去；您别再犯嘴巴不紧的错误，我命令您在一小时内离开彼得雷拉。千万别告诉任何人，说您见到了我，否则的话，我自会对您进行惩罚。”

可怜的埃莱娜对这样的接见感到十分难受，这著名的亲王，朱利奥非常尊敬，她也因他爱亲王而喜爱。

不管亲王的话是什么意思，埃莱娜的这次行动并非考虑欠周。她要是早来彼得雷拉三天，原可以见到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他的膝伤使他无法行走，亲王派人把他抬到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镇阿韦扎诺。第一次听到因坎皮雷亚利贵人收买而作出的对布兰奇福尔泰的判决，宣布他犯有渎圣和侵犯隐修院罪，亲王就已知道，如果要保护布兰奇福尔泰，他就不能再依靠四分之三的士兵。这是触犯圣母之罪，每个强盗都认为自己有权得到她的保护。如果罗马有个警察，敢到法焦拉森林之中去逮捕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那么，他准会取得成功。

到了阿韦扎诺，朱利奥改名丰塔纳，把他抬去的人都守口如瓶。回到彼得雷拉后，他们悲痛地宣布朱利奥已在路上去世，从此刻起，亲王的每个士兵都知道，谁要是说出这倒霉的名字，胸口就会被匕首刺中。

因此，回到阿尔巴诺之后，埃莱娜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并花了她所有的西昆金币，派人把信送交布兰奇福尔泰，却都是白费力气。那两个年老的修士，成了她的朋友，因为据佛罗伦萨的作者说，即使你极其自私和虚伪，已是铁石心肠，极其美丽的女子仍然会对你有所影响；那两个修士对可怜的姑娘提出警告，说她想带信给布兰奇福尔泰，不会有

任何结果：科隆纳已经宣布，朱利奥已去世，那么，只有亲王同意，朱利奥才会再现人世。埃莱娜的奶妈哭着告诉她，她母亲终于发现她的藏身之处，并说已下达严格的命令，要将她押送阿尔巴诺的坎皮雷亚利府邸。埃莱娜心里明白，只要来到这府邸，就会对她严加看守，家里就能使她完全断绝跟外界的联系，而在卡斯特罗隐修院，她要收发信件，会跟修女们一样方便。另外，她下了决心，是因为在这隐修院的花园里，朱利奥为了她而流出鲜血：她能在那里看到传达修女的木制扶手椅，朱利奥曾在椅子上坐过片刻，以观看他的膝伤；在那里，他把那束沾血的花交给玛丽埃塔，那束花她一直随身带着。因此，她悲伤地回到了卡斯特罗隐修院，她的故事也可到此结束：这样对她会是件好事，对读者来说可能也是如此。确实，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高贵、宽厚的心灵逐渐堕落。文明社会的节制和谎言，将从各个方面来困扰她，并将取代始终不渝的自然激情引起的真挚行为。罗马的作者在此作了十分幼稚的议论：一个女人自找麻烦，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她自以为有能力来指导女儿的生活，女儿六岁时，她对女儿说："小姐，请把您的小领子翻直。"女儿十八岁时，她年已五十，而当女儿的聪明才智跟母亲一样并已超过之时，她已养成指手划脚的习惯，认为自己仍有权指导女儿的生活，甚至可以使用谎话。我们在下文中可以看到，埃莱娜的母亲维多利娅·卡拉法，使用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巧妙方法，却把她十分喜爱的女儿带上了绝路，还使女儿受了十二年的苦，这就是指手划脚的习惯带来的悲惨结果。

坎皮雷亚利贵人在去世前高兴地看到对布兰奇福尔泰的判决，即在罗马的主要十字路口，对他施红铁钳烙刑两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把他慢慢烧死，他的骨灰将被扔进台伯河。在佛罗伦萨的新圣母马利亚隐修院的壁画上，至今仍能看到如何对渎圣者执行这残酷的判决。在通常情况下，需要有大批警卫，才能阻止愤怒的老百姓代替刽子手执行这判决的企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圣母的密友。坎皮雷亚利贵人在临死前让人给他读了这判决，并把他位于阿尔巴诺和大海之间的良田送给促使作出这判决的律师。这律师并非没有功劳。布兰奇福尔泰被判处这酷刑，但没有一个证人说自己看出，打扮成信使的年轻人就是布兰奇福尔泰，这年轻人看来有很大威望，是这次进攻的指挥。这慷慨的赠

送令罗马所有的阴谋家为之心动。当时的教廷有一位 fralone(修士),为人深沉,无所不能,甚至可以迫使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他管理科隆纳亲王的事务,这可怕的委托人使他受到极大的尊重。坎皮雷亚利夫人见女儿回到卡斯特罗,就派人把这位修士请来。

"我有一件简单的事情,阁下如能帮忙办成,就会得到重谢,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会向阁下解释。过几天,对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处以酷刑的判决就要公布,并且在那不勒斯王国也有执行力。我请阁下看一下总督的这封信,总督跟我有点亲戚关系,向我通报了这一消息。布兰奇福尔泰可能藏身何处?我将派人把五万皮阿斯特交给亲王,请他把这笔钱全部或部分转交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条件是朱利奥要去为我的西班牙国王效力,去讨伐弗朗德尔的叛军。总督将把队长的证书发给布兰奇福尔泰,为了使渎圣罪的判决——我希望这判决在西班牙也有执行力——不至于中止他的军人生涯,他将改名为利扎拉男爵;这是我在阿布鲁泽的一小块地的名称;我可以用假卖的方法,使他获得这块地的产权。我想阁下从未见到一个母亲如此对待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只要花五百皮阿斯特,我们早就可除掉这个恶棍;但我们不想跟科隆纳闹翻。因此,请您向亲王指出,我尊重他的权利,却使我花费六万或八万皮阿斯特。我要别人永远别对我谈起这布兰奇福尔泰,在其它方面,请您代我向亲王致敬。"

那修士说,三天之内,他要去奥斯蒂那边,于是,坎皮雷亚利夫人送给他一只戒指,价值一千皮阿斯特。

几天之后,那修士又在罗马露面,他对坎皮雷亚利夫人说,他没有把她的建议告诉亲王;但在一个月之内,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将乘船去巴塞罗那,她可以请该市的一家银行,把五万皮阿斯特转交给他。

亲王因朱利奥的事困难重重;不管他在意大利会遇到什么危险,年轻的情人都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亲王徒劳地让他知道,坎皮雷亚利夫人可能会死去;他徒劳地答应,在任何情况下,朱利奥都能在三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朱利奥流出了眼泪,但就是没有答应。亲王只好把这次远行,说成是为他个人效劳;朱利奥无法拒绝他父亲的朋友的任何要求;但他首次想听到埃莱娜的命令。亲王答应替他转交一封长信;另外,他还允许朱利奥每月从弗朗德尔给她写一封信。最后,绝望的情人

乘船前往巴塞罗那。他所有的信都给亲王烧掉，因为亲王不希望朱利奥重返意大利。我们忘了说的是，亲王的性格虽然没有丝毫自高自大之处，他仍然认为这样做恰如其分，即让科隆纳家族一个最忠心的仆人的独生子，发这笔五万皮阿斯特的小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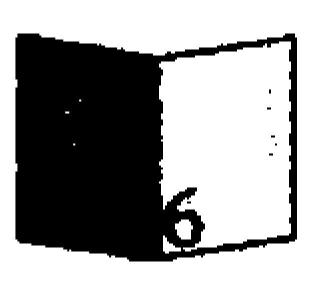
可怜的埃莱娜在卡斯特罗隐修院受到公主般的待遇。她父亲去世，使她拥有一大笔财产，还继承了许多产业。她父亲去世之时，卡斯特罗或附近地区的居民，只要表示愿意为坎皮雷亚利贵人戴孝，就能从她那里得到五古尺[1] 长的黑呢。她戴重孝才几天，就有一个陌生人把朱利奥的一封信交给她。她拆信时，其高兴难以描述，她读信后，其伤心却无法形容。不过，这信确实是朱利奥所写；她对这笔迹作了极为仔细的察看。信里说的是爱情，可这是什么爱情，天哪！坎皮雷亚利夫人极其聪明，这信却是她所写的。她的计划是先写七八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她想以此为后来的信作好准备，在后来的那些信中，爱情之火将渐渐熄灭。

我们简单地说说十年的不幸生活。埃莱娜觉得自己已被完全遗忘，但她仍高傲地拒绝了罗马最杰出的那些年轻贵人的求婚。不过，她犹豫了片刻，是在有人对她提起年轻的奥塔维奥·科隆纳的时候，奥塔维奥是著名的法布里齐奥的长子，其父当年在彼得雷拉接见她时态度很凶。她感到自己必须找一个丈夫，以保护她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王国拥有的土地，她要是改姓朱利奥过去喜爱的一个男人的姓，她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被人讨厌。埃莱娜要是同意这门亲事，就会很快获悉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的真实情况。老亲王法布里齐奥常常兴奋地谈起利扎拉上校（即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超人的勇敢，上校活像旧小说里的英雄，因情场失意，对所有的乐趣都兴趣索然，只想用漂亮的战斗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他以为埃莱娜早已结婚；坎皮雷亚利夫人也用谎话将他骗过。

埃莱娜已与她那极其能干的母亲有所和解。她母亲热切地希望女儿结婚，就请她的朋友，即老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也就是圣母往见会隐修院的保护者，在去卡斯特罗时，对隐修院里年纪最大的那些修女

---

① 1古尺合1.2公尺。



秘密宣布，说他推迟动身的时间，是因为大赦的缘故。仁慈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一个名叫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的强盗的灵魂起了恻隐之心，虽说这强盗以前曾企图闯入她们的隐修院，教皇获悉他已去世，就想撤销判他渎圣的判决，因为教皇相信，他受到这样的判决，就永远出不了炼狱[①]，即使布兰奇福尔泰在墨西哥遇到袭击，被造反的野蛮人杀死，并有幸进了炼狱。这个消息在卡斯特罗隐修院里引起轰动；消息传到了埃莱娜那里，她当时拥有大量财产，感到十分无聊，就做出种种追求虚荣的荒唐事情。从这时起，她不再走出自己的房间。得要知道，她为了把自己的房间搬到朱利奥在夜战时曾躲避片刻的那个小门房里，让人把半个隐修院重新建造。她花费很大力气，还引起难以消除的丑闻，才找到并雇用曾为布兰奇福尔泰效力的三个雇佣兵，他们是过去在卡斯特罗战斗中逃出来的五人中存活的三个。其中有乌戈纳，现在年纪已老，浑身是伤。看到这三个人，大家都窃窃私语；但埃莱娜的高傲性格使隐修院里人人害怕，她最终取得了胜利；大家每天都看到这三个人，他们身穿她家的号衣，来到栅栏外面听从她的命令，有时则长时间回答她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一个主题。

她隐居半年，对宣布朱利奥死后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不问不闻，这心灵因无法挽救的不幸和长期的无聊而破碎，首先唤醒这心灵的感觉，就是虚荣。

隐修院院长去世，时间不长。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年已九十又二，仍是圣母往见会隐修院的保护者，根据惯例，红衣主教列出三位修女的名单，递交教皇，由教皇选出其中一人任院长。一定要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教皇陛下才会去看后面两个名字，一般来说，教皇总是划掉这两个名字，院长就此选定。

一天，埃莱娜站在过去的传达修女门房的窗前，这门房现已成为按她的命令建造的新建筑物侧翼的最后一间。这窗子离通道地面的距离不超过两尺，通道上曾洒下朱利奥的鲜血，现在通道已成了花园的一个部分。埃莱娜深沉的目光盯着地上观看。几个小时以前，大家知道了

① 在天主教教义中，有罪不能进天堂但又不至下地狱者，死后在炼狱中暂时受罚，至罪愆炼尽方可进天堂。

红衣主教列出的院长候选人的三人名单，这三位女士，这时在埃莱娜的窗前走过。她没有看到她们，无法对她们施礼。她们中的一个感到生气，就用响亮的声音对其他二人说道：

"一个寄宿生的办法真妙，她的房间可以让人人看到！"

埃莱娜被这话惊醒，就抬起眼睛，跟三人的凶恶目光不期而遇。

"好，"她没有施礼就关上窗，一面心里想，"我在这隐修院当羔羊已经时间不少，我现在要做狼了，让城里那些好奇的先生也乐上一乐。"

一小时后，她派一个仆人当信使，把下面的那封信送交她的母亲，她母亲十年来一直住在罗马，在那里很有影响。

尊敬的母亲大人：

每年在我生日之时，你就送给我三十万法郎；我在此把这钱乱花，虽然实际上用得正当，但仍属于乱花钱。虽然你早已不再对我有这样的表示，但我知道，我可以有两种方法向你证明，我感谢你对我的种种好意。我决不会结婚，但我很高兴能当这隐修院的院长；我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的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列入名单并将呈交教皇陛下的三位女士，都是我的敌人；不管哪一个被选中，我都会受到种种欺负。请把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你应该送的那些人；我们首先设法使院长的任命推迟半年，这会使隐修院的内务总管，即我的亲密朋友，高兴得像疯子一般，因为隐修院现在由她掌管。这对我来说已是幸福的源泉，而对你女儿来说，使用"幸福"这两个字实为难得。我觉得自己的想法狂妄；但是，如果你有几分成功的把握，我就在三天之后戴上白色头纱①，我在隐修院里待了八年，没有在外面过夜，我就有权缩短考验期半年。缩短考验期不会被拒绝，只要花费四十埃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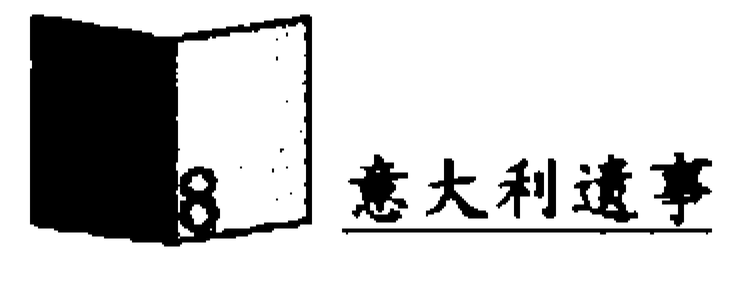
此致

敬礼！

这封信使坎皮雷亚利夫人欣喜若狂。收到信后，她非常后悔，曾让

---

① 即当修女。



人告诉女儿布兰奇福尔泰已死；她不知道她女儿深陷其中的忧郁会如何结束；她曾预料她女儿会轻举妄动，甚至担心她会去墨西哥，前往被认为是布兰奇福尔泰遇害的地方，要真是这样，她很可能在马德里获悉利扎拉上校的真实姓名。另一方面，她女儿信上提出的要求，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最荒唐的事情。一个姑娘，还没有当上修女，只是因一个强盗对她的狂热爱情而出名，也许她也狂热地爱着这强盗，现在竟要当一个隐修院的院长，这院长的职务，罗马的所有亲王都希望自己的亲戚去担任！但是，坎皮雷亚利夫人心里在想，据说什么官司都可以打，因此都能打赢。在回信中，维多利娅·卡拉法让女儿抱有希望，因为她女儿通常只有荒唐的愿望，但又很容易对自己的愿望感到厌倦。与卡斯特罗隐修院有关的人，不论远近，她都去了解情况，到了晚上，她得知好几个月以来，她的朋友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心情郁闷：他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这个故事中经常提到的法布里齐奥亲王的长子奥塔维奥·科隆纳。亲王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次子堂洛伦佐，因为要处理好他的财产，弥补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最后一致同意对法焦拉森林的强盗进行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他长子的妻子要给科隆纳家族带来六十万皮阿斯特（合三百二十一万法郎）的嫁妆。然而，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即使以极为可笑的方法取消其所有亲戚的继承权，也只能拿出三十八万至四十万埃居。

维多利娅·卡拉法用整个晚上的时间和夜里的一部分时间，请老圣蒂－夸特罗的所有朋友来证实这些事。第二天早晨七点，她就来到老红衣主教府，请仆人进去通报。

“阁下，”她对他说道，“我们俩都已年老；我们不必自欺欺人，给不漂亮的事情起个漂亮的名称；我来向您提议做一件荒唐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并不可恶；但是我得承认，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滑稽。在谈论堂奥塔维奥·科隆纳和我女儿埃莱娜的婚姻时，我对这青年产生了好感，所以在他结婚之日，我会给您二十万皮阿斯特的田产或现金，我请您把这笔钱转交给他。但是，要我这样可怜的寡妇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必须让我的女儿埃莱娜当上卡斯特罗隐修院院长，她现年二十七岁，自十九岁起从未在隐修院外过夜；为此，必须把院长的选定推迟半年；这事符合教规。”

“您说什么，夫人？”老红衣主教气愤地大声说道。“您刚才要一个手脚不便的可怜老头办的事，连教皇陛下也无法办到。”

“因此我刚才对阁下说，这件事滑稽可笑：连傻瓜也会觉得这事荒唐；但是，对教廷的事了如指掌的人却会认为，我们杰出的亲王，即仁慈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想要报答阁下长期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力，会对全罗马都知道阁下希望办成的这门婚事提供方便。另外，我说的事很可能办成，也完全符合教规，这点我可以保证；我女儿从明天起就戴白色头纱。”

“但这买卖圣职罪，夫人！……”老人用可怕的声音大声说道。

坎皮雷亚利夫人就此告辞。

“您留下的这张纸是什么？”

“这是田产的清单，价值二十万皮阿斯特，如果不想要现金就给这个；这些田产转让之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被人知道；如果科隆纳家族跟我打官司，我会输掉……”

“但这买卖圣职罪，夫人！这可怕的买卖圣职罪！”

“首先要把院长的选定推迟半年，明天我来听候阁下的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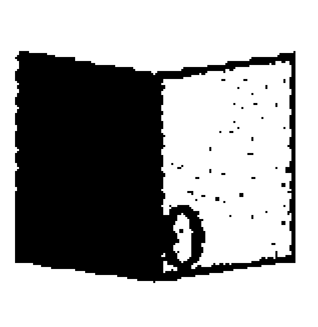
我感到有必要对出生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读者解释一下，这对话里的许多部分近乎官腔的调子；我要提请注意的是，在严格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大部分话题棘手的谈话，最终都在神工架[①] 里结束，因此，使用恭敬或讽刺的言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第二天白天，维多利娅·卡拉法得知，由于在卡斯特罗隐修院院长候选人三人名单中发现重大错误，院长的选定推迟半年：名单中第二位女士家里有叛教之人；她的一位叔祖在乌迪内皈依耶稣教。

坎皮雷亚利夫人觉得应该走走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亲王的门路，她将为他的家族增添如此巨大的财产。经过两天的联系，她获准在罗马附近的一个村子和他见面，但她见面后出来时惊恐万状；她看到平时十分镇静的亲王，这时却只谈利扎拉上校(即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的丰功伟绩，因此，她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请亲王对此保守秘密。这上校在他看来如同己出，更像是他的得意门生。亲王对来自弗朗德尔的某些信，

---

① 即忏悔亭。



是看了又看，终生百看不厌。十年来，坎皮雷亚利夫人为了自己珍贵的计划，作了如此多的牺牲，如果她女儿得知利扎拉上校的存在和功绩，她的计划又有何用处？

我觉得对许多情况应该避而不谈，这些情况实际上描述了那个时期的风俗习惯，但我认为说出来会使人伤心。罗马手写本的作者不辞辛劳，弄清了这些细节的确切日期，但我还是将它们删除。

坎皮雷亚利夫人和科隆纳亲王会见后过了两年，埃莱娜当上卡斯特罗隐修院院长；但是，老红衣主教圣蒂－夸特罗在做了买卖圣职罪的大事之后痛苦地与世长辞。在那个时候，卡斯特罗的主教是教皇教廷中最最漂亮的男子，即米兰城贵族弗朗切斯科·奇塔迪尼大人。这个青年以其简约的优雅和庄重的语调著称，同圣母往见会隐修院院长经常来往，特别是在新建回廊之时，她想用这回廊使她的隐修院变得更加漂亮。年轻主教奇塔迪尼时年二十九岁，狂热地爱上了这美丽的隐修院院长。在一年后提起的诉讼案中，一群修女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位主教尽可能增加他来访隐修院的次数，并经常对她们的院长说：“在别处我发号施令，我不好意思承认，我对此有点乐趣；在您这里我像奴隶那样惟命是从，但感到的乐趣却大于在别处发号施令。我处于一个更为高超的生灵的影响之下；我想要有自己的愿望，却只能有此人的愿望，我情愿终身做此人最低贱的奴仆，也不愿在远离此人的地方称王。”

这些证人说，他在说这些优雅的话时，院长常常令他住口，并且言辞生硬，显出蔑视的样子。

“确实，”另一位证人继续说道，“院长对他，就像对待仆人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主教就垂下眼睛，哭了起来，但并不离开。他每天都找到新的借口，前来隐修院，这使修女们的听神工神甫和院长的那些敌人十分反感。但是，院长女士受到她密友的极力保护，她密友是内务总管，由她直接领导。”

“你们知道，我高贵的修女们，”内务总管说道，“我们的院长在年少时爱上一个冒险士兵，受到了挫折，从此之后，她脑子里留下许多奇怪的想法；但你们全都知道，她性格有个特点，她对她蔑视过的人的看法，永远不会改变。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说过的侮辱性的话，也许还没有她当着我们的面对可怜的奇塔迪尼说的骂人话那样多。我们每天看



到大人受到如此的待遇，想到他的高贵职位，我们不禁为他脸红。”

“是的，”修女们气愤地回答道，“但他却天天来此；因此，在实际上，他受到的待遇并非如此不好，但不管怎样，这种明显的调情戏骂，有损于圣母往见会的尊严。”

最严厉的主人对最笨拙的下人的责骂，还不及高傲的院长每天对这个油腔滑调的年轻主教的谩骂的四分之一；但是，他坠入情网，并从自己的家乡带来这重要格言：这种事只要开始去做，就只应关心达到的目的，而不必去管使用的手段。

“总之，”主教对其亲信切萨雷·德尔贝内说道，“该蔑视的是这样的情人，他在被迫用主力进攻之前，却放弃了进攻。”

现在，我痛苦的任务只在于对诉讼案作出极其枯燥的概述，这诉讼案后埃莱娜自杀身亡。诉讼案的情况，我在一家我不应公开其名称的图书馆里看到，其篇幅不少于对开本八册。审讯记录和论证用拉丁文书写，答辩则用意大利文。我在其中看到，一五七二年十一月，晚上十一点左右，年轻的主教独自来到教堂门口，所有的信徒白天都能进入教堂；院长亲自给他开门，允许他跟随她进去。她在她经常使用的一个房间里接待了他，这房间有个暗门，通向俯瞰教堂殿堂的廊台。一小时刚过，主教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他已被主人打发走；院长亲自把他送到教堂门口，对他说了下面的话：

“请回到您的府里，尽快离开这里。永别了，阁下，您使我感到厌恶；我觉得自己仿佛委身于一个奴仆。”

三个月后，狂欢节来临。当时，卡斯特罗的居民以举办节庆出名，全城传遍举办化装舞会的消息。每个人都要朝一个小窗里张望，小窗朝向隐修院一个马厩的格子窗。大家清楚地感到，狂欢前三个月，这马厩已改建为大厅，在化装舞会的日子里一定会拥挤热闹。在公众的狂欢之中，主教乘坐四轮华丽马车驾到；院长对他做了个手势，在第二天凌晨一点，他按约来到教堂门口。他走了进去，但三刻钟未过，他又被气愤的主人撵走。从十一月份的第一次约会起，他基本上每星期都来隐修院一次。大家看出他脸上有点洋洋得意，显出傻乎乎的样子，但这种神态却使性格高傲的年轻院长感到很不舒服。不说别的日子，就说复活节的星期一，她对他的态度，就像对最卑贱者那样，她对他说的话，

连隐修院里最穷的苦工也无法忍受。但是，几天之后，她对他做了个手势，漂亮的主教立刻在半夜十二点来到教堂门口；她把他叫来，是为了告诉他，她已有身孕。案卷上说，听到这话，漂亮的年轻人吓得脸色苍白，简直被吓呆。院长发烧了，就派人把医生叫来，但没有隐瞒自己的情况。这医生知道女病人生性慷慨，就答应帮她摆脱困境。他先给她介绍一个年轻、漂亮的平民妇女，这妇女没有助产士的名分，却有助产士的本领。她丈夫是面包师。埃莱娜对这个女人的谈话感到满意，这女人对她说，要执行拯救她的计划，她必须在隐修院里有两个亲信。

"一个女人像您那样，可以，但另一个像我这样，不行！您走吧。"

助产士走了。但过了几个小时，埃莱娜觉得这女人出去可能会乱说，就派人把医生找来，医生又把这女人叫到隐修院来，她在那里受到宽厚的接待。这女人发誓说，即使不把她叫回来，她也决不会把告诉她的秘密说出去；但她再一次询问，隐修院里是否有这样两个女人，她们忠心维护院长的利益，又无所不知，使她无法插手任何事情。（她无疑想到会被控告杀害婴儿罪。）院长考虑良久之后，决定把这可怕的秘密告诉出身于C公爵的贵族家庭的隐修院内务总管维多利娅女士和P侯爵的女儿贝尔纳黛女士。她要她们对着《日课经》发誓，她即将告诉她们的事情，她们要永远守口如瓶，即使在神工架里也一字不说。这两位女士听得浑身冰凉。她们在被审讯时承认，由于院长性格高傲，她们以为她要说出的是什么杀人罪。院长神情冷淡地对她们说道：

"我失职了，我怀孕了。"

内务总管维多利娅女士，因友谊而深深激动，并觉得忧心忡忡，因为她和埃莱娜是多年的朋友，但她仍然感到十分好奇，就含着眼泪大声问道：

"犯下这罪孽的是哪个不慎之徒？"

"这事我连听神工神甫也没有告诉；你们看，我难道愿意告诉你们！"

这两位女士立刻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瞒过隐修院里众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不幸的秘密。她们一致决定，要把院长的床从她现在的房间，即隐修院的中央，搬到新的药房，即隐修院最偏僻的地方，药房设在埃莱娜出资建造的新大楼四楼。在这个地方，院长生下一个男孩。

三星期以来，面包师的妻子躲在内务总管的套间里。这女人抱着孩子，迅速地在回廊里走着，而孩子发出了叫声，这女人感到害怕，就躲到地窖里去。一小时后，贝尔纳黛女士在医生的帮助下，打开了花园的一扇小门，面包师的妻子迅速走出隐修院，并很快出了城。她到了乡下，仍然胆战心惊，就躲到她偶然看到的一个岩洞之中。院长写信给主教的亲信和主要的贴身男仆切萨雷·德尔贝内，他骑马来到信里指出的那个岩洞，把孩子抱在怀里，向蒙泰菲亚斯科内疾驰而去。孩子在圣马格丽特教堂受了洗礼，取名为亚历山德罗。当地的旅馆老板娘找来了奶妈，切萨雷给了她八个埃居：在行洗礼时，许多妇女聚集在教堂周围，大声询问切萨雷先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他是罗马的一个大贵人，"他对她们说道，"跟你们那样的一个可怜的农村姑娘乱搞。"

七

在这座巨大的隐修院里，住着三百多名好奇的女子，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平安无事；没有人看到什么，也没有人听到什么。但院长曾送给医生几把在罗马新铸的西昆金币。医生把好几枚金币给了面包师的妻子。这女人漂亮，她丈夫吃醋；他搜查了她的旅行箱，看到了这些金光闪闪的金币，认为这是她干丢脸的事得到的报酬，就用刀搁在她脖子上，逼她说出这些金币的来源。这女人先是支支吾吾，最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两口子和好如初。夫妻俩商量这笔钱的用法。面包店老板娘想还掉几笔债，但她丈夫认为最好买一头骡，并照此办理。这头骡使街区里的人议论纷纷，因为他们都知道夫妻俩十分穷困。城里的所有长舌妇，不管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依次询问面包师的妻子，问她那慷慨大方的情人是谁，竟使她有钱买一头骡。这女人被问得生气，有时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有一天，切萨雷·德尔贝内去看孩子，回来向院长汇报他去看的情况，院长虽说身体十分不适，仍然拖着脚步来到栅栏前面，指责他用人不当。主教则吓得病倒在床；他写信给米兰的兄弟，向他们诉说他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他请他们前来救他。他虽说病重，仍决定离开卡斯特罗；但在离开之前，他给院长写了信：

您一定获悉，所做之事已被大家知道。因此，如果您愿意挽救的不仅是我的名誉，也许还有我的性命，那么，为避免把事情闹大，您可以指控乔瓦尼－巴普蒂斯特·多莱里，此人已在几天前去世；如果说您用这方法无法挽救您的名誉，至少我的名誉不会再有任何危险。

主教把卡斯特罗隐修院的听神工神甫唐·路易吉叫来。

“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院长女士。”主教对他说道。

院长看了这封无耻的信，当着在她房间里的众人的面，大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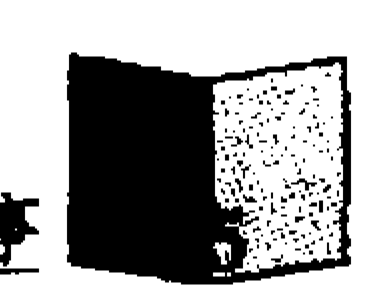
“狂热的处女，只要肉体之美，不要灵魂之美，活该受到如此对待！”

卡斯特罗发生的一切事情，很快传到了可怕的红衣主教法尔内塞耳里。[几年来，他使自己具有这种性格，因为他希望在下一次教皇选举会上，得到 zelanti（热心的）红衣主教们的支持。]他立刻命令卡斯特罗的最高行政官逮捕主教奇塔迪尼。主教的仆人们害怕拷问，全都逃之夭夭。只有切萨雷·德尔贝内一人忠于主人，他对主人发誓，他情愿死于酷刑，也不会说出任何有害于主人的话。奇塔迪尼见自己的府里到处有卫队看守，就再次写信给他的兄弟，他们急忙从米兰赶来，看到他已被关在龙奇格利奥内监狱。

我在对院长的第一次审讯记录中看到，她承认自己有错，但否认同主教大人发生过关系；她的同谋是乔瓦尼－巴普蒂斯特·多莱里，即隐修院的律师。

一五七三年九月九日，格列高利十三世下令迅速、严格地审理此案。一名刑事法官、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警官来到卡斯特罗和龙奇格利奥内。主教的主要贴身男仆切萨雷·德尔贝内只承认他把一个孩子送到一个奶妈家里。他们当着维多利娅和贝尔纳黛的面对他进行审问。他们接连两天对他用刑；他痛苦难忍；但他信守诺言，只承认无法否认之事，检察官无法从他嘴里问出任何东西。

维多利娅和贝尔纳黛看到切萨雷如何受刑，她们在受审时，招认了她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修女都受到询问，问谁是这奸淫罪的元凶；大部分修女回答说，她们听说是主教大人。一个看门的修女，转述了院长



在把主教赶出教堂的大门时，对他说的侮辱性的话语。她补充道：

"他们用这种语调说话，说明他们早已一起做爱。确实，主教大人平时极其自负，走出教堂时却是样子狼狈。"

一个修女，在刑具前受审时回答说，奸淫罪的元凶可能是猫，因为院长一直把猫抱在怀里，还常常抚摸它。另一个修女认为，奸夫可能是风，因为刮风的日子，院长都很高兴，心情非常之好，她站在特意建造的亭子里，让风去吹；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向她求情，她从不拒绝。面包师的妻子、奶妈和蒙泰菲亚斯科内的那些长舌妇，由于害怕她们看到切萨雷所受的刑罚，就说了实话。

年轻的主教在龙奇格利奥内监狱病了，或是在装病，这就给他的兄弟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借助于坎皮雷亚利夫人的信誉和影响，多次跪倒在教皇面前，请他在主教恢复健康之前下令停止审理此案。对此，可怕的红衣主教法尔内塞增加了看守关押主教的监狱的士兵人数。由于主教不能被审问，所以警官们每次开庭，都首先审问院长。有一天，母亲叫人给她传话，叫她要挺住，什么也不要承认，但她却供认不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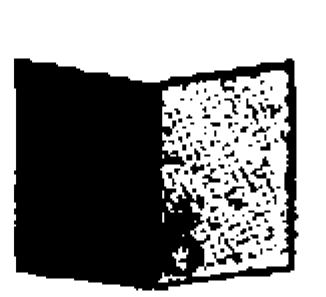
"您为什么开始时归罪于乔瓦尼－巴普蒂斯特·多莱里？"

"是因为可怜主教的懦怯，另外，他如果能挽救其宝贵的生命，就能照顾我的儿子。"

院长招认之后，被关在卡斯特罗隐修院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的墙壁和拱顶厚达八尺；修女们谈起这单人囚室，真有谈虎色变之感，囚室以修士室闻名；院长关在里面，由三名妇女看管。

主教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三百名警察或士兵前来龙奇格利奥内监狱将他提出，他关在驮轿里，被押送到罗马，关在称之为萨韦拉堡的监狱里。几天以后，修女们也被带到罗马；院长被关在圣马尔塔隐修院。四个修女被确认有罪：维多利娅和贝尔纳黛两位女士，管大楼的修女和看门的修女，后者曾听到院长对主教说的侮辱性话语。

审问主教的是法院参议，此人是司法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可怜的切萨雷·德尔贝内又被用了刑，他不但什么也不招认，而且还说了一些话，使检察院感到难堪，结果再次给他用了刑。这种审问前的刑罚也用于维多利娅和贝尔纳黛两位女士。主教愚蠢地否认一切，但固执得讨人喜欢；他极其详细地说出他在那三天晚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那三天



晚上他显然是在院长身边度过。

最后，他们让院长和主教对质，虽然院长一直在说实话，他们仍然对她用刑。她再三重复她第一次招认后一直在说的话，主教仍在扮演否认的角色，就对她破口大骂。

在查理五世[1] 和腓力二世[2] 的统治之后，虽然采取了多种确实合理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显得残酷，这种残酷性在意大利法庭中几乎总是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主教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圣天使城堡；院长被判终身监禁，关在她当时所在的圣马尔塔隐修院。但是，坎皮雷亚利夫人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已开始雇人挖掘地道。这地道以奢华的古罗马留下的一个阴沟为起点，将挖到圣马尔塔隐修院埋葬修女的深深墓穴。地道宽约二尺，道壁用木板挡住左右两边的泥土，一面往前挖，一面用两块木板做成拱顶，形如大写 A。

这地道深约三丈。重要的是挖的方向要得当；时刻会遇到水井和古建筑的地基，工人们只好改变方向。另一个主要困难是如何处理挖出的土，看来只好乘夜晚天黑之时，把土撒在罗马的各条街上。大家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多的土仿佛从天而降。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坎皮雷利亚夫人不管花怎么多的钱，她的地道也可能被人发现，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正好在一五八五年逝世，皇位空缺，混乱从此开始。

埃莱娜在圣马尔塔隐修院待遇很差；这些纯朴的修女相当贫困，现在见这个院长十分富裕，又犯了这样的罪，就非常乐意欺负她，这是可以想象的。埃莱娜焦急地等待着她母亲的工作完成。但突然间，她心里感到奇怪的激动。半年前，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看到格列高利十三世身体不佳，对皇位空位期有了重大计划，就派一名军官去看望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朱利奥现名利扎拉上校，在西班牙军队里十分出名。他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镇压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反对宗教改革，与新教诸侯和法兰西、土耳其进行战争，争夺西欧霸权失败后退位。

②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英国女王玛丽一世的丈夫，兼并葡萄牙(1580)，任葡萄牙国王，反对宗教改革，迫害“异端”，加强专制统治，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遭惨败。

把朱利奥召回意大利；朱利奥热切希望回到祖国。他化名在佩斯卡拉下船，这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小港口，在基耶蒂北面，位于阿布鲁齐地区，然后他从山路来到彼得雷拉。亲王见了十分高兴，这使大家感到惊讶。他对朱利奥说，他派人把他叫来，是要让他当继承人，统率全军。对此，布兰奇福尔泰回答说，从军事上看，这件事不再有任何价值，他已轻而易举地证明了这点；如果西班牙真想这样做，不用很大的开支，就能在半年内消灭意大利所有的冒险士兵。

"但是，不管怎样，"年轻的布兰奇福尔泰补充道，"只要您愿意，我的亲王，我就准备出发。您将永远看到，我是在钱皮村牺牲的勇士拉努切的继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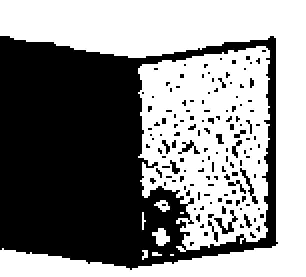
朱利奥到达之前，亲王曾下令，因为他知道如何下令，在彼得雷拉堡垒的人，谁也不准谈起卡斯特罗及其隐修院院长的案件；谁要是说出片言只字，就会被处以死刑，而且决不宽恕。他接见布兰奇福尔泰时，友好而又高兴，他对朱利奥说，要去阿尔巴诺，就一定要跟他一起去，亲王要去那里，是要用一千名士兵占领这座城市，并派一千二百名士兵作为先头部队，把守通往罗马的道路。亲王派人把斯科蒂老人找来，老人还活着，被叫到亲王作为大本营的屋子里，上楼来到亲王和布兰奇福尔泰所在的房间，这时，可怜的朱利奥的高兴劲儿，大家可以想象。这两个朋友抱在一起。

"现在，可怜的上校，"亲王这时对朱利奥说道，"你就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

于是，他吹灭蜡烛，走出房间，把两个朋友反锁在里面。

第二天，朱利奥自己不愿走出房间，就派人向亲王请求，希望准许他回到彼得雷拉，并离开亲王几天。但是，派去的人回来对他说，亲王不见了，他的部队也已消失。在夜里，亲王得知格列高利十三世去世的消息；他不管自己的朋友朱利奥，跑到乡下到处抢劫。朱利奥身边只剩下三十来人，都是拉努切以前的部下。大家清楚地知道，在那个时候，皇位空缺，法律不起作用，每个人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除了武力还是武力，因此，在黄昏之前，亲王已经让手下绞死五十多个敌人。而朱利奥，虽说手下的人不满四十，却敢于前往罗马。

卡斯特罗隐修院院长的仆人，仍个个对她忠心耿耿；他们住到圣马



尔塔隐修院附近破旧的房屋之中。格列高利十三世临终前拖了一个多星期;坎皮雷亚利夫人焦急地等待着教皇去世后立即会出现的混乱,以挖完她地道最后五十步的距离。这段地道要穿过好几家有人住的屋子的地窖,她担心这工程的扫尾工作会被公众发现。

布兰奇福尔泰到达彼得雷拉的第三天,朱利奥以前的三个雇佣兵,就是被埃莱娜雇用的那三个,就像得了精神病一般。虽然大家清楚地知道她被关在绝密的地方,并由憎恨她的修女看守,但乌戈纳,即雇佣兵中的一个,仍来到隐修院门口,提出希奇古怪的要求,要他们准许他去看望女主人,而且要立即进去。他遭到拒绝,被赶出门外。他虽说绝望,却依然不走,看到隐修院有进出的人,就每人送一个巴约克(一个苏),并对他们说这样的话:你们要跟我一起高兴;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先生来了,他还活着:请把这事告诉你们的朋友。

乌戈纳的两个伙伴整天给他把巴约克送来,他们白天黑夜不停地送巴约克,并说着同样的话,直到把钱全部送完。但是,这三个轮流来的雇佣兵,继续站在圣马尔塔隐修院门口,对出入的人们仍说着这些话,说完后还要鞠躬行礼:朱利奥先生来了,等等……

这三个好人出的主意取得了成功:送了第一枚巴约克后,还没有过三十六个小时,关在秘密囚室里的可怜的埃莱娜,已知道朱利奥还活着;听到这三个字,她就像发疯一般。

"哦,我的母亲!"她大声说道,"您把我害得真苦!"

几个小时之后,这惊人的消息由小玛丽埃塔向她证实,玛丽埃塔牺牲了自己的全部金首饰,得到允许,跟随传达修女去给女囚送饭。埃莱娜扑到她的怀里,高兴得哭了起来。

"这可真好,"她对她说道,"但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

"当然喽!"玛丽埃塔对她说道,"我想,这教皇选举会还没有开好,您的监禁就已改为流放。"

"啊!亲爱的,再见到朱利奥!可再见到他,我却是罪犯!"

在这次见面后的第三天夜里,教堂的部分地面发出巨响,塌了下去;圣马尔塔隐修院的修女们以为隐修院将会倒塌。隐修院里一片混乱,大家都在叫喊,说是地震了。教堂里大理石地板塌陷后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坎皮雷亚利夫人在埃莱娜雇用的三个雇佣兵的带领之下,由地

道进入囚室。

“胜利了，胜利了，夫人！”雇佣兵们叫道。

埃莱娜怕得要命；她以为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跟他们一起来了。他们对她说，他们只陪坎皮雷亚利夫人来，并说朱利奥还在阿尔巴诺，他刚带了几千名士兵将其占领，她这才放下心来，脸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等待片刻之后，坎皮雷亚利夫人钻了出来；她走路非常吃力，手臂由侍从扶着，侍从身穿盛装，腰上佩剑；但他华丽的衣服上污泥斑斑。

“哦，亲爱的埃莱娜！我是来救你的！”

“是谁告诉您我希望有人来救？”

坎皮雷亚利夫人惊讶地待在那里；她睁大眼睛，望着女儿；她显得十分激动。

“是这样，亲爱的埃莱娜，”她最终说道，“命运使我不得不向你承认一件事，在我们家过去发生了种种不幸之后，做这件事也许十分自然，但我现在对此事感到后悔，并请你原谅：朱利奥……布兰奇福尔泰……还活着……”

“正因为他还活着，所以我不想活。”

坎皮雷亚利夫人起先不懂她女儿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她对女儿作了最为动人的哀求；但她并没有得到女儿的回答：埃莱娜已转向她那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并在祈祷，没有听她说话。在整整一小时的时间里，坎皮雷亚利夫人徒劳地作了最后的努力，但仍听不到一句回答，也不能使女儿朝她看上一眼。最后，她女儿感到不耐烦，就对她说道：

“就是在这十字架的大理石下面，在我在阿尔巴诺的小房间里，曾藏着他的信件；当时，要是让我父亲把我一刀杀死，该有多好！您请出去，把金币给我留下。”

坎皮雷亚利夫人虽然看到她的侍从害怕地对她做着手势，仍想继续对她女儿说话，这时，埃莱娜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您至少让我有一小时的自由；您使我难受了一生一世，您还想让我死得难受。”

“我们对地道还能控制两三个小时；我仍然希望你改变主意！”坎皮雷亚利夫人泪流满面，大声说道。

说完，她又回到地道。

“乌戈纳，请你留在我的身边，”埃莱娜对她的一个雇佣兵说，“你要全副武装，因为你也许要保护我。让我们瞧瞧，你的短剑，你的剑，你的匕首！”

这个老兵把这三件兵器给她看，全都完好无缺。

“好吧，你就待在那里，在我囚室的外面；我要给朱利奥写一封长信，你要亲自把信交给他；我不希望这封信由别人转交，而是要你去送，因为我无法给信盖上封印。这封信的内容，你都可以看。请把我母亲留下的金币，都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我只需要五十西昆；请把这钱放在我的床上。”

说完这些话，埃莱娜开始写信：

我并不怀疑你，亲爱的朱利奥：我现在要走，是因为在你的怀里，我会痛苦地死去，因为我看到，我如果没有犯错误，将会多么幸福。请你不要认为，在爱你之后，我曾爱过世上的另一个人；完全相反，我虽然允许那个男人进入我的房间，但我在心里却对他万分蔑视。我犯错误只是因为无聊，或者说是因为放荡。你想想，自从我去彼得雷拉作了徒劳的努力之后，我变得精神不振，在那里，那位我因你爱而敬重的亲王，对我的接待极为无情；你想想，我精神不振，还要受到十二年的欺骗。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和撒谎，这我知道。我先是收到你的三十来封信；你想想，我拆开头几封信时，是多么高兴！但是，读着这些信，我的心变得冰冷。我仔细察看笔迹，认出是你写的，但认不出这是你的心。你想想，这第一次欺骗，打乱了我生活的主流，使我在拆开你写的一封信时，感到毫无乐趣！可恶地宣布你去世的消息，则在我心中最终消除了我们青年时代幸福时光的残存回忆。我第一个计划，这点你很清楚，是去看看并亲手摸摸墨西哥的海滩，据说你是在那里被野蛮人杀害；要是我照这个想法去做，我们现在就会幸福，因为在马德里，即使有一只警觉的手在我周围布下众多机灵的密探，但由于我还能吸引所有多少有点同情心的善良人们，我很可能会知道真实情况；这是因为，我的朱利奥，你的丰功伟绩已经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在马

德里也许有人知道，你就是布兰奇福尔泰。什么是我们幸福的障碍，你是否希望我告诉你？首先是亲王在彼得雷拉对我冷酷和羞辱的接待所引起的回忆；从卡斯特罗到墨西哥，会遇到多少巨大的障碍！你可以看到，我的灵魂已经萎靡不振。然后，我产生了虚荣的想法。我在隐修院里大兴土木，为的是能把传达修女的门房改成我的住房，在战斗的那个夜晚，你曾在那里躲藏。有一天，我看着这地方，以前你曾为我在上面洒下鲜血；我听到一句轻蔑的话；我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张张凶恶的脸；我为了报仇，就想当院长。我母亲知道你还活着，就做出英雄的举动，得到这荒唐的任命。这职务对我来说，却是无聊的根源；它最终使我的灵魂堕落；我找到显示我权力的乐趣，往往以别人的不幸作为代价；我做了不公道的事情。我看到自己年已三十，在世人看来是有德之人，又富裕和受人尊敬，其实却十分不幸。于是出现了那个可怜的男人，他是善良的化身，却又十分愚蠢。见他愚蠢，我忍受了他最初的言辞。自你走了之后，我的灵魂因我周围的环境而十分不幸，以致无力抵御微不足道的诱惑。我是否要向你承认一件非常下流的事情？但我想到，临死之人无所禁忌。当你看到这几行文字之时，蛆虫正在吞噬所谓的美丽，这种美丽本应为你所有。最后，必须说出这使我难受的事情；我当时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罗马所有的贵妇人那样，尝试一下粗俗的爱情；我想到了纵欲，但我委身于这个男人，却每次都感到恐惧和厌恶，因此一点也不觉得快乐。我总是仿佛看到你在我的身边，在我们在阿尔巴诺的府邸的花园里，当时，圣母使你产生了那表面上看是宽厚的想法，但据我母亲说，那想法造成我们终身的不幸。你从不霸道，而是温柔、善良，你以前一直这样；你仿佛在看着我；于是，我想起对另一个男人发怒的时候，我甚至拼命打他。这就是全部真相，亲爱的朱利奥：我死前一定要对你说出这真相，我也在想，我这样跟你谈话，也许就不会想到去死。我现在只是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仍然配得上你，我再次见到你时是何等的快活。我命令你活下去，继续当你的军人，我以前知道你的战绩，是多么的高兴。天哪！我要是收到你的信，特别是在阿开纳战役之后，这又会是怎么样呢？你要活下去，并常常想起在钱皮村

阵亡的拉努切，想起为了不看到你责备的目光而死在圣马尔塔的埃莱娜。

写完后，埃莱娜走到老兵旁边；她见他已睡着，就拿了他的短剑，他也没有发现，然后，她把他叫醒。

“我写好了，”她对他说道，“我担心我们的敌人会占领地道。你快去拿信，信在桌上，你要亲自把信交给朱利奥，你听到了吗？另外，你把我这条手帕也给他；你对他说，我现在爱他，就像过去一直爱他那样，你要听清楚！”

乌戈纳站着不走。

“你去呀！”

“小姐，您已经考虑好了？可朱利奥先生是这样爱您！”

“我也爱他，你去拿信，把信亲自送到。”

“好吧，您真好，愿上帝降福于您！”

乌戈纳走了，但很快就回来；他发现埃莱娜已经死了：她胸口上插着短剑。

徐和瑾 译

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布拉恰诺公爵夫人[1]

不幸的是，这对我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故事的忠实译文，这故事是一五八五年十二月在帕多瓦写的。

几年前我在曼托瓦寻找我有限的财产买得起的素描和小幅油画，但我想买的是一六〇〇年前的画家的作品；意大利的独创性是大约在那个时期最终消失的，而在一五三〇年佛罗伦萨被占领时，这种独创性已处境十分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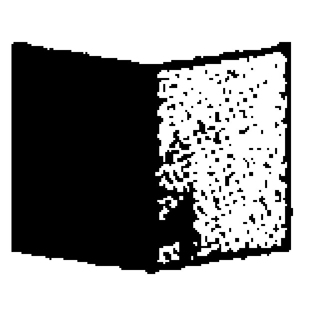
一个十分富裕而又非常吝啬的老贵族，要高价卖给我的不是油画，而是因年久而发黄的古老手写本；我想把这些手写本看一遍；他同意了，并说他相信我的诚实，我如果不买这些手写本，就要把我看过的那些有趣轶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条件我乐意接受，这样，我不顾对视力的损害，看完了三四百部手写本，手写本里写的是二三百年前的事，有悲惨的冒险故事，有决斗的挑战书，有邻近贵族之间的和约，有各种题材的回忆，等等。年老

① 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是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外甥媳妇，奥尔西尼亲王的妻子，后来被一个男人杀死，此人对她说：

“我的匕首是否碰到您的心？”

维多利娅于1585年12月被杀，卢多维科于1585年12月27日在帕多瓦被人用一根深红色丝绳勒死。——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的主人对这些手写本开出了高昂的价格。经过多次谈判，我用很贵的价钱买下了某些小故事的抄写权，这些小故事我很喜欢，说的是将近一五〇〇年时意大利的风俗习惯。我抄了二十二部，都是对开本，读者在下面读到的是其中一个故事，译得忠实于原文，不过读者要有耐心。我知道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历史，我认为下面的故事完全真实。我花了力气，使意大利古老的风格在译文中不受现代美文学和我们这个世纪毫无偏见的观念的影响，这意大利古老的风格严肃、直率，极其晦涩，并影射西克斯图斯五世[①]（一五八五年）统治下社会上的事物和世人的观念。

手写本没有署名，作者是个审慎之人，他对一件事从不评论，也从不刻意安排；他惟一的事是如实叙述。他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妙笔生花，那是因为在将近一五八五年时，虚荣尚未用矫揉造作的光环装饰男人们的所有行动；人们认为，要对邻人产生作用，只有把话说得一清二楚。将近一五八五年时，除了在宫廷里豢养的弄臣或诗人之外，没有人想用言辞来讨得别人的喜欢。当时还没有人说："我愿意死在陛下的脚下"，同时却派人寻找驿马，以便逃之夭夭；这是一种背叛，当时还无人想出[②]。大家都说得不多，每个人都极其注意别人对他说的话。

因此，哦，友善的读者！请您不要在此寻找这样一种风格：有趣，简练，耀眼，是对时髦的感受方式的最新暗示。特别是请您不要期待有乔治·桑小说的动人激情，这位大作家要是用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生活和不幸作为素材，一定会写出一部杰作。我奉献给读者的真实故事，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故事极为简朴。你如在黄昏之时正好独自乘坐驿车，对了解人心的伟大艺术进行思考，你就能以下面这个故事发生的情况作为判断的基础。作者什么都说，对什么都作解释，不让读者有丝毫想象的余地；这故事是作者在女主人公死后十二天写的[③]。

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出生于乌尔比诺公国一个名叫阿古比奥的

① 西克斯图斯五世（1520—1590）：意大利籍教皇（1585—1590），整顿教廷中央行政机构，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

② 1855年的版本改成：这也许是惟一尚未使用的一种背叛。——编者注

③ 意大利文手写本现存《两世界杂志》社。——作者注

小城里的大贵族家庭。从孩提时起,她就引人注目,原因是她美丽得十分罕见,又非同寻常;但这种美只是她微不足道的魅力:出身高贵的姑娘令人赞赏的优点,她样样俱全;但是,她身上的优点最为出色,我们可以说,在如此多非同寻常的优点之中,最为奇异的莫过于一种十分迷人的妩媚,只要你看上一眼,你的心和意志就全都给她俘获。她言语直率,有慑服力,却不会被人怀疑是在做作;一经接触,你就会对这位美得别具一格的女士深信不疑。你要是只对她观看,是可以设法抵御这种魅力;但是,如果你听到她说话,特别是跟她作过交谈,你就无法抵御这非同寻常的魅力。

她父亲住在罗马,其豪宅位于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鲁斯蒂库奇广场,罗马城的许多年轻骑士想娶她为妻。因此就相互嫉妒,竞争不断;但维多利娅的父母最后看中费利克斯·佩雷蒂,即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外甥,蒙塔尔托后来有幸当上教皇,即西克斯图斯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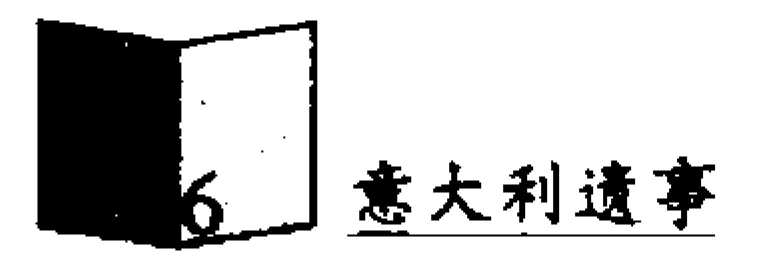
费利克斯是红衣主教的妹妹卡米拉·佩雷蒂之子,原名弗朗切斯科·米纽奇;他在正式被舅父认为养子之后,改名为费利克斯·佩雷蒂。

维多利娅嫁到佩雷蒂家,不知不觉把这种可称为命中注定的优势带到了那里,这种优势到处伴随着她,以至于可以说,无人不崇拜她,除非此人从未见到过她[①]。她丈夫对她的爱,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她婆婆卡米拉和红衣主教蒙塔尔托仿佛在这世上没有其它事情可干,一心去猜测维多利娅的喜好,以便立刻去加以满足。这位红衣主教以财产菲薄、厌恶奢华著称,却经常以迎合维多利娅的愿望为乐事,这使全罗马感到惊讶。她年轻、漂亮,受到众人崇拜,有时不免有心血来潮的奇想,花费甚多。维多利娅从婆家的长辈那里得到的,是价格昂贵的金银首饰,还有珍珠,总之是罗马金银珠宝店里罕见的珍品,但在当时却供货充裕。

由于喜欢这外甥媳妇,一向以严厉著称的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把维多利娅的几个哥哥当作自己的亲外甥看待。奥塔维奥·阿科兰博尼刚

---

① 根据我的记忆,在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能看到优雅而又充满感情的十四行诗,以及其它诗作,那是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的作品。当时曾有过一些相当好的十四行诗,讲述她那奇特的命运。看来她不但优雅、美丽,而且才智出众。——作者注



满三十岁，在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干预下，由乌尔比诺公爵指定，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任命，当上了福松布罗内的主教；马尔切洛·阿科兰博尼是个剽悍的青年，被控犯有好几桩杀人罪，受到 corte[①]的通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脱追捕，如被抓到，可能被处死。他有红衣主教的保护，才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维多利娅的三哥朱利奥·阿科兰博尼，在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要求之下，立即被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斯福尔扎接受，出任他府里的要职。

总之，如果对他们的幸福，不是用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来衡量，而是用他们已得的实利来衡量，那么，维多利娅和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外甥的婚姻，对阿科兰博尼家来说，称得上是人间至福。但是，对捉摸不定的巨大利益的狂热欲望，可能会使财运最佳的人们产生充满危险的奇特想法。

确实无疑的是，在维多利娅的亲戚之中，如果有人想有更好的运气，促使她谋害自己的丈夫，就像许多罗马人怀疑的那样，那么，在事成之后不久，此人就会承认，满足于愉快的好运带来的适当利益，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而这种好运，很快就会使你到达野心家梦寐以求的顶峰。

维多利娅就这样像王后一般在婆家生活；一天晚上，费利克斯·佩雷蒂刚跟妻子一起上床睡觉，维多利娅的女仆就交给他一封信，女仆名叫卡塔琳，生于博洛尼亚。这封信是由卡塔琳的哥哥送来，她哥哥名叫多米尼科·德·阿夸维瓦，外号 Mancino（左撇子）。这男人因好几桩杀人罪而被逐出罗马；但是，在卡塔琳的请求下，费利克斯帮助他取得他那当红衣主教的舅舅的有力保护，左撇子常到费利克斯的家里来，费利克斯对他十分信任。

我们上文中所说的那封信，是以马尔切洛·阿科兰博尼的名义写的[②]，在维多利娅的几个哥哥中，她丈夫跟这个哥哥最好。他常常躲藏在罗马城外；但他有时也冒险进城，在城里就藏身费利克斯家中。

---

① 这是负责公安的武装机构，是 1580 年的宪兵和警察。他们由名叫巴尔杰洛的队长领导，队长则负责执行罗马总督（警察局长）大人的命令。——作者注

② 是以马尔切洛·阿科兰博尼的名义写的，还是他亲手所写？这点很重要。也许信是马尔切洛写的，那他就是同谋。不幸的是意大利文含糊不清，写成 a nome（名义），没有写成 *di mano*（亲手）。1833 年 4 月 26 日。——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这封信这么晚送来，是因为马尔切洛要请他妹夫费利克斯·佩雷蒂救他；他请求妹夫去帮忙，并说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他在蒙泰卡瓦洛府附近等待他的到来。

费利克斯把他接到的这封怪信告诉了妻子，然后，他穿好衣服，只带一把剑作为武器。陪他前去的只有一个仆人，手拿点燃的火炬；他刚要出门，只见他后面站着他母亲卡米拉以及家里的所有女人，其中有维多利娅本人；她们都苦苦哀求，叫他不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出门。她们见他不听劝告，就跪倒在地，含着眼泪恳求他听她们的话。

这些女人，特别是卡米拉，听到别人说的怪事就吓得要命，这种事每天都有人看到，而且罪犯总是逍遥法外，因为在格列高利十三世任教皇期间，到处都有骚乱和希奇古怪的谋杀。她们还感到奇怪，因为她们想到，马尔切洛·阿科兰博尼每次冒险潜入罗马，都没有派人来叫费利克斯，因此，他这样晚出去，她们觉得很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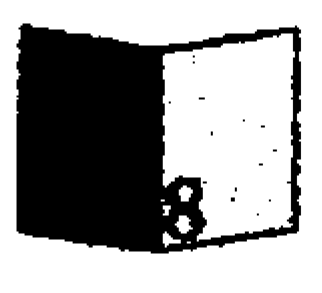
费利克斯年轻，有火一般的热情，对这些担心毫不在乎；他得知这信是由左撇子送来，他非常喜欢此人，又曾帮过此人的忙，所以说什么也无法将他拦住，他还是走出自己的家门。

上文中已经说过，他只有一个仆人陪伴，仆人走在他前面，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炬；但是，可怜的青年刚在蒙泰卡瓦洛斜坡上走了几步，就中了三枪，倒在地上。凶手们见他躺在地上，就用匕首对他乱刺，直至看见他已一命呜呼才罢手。这噩耗立刻传到费利克斯的母亲和妻子那里，又从她们那里传到他那当红衣主教的舅舅那里。

红衣主教脸色不变，没有露出丝毫的激动，他命人替他迅速穿好衣服，请求上帝照顾他，以及那（这样被意外夺去的）可怜的灵魂。然后，他来到外甥媳妇家里，以令人钦佩的严肃和十分平静的神色，使开始响彻整幢屋子的女人的哭叫声骤然停下。他对这些女人的慑服力极为有效，从此刻起，即使在尸体被抬出屋子之时，人们也丝毫没有看到或听到，她们有任何违规之处，在家规森严的家庭里，即使对原因清楚的死亡，也有相应的规定[1]。至于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本人，无人能发现他显

---

[1] 在这篇小说中，兴趣可能会转移。在这里，好奇心确实转到红衣主教身上。——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用铅笔作的注



出一点痛苦的迹象；他生活的规律，看上去没有丝毫的改变。罗马很快就对此确信无疑，这城市一直好奇地注意着这个深受伤害的男人的一举一动。

十分偶然的是，在费利克斯暴卒的第二天，(红衣主教)会议在梵蒂冈召开。全城人人都在想，红衣主教蒙塔尔托至少会在这第一天免除自己的这个公职。确实，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如此多好奇的证人面前露面！人们会观察这种自然的软弱的微小变化，但一位人物如已身居要职，却仍在向往更高的职位，那么，掩盖这种软弱就十分恰当[①]；因为大家都认为，如果有人野心勃勃，想要高居众人之上，那么，此人的表现就不能跟其他人一模一样。

但是，有这些想法的人们，这次是一错再错，因为首先是，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根据自己的习惯，第一批出现在会议厅里，其次，即使是目光极其锐利之人，也不能发现他显出人类感情的丝毫迹象。相反，他的同事们在因这如此令人痛苦的事情而竭力对他说出安慰的话时，他却用自己的回答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在发生这样难受的不幸事件之后，他心灵的坚强和显出的镇静，立刻成了全城的话题。

当然，在那次红衣主教会议上，有些人对教廷里玩弄的手法更加熟悉，他们对这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不是看成感情缺乏，而是看作善于掩饰；这种看法很快就被许多朝臣接受，因为冒犯你的人也许有权有势，你就不能显出深受其害的样子，此人也许会在以后挡道，不让你取得最高的职位。

不管这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出于何种原因，有一个事实仍然确定无疑，那就是它使整个罗马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教廷人人目瞪口呆。再说红衣主教会议[②]，所有的红衣主教到了之后，教皇走进大厅，并立刻把目光转向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大家看到教皇陛下流出了眼泪；至于红衣主教，他脸上仍像平时那样镇静。

---

① 作者的罗马式感觉。——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时间的规则受到破坏。红衣主教会议，是五六天以后的事。——司汤达用铅笔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红衣主教会议上，轮到红衣主教蒙塔尔托走到教皇陛下的皇位前面，跪倒在地，向陛下汇报他负责处理的事务，教皇在准许他开始汇报之前，竟无法克制自己，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教皇陛下能说话之后，就竭力安慰红衣主教，并答应他，一定使这桩如此重大的杀人案得到迅速和严厉的处理。但是，红衣主教在十分谦卑地感谢教皇陛下之后，却请求陛下不要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追究，并说不管凶手是谁，他都会真心诚意地对其宽恕。这个请求，用简洁的话表达出来，说完之后，红衣主教立即详细汇报他负责的事务，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非同寻常的事情。

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红衣主教，都用目光注视着教皇和蒙塔尔托；这些教廷大臣的老练眼睛很难被人欺骗，却没有一个人敢说，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在教皇陛下的近前看到陛下抽噎之时，脸上曾显出丝毫的激动，而此时此刻，陛下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在对教皇陛下进行工作汇报之时，一直显出这种无动于衷的神态，令人惊讶。连教皇本人，也对此感到吃惊，因此，在红衣主教会议结束之后，他忍不住对红衣主教圣西斯托即他宠爱的侄子说：

“Veramente, costui è un gran frate!”（确实，这个人是个非同寻常的修士[①]！）

在此后的所有日子里，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按照惯例，他接受了来访的那些红衣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和罗马亲王的吊唁，但对任何人，不管他同此人有多大交情，他都没有说出一句痛苦或伤心的话。他简短地谈论了人事的无常，然后引用《圣经》或教皇的格言和话语，使自己更加坚信不疑，就跟大家一一寒暄，然后谈起城里的新闻，或是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某个人的私事，仿佛他想安慰前来安慰他的人。

罗马特别感兴趣的是，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亲王（即布拉恰诺公爵）即将来吊唁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根据传闻，亲王跟费利克斯·

① 这里暗示虚伪，即人们对修士的恶意看法。西克斯图斯五世曾当过托钵修士，在该修会中受到迫害。他的生平，请见格雷戈里奥·莱蒂写的传记，这是位有趣的历史学家，跟他的同行一样谎话连篇。费利克斯·佩雷蒂于1580年遇害，他的舅父于1585年当选为教皇。

佩雷蒂遇刺有关[1]。凡夫俗子认为，红衣主教蒙塔尔托跟亲王近在咫尺，又同亲王单独谈话，不可能一点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亲王来到红衣主教府时，街上和门口聚着一大群人；许多教廷廷臣挤满了屋子里的各个房间，要看到这两个对话者的脸的好奇心是如此强烈。但是，没有人能看出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有什么特殊表情。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完全按照教廷规定的礼仪待客；他脸上露出十分明显的喜悦神色，他跟亲王说话时显得和蔼可亲。

片刻之后，保罗亲王登上四轮华丽马车，跟他关系密切的廷臣单独待在一起，不由笑着说出了下面的话："In fatto, è vero che costui è un gran frate!"（千真万确，这个人是个非同寻常的修士！）仿佛想要证明教皇在几天前说的话符合事实[2]。

智者们认为，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在这种时候的表现，为他铺平了通向教皇皇位的道路，因为许多人对他有如下看法：因天性或美德，他不知道或不想去伤害任何人，虽然他有充分理由发怒。

费利克斯·佩雷蒂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字据，因此她只好回到娘家。在她回去之前，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派人把衣服、首饰以及她在当他外甥媳妇时得到的礼物都给了她，让她带走。

费利克斯·佩雷蒂遇害后第三天，维多利娅由母亲陪同，搬到奥尔西尼亲王府居住。有些人说，这两个女人采取这种办法，是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因为 corte（警察局）[3]看来有可能控告她们犯有默许杀人罪，或至少是谋杀前知情罪；另一些人认为（后来发生的事看来证实了这种看法），她们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使婚姻得以实现，因为亲王曾答应维多利娅，只要她失去丈夫，就立即娶她为妻。

不过，不论在当时或是到后来，大家对谁是费利克斯的杀人凶手都不是一清二楚，虽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受到过众人的怀疑。但是，大多数人都把他的遇害归咎于奥尔西尼亲王；众所周知，亲王曾爱过维多利娅，而且有过清楚的表示；他们后来结婚，则是最好的明证，因为女方的

---

① 兴趣会转移。这里转到奥尔西尼亲王身上。——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这种风格的缺点，与《于连》（指《红与黑》——编者注）的缺点恰恰相反，它煞费苦心，说出的却是一目了然的细节。——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③ 警察局不敢派人进入一个亲王的府邸。——作者注

地位如此低下，只有热烈的爱情这样专横的感情，才能使她的地位飞速提高，跟男方缔结门当户对的婚姻[1]。凡夫俗子并未因罗马总督收到一封信而改变这种看法，这件事在总督收到信后没几天就传开了。信是以切萨雷·帕兰蒂耶里的名义写的，这个青年性格暴躁，已被逐出城外。

帕兰蒂耶里在信中说，总督大人不必花费力气，到别处去寻找费利克斯·佩雷蒂的杀人凶手，因为他派人将费利克斯杀死，是由于不久以前他们之间发生了某些争执。

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得到阿科兰博尼家的同意，这凶杀就不会发生；大家指控维多利娅的三个哥哥，认为他们想要高攀，跟一位如此有钱有势的亲王结为亲家。大家尤其指控马尔切洛，因为促使不幸的费利克斯走出家门的那封信提供了线索。大家对维多利娅本人也无好评，因为她在丈夫死后，立即同意作为亲王未来的妻子，搬到奥尔西尼王府去住。大家认为，不大可能在转瞬之间就改用短兵器，至少要使用一段时间长兵器之后，才会进行这种转换[2]。

根据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命令，这起凶杀案由罗马总督波尔蒂奇大人负责侦讯。大家只是看到，那个绰号为左撇子的多米尼科已被警察局逮捕，没有用刑(tormentato)，他就在第二次审讯时招认，时间是一五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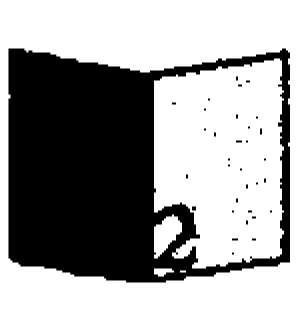
"维多利娅的母亲是主谋，博洛尼亚的 cameriera(女用人)是帮凶，女用人在凶杀发生后立刻逃到布拉恰诺城堡(属奥尔西尼亲王所有，警察局的警察不敢入内)，执行凶杀者为马基奥内·德·古比奥和保罗·巴尔卡·德·布拉恰诺，他们是一位贵人的 lancie spezzate(士兵)，由于理所当然的原因，贵人的名字没有列出。"

这个理所当然的原因，在我看来，还有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请求，他坚决要求侦讯的范围别再扩大，实际上，诉讼案也已不了了之。左撇子被放出监狱，但有 precetto(命令)，令他直接回到家乡，否则就要他的

---

① 奥尔西尼亲王的第一个妻子给亲王生子维尔吉尼奥，她是弗兰茨一世即托斯卡纳大公的妹妹、红衣主教费尔迪南多·德·梅迪奇的姐姐。他将她处死，得到了她兄弟的同意，因为她与别的男人私通。这就是名誉的法则，由西班牙人传到意大利。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爱情，既伤害自己的兄弟，也伤害自己的丈夫。——作者注

② 暗指打斗时使用剑和匕首。——作者注



性命，如没有得到特许，不准离开那里。释放此人是在一五八三年的圣路易日，由于这一天也是红衣主教蒙塔尔托的生日，所以这一情况使我越来越相信，这案子是在他的请求之下才这样了结。在格列高利十三世软弱的统治之下，这样的诉讼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并且得不偿失。

警察局的行动就此结束，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仍不想同意保罗·奥尔西尼亲王即布拉恰诺公爵和寡妇阿科兰博尼的婚事。教皇陛下在对这寡妇实施软禁之后，对亲王和寡妇下达 precetto（命令），即没有得到他或他的继承者的特许，他们俩不得签订婚约。

格列高利十三世（在一五八五年初）驾崩，保罗·奥尔西尼亲王随即请教了几位法学博士，他们回答说，据他们看，precetto（命令）因下达命令之人死亡而被取消，于是他决定在新教皇选出以前跟维多利娅结婚。但婚事不能因亲王想办而立刻就办，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想得到维多利娅的三个哥哥的同意，而碰巧福松布罗内主教奥塔维奥·阿科兰博尼就是不肯同意，另一部分是因为大家认为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继承者不会迅速选定。事实是，办婚事的那天，正好是同此事关系密切的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当选为教皇之日，也就是一五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这也许纯属巧合，也可能是因为亲王想要表明，在新教皇的治下，他不再像格列高利十三世统治之下那样对警察局感到害怕。

这婚姻使西克斯图斯五世（这是红衣主教蒙塔尔托为自己选定的称号）感到深受侮辱；他这时已抛弃修士的思维方式，并把自己的灵魂提升到上帝赋予的高度。

但教皇并未显出任何气愤的迹象；奥尔西尼亲王在那天跟一大批罗马贵人前去面见教皇，吻教皇的脚，心里想在教皇陛下的脸上看到，这个他以前了解甚少的人，显出的表情是他所希望还是他所害怕的，但他发现，现在已不能再开玩笑。新教皇用奇特的目光对亲王看了一眼，对亲王的恭维不屑回答，于是，亲王决定立刻弄清教皇对他有何意图。

在红衣主教费尔迪南多·德·梅迪奇（他第一个妻子的弟弟）和天主教大使[①]的帮助下，他请求并取得教皇在房间接见他：他在那里对教皇

---

① 1855 年版本上为：天主教驻西班牙大使。——编者注

陛下说了一番他精心准备好的话，他绝口不提以前发生的事情，只是在教皇陛下刚登基之时，同陛下一起欢庆，而作为忠心耿耿的臣仆，他向陛下献上他的全部财产和军队。

教皇[①]听他说话，神情之严肃非同寻常，并在最后对他回答说，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将来的生活和行为，能够无愧于奥尔西尼家族的血统，称得上真正的基督教骑士；至于他过去对教廷和教皇本人的态度，只有他的良心才能对他说得最为清楚；但他作为亲王，有一件事可以放心，那就是亲王过去跟费利克斯·佩雷蒂和红衣主教费利克斯·蒙塔尔托作对，他完全可以原谅，不过，他将来要是跟教皇西克斯图斯[②]作对，他就决不会原谅；因此，教皇叫他把在此之前一直藏匿于他家中和封地里的强盗（放逐者）和坏蛋全部驱逐出去。

西克斯图斯五世不管在说话时使用何种语调，都会有奇特的效果；但当他生气或气势汹汹之时，他的眼睛仿佛在射出道道闪电[③]。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奥尔西尼亲王虽说一贯是教皇们惧怕的人物，现在看到教皇用这种方式说话，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事情[④]，在十三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听到有人对他这样说话，因此，他走出教皇的皇宫之后，立刻跑到红衣主教德·梅迪奇的家中，向他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听从红衣主教的劝告，决定立即遣散他藏匿于自己家中和封地里的所有惯犯，并想尽快找到名正言顺的借口，马上离开这如此果断的教皇统治的皇土。

读者得知道，保罗·奥尔西尼亲王已胖得非同寻常；他的腿比常人的身体还粗，其中一条腿患一种病，名叫 la lupa（母狼），这样称呼是因为要在患病的部位放许多新鲜肉来喂它；否则的话，烈性的体液没有死

---

① 西克斯图斯五世于一五八五年任教皇，时年六十八岁，统治了五年零四个月；他跟拿破仑有惊人的相像之处。——作者注

② 这与拿破仑相称。如果要对格列高利十三世软弱无力的统治下犯下的罪行——进行惩处，那是无法做到的。——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③ 这伟人的逼真肖像，可在温可利的圣彼得教堂的圣器室内见到。他样子像发怒的阿尔塞斯特（《恨世者》）。这种特点请在格雷戈里奥·莱蒂的《西克斯图斯五世传》中寻找。——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④ 如果他对教皇不敬，我觉得他会死去，或被长期关在狱中。维多利娅见丈夫被囚，就会发怒，但这样她却能救他一命。——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肉可吞噬，就要吃掉周围的活肉。

亲王借口他身患此病，前往著名的阿尔巴诺温泉浴场，浴场位于隶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帕多瓦地区附近；他在六月中旬跟他的新夫人一同出发。对他来说，阿尔巴诺是个十分安全的港口，因为长期以来，奥尔西尼家族跟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关系良好，原因是双方相互帮助。

来到这安全的地方之后，亲王只想享受各处居住的乐趣；根据这个想法，他租下三幢豪宅：一幢是威尼斯的丹多洛宫，位于泽卡街；第二幢是帕多瓦的福斯卡里尼宫，位于壮丽的阿雷纳广场；他选择的第三幢豪宅在萨洛，位于加尔代湖美丽的湖畔：这住宅以前属于斯福尔扎·帕拉维奇尼家族。

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贵人们高兴地得知这样一位亲王来到他们的国家，就立刻送上一份十分贵重的 condotta(就是说一笔数目巨大的年俸，亲王可以用这笔款子来组织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并由他亲自指挥)。亲王十分潇洒地谢绝了这份厚礼；他派人对这些元老院议员回答说，虽然他因家里传统的天性，衷心希望为尊贵的共和国效力，但由于他现在已对天主教国王称臣，因此他感到不能接受其它的承诺。回答如此坚决，使元老院议员们的热情冷了下来。起初他们想等他来到威尼斯之后，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为他举行盛大的招待会；而在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他们决定在他来时，就像普通人一样对待。

奥尔西尼亲王了解了这一切情况，决定不去威尼斯。他这时已到帕多瓦附近，就在这景色迷人的地方绕道而行，带领随从，前往加尔代湖畔，即在萨洛为他准备的住宅。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愉快地消磨时光，并有各种各样的消遣。

改变(居住地)的时间已到，亲王作了几次短途旅行，然后他感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能够耐劳；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最后，他想去威尼斯待几天，但这个想法因他的妻子维多利娅而被打消，他妻子要他继续住在萨洛。

有些人认为，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这时发现她那当亲王的丈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认为她要他留在萨洛，只是想在其后叫他离开意大利，前往瑞士的某个自由城市；这样的话，万一亲王去世，她既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又能保全自己的财产。

不管这种猜测是否有根有据，事实是这样的事均未发生，因为在十一月十日，亲王又患上新的疾病，他立即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对自己不幸的妻子有怜香惜玉之感；他看到她在青春年华，既无美名，又无财产，受到意大利那些亲王权贵的憎恨，也得不到奥尔西尼家族成员的喜爱，在他死后又不能改嫁。他是个慷慨大方、讲求信誉的贵人，这时自愿立下遗嘱，让这个不幸的女人能幸运地得到一笔遗产。他留给她的钱和珠宝，数额巨大，合十万皮阿斯特[①]，外加他在这次旅行中使用的所有马匹、四轮华丽马车和家具。他的其它财产则留给他的独生子维尔吉尼奥·奥尔西尼，维尔吉尼奥是他和第一个妻子所生，她是弗兰茨一世即托斯卡纳大公的妹妹（就是他因其不忠而下令处死的妻子，处死她得到了她兄弟的同意）。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安排，保罗·奥尔西尼原以为能保证这不幸的少妇绝对安全，结果却反而使她堕入深渊，走向灭亡。

十一月十二日，亲王签署了遗嘱，觉得身体略有好转。十三日上午，医生们给他放血，并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绝对禁食，就留下明确指示，叫他不要吃任何东西。

但是，他们刚走出房间，亲王就要求给他吃饭；没有人敢违抗他，他像平时那样又吃又喝。饭刚吃完，他就晕了过去，日落前两小时一命呜呼[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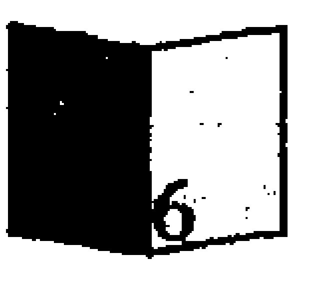
亲王暴卒之后，维多利娅·阿科兰博尼在其兄马尔切洛和已故亲王的所有属下的陪同之下，前往帕多瓦，来到阿雷纳广场旁边的福斯卡里尼宫，即奥尔西尼亲王租下的那幢豪宅。

她到后不久，她的弟弟弗拉米尼奥就来看她，此人深受红衣主教法尔内塞的宠信。于是，她进行必要的活动，使她丈夫给她的遗赠得以兑现；这遗赠高达六万皮阿斯特的现金，将在两年之内付给她，另外还有她的陪嫁财产、迎亲彩礼以及她拥有的所有金银珠宝和家具。奥尔西尼亲王曾在遗嘱中规定，根据公爵夫人的选择，在罗马或另一城市为她

---

① 1837年时约合2百万法郎。——作者注

② 死得几乎跟腓力三世一样荒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地位。腓力的死是因为负责把炭盆移开的侍从当时不在。——司汤达用铅笔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购买一幢价值一万皮阿斯特的豪宅和一座价值六千皮阿斯特的葡萄园（乡间别墅）；他还规定，她饮食起居的规格要符合她的身份。服侍她的应该有四十名仆人，并配备数目相同的马匹。

维多利娅夫人非常希望得到费拉拉、佛罗伦萨和乌尔宾的各位亲王的好感，也希望得到法尔内塞红衣主教和德·梅迪奇红衣主教的庇护，这两位红衣主教被已故的亲王指定为他遗嘱的执行人。应该指出的是，遗嘱立于帕多瓦，经杰出的帕里佐洛和梅诺基奥审定，他们是当地大学的一流教授，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法学专家。

路易斯·奥尔西尼亲王来到帕多瓦，处理与已故亲王及其遗孀有关的事务，然后前往科孚岛[1] 政府所在地，他已被尊贵的共和国任命主持该地政府的事务。

在维多利娅夫人和路易斯亲王之间，首先产生一个问题，是关于已故亲王的马匹，亲王说，按一般的说法，马匹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家具；但公爵夫人认为，马匹应该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具，双方决定，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这些马匹由她使用；她请索阿尔迪·德·贝尔加梅贵人作担保人，此人是威尼斯贵人们的雇佣兵队长，又是十分富裕的贵族，在该国可称一流人物。

其后又产生一个问题，是关于一批银餐具，已故的亲王曾把这批餐具交给路易斯亲王，作为他向后者借钱的抵押。一切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为尊贵的费拉拉（公爵）作出努力，使已故的奥尔西尼亲王遗嘱上的规定完全得到执行。

这第二件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解决，那天是星期日。

当天夜里，四十个男子走进上述阿科兰博尼女士家里。他们身穿布衣，裁剪得像奇装异服，穿着这种衣服，只要不说话就不会被人认出；而他们相互叫唤时，使用的名字都是切口。

他们先寻找公爵夫人本人，找到之后，其中一人就对她说："现在，你应该死了。"

此人不留给她一点时间，连她要祈求上帝也不允许，立刻用一把细长的匕首刺入她左乳上方，并朝四面搅动，这恶人几次三番要这不幸的

---

① 即克基拉岛，希腊西北部岛屿。

女人告诉他，他是否刺到她的心脏；最后，她咽了气。这时，其他男子寻找公爵夫人的几个哥哥，其中马尔切洛安全脱险，因为他们没有在屋子里找到他；她的另一个哥哥挨了一百刀。凶手们让尸体留在地上，屋子里一片哭喊之声；他们拿了盛金银珠宝和钱的盒子就走了。

这消息很快传到帕多瓦的官员们那里；他们派人验明尸体，并向威尼斯方面报告[①]。

在星期一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在上述豪宅和隐修士教堂是人山人海，为的是看到那些尸体。好奇的人们因怜悯而情绪激动，特别是在看到如此貌美的公爵夫人之时：他们为她的不幸而痛哭，et dentibus fremebant（并咬牙切齿地）憎恨凶手，但大家还不知道这些凶手的姓名。

警察局根据众多迹象怀疑，这事是路易斯亲王下令干的，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他的同意；警察局派人把他叫来，但他进入大名鼎鼎的队长的办公室，要带四十名全副武装的随从，守卫把他们挡在门外，并对他说他进去只能带三四名随从。但在这三四名随从进去时，其他随从也跟着冲了进去，并把守卫推开，这样，他们就全都进入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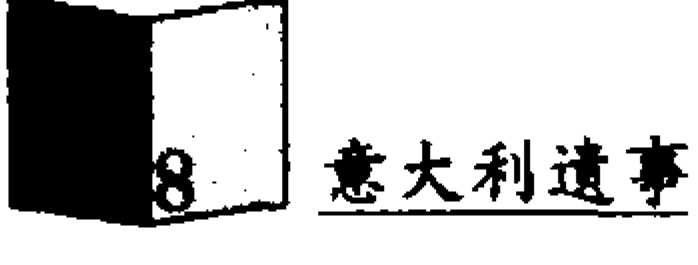
路易斯亲王来到这大名鼎鼎的队长面前，对这样的侮辱表示抗议，并说他在任何一位君主那里，从未受到过如此待遇。大名鼎鼎的队长问他，对维多利娅夫人之死和昨夜发生的事情，他是否知道什么情况，他回答说知道，并说已派人向司法机关报告。队长要把他的回答记录在案；他回答说，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不需要办理这种手续，显然也不应受到讯问。

路易斯亲王要求准许他派一名信使去佛罗伦萨，把一封信送交维尔吉尼奥·奥尔西尼亲王，他要向后者报告这诉讼案和发生的凶杀。他拿出的是一封假信，并非真信，但得到了准许。

但他派去的信使在出城后被捕，并经仔细搜查；警察局的人找到了路易斯亲王曾出示的那封信，还找出藏在信使靴子里的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

① 这里，历史的关注点无法跟小说的关注点一致。小说想要了解的是主人公们心中的一切想法。——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致维尔吉尼奥·奥尔西尼贵人

十分尊敬的贵人：

我们已完成我们之间商定的事，并且十分顺利，我们已骗过大名鼎鼎的通迪尼（显然是讯问过亲王的警察局长官的名字），因此，我在这里被看作世界上最高雅的男子。事情是我亲自干的，因此，请立刻把您知道的那些人派来。

这封信引起了官方的极大注意；官方急忙派人把信送到威尼斯；根据官员们的命令，城门全部紧闭，城墙由士兵们日夜守卫。官方颁布公告：对凶手知情而不向司法机关报告者，将受到严惩。凶手中揭发同党者，非但不会受到追究，甚至还会得到一笔赏金。但在圣诞节（十二月二十四日将近午夜十二点时）前夕，在晚上七点，阿洛伊塞·布拉加丁从威尼斯带来元老院授予的大权和命令，即不管要花多大代价，都要逮捕上述路易斯亲王及其所有部下，不论是死是活，都要捉拿归案。

上述贵人检察官布拉加丁以及队长和最高行政官这两位贵人，聚集在堡垒里商量。

他们命令，所有的民兵，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要携带武器，前去包围上述路易斯亲王的王府，违者将被处以绞刑（della forca），亲王府位于堡垒附近，与阿雷纳广场上的圣奥古斯丁教堂相邻。

到了那天（圣诞节那天），城里颁布命令，鼓励圣马可的孩子们拿起武器进攻路易斯贵人的府邸；没有武器者被叫到堡垒领取武器，要多少就给多少；该命令许诺，谁要是把上述贵人路易斯送交警察局，不管贵人是死是活，此人可得赏金两千杜卡托，而送交路易斯的一个部下，则可得五百杜卡托。另外，还命令不带武器之人，如认为必须外出，则不得接近亲王府，以免妨碍参战之人。

同时，在老城墙上，设置了枪支、臼炮和大炮，对准了亲王所在的屋子；在新城墙上也设置了数目相同的枪炮，在那里可看到上述屋子的背面。在这边还布置了骑兵，需要时可让其自由行动。在河畔，人们忙于放置凳子、衣橱、双轮畜力车和其它能用作防御工事的家具。人们认为，用这个方法可以挡住被围困者，使他们不能攻击挤在一起的民众。这种防御工事也能保护炮手和士兵，使他们免受被围困者的火枪射击。

最后，人们在亲王的屋子正对面和两侧的河里安排船只，船上的人携带火枪和其它武器，在敌人想冲出来时，可以起到骚扰的作用；同时，在所有的街上筑起街垒。

在作这些准备工作时，收到了一封信，措辞十分客气，亲王在信中抱怨，这案件尚未审理，他就被判定有罪，被当作敌人看待，甚至被认为是叛乱分子。这封信是利韦罗托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三位贵族，即城里的三位要人，被官方派去会见路易斯贵人，在路易斯的屋子里，跟他在一起的有四十名男子，都是娴熟兵器的老兵。三人看到他们正在忙于用木板和弄湿的床垫来做防御工事，并准备好他们的火枪。

这三位贵族对亲王说，官方已决定将他捉拿归案；他们敦促他投降，并说在官方采取武力之前，他用这种办法也许能得到官方的某种宽恕。对此，路易斯贵人回答说，如果对他屋子的包围能够撤除，那么，他就带两三名侍从去见城里的行政长官，以谈论此案，但有个特别的条件，那就是他可以随时回府。

这三名使者带着亲王亲笔写的这些建议，回到城里的行政长官那里，行政长官们拒绝了所有的条件，主要是根据大名鼎鼎的皮奥·埃内亚和在场的其他贵族的劝告。使者们又回到亲王那里，并对他说，他如果不是无条件投降，官方就用大炮把他的屋子夷为平地；对此，亲王回答说，与其这样投降，他情愿粉身碎骨。

行政长官们发出战斗的信号，虽然能用齐放的炮火把亲王的屋子几乎完全炸掉，但官方在一开始情愿手下稍加留情，以观察被围困者是否愿意投降。

这种办法取得成功，能给圣马可省下一大笔钱，这些钱本来要用于重建作为进攻目标的王府中被炸毁的部分；但是，这办法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如果路易斯贵人的士兵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冲到屋子外面，那么，要取得胜利就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们都是老兵，既不缺乏弹药武器，也不是没有勇气，特别是他们如果战胜，得到的好处最多；如作最坏的打算，死在刽子手刀下，还不如死于火枪的枪弹。另外，对方又是何人？是一批不幸的围攻者，缺乏使用武器的经验，如果这样，那些贵人就要后悔自己天性的宽厚和善良。

因此，围攻者先炮轰王府前的柱廊；然后炮击点越来越高，摧毁了柱廊后面房屋正面的墙壁。在这段时间里，屋里的人们拼命用火枪往外射击，但只是射伤了一个老百姓的肩膀。

路易斯贵人在里面狂叫：战斗！战斗！打仗！打仗！他忙于铸造子弹，用的是盘子的锡和窗玻璃的铅。他威胁说要冲出去，围困者采取了新的措施，推出口径更大的大炮。

这大炮开出第一炮，就摧毁了房屋的一大部分，有个人倒在废墟之中，此人名叫潘多尔福·莱普拉蒂·德·卡梅里诺。他极其勇敢，是个出名的强盗。他已被逐出神圣教会统治的国家，大名鼎鼎的大人维泰利，曾因温琴蒂·维泰利之死，用四百皮阿斯特悬赏能取其首级之人，温琴蒂在马车上遭到袭击，被路易斯·奥尔西尼亲王提供的火枪和匕首杀死，而动手的则是上述的潘多尔福及其同伙。潘多尔福倒下后昏头昏脑，一动也不能动；卡伊迪·利斯塔家的贵人们的一个仆人，拿着一把手枪走上前去，十分勇敢地割下他的首级，然后急忙拿到堡垒，交给那些行政长官。

不久之前，另一声炮响，只见屋子的一个墙面倒塌，同时倒下的有佩鲁贾的蒙泰梅利诺伯爵，他死于废墟之中，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

人们随后看到，从屋子里走出一人，名叫洛伦佐上校，是卡梅里诺的贵族，他非常富裕，并在许多情况下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深得亲王的器重。他决定在死前要报仇雪恨；他想要开枪，虽然转轮转了，但也许是上帝的意思，火枪恰巧发不出火，而正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身体里穿过。开枪的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在圣米歇尔学校当辅导老师。他想得到赏钱，就走上前去，要割下其首级，但其他人更加灵活，尤其是更加强壮，抢在了他的前面，拿了上校的钱袋、腰带、枪、银饰品和戒指，并割下了他的首级。

路易斯亲王眼见自己最信任的这几个部下已死，感到心烦意乱，再也看不到他有任何举动。

菲伦非贵人，即他的管家和便服秘书，在一个阳台上挥动白手帕，表示自己投降。他出来后，那些贵人（行政长官）的副官安塞尔梅·苏阿尔多将他挟在腋下——据说在打仗时常用这种方法——带到堡垒。

他立刻受到审问，他说他在发生的事情中没有犯任何错误，因为他



在圣诞节前夕刚从威尼斯回来，他在威尼斯待了好几天，是为了处理亲王的事务。

他们问他，有多少人跟亲王在一起；他回答说："有二三十人。"

他们问他这些人的姓名，他回答说，有八至十人，由于是贵族身份，所以跟他一样与亲王同桌吃饭，并说他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但其他人浪迹天涯，而且是不久前才来投靠亲王，所以他对这些人并不了解。

他说出十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利韦罗托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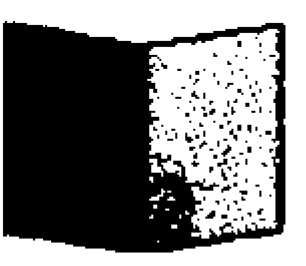
不久之后，设在城墙上的大炮开始发威。士兵们被安排在与亲王府相邻的房屋之中，以阻止亲王手下的人逃跑。上述亲王跟上述两人一样冒过生命危险，我们已在上面叙述这两人死亡的情况，他要他周围的人坚持下去，直至看到他亲笔写的一封信和一件信物；然后，他向上面已经提到的安塞尔梅·苏阿尔多投降。按照规定，应让他乘坐四轮华丽马车过去，但由于街上人山人海，又有街垒，他不能乘车前往，就决定让他步行。

他走在马尔切洛·阿科兰博尼手下的人中间；他两旁是当雇佣兵队长的贵人，即副官苏阿尔多以及其他队长和城里的贵族，个个都是全副武装。跟随其后的是一大队带武器的市民和城里的士兵。路易斯亲王身穿棕色服装，腰佩尖头短剑，他的外套在腋下部位有卷边，他走路的样子十分优雅；他显出傲慢的微笑，说道："如果我参加战斗多好！"这几乎是想让别人明白，他参加战斗就会获胜。他被带到贵人们面前，立刻向他们躬身施礼，并说道：

"先生们，我是这位贵族的囚徒，"说时指着贵人安塞尔梅，"发生的事情并非取决于我，我对此事感到非常生气。"

队长命人拿下他佩带的尖头短剑，他靠在一个阳台上，开始用在那里找到的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

他们问他，他屋子里有哪些人；他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利韦罗托上校和蒙泰梅利诺伯爵，这两个人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他还说，他愿意出一万皮阿斯特，以赎取其中一人的性命，而另一个人的性命，他则用自己的鲜血赎取。他要求把他安置在一个与他身份相符的地方。事情就这样说好，然后，他给部下写了封亲笔信，命令他们投降，并拿出自己的戒指作为信物。他对贵人安塞尔梅说，他把自己的剑和枪送给



他，但如在他屋子里找到武器，请他出于对他的爱而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是一位贵族的武器，而不是一个粗俗士兵的武器。

士兵们进入王府，在里面仔细搜查，并立刻对亲王的部下一一点名，发现共有三十四人，然后，这些人被两个两个地押到法院的监狱。尸体留给狗吃，官方立即向威尼斯汇报发生的一切情况。

人们发现，路易斯亲王的许多士兵，即那些凶杀的同谋，却不在那里；官方严禁市民窝藏他们，违者的房屋将被拆毁，财产被充公；如有人告发他们，还可得赏金五十皮阿斯特。这种办法，使其中好多人被抓到。

威尼斯派出一艘战舰开往坎迪亚，命令贵人拉蒂诺·奥尔西尼立即回去，有要事相商，人们认为他会失去自己的职务①。

昨天是圣埃蒂安纳日，上午，大家都期待着看到上述路易斯亲王被处死，或听到有人叙述他在监狱里被勒死；如果不是这样，大家都会感到意外，因为亲王不是一只能久关笼内的小鸟。当天夜里，进行审讯，到了圣约翰日②，在天亮前不久，人们得知上述贵人已被勒死，死时神色非常安详。他的遗体立即被送到大教堂，并由这教堂的教士和耶稣会神甫陪伴。这尸体整天都被放在教堂中央的一张桌上，向老百姓展览，让缺乏经验之人作为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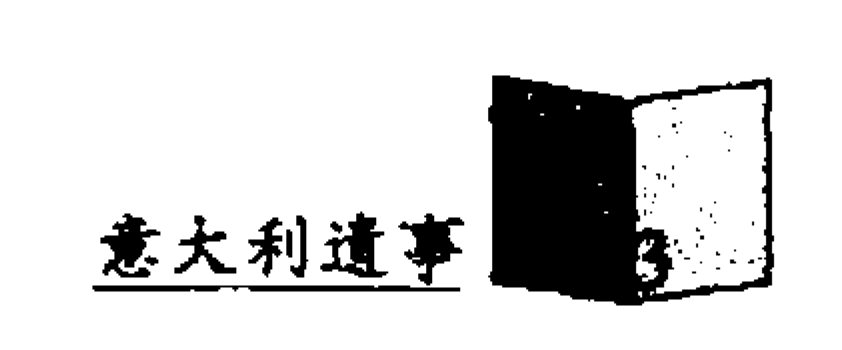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他的遗体被运到威尼斯，就像他在遗嘱中规定的那样，并在那里埋葬。

星期六，人们绞死了他的两个部下，其中一个是上等人，名叫富里奥·萨沃尔尼亚诺，另一个则是下等人。

星期一是上述那年的倒数第二天，有十三人被绞死，其中有好几个大贵族；另外两个，一个是斯普伦迪亚诺队长，一个是帕加内洛伯爵，他们被押送到广场，被施以轻度钳烙刑；到达受刑地点时，他们已被击昏，脑袋被敲碎，人被大卸四块，但还没有咽气。这些人是贵族，在为虎作伥之前十分富裕。有人说，帕加内洛伯爵就是杀害维多利娅·阿科兰博

① 谨慎在当时是必要的。当时的政府远没有我们现在的政府强大。它只能用武力，无法进行商谈。——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圣埃蒂安纳日为 12 月 26 日，圣约翰日为 12 月 27 日。



尼夫人的凶手,其残忍已在上文中叙述过。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路易斯亲王在上述信中证实,事情是他亲手干的;也许这样做是出于他的虚荣心,就像他派人杀害维泰利时在罗马显示的那样,或者是为了使自己更加值得维尔吉尼奥·奥尔西尼亲王的宠信。

帕加内洛伯爵在被刺到致命的一刀前,在左乳下方给戳了好几刀,以刺到他的心脏,就像他刺那可怜的夫人时那样[①]。因此,鲜血像河水般从他胸口涌出。在这种状况下,他还活了半个多小时,这使大家十分惊讶。他已四十五岁,却仍然精力旺盛。

节后的第一天,把其余十九人送上西天的绞刑架还竖在那里。但是,由于刽子手极其疲劳,而老百姓看到这么多人死去,自己也像要断气一般,所以绞刑分别在这两天内执行。大家在想,不会让一个人活命。例外也许会有,在路易斯亲王的部下中间,只有他的管家菲伦菲贵人,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这事对他确实重要——以证明他并未参与此事。

在帕多瓦城里,无人记得,即使是年龄最大的老人也不记得,以前曾有过比这次更为公正的判决,也不记得曾有另一次判决判处过这么多人的死刑。这些(威尼斯的)贵人在最为文明的那些国家里,获得了良好的名声和声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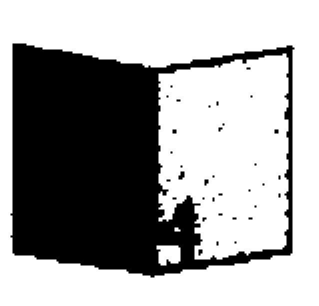
(另一人的手笔添加:)

亲王的秘书和 maestro di casa(管家)弗朗切斯科·菲伦菲被判十五年监禁。司酒官(copiere)奥诺里奥·阿达米·德·费尔莫和其他二人被判一年监禁;七人被处以带脚镣划船的刑罚,其余七人获释。

徐和瑾 译

① 在人的心里,同态复仇法看来天生就有。1833 年 4 月 26 日。——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史家对道德习惯的描述。1836 年 8 月 26 日。——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卿奇一家

一五九九年

莫里哀的唐璜无疑风流倜傥，但他首先是上流社会的男士；在沉湎于追求佳丽的无法克制欲望之前，他希望自己符合某种理想的楷模，在风流倜傥、才智横溢的年轻国王[①]的宫廷之中，成为众口齐颂的男子。

莫扎特的唐璜已经比较接近自然，少了些法国味，他较少考虑别人的看法；他不是首先想出风头，即像德·奥比涅[②]笔下的费内斯特男爵所说的那样。意大利的唐璜，我们只有两个形象，在十六世纪，在文艺复兴之初，他在这美丽的国家应该有如此表现。

这两个形象中，有一种我绝对不能向诸位介绍，因为这世纪过于一本正经；这里应该提到我曾多次听见拜伦勋爵说过的名言：This age of cant（这言不由衷的时代）。这种伪善非常讨厌，又骗不了任何人，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蠢人有话可说：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有人竟敢说这样的话，有人竟敢取笑这样的事，等等。其缺点是大大缩小了历史的领域。

如果情趣高雅的读者允许，我就向他们介绍第二位唐璜，讲述此人的小传，对于这个唐璜，在一八三七年时可以谈论；他名叫弗朗切斯科·卿奇。

要有唐璜出现的可能，世上非得要有伪善。在古代，唐璜会是一个

---

① 指法王路易十四。莫里哀的《唐璜》于1665年上演，路易十四当时27岁。

② 奥比涅（1552—1630）：法国作家，是加尔文派热情教徒，又是亨利四世的战友，著有讽刺小说《费内斯特男爵奇遇记》。曼德农夫人是他孙女。

无因之果；当时宗教是一种节庆，鼓励人们作乐，对于在生活中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欢作乐的人，宗教又怎么会使这样的人变得面貌憔悴？只有政府在谈禁欲；政府禁止的是可能危害祖国之事，即危害众人利益之事，而不是只能危害行动的个人之事。

因此，任何对女人有兴趣的男人，只要有很多钱，就能在雅典成为唐璜，没有人会对他说三道四；没有人会说，这种生活是眼泪的河谷，这种痛苦是自作自受。

我并不认为雅典的唐璜，会像现代君主国家的唐璜那样，迅速达到犯罪的境地；后者的一大部分乐趣，在于对抗舆论，而在青年时代，他在开始时认为，他对抗的只是伪善。

在路易十五式的君主国家中违法，开枪打一个盖屋顶的工人，让他从高高的屋顶上滚下，这不是证明他生活在亲王的社交界里，风度翩翩，对法官毫不在乎？对法官不在乎，难道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唐璜所走的第一步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

在我们中间，女人已不再时髦，因此唐璜也就罕见；但在以前有唐璜之时，他们总是先寻求生理上正常的乐趣，同时对抗他们感到他们同时代人的宗教中不合情理的观念，并以此为荣。只是到了后来，唐璜开始堕落，他才在对抗舆论中找到美妙的乐趣，而在他看来，舆论却是正确合理的。

这种转变在古人中很难出现，到了罗马帝王的统治时期，在出了提比略[①] 和有了卡普里岛之后，才出现纵欲之徒，他们喜爱腐化是为了腐化，即为了在对抗他们同时代人的合理舆论时得到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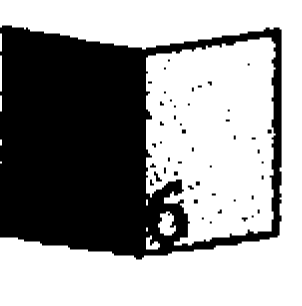
因此，我把唐璜能扮演魔鬼角色的原因归于基督教。无疑是这种宗教在教导芸芸众生，一个可怜的奴隶和一个角斗士，其精神力量与恺撒完全相同；因此，出现各种细腻的感情，必须感谢基督教；另外，我并不怀疑，这些感情迟早会出现在各国人民中间。《埃涅阿斯纪》[②] 已经比《伊利亚特》[③] 温和得多。

---

① 提比略（前42—37）：古罗马皇帝（14—37），长期从事征战，军功显赫，继帝位后，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害。

② 《埃涅阿斯纪》是维吉尔的史诗，写于公元前29至前19年，歌颂埃涅阿斯建国罗马。

③ 《伊利亚特》是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耶稣的理论就是其同时代的阿拉伯哲学家们的理论；圣保罗布道时讲了那些原则[①] 之后，给世上带来的惟一新事物是教士团体，这团体与其他公民完全分隔开来，甚至跟他们的利益相左[②]。

这团体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培养和巩固宗教感情；它想出了一些迷人的办法和习俗，使各个阶级的人都为之感动，其中既有目不识丁的牧人，也有麻木不仁的年老廷臣；它善于把自己的回忆和幼年时的美好印象联系在一起；它连不大的瘟疫或不大的灾难也不放过，而要加以利用，使惧怕和宗教感情同时倍增，或者至少是要建造一座漂亮的教堂，就像威尼斯的萨卢特教堂[③]。

这团体的存在，使这种美妙的事情得以出现：教皇圣利奥不用一兵一卒，就抵挡住残暴的阿提拉及其成群的蛮族[④]，他们在不久前曾使中国、波斯和高卢闻风丧胆。

因此，宗教如同被称为法国君主制并因赞歌高唱而显得温和的专制政权，使奇事得以出现，这世上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这种奇事也许永远也不会见到。

这些事不管是好是坏，总是奇特而又有趣，亚里士多德、波利比奥斯[⑤]、奥古斯都[⑥] 和古代其他智者见了都会大吃一惊；在这些事中，我毫不犹豫地列入唐璜那十分现代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是路德[⑦] 之后

---

① 保罗是基督教的奠基人之一，早年反对基督教，后突然改宗基督教。他的主要思想为：一是上帝的义——因信称义；二是圣灵里的生活——保罗神秘主义；三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四是来世与审判。他的思想对后世基督教影响很大。

② 参见孟德斯鸠的《罗马人的宗教政策》。——作者注

③ 1630 年，一场瘟疫袭击威尼斯及泻湖地区，夺去 9.5 万人的生命。威尼斯人立誓，如果圣母将威尼斯从这场劫难中拯救出来，就专门为她建造一座教堂，即萨卢特教堂。意大利文 salute 意为“拯救”。

④ 圣利奥即利奥一世，罗马城主教，后世列作教皇。452 年，匈奴国王阿提拉侵入意大利北部，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三世束手无策，利奥亲赴曼图亚向阿提拉议和，保全了罗马。事后他谎称彼得和保罗显灵才把阿提拉吓跑。

⑤ 波利比奥斯(约前 205—约前 123)：古希腊历史学家，其名著《通史》40 卷叙述了公元前 264 至前 164 年间的罗马历史。

⑥ 奥古斯都(前 63—后 14)：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在位时扩充版图，改革政治，奖励文化艺术。

⑦ 即马丁·路德(1483—1546)：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权威，将《圣经》译成德文。

的各位教皇推行的苦行政体的一种产物；因为利奥十世[①] 及其教廷（一五〇六年）基本上遵循了雅典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唐璜》演出于一六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即路易十四统治初期；这位君主当时还不虔诚，但教会审查官还是下令删除林中穷人这场戏[②]。这次审查为提高威望，想要让无知得不可思议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教徒[③]"这个词是拥护共和政体者的同义词[④]。

这剧本的最初作者是名叫提尔索·德·莫利纳的西班牙人[⑤]；将近一六六四年时，一个意大利剧团在巴黎演出该剧的仿本，红极一时。这也许是世界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喜剧。这是因为其中有魔鬼和爱情，有对地狱的惧怕和对一个女人的热恋，这就是说，众人眼里最可怕的和最愉快的东西都有，而且并非粗野。

对唐璜的描写出一位西班牙诗人引入文学不足为怪。在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中，爱情占据重要的地位；在那里，这是一种严肃的激情，可以使人轻而易举地为它牺牲所有其它激情，甚至——这点又有谁会相信？——虚荣心！在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经过仔细考虑，法国独自摆脱这种激情，因为它使那些外国人干了这么多的蠢事：例如，娶一个穷姑娘为妻，借口她长得漂亮，并爱上了她。在法国，不美的姑娘不乏欣赏的男子；我们是深思熟虑之人。在别的国家，她们只好去当修女，因此，修道院在西班牙必不可少。在这个国家，姑娘们没有嫁妆，这个法律使爱情的胜利持续不断。在法国，爱情不是已躲到六层楼里，就是躲到没有家里的公证人做媒就嫁不出去的姑娘们中间？

这里不必谈论拜伦勋爵的唐璜，此人只是福布拉斯，是个微不足道的漂亮青年，却有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幸福向他迎面扑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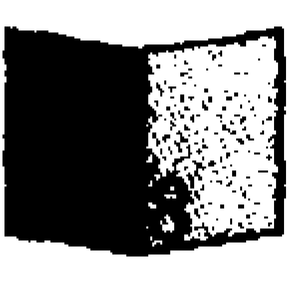
① 利奥十世（1475—1521）：意大利籍教皇，耗费巨款资助艺术事业，保护艺术家，继续前任兴建的圣彼得大教堂等工程，发行赎罪券，绝罚马丁·路德。

② 即莫里哀的《唐璜》第3幕第2场。

③ 冉森（1585—1638）：荷兰天主教神学家，创立冉森教派，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

④ 参见圣西蒙的《布拉什隐修院院长的回忆》。——作者注

⑤ 这是名叫加布里埃尔·泰莱兹的聪明修士的笔名。他属于仁慈宗，据说他写了好几出戏，其中不乏才气横溢的场面，如《宫廷胆小鬼》。泰莱兹写的喜剧有300出，现存60至80出。他死于1610年左右。——作者注



因此,这种奇特的性格,只有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会首次出现。在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有一天天气炎热,一位公主在那天晚上高兴地拿起一杯冰冻饮料,并说:真可惜,这并非犯罪!

我认为,这种感情是唐璜性格形成的基础,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对他来说必不可少。

对此,一位那不勒斯作家大声说道:"对抗上天,并认为上天会在这时将你化为灰烬,这难道微不足道?据说,由此产生极度的愉悦,即有个当修女的情妇,修女十分虔诚,她明知自己在做坏事,却又满怀热情地请求上帝宽恕,就像她犯罪时一样热情。"[①]

我们假设有一个极其邪恶的基督教徒,出生在罗马,当时严厉的庇护五世[②] 刚恢复或想出大量细致入微的教规,这些教规与普通的道德截然不同,后者所说的美德只是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一种严厉的宗教裁判——而且十分严厉,使它在意大利只持续很短时间,并只好躲到西班牙去——其作用得到加强[③],使人人都感到害怕。在几年的时间里,人们花费很大力气不去执行或公开蔑视这些细致入微的小教规,虽然这些教规已被提升为宗教最为神圣的义务之列;他[④]看到普天下的公民在宗教裁判的可怕教规面前发抖,就会耸耸肩膀。

"啊!"他会想,"我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裕的人;我也要成为罗马最勇敢的人;我要公开嘲笑那些人尊重的所有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看来很不值得尊重。"

因为一个唐璜,要成为这样的人,应该是个有勇气的男人,并应头脑灵活、清楚,能一眼看出别人行动的动机。

弗朗切斯科·卿奇会想:"我是罗马人,一五二七年生于罗马,在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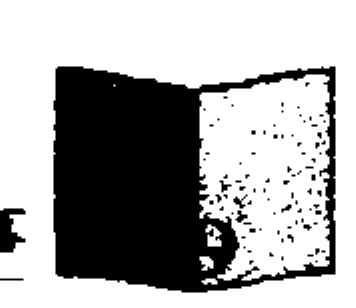
---

① 请见 D·多米尼科·帕列塔。——作者注

② 庇护五世(1504—1572):意大利籍教皇(1566—1572),登位后着手教廷改革,残酷镇压异端,绝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发动十字军东侵土耳其。

③ 圣庇护五世,姓吉斯列里,皮耶蒙特人,在至圣的圣马利亚教堂里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坟墓上,可看到他瘦削、严肃的形象,他于 1566 年登上圣彼得的皇位后,成了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他统治教会达 6 年零 24 天。请见他的书信,由德·波特先生发表,我们中间惟有此人了解这段历史。德·波特先生的著作中有大量史实,这是他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的图书馆中 14 年仔细研究的成果。——作者注

④ 在 1855 年的版本中为:我们所说的那个邪恶的罗马人。——编者注



军统帅德·波旁的路德宗士兵在罗马对圣器犯下极为可怕的亵渎罪的半年时间里，我用什么行动才能使人注意到我的勇敢，并使我在内心深处感到对抗舆论的快感？我如何能使我同时代的那些蠢人感到惊讶？我如何能感到巨大的乐趣，觉得自己与那些凡夫俗子截然不同[①]？"

一个罗马人，一个中世纪的罗马人，不会想到只说空话。豪言壮语，在意大利比在其它国家更受鄙视。

能在自己心里这样想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卿奇：一五九八年九月十五日，他在女儿和妻子面前被杀。这个唐璜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良好印象；总之，他虽说像莫里哀的唐璜那样，首先想做个有教养的人，但他的性格并未因这种想法而变得温柔和变弱。他想到其他男人，只是为了表示自己胜过他们，为了在自己的计划中利用他们，或是为了憎恨他们。唐璜感到乐趣，从来不是因一颗温柔的心所产生的同情、甜蜜梦想或幻觉。他首先需要有的乐趣，是胜利，是别人看得到而又不会被否认的乐趣；他必须有一份名单，由肆无忌惮的莱波雷洛在伤心的埃尔维尔面前打开[②]。

罗马的唐璜小心谨慎，不会像莫里哀的唐璜那样做出很大的蠢事，即显出自己的性格特点，并对一个仆人说知心话；他在生活中没有知己，只说对他计划的进展有用的话。真实的温情和迷人的快乐，使我们原谅了莫扎特的唐璜，但在他身上却无人能够看到；总之，我在翻译后展现的形象无比丑恶。

要是有所选择，我不会说出这种性格，而只是对它进行研究，因为它使人感到的是可怕，而不是有趣；但我得承认，这是几位旅伴对我的要求，而我不能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一八二三年，我有幸跟几个和蔼可亲的人同游意大利，这些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同他们一样，被贝亚特丽丝·卿奇的美妙肖像迷住，她的肖像可在罗马的巴尔贝里尼宫中见到。

---

① 在我看来，他因有巨大财产，像个变成恶人的狡诈之徒，像个萨德。卿奇之父当时 70 岁。——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页边上作的注

② 莱波雷洛是莫扎特的《唐璜》(1787)中唐璜的跟班。在第 1 幕第 2 场中，唐璜一大早准备去寻欢作乐，遇到被他抛弃的旧情人唐娜·埃尔维尔，唐璜让跟班和她解释，自己为什么将她抛弃。莱波雷洛把唐璜情妇的名单念给她听，她听了决定报仇。

这座宫殿里的画廊，现在只有七八幅油画，但其中四幅是杰作：首先是拉斐尔的情妇即著名的福尔纳丽娜的肖像[①]，这是拉斐尔的画作。这幅肖像确是真迹，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现在找到一些当时的摹本，而佛罗伦萨画廊里的画像，据说是拉斐尔情妇的肖像，由莫尔根用同一标题制成版画，但跟这幅肖像完全不同。佛罗伦萨的那幅画像，根本不是拉斐尔画的。看在这伟大名字的份上，请读者原谅这段不长的离题话。

巴尔贝里尼画廊中第二幅珍贵的肖像，出自圭多[②] 的手笔；那就是贝亚特丽丝·卿奇的肖像，现在可看到这肖像的众多拙劣版画。这位大画家在贝亚特丽丝的脖子上画有一小块布料：他给她画上了包头布；他担心的是，如果他确切地再现她被处决时穿的衣服，描绘绝望而又可怜的十六岁姑娘的蓬乱头发，会使真实变成恐怖。她容貌温柔、美丽，眼睛大大的，目光十分温柔：眼睛显出吃惊的样子，仿佛一个人在痛哭流涕之时被人发现那样。头发金黄，非常漂亮。这容貌中没有罗马人的丝毫高傲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而在台伯河的姑娘自信的目光中却经常可以见到，她们自豪地称自己为 di una figlia del Tevere（台伯河的姑娘）。可惜的是，过了二百三十八年的漫长岁月之后，中间色调已变成砖红色，而当时发生的大祸的情况，诸位即将读到。

巴尔贝里尼画廊的第三幅肖像，是贝亚特丽丝的继母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的画像，她同贝亚特丽丝一起被处决。这是罗马主妇天生美丽和高傲[③]的典型。她面容宽大，皮肤洁白，眉毛又黑又粗，目光威严，同时又充满性感。这同她继女的脸形成美丽的对照，后者的脸是如此温柔、纯真，酷似德国姑娘。

第四幅肖像以色彩的真实和华丽著称，是提香的一幅杰作；那是个希腊女奴，是著名的威尼斯督治巴尔巴里戈的情妇。

来到罗马的外国人，几乎都从旅游一开始就请人把他们带到巴尔

---

① 福尔纳丽娜（意大利文为 Fornarina，意为：面包师的女儿）约在 1510 年成为拉斐尔的情妇。罗马巴尔贝里尼画廊的福尔纳丽娜肖像被认为是拉斐尔的弟子所画。

② 即雷尼（1575—1642），意大利油画家、版画家，古典巴罗克绘画风格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多以神话、宗教为题材，主要有壁画《曙光女神》、油画《玫瑰经圣母》等。

③ 这种高傲并非来自其社会地位，就像凡·戴克的肖像画中那样。——作者注

贝里尼画廊;他们被吸引到贝亚特丽丝·卿奇及其继母的肖像前面,妇女尤其如此。我跟大家一样感到好奇;然后,我像众人一样,设法去查阅这著名案件的文件。如果你能读到,我相信你会十分惊讶,因为除了那些被告的回答之外,文件都用拉丁文书写,你在其中几乎找不到对事实的解释。原因是在一五九九年的罗马,这些事实无人不知。我出钱买到许可,抄录了一篇当时的故事;我觉得能把它翻译出来,同时又显得十分得体;至少这译文可以在一八二三年的贵妇人面前大声朗读。当然,译者在无法忠实之时就不再忠实:憎恶会轻而易举地战胜好奇的兴趣。

纯粹的唐璜(即不试图符合任何理想的模式,想到众人的舆论只是为了对其侮辱)的可悲角色,在这里展现出它的全部丑恶。他罪恶滔天,两个不幸的女人只好让人将他在她们面前杀死;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的女儿,但读者不敢确定她们是否有罪。与她们同时代的人们认为,她们不应该死。

我相信,加莱奥托·曼弗雷迪(他被妻子杀死,这题材曾被大诗人蒙蒂使用)的悲剧,以及十五世纪其它许多家庭悲剧——这些悲剧不大出名,在意大利的城市志中几乎不提——最终的场景会同彼得雷拉城堡出现的场景相仿。下面是当时的那个故事的译文;这故事是用罗马的意大利文写的,时间是一五九九年九月十四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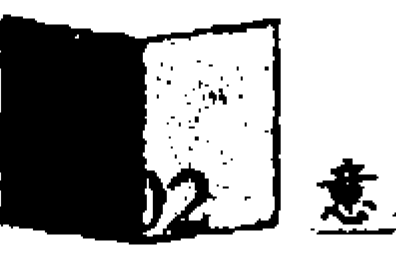
真实故事

叙述贾科莫和贝亚特丽丝·卿奇及其继母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卿奇之死,他们因弑父罪于上星期六即一五九九年九月十一日被处决,当时是在我们圣父、教皇克雷芒八世② 即阿尔多布兰迪尼的统治之下。

---

① 我喜欢这篇故事,是因为它的同时性。可怜的姑娘于 1599 年 9 月 11 日被杀,这故事则在 9 月 15 日写完。我昨天在巴尔贝里尼宫研究并观赏了她的脸。1834 年 3 月。——司汤达在一本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克雷芒八世(1536—1605):意大利籍教皇(1592—1605),与法兰西结盟,支持法王亨利四世发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曾刊行《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及其它礼仪书。



弗朗切斯科·卿奇生于罗马，是我们城市里最富裕的市民之一，他过着令人厌恶的生活，最终导致他的灭亡。他使他的儿子们和女儿贝亚特丽丝早夭，他的儿子个个强壮、勇敢，他的女儿虽然不到十六岁就被押赴刑场（至今只有四天），却被认为是教皇领地和全意大利最美的美女之一。有消息说，上星期五，即贝亚特丽丝被处决的前一天，令人钦佩的博洛尼亚画派的弟子之一圭多－雷尼先生想要为可怜的贝亚特丽丝画像。要是这位大画家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像他在这都城完成其它绘画那样，后世就能对这令人钦佩的姑娘的美貌有个概念。为了使后世也能记得她那空前绝后的不幸，以及这个真正的罗马姑娘同不幸斗争的惊人毅力，我决定把我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即导致她死亡的行动，以及我在她光荣蒙难的那天看到的情景。

向我提供消息的人，由于所处的地位，知道所有绝密的情况，这些情况在罗马无人知晓，至今仍然如此，虽说一个半月以来，大家只谈卿奇一家的案件。我记录此事，会有点不受拘束，因为我确信能把我的评论置于受人尊重的档案之中，而且可以肯定，只有在我百年之后它才会被取出。我惟一感到难受的是，由于要做到真实，我必须对那可怜的贝亚特丽丝·卿奇的无辜表示反对，她受到认识她的所有人的敬爱，而她可恶的父亲则被人憎恨、厌恶。

不可否认，这个男人天生就有惊人的聪明和古怪，他是卿奇大人之子，他父亲在庇护五世（吉斯列里）的统治之下，官至司库（财政部长）。众所周知，这位教皇陛下只管憎恨异端，以及恢复他那令人钦佩的宗教裁判，而对他国家世俗的行政工作则嗤之以鼻，因此，这位卿奇大人在一五七二年前当了几年司库，设法给他那可恶的儿子即贝亚特丽丝之父留下一笔十六万皮阿斯特的纯收入（一八三七年时约合二百五十万法郎）①。

除了这份巨额财产，弗朗切斯科·卿奇还有勇敢和谨慎的名声，在

① 在1580年左右为55万法郎年金收入。如在1833年，这笔钱应增至几倍？我认为应增至四倍。在今天，F·卿奇会有220万法郎年金收入。大家看到，他为了结鸡[奸]的官司，花费了110万法郎(或440万法郎)。我们今天的大人付不出这样的罚款。1833年5月15日。——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他年轻时,任何其他罗马人都无法得到这种名声;他有这种名声,在教廷和老百姓中受到极大的信任,因此,人们已开始归咎于他的罪行,只是可以轻易饶恕的罪行。许多罗马人至今还痛惜地记得,在利奥十世和保罗三世统治下享有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前者于一五一三年离我们而去,后者则在一五四九年去世。在后一位教皇的统治下,人们开始谈论年轻的弗朗切斯科·卿奇,是因为他某些奇特的恋爱获得成功,使用的方法则更为奇特。

在保罗三世的统治下,别人说话你还能相信,许多人说,弗朗切斯科·卿奇特别希望有奇特的事件,使他能产生 peripezie di nuova idea,即令人不安的新鲜感;这些人的根据是,有人在他的账簿里看到下面这样的条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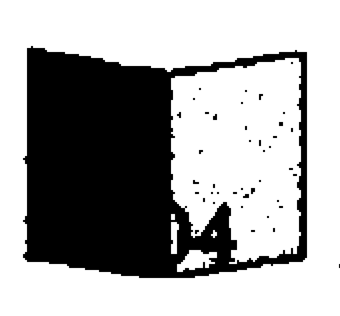
"托斯卡内拉的艳遇和 peripezie(不幸遭遇),三千五百皮阿斯特(一八三七年时约合六万法郎),e non fu caro(这不算太贵)。"

在意大利的其它城市里,人们也许不知道,我们在罗马的命运和生活方式,因在位教皇的性格不同而有变化。因此,在善良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布翁孔帕尼)统治的十三年里,在罗马什么事都允许做;想把自己的仇敌一刀杀死的人,不会受到起诉,只要此人干得并不张扬。在这种过于宽容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过于严厉,即在伟大的西克斯图斯五世统治的五年期间,大家说起这位教皇,就像说起奥古斯都皇帝,说他不应该当教皇,要当则应该永远当下去。于是,大家看到一些不幸的人被处决,为的是在十年前就已被忘记的凶杀或投毒,但不幸的是,这些人曾向后来成为西克斯图斯五世的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忏悔。

人们开始对弗朗切斯科·卿奇有大量议论,主要是在格列高利十三世统治期间;这时他已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妻子,这样的妻子对如此受人信任的贵人十分合适,她死前给他生有七个孩子。他丧妻后不久续弦,同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结婚,这女人有罕见的美貌,尤其以皮肤洁白著称,只是太胖了一点,这是我们罗马女人共有的短处。卢克雷齐娅没有给他生过子女。

弗朗切斯科·卿奇身上应该指责的最小恶习,是对可耻之爱的癖好;最大的恶习,则是不信上帝。在他的一生中,人们从未见他进过教堂。

他因可耻之爱三次被关进监狱,他给十二位教皇的宠臣送了二十



万皮阿斯特才得以脱身，他曾依次在这十二位教皇的统治下生活。（二十万皮阿斯特，到一八三七年约合五百万。）

我见到弗朗切斯科·卿奇时，他已头发花白，那是在教皇布翁孔帕尼的统治之下，当时你只要敢做，什么事都允许做。他身高约为五尺四，虽说太瘦，却身材十分优美；他被认为身强力壮，这传言也许是他自己散布；他两只大眼睛富有表情，但上眼皮下垂过多；他鼻子过高过大，嘴唇很薄，微笑时充满魅力。他盯着仇敌看时，这微笑变得可怕；他稍有激动或稍受刺激，就颤抖得极其厉害，仿佛生病一般。我年轻时，在教皇布翁孔帕尼的统治之下，我看到他骑马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无疑是为了他的一次轻浮恋爱，他穿过圣杰尔马诺树林和法约拉树林，对强盗毫不担心，据说路上花的时间不到二十小时。他总是独自一人旅行，也不告诉任何人；他第一匹马跑累了，他就另买一匹或去偷一匹。用匕首刺上一刀，别人会有困难，他却毫无难处。但说句实话，在我的青年时代，就是他四十八至五十岁时，无人敢跟他抗拒。他最大的乐趣是跟敌人对抗。

他在教皇陛下皇土的条条大道上是赫赫有名；他出手慷慨大方，但要是有人冒犯他，他就会在两三个月后派一名雇用的刺客将此人干掉。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做的惟一一件善事，是在他那位于台伯河边的宏伟府邸的院子里，建造一座奉献给圣多马的教堂，但他做出这善举，是因为一种奇特的愿望，即要他所有子女的坟墓，都在他的眼前[①]；他对自己的子女恨之入骨，恨得反常，从他们幼年时起就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做出任何冒犯他的事情。

“我要把他们全都埋在里面。”他常常面带苦笑，对他雇来建造教堂的工人们这样说。他把三个大儿子，即贾科莫、克里斯托福罗和罗科，送到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去学习。他们到了那遥远的国家之后，他就以恶作剧为乐事，对他们分文不寄，这三个不幸的青年给父亲写了许多信，却不见有一封回信，最后身无分文，只好向人借钱，或是沿路乞讨，以回到自己的祖国。

到了罗马，他们看到父亲比以前更加严厉、死板和粗暴，他家财万

---

① 在罗马，死者埋在教堂地下。——作者注

贯，却不肯买衣服给他们穿，也不愿意给他们钱，让他们能吃上粗茶淡饭。这三个不幸的孩子只好求助于教皇，陛下命令弗朗切斯科·卿奇给他们一小笔生活津贴。有了这一小笔钱，他们就离开了父亲。

不久之后，弗朗切斯科因其可耻的恋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入狱；为此，三兄弟要求觐见我们现在在位的教皇陛下，共同要求陛下处死他们的父亲弗朗切斯科·卿奇，据他们说，他们的父亲会败坏他们家的名声①。克雷芒八世很想照此办理，但他并没有照他一开始的想法去做，原因是这三个孩子不讲人伦，他不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一点面子也不给，将他们赶了出去。

上文中已经说过，这父亲出狱，是因为把一大笔钱送给能保护他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他三个儿子的奇特行为，使他对自己的孩子更加憎恨。他的孩子不管是大是小，他都时刻诅咒他们，他两个可怜的女儿住在他的府里，他每天都用棍棒打她们。

大女儿虽说受到严密监视，仍费尽心机，最后修书请求，设法让人呈交教皇；她恳求教皇陛下让她出嫁，或把她送到隐修院。克雷芒八世怜悯她的不幸，让她嫁到古比奥最显赫的贵族家庭，跟恰利·加布里埃利结婚；教皇陛下命令她父亲给她一份丰厚的嫁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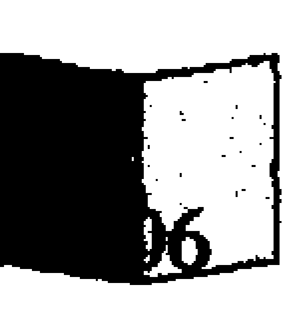
受此意外打击，弗朗切斯科·卿奇大发雷霆，为了在贝亚特丽丝长大成人之后，不能学她姐姐的样，他就把她关在他巨大府邸的一个套间里。无人能获准去那里看望贝亚特丽丝，她当时刚满十四岁，但她的美貌已是光彩照人。她的特点是快乐、纯真，有喜剧才能，这种优点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过。弗朗切斯科·卿奇亲自送饭给她吃。应该认为，这魔鬼是在这时爱上了女儿，或是装出爱她的样子，以便折磨不幸的女儿。他经常对她讲她姐姐当时对他玩弄的阴谋诡计，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最后对贝亚特丽丝大打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他儿子罗科·卿奇被猪肉店老板②杀死，第二年，克里斯托福罗·卿奇被保罗·科尔索·德·马萨杀害。这时，他显露出蔑视

---

① 三个儿子对教皇的请求实在是妙。——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是 Norcino，即 Norcia（诺尔恰）的居民，引申为 charcutier（猪肉店老板）。——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宗教的黑心，因为在他两个儿子的葬礼上，他连买蜡烛的一个巴约克也不肯花。听到他儿子克里斯托福罗的噩耗时，他大声说道，只有在他的孩子全都被埋葬时，他才会感到一点喜悦，并说在最后一个孩子死时，他为了表示高兴，准备把自己的府邸付之一炬。罗马对这种言论感到惊讶，但认为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为他以对抗众人和教皇为荣。

（这里，完全无法理解罗马手写本的作者，他模糊不清地讲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弗朗切斯科·卿奇想用这些事使当时的人们大吃一惊。他妻子和他不幸的女儿显然成了他那些恶劣透顶的念头的牺牲品。）

他做了这些事，还觉得不够；他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贝亚特丽丝，她这时已经高大、美丽；他不知羞耻，脱得一丝不挂去睡在她的床上。他赤身裸体，跟她一起在他府邸的各个大厅里走来走去；然后，他把她带到他妻子的床上，以便在灯光照耀下，让可怜的卢克雷齐娅看到他跟贝亚特丽丝干的好事。

他让这可怜的姑娘听到一种可怕的邪说，这邪说我简直不敢转述，其内容如下：一个父亲跟自己的亲生女儿发生关系，生出的孩子一定是圣人，教会崇敬的所有大圣人都是这样出生，就是说他们的外祖父也是他们的父亲①。

贝亚特丽丝要抗拒他那可恶的欲望，他就对她一阵毒打，使可怜的姑娘无法再忍受这不幸的生活，就想遵照她姐姐给她作出的榜样去做。她给我们的教皇陛下写了封十分详细的请愿书；但弗朗切斯科·卿奇显然已加以提防，因为这请愿书看来一直没有送到教皇陛下的手中；在贝亚特丽丝入狱之后，她的辩护人最需要的是这个文件，但却无法在Memoriali（案情记录）秘书处找到；这文件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彼得雷拉城堡里发生的难以置信的暴行。如看到这文件，大家不就可以一清二楚，贝亚特丽丝·卿奇当时是正当防卫？这案情记录上也有贝亚特丽丝·卿奇的继母卢克雷齐娅说的话。

弗朗切斯科·卿奇获悉了这一企图，因此可以想象，他是如何怒气冲冲，对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加倍虐待。

---

① 叙述者勃然大怒，只是因为这邪说。——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这样的生活使她们完全无法忍受，但这时她们清楚地看到，她们不能指望教皇主持公道，因为教皇的廷臣都已被弗朗切斯科用重金收买，于是，她们就想采取极端的办法，这办法虽使她们丧命，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结束她们在这个世上的痛苦。

应该知道，著名的圭拉大人常去卿奇府；他身材高大，是个非常俊美的男子，但命中注定有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不论他想去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十分潇洒地从中脱身。人们认为他喜欢贝亚特丽丝，准备脱掉 mantelleta（主教的无袖披肩），娶她为妻[①]；但是，他虽然极其小心地隐藏自己的感情，仍被弗朗切斯科·卿奇恨之入骨，后者责备他跟他那些孩子关系密切。每当圭拉大人得知卿奇贵人不在府里，他就上楼前往女士的套间，同她们谈论几个小时，并听她们抱怨她们俩全都受到的难以置信的虐待。看来贝亚特丽丝首先壮着胆，亲口把她们确定的计划讲给圭拉大人听。时间一长，他也开始插手此事；经过贝亚特丽丝的多次催促，他终于同意把这奇特的计划说给贾科莫·卿奇听，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他是大哥，除了弗朗切斯科，他就是一家之主[②]。

她们认为，要叫他一起谋反易如反掌；父亲对他非常不好，一点也不帮助他，贾科莫对此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已结婚，有六个孩子。他们决定在圭拉大人的套间里开会，商量用什么办法来处死弗朗切斯科·卿奇。事情的商量，按通常的习惯进行，在所有事情上都征求继母和姑娘的意见。最后他们作出了决定，并挑选弗朗切斯科·卿奇的两个附庸，这两个人对他恨得要命。其中之一名叫马尔齐奥，是个好心肠的男人，对弗朗切斯科的孩子非常喜欢，为了使他们高兴，他同意参加他们弑父之事。另一个是奥林皮奥，曾被科隆纳亲王任命为那不勒斯王国彼得雷拉堡垒堡主；但是，弗朗切斯科·卿奇受到亲王的信任，权力很大，让人把这个堡主赶走[③]。

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跟这两个男子商量好；弗朗切斯科·卿奇曾说

---

① 大多数大人不受教会约束，可以结婚。——作者注

② 大哥为一家之主，是西班牙的封建思想。——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③ 这堡主要报仇，愿意亲自动手。——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过，他要逃避罗马的混浊空气，下一个夏天将在彼得雷拉堡垒中度过，于是他们就想召集十二名那不勒斯强盗。奥林皮奥负责供应强盗的生活用品。他们决定让强盗躲在彼得雷拉堡垒附近的森林里，等弗朗切斯科·卿奇出发后立即通知强盗，让强盗在路上将他劫持，并派人通知他的家人，说要他们放他，必须付出数目巨大的赎金。这时，他的孩子们就被迫返回罗马，以筹集强盗提出的赎金；他们要装出无法迅速凑齐这笔款子，强盗看到钱没有送到，就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施，将弗朗切斯科·卿奇杀死。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到杀死他的真正凶手。

但是，夏天来临，弗朗切斯科·卿奇从罗马出发前往彼得雷拉堡垒之时，负责通知他出发的消息的暗探，把这个消息通知林中的强盗时间太晚，强盗来不及去大路拦劫。卿奇平安到达彼得雷拉堡垒；强盗懒得去等这个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抓到的人质，就到别的地方去偷窃，以饱私囊。

卿奇是个谨慎、多疑的老人，从不冒险走出堡垒。他年老体弱，觉得无法忍受，脾气越来越坏，对这两个可怜女人的虐待是变本加厉。他认为，她们见他年老体弱，感到十分高兴。

贝亚特丽丝对她要忍受的可耻行为，感到忍无可忍，就派人把马尔齐奥和奥林皮奥叫到堡垒里面。夜里，在她父亲睡着之时，她在一个低矮的窗前跟他们说话，并把几封写给圭拉大人的信扔给他们。

通过这些书信，双方商定，如果马尔齐奥和奥林皮奥愿意亲自动手，将弗朗切斯科·卿奇处死，那么，圭拉大人就给他们一千皮阿斯特。其中三分之一在动手前由圭拉大人在罗马支付，其余三分之二则由卢克雷齐娅和贝亚特丽丝在事后支付，到那时，她们已是卿奇的堡垒的女堡主。

另外还商定，动手之日为圣母诞生日，为此，这两个人被巧妙地带进堡垒。但卢克雷齐娅认为要尊重圣母的节日，不应在那天动手，就叫贝亚特丽丝推迟一天，以免犯下双重罪孽①。

因此，在一五九八年九月九日晚上，母女俩用非常巧妙的办法，让

① 对待上帝犹如对待专制君主，必须迁就其虚荣心。另外，他对不道德的行为只是婉转地生气。——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弗朗切斯科·卿奇服下鸦片，这个很难受骗上当的人，这时正在沉睡之中。

将近午夜十二点时，贝亚特丽丝亲自把马尔齐奥和奥林皮奥迎入堡垒；然后，卢克雷齐娅和贝亚特丽丝把他们带到熟睡的老人的卧室。他们被留在那里，以执行商定的事，两个女人则到隔壁房间里去等候。突然，她们看到两个男人来了，脸色苍白，仿佛十分生气。

“出了什么事?”两个女人大声说道。

“杀死一个睡着的可怜老人，”他们回答道，“既卑鄙又可耻！我们觉得可怜，所以没有动手。”

听到这推托的话，贝亚特丽丝感到气愤，就开始骂他们，并说道：

“啊，你们这种男人，准备好要干这种事，却没有勇气杀死一个睡着的男人[1]！他要是醒来，你们还敢看他一眼？你们这样办完事，竟敢来拿钱！既然你们胆小如鼠，不敢杀他，那么，就由我来杀死父亲；你们这些人，不会活得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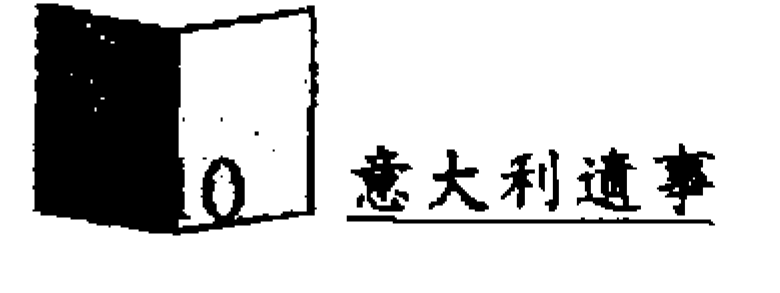
这几句咆哮如雷的话，虽说不多，却激励了这两个杀手，另外，他们也怕对方减少讲定的价钱，于是，他们坚定不移地回到那卧室，后面跟着两个女人。他们中的一个手拿大钉子，把它垂直放在睡着的老人的眼睛上；另一个手拿榔头，把钉子钉入脑袋。他们又把另一枚大钉子钉入他的喉部，这样，这可怜的灵魂，带着新犯下的许多罪孽，被魔鬼劫走；他肉体在拼命挣扎，但已无济于事。

这事干完之后，姑娘把一只装满钱的大钱包交给奥林皮奥；她给马尔齐奥的是她父亲的一件呢外衣，上面有一条金色饰带；然后，她把他们给打发走。

这两个女人单独留下，先拔去钉在尸体头部和喉部的两枚大钉子；然后，她们用床单把尸体包好，拖着它经过许多房间，最后来到一条走廊，长廊朝着一个荒芜的小花园。在那里，她们把尸体扔到一棵长在这偏僻地方的高大接骨木树上。由于在这条小走廊的尽头有厕所，所以她们希望，第二天有人发现老人的尸体倒在接骨木树枝上，会以为他是在去厕所时滑倒的。

---

① 这些细节都在诉讼过程中得到证实。——作者注



事情完全像她们预料的那样。早上，尸体被人发现，堡垒里人声嘈杂；她们大哭大叫，哭父亲、丈夫死得如此悲惨。但是，少女贝亚特丽丝有的是被奸淫的女子的勇气，却没有生活中必需的谨慎；她一大早就把血迹斑斑的床单交给堡垒里的洗衣女工去洗，并对她说不必对这样多的血感到惊讶，因为她夜里出血很多，但现已恢复正常①。

厚葬了弗朗切斯科·卿奇之后，两个女人回到罗马，去享受清福，这种生活她们想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她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因为她们不知道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事情。

上帝公正，希望如此残忍的弑父罪受到惩罚，就让京城② 立刻获悉在彼得雷拉堡垒里发生的事情，首席法官产生怀疑，就派王国的一名警官去验尸，并逮捕可疑犯人。

王国的警官派人逮捕了堡垒中的所有居民。这些人都带上镣铐，被押送到那不勒斯；他们的证词中看来没有任何疑点，只有洗衣女工说，贝亚特丽丝曾给她一条或几条血迹斑斑的床单。警官问她，贝亚特丽丝是否对这样多的血迹作出解释；她回答说，贝亚特丽丝当时说是月经来潮。警官问她，月经来潮是否会出血如此之多；她回答说不会，并说床单上的血迹颜色过于鲜红。

警官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罗马的司法机关，但是，在好几个月以后，我们这里的人才想到要逮捕弗朗切斯科·卿奇的子女。卢克雷齐娅、贝亚特丽丝和贾科莫有千百次机会可以逃之夭夭，他们可以借口朝圣前往佛罗伦萨，也可以在奇维塔 - 韦基亚③ 乘船离去；但上帝不让他们想出这种能保命的好主意④。

圭拉大人得知那不勒斯发生的事情，立即派人去杀死马尔齐奥和

① 床单必须烧掉，或者至少应藏在地板的夹层里面，这样就没事了。——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即那不勒斯。

③ 即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北部的港口城市。

④ 贝亚特丽丝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借口旅行逃往佛罗伦萨或法国。奇维塔 - 韦基亚的一条船就能解决问题。——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说明诉讼进展缓慢，并未考虑到罪犯潜逃的可能

奥林皮奥;但只有奥林皮奥在泰尔尼被杀。那不勒斯的司法机关下令逮捕马尔齐奥,并将他押送那不勒斯,他在那里立刻全部招供[①]。

这可怕的供词立刻被送到罗马的司法机关,该机关最终下令逮捕弗朗切斯科仅存的子女贾科莫和贝尔纳多·卿奇及其寡妇卢克雷齐娅,并将他们关入 Corte Savella(萨韦拉警察局)。贝亚特丽丝被关在她父亲的府邸里,由一大队警察看守。马尔齐奥从那不勒斯押来,也被关入萨韦拉监狱;在那里,警官叫他跟两个女人对质,她们一直否认所有的事,特别是贝亚特丽丝,总是不肯承认那件带饰带的外衣,是她送给马尔齐奥的。这男人[②]见回答法官的姑娘秀美可人、能言善辩,感到振奋,就推翻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全部供词。法官对他拷问,但他什么也不承认,情愿死于严刑拷打;这是对贝亚特丽丝的美貌理所当然的敬意[③]。

这男人死后,罪行并未得到证实,因此,法官们认为没有充分理由拷问卿奇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人[④]。警方把他们四人押送到圣天使城堡,他们十分平静地在那里度过好几个月。

一切仿佛已经结束,在罗马已无人怀疑,这如此美丽、勇敢、使人兴趣盎然的姑娘,会在不久之后获释,但不幸的是,司法机关此时抓住了曾在泰尔尼杀死奥林皮奥的强盗;此人被押送到罗马,对一切供认不讳。

圭拉大人因强盗的招认而奇怪地受到牵连,他被传讯,要他立刻出庭受审;他肯定会锒铛入狱,也许要身首异处。但此人令人钦佩,天生有什么事都能干好的本领,他得以逃生的办法,实属奇迹。他被认为是教廷中最美的男子,在罗马认识的人太多,所以对逃之夭夭不能抱有希望;另外,各个城门都有人严加把守,也许从他被传讯的那一刻起,他的府邸已处于监视之下。应该知道,他身材十分高大,脸上洁白无瑕,长着金色美髯和金色美发。

---

① 论证和执行是多么迅速!这是博尔吉亚的时代。(昨天我在博尔盖塞画廊见到此人的肖像,在米兰 B·伯爵府也曾见到。)——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1855 年版本中为:这强盗突然……——作者注

③ 一个思想坚强的人的影响力。——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④ 因此,要下令施刑,也得有某种可能。——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他在短得难以想象的时间里，收买了一个煤炭商，穿上此人的衣服，剃掉自己的美发和美髯，脸上涂了颜色，买了两头毛驴，走遍罗马的小街小巷，瘸着腿卖炭。他装得活像是粗野、愚钝之人，到处叫卖他的煤炭，嘴里吃着面包和洋葱，而在此时此刻，几百名警察不仅在罗马寻找他，而且在各条大路上寻找他。最后，他的脸被大部分警察所熟悉，他这才敢走出罗马，并一直赶着驮着煤炭、走在他前面的两头毛驴。他遇到好几队警察，但他们均未想到要让他停下。此后，有人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母亲把钱给他寄到马赛，有人猜测他在法国当兵打仗。

泰尔尼的杀手的招认和圭拉大人的潜逃，在罗马引起轰动，使人惊讶不已，并重新怀疑卿奇的家人，甚至找到他们犯罪的蛛丝马迹，他们被从圣天使城堡押出，重新关入萨韦拉监狱。

两兄弟受到拷问，并没有仿效强盗马尔齐奥的高尚灵魂；他们胆小如鼠，全部招认。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夫人习惯于懒散、舒适的豪华生活，又身体高大，无法忍受 corde（被用绳缚住吊起和坠下）的刑罚，就把她知道的事都说了出来。

但是，贝亚特丽丝·卿奇这个姑娘机灵、勇敢，并没有照此办理。法官莫斯卡蒂软硬兼施，但丝毫不起作用。她忍受住被绳缚住吊起、坠下的折磨，十分勇敢，一直不改口。法官总是无法让她作出会使她受到任何牵连的回答；另外，她用自己的聪明、机智，把负责审讯她的著名法官乌利西斯·莫斯卡蒂搞得稀里糊涂。他对这姑娘的作为感到十分惊讶，觉得应该把这一切呈报克雷芒八世，即统治顺利的教皇陛下。

教皇陛下想看看诉讼案卷，并进行研究。陛下担心的是，法官乌利西斯·莫斯卡蒂虽说以知识渊博、聪明能干著称，却可能被贝亚特丽丝的美貌战胜，会在审讯时对她手下留情。因此，教皇陛下撤消了他主审的职务，并任命一位更加严厉的法官审理此案。这野蛮人确实勇敢，无情地折磨这如此美丽的肉体，ad torturam capillorum（就是说把贝亚特丽丝·卿奇的头发吊起来对她进行拷问①）。

① 请参阅当时著名法学家法里纳奇的专著《刑罚论》。其中有些可怕的细节，我们这些19世纪的读者简直不忍卒读，而一个16岁的罗马姑娘，被情人抛弃，却轻而易举地忍受了这种刑罚。——作者注

在她被绳子吊起来时，这新法官把她的继母和兄弟叫到她的面前。贾科莫和卢克雷齐娅夫人见到她后，立刻对她大声说道：

“罪孽已经犯下，现在应该悔罪，而不应徒劳地固执下去，使自己深受皮肉之苦。”

“你们难道想使我们的家受到耻辱，”姑娘回答道，“并让自己死得臭名昭著？你们是大错特错；但既然你们愿意，那就这样去死吧。”

然后，她转向警察，并对他们说道：

“你们把缚住我的绳子解开，叫人给我读我母亲的审讯记录，该同意的我就同意，该否认的我就否认。”

法官照此办理；她承认了一切事实[①]。他们的锁链都被解开，由于她已有五个月没有看到自己的兄弟，她希望跟他们共进晚餐，于是，他们四人一起过了一天，非常快乐。

但第二天，他们又被分开，两兄弟被押送到托尔迪诺纳的监狱，两个女人则留在萨韦拉监狱。我们的教皇陛下看了所有被告供词的公证文件，下令将他们立即绑在未驯服的野马尾巴上活活拖死。

得知这严厉的决定，整个罗马为之颤抖。许多红衣主教和亲王跪在教皇面前，请求陛下允许这些不幸的人递交他们的申辩。

“但他们可曾让自己的老父亲有时间递交他的申辩？”教皇气愤地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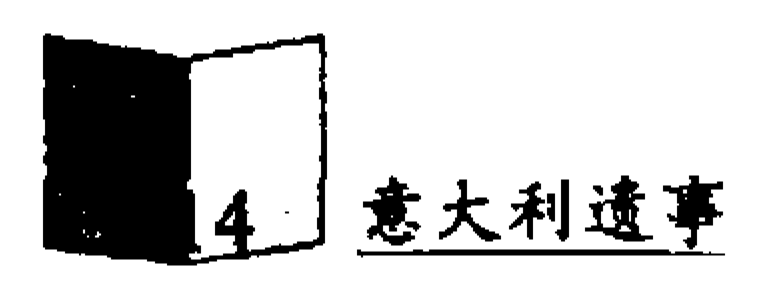
最后，他作出特殊宽限，同意延期二十五天执行。罗马的那些一流律师立刻动笔书写，为的是这桩使全城混乱不堪、充满同情的案子。到了第二十五天，他们一起觐见教皇陛下。尼科洛·德·安加利斯首先发言，但他刚把申辩念了两行，克雷芒八世就将他打断。

“在罗马，”他大声说道，“发现有人弑父，其后竟有律师为这些人辩护！”

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这时，法里纳奇大胆地提高声音。

“至圣的父，”他说道，“我们来此并非为杀人罪辩护，而是为了证明——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这些不幸的人中，有一个或几个在这

① 在法里纳奇的专著中，有好几段是贝亚特丽丝的供词；我感到这些供词纯朴得令人感动。——作者注



桩凶杀案中无罪[1]。"

教皇示意，让他说下去，他说了整整三个小时，然后，教皇收下了所有律师的申辩，并把他们打发走。他们走时，阿尔蒂耶里走在末尾；他怕连累自己，就跪在教皇面前，说道：

"我是穷人们的律师，不能不为这案子出头露面。"

对此，教皇回答道：

"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您，而是其他人。"

教皇不想上床睡觉，而是用一整夜的时间看这些律师的辩护词，并请圣马尔切洛教堂的红衣主教协助此项工作；教皇陛下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使好几个人认为这些不幸的人有希望保住性命。为了救两个兄弟，律师们把所有的罪都归咎于贝亚特丽丝。由于在诉讼中已经证实，她父亲曾多次使用暴力，以达到罪恶的目的，所以律师们希望，她的谋杀罪会得到宽恕，因为她属于正当防卫；如果这样，既然主犯能够活命，她的兄弟作为从犯，怎么能被判处死刑？

克雷芒八世这一夜履行了法官的职责，然后下令将被告押回监狱，关入单人囚室。这情况使罗马产生巨大希望，在这个案件中，罗马人的眼里只有贝亚特丽丝一人。此时已被证实，她曾爱过圭拉大人，但从未违反任何道德规范，因此，如果真是公正，不能将她的凶杀归于丧失人性的残忍，她将受到惩罚，只是因为使用了正当自卫的权利！要是她答应了他，司法机关又会如何处理？这姑娘非常可爱，值得同情，她已经如此不幸，人类的法律难道还要使她更加不幸？她在十六岁之前，已经遭到种种不幸，生活如此悲惨，现在，她难道无权过上几天不用担惊受怕的好日子？在罗马，仿佛每个人都已负起为她辩护的责任。弗朗切斯科·卿奇第一次对她非礼之时，她就将他一刀杀死，她不是可以得到宽恕？

教皇克雷芒八世性格温和，为人仁慈。我们开始希望，他对自己突然打断律师们的辩护词感到有点内疚，现在会原谅以暴抗暴之人，此人施暴不是在对方初次犯罪之时，而是在再次试图犯罪之日。正当全罗

---

[1] 说得很好。教皇以为罪名成立。有问题的正是这点。——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马焦虑不安之时，教皇接到消息，得知康斯坦丝·圣克罗切侯爵夫人暴卒。她的儿子保罗·圣克罗切用匕首杀死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贵妇，因为她不愿让儿子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报告中还说，圣克罗切已经潜逃，没有将他逮捕归案的希望。教皇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马西尼家兄弟相残之事。由于杀害近亲的案件频繁发生，教皇陛下感到忧虑，认为自己不能宽恕。圣克罗切弑母的报告，教皇是在蒙特卡瓦洛宫接到的，那天是九月六日，他在那里是因为离天使的圣马利亚教堂较近，第二天上午，他要在这座教堂任命一位德国红衣主教为教区主教。

星期五二十二点（晚上四点）[1]，他派人把罗马总督费兰特·塔韦尔纳[2]叫来，并亲口对他说了下面的话：

“我们把卿奇家的案件交给您处理，希望您伸张正义，尽快结案。”

总督回到府里，对接到这一命令十分感动；他立刻宣布判处被告死刑，并召开教廷圣部会议，讨论用什么方法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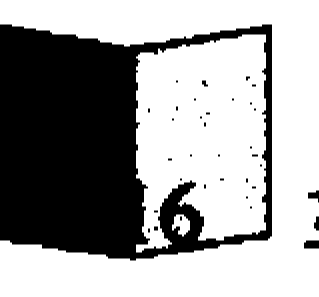
一五九九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六，这天上午，罗马的大贵人们，即安慰者善会成员，来到两座监狱，一座是关押贝亚特丽丝及其继母的萨韦拉警察局的监狱，另一座是关押贾科莫和贝尔纳多·卿奇的托尔迪诺纳监狱。从星期五到星期六的整个夜里，凡是知道此事的罗马贵人，都不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在蒙特卡瓦洛宫和那些主要的红衣主教的府邸之间跑动，希望至少能得到恩准，使两个女人在监狱里处死，而不是在可耻的断头台上处死，还希望能赦免年轻的贝尔纳多·卿奇，这孩子刚满十五岁，不可能知道任何秘密。高贵的红衣主教斯福尔扎，在这伤心的夜里特别热心，但他虽是有权有势的亲王，却仍然一无所得。圣克罗切的凶杀，是卑鄙的罪行，为的是钱，贝亚特丽丝杀人，则是为了挽回名声。

在那些势力最大的红衣主教徒劳地奔走之时，我们伟大的法学家法里纳奇却胆大包天，一直走到教皇那里；他来到教皇陛下面前，以令人惊讶的机智，打动了陛下的良知，最后，他反复申诉，终于救下贝尔纳

---

① 这里，“二十二点”指司汤达写本篇时的计时法，1837 年已有火车，用 24 小时计时法。括号内的“晚上四点”，则是意大利文手写本写作时的计时法，按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计时，因日落在下午 6 点，从此时起为晚上，“晚上四点”即晚上 10 点，也就是 22 点。下同。

② 他因这奇案而当上红衣主教。——手写本上的注



多·卿奇的性命。

教皇说出这重要的话，时间大约是在(九月十一日星期六)凌晨四点。人们整夜都在圣天使桥广场工作，为这残酷的悲剧做好准备，但是，死刑判决书各个必需的副本，到凌晨五点才全部完成，因此，到上午六点才能向这些可怜而不幸的人们宣布这悲伤的消息，而这时他们正在安静地睡觉。

那姑娘在开始时甚至没有力气穿上衣服。她持续不断地尖叫，无所克制，陷入极其可怕的绝望之中①。

"这怎么可能，啊！上帝！"她大声说道，"我应该这样突然去死？"

相反，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只说些十分得体的话；她先是跪着祈祷，然后平静地劝说女儿跟她一起去礼拜堂，她们俩将在那里准备前往阴间的伟大旅程。

这话使贝亚特丽丝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起先，她显得十分失常的激动，现在，她继母召回了她高贵的灵魂，使她显得非常文静和懂事。从这时起，她成了坚定不移的明镜，受到全罗马的钦佩。

她要请一位公证人替她立下遗嘱，得到了同意。她规定，她的遗体要葬在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②；她把三十万法郎留给 Stimâte(圣方济各会圣伤痕派修女)；这笔钱应用于五十名穷苦姑娘的嫁妆。这榜样感动了卢克雷齐娅夫人，她也立下遗嘱，规定将她的遗体葬在圣乔治教堂；她把五十万法郎施舍给该教堂，并作了其它类似的遗赠。

八点时，她们作了忏悔，听了弥撒，领了圣体。但在望弥撒前，贝亚特丽丝小姐认为，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穿着她当时穿的华丽服装走上断头台，实在不合时宜。她吩咐做两件长袍，一件给她穿，另一件给她继母穿。长袍做得像修女的袍子一样，在胸部和肩上没有饰物，只有帽子，并带宽袖。继母的长袍用黑布制成，姑娘的长袍则用蓝色塔夫绸制

---

① 在1833年，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姑娘会非常自尊，并想仿效玛丽亚·斯图尔特。要看到自然的天性，得去意大利，而且要在1599年。——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1833年5月12日，我徒劳地在祭台旁边的石板上寻找碑文。那些修士对我肯定地说，可怜的贝亚特丽丝的遗体葬在祭台旁边，但无人知道其确切地点。——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成，并用粗绳束腰。

长袍送来时，贝亚特丽丝小姐正跪在地上，只见她站起身来，对卢克雷齐娅夫人说道：

“母亲大人，我们受难时刻即将来到；我们应该准备一下，换上这些衣服，让我们最后一次相互帮助，穿上衣服。”

在圣天使桥广场上，竖起了一座高大的断头台，上面有一副镣铐和一把 mannaja（铡刀）[1]。在十三点（上午八点），慈善会把一个带耶稣像的巨大十字架拿到监狱门口。贾科莫·卿奇首先走出监狱；他虔诚地跪倒在门坎上，作了祈祷，吻遍十字架上的圣人伤口。跟随其后的是他的弟弟贝尔纳多·卿奇，他也被捆着双手，眼前置有一块小木板。观者如潮，一时间嘈杂声响起，原因是从一个窗口掉下一只瓶子，差点儿掉在一个苦修修士头上，该修士手拿点燃的火炬，站在旗旁。

大家都看着这两个兄弟，这时，罗马的检察官突然走上前去，说道：

“贝尔纳多先生，耶稣基督赦免了您的死罪；请伴随您的亲人，为他们向上帝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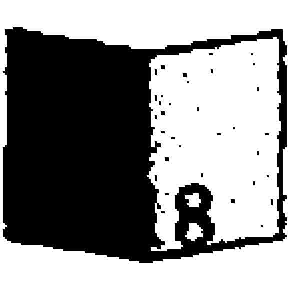
他的两名安慰者立刻取下他眼前的小木板。刽子手让贾科莫·卿奇上了大车，脱去他的上衣，对他施钳烙刑。刽子手走到贝尔纳多面前，核实了特赦证上的签名，给他松了绑，解开他的手铐，由于他没穿上衣，要受钳烙刑，刽子手就让他上了大车，给他披上有金饰带的华丽外衣。（据说，这就是贝亚特丽丝在彼得雷拉堡垒里干掉她父亲后送给马尔齐奥的那件外衣。）在街上、窗口和一个个屋顶上都是观看的人群，他们突然激动起来[2]；这时响起沉闷的声音，有人开始说，这孩子得到了赦免。

赞美诗的歌声开始响起，行进的队伍慢慢经过纳翁内广场，向萨韦拉监狱走去。到了监狱门口，旗手停了下来，两个女人走了出来，在神圣的十字架下面礼拜，然后一前一后地行走。她们的穿着就像前文中说的那样，头上戴着塔夫绸面纱，几乎垂到腰间。

卢克雷齐娅夫人，身为寡妇，按习俗戴黑色面纱，脚穿面料为黑丝

① mannaja 想必跟法国的死刑刑具相像。——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受到现时感受的束缚，就会怜悯去受难的罪犯。——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绒的平跟拖鞋。

姑娘的面纱为蓝色塔夫绸，跟她长袍的面料一样；另外，她肩披银线锦缎大围巾，穿着紫色呢裙和面料为白丝绒的拖鞋，深红色的鞋带系得非常优美。她穿着这身服装行走，有一种特殊的优雅，大家看到她在队伍后面慢慢地走着，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这两个女人双手没有被缚，双臂却同身体绑在一起，这样她们可以拿一个十字架；她们把十字架拿在眼睛旁边。她们长袍的袖子十分宽大，可以看到她们的手臂，只见里面穿着束腕衬衫，衬衫束腕是当地的习俗。

卢克雷齐娅夫人不大坚强，几乎一直在哭；相反，年轻的贝亚特丽丝显得十分勇敢；她把目光转向队伍经过的每一座教堂，在教堂前跪倒片刻，用坚定的声音说道："Adoramus te, Christe!"（"我崇拜你，基督！"）

在这段时间里，可怜的贾科莫·卿奇在大车上受钳烙刑，表现得十分坚强。

行进的队伍几乎无法穿过圣天使桥广场的下方，四轮华丽马车数目众多，观看的老百姓拥挤不堪。两个女人立刻被带进准备好的礼拜堂，然后，贾科莫·卿奇也被带到里面。

年轻的贝尔纳多，身披带有金饰带的外衣，被直接领到断头台上；大家都以为他即将被处决，并没有得到赦免。这可怜的孩子吓得要命，在断头台上走了两步就晕倒在地。警察用冷水把他浇醒，并让他坐在mannaja（铡刀）前面。

刽子手去把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夫人找来；她双手反绑，肩上已无围巾。她出现在广场上时有旗手陪伴，戴着黑色塔夫绸面纱；她在那里再次祝圣，并亲吻圣人伤口。刽子手叫她把拖鞋留在广场上；她身体肥胖，上去时有点困难。她上了断头台，刽子手就把她的黑色塔夫绸面纱拿掉，她袒胸露肩，被人看到，感到非常难受；她看了看自己，然后看看铡刀，就表示顺从，慢慢抬起肩膀[1]；她眼泪夺眶而出，说道："哦，天哪！……你们，我的兄弟，请为我的灵魂祈祷。"

① 在意大利表示顺从，而不是表示指责。顺从的 stringimento（难受），比我们这里的要慢，但更明显。——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她不知要做什么，就问第一个刽子手亚历山德罗，她应该怎么去做。刽子手要她跨坐在镣铐的木板上。但是，她觉得这动作有伤她的廉耻，所以用了很多时间才跨坐其上。（下面的细节对意大利读者来说可以忍受，因为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要了解得极其确切；但法国读者只须知道，这可怜的女人因廉耻之心而自伤胸口；刽子手把她的首级拿给人群看，然后用黑色塔夫绸面纱将它包裹。）

刽子手又将铡刀放回原处，以处决姑娘，这时，一座看台倒塌，许多人被压死①。这样，他们早走一步，在贝亚特丽丝之前去见上帝。

贝亚特丽丝看到旗手回礼拜堂来接她，就急忙问道：

“我母亲已经去世？”

这人对她说是的；她扑倒在地，跪在十字架前面，为她的灵魂虔诚地祈祷。然后，她对着十字架大声说话，说了很长时间。

“主啊，你为我回到了人间，我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希望你慈悲为怀，宽恕我巨大的罪孽，等等②。”

接着，她背诵好几首赞美诗和祈祷文，都是对上帝的颂扬。她见刽子手终于拿着绳子来到她的面前，就说道：

“请捆住这应该受罚的肉体，并给这灵魂松绑，因为它会永垂不朽，荣光万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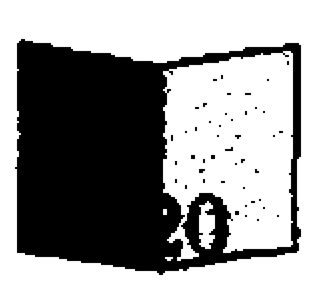
说完，她站起身来，作了祈祷，把拖鞋留在楼梯脚下，她上了断头台，灵活地把腿搁在木板上，把脖子伸到铡刀下面，使身体各部分的位置恰如其分，以免刽子手碰她。她动作迅速，所以她的塔夫绸面纱被拿掉时，人群没有看到她的肩膀和胸部。铡刀等了很长时间才落下，因为发生了意外事情。在这段时间里，她大声呼喊耶稣基督和至圣的圣母的名字③。

---

① 有谁会对这些人说，他们将会在贝亚特丽丝之前死去。——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② 意大利文手写本对贝亚特丽丝说的话作了更详细的转述。司汤达只是说了大概的意思。他在抄本的页边上写道：“激动。这一切在1833年可以完全避免。”——编者注

③ 当时的一位作者说，克雷芒八世对贝亚特丽丝灵魂的得救感到担心；他知道她被判死刑并不公正，就担心她会显得急躁。她把脑袋置于铡刀下面之时，圣天使堡垒（在那里可清楚地看到铡刀）放了一炮。教皇在蒙特卡瓦洛宫祈祷，等待这一信号，这时立刻把 in articulo mortis（临死时）教皇的最高赦免，给了这姑娘。这就是编年史作者所说的在这残酷的时刻拖延执行的原因。——作者注



她的身体在临死时震动了一下。可怜的贝尔纳多·卿奇一直坐在断头台上，这时又晕了过去，他的安慰者整整花了半个小时才使他苏醒过来。于是，贾科莫·卿奇出现在断头台上；但是，这里仍须跳过一些过于残酷的细节。贾科莫·卿奇是被击毙(mazzolato)的。

贝尔纳多立刻被押回监狱，他有高烧，就给他放了血。

那两个可怜的女人，已各自人殓，被置于离断头台几步远的地方，就在圣保罗塑像旁边，该塑像是圣天使桥右面的第一座塑像。她们的遗体放在那里，一直放到下午四点一刻。每口棺材周围都点有四支白蜡烛。

然后，她们的遗体同贾科莫·卿奇的残骸一起，被送到佛罗伦萨领事的府邸。晚上九点一刻[1]，姑娘的遗体用她的衣服遮盖，头戴许多花冠，被送到在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她有一种迷人之美；她仿佛正在睡觉。她被葬在大祭坛和乌尔比诺的拉弗尔的变容图前面。陪伴她的是五十支点燃的大蜡烛和罗马所有的圣方济各会修士。

晚上十点，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的遗体被送到圣乔治教堂。在这悲剧发生期间，观者人山人海；在目光所及之处，可看到街上都是四轮华丽马车和行人，看台上、窗口和屋顶上都是看热闹的人。那天骄阳似火，许多人都热得晕倒。无数的人发了烧；到十九点(两点差一刻)，事情全部结束，人群四散而去，许多人窒息而死，另一些人被马踩死。总之，死亡人数众多。

卢克雷齐娅·彼得罗尼夫人长得并非高大，虽说年已五十，身体仍十分健康。她相貌秀美，小鼻子，黑眼睛，洁白的脸肤色漂亮；她头发稀少，呈栗色[2]。

贝亚特丽丝·卿奇，将使人永远惋惜，当时正好年满十六；她身材矮小，丰满而又美丽，面颊上有酒窝，所以她死后戴上花冠，犹如睡着一般，甚至像在微笑，她在生前常常这样微笑。她樱桃小口，头发金黄，自然拳曲。在赴死之时，她金色的鬈发落到了眼睛上，看上去别有情趣，

① 在罗马，这是亲王葬礼的时间。平民的送殡行列在日落时出发；小贵族的遗体在凌晨一点送到教堂，红衣主教和亲王的遗体在夜里两点半送去，在9月11日相当于九点三刻。——作者注

② 请见巴尔贝里尼宫的那些肖像画。——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又使人同情。

贾科莫·卿奇身材矮胖，白脸黑须；他死时大约二十六岁。

贝尔纳多·卿奇长得跟他姐姐一模一样，并像姐姐那样留有长发，所以当他出现在断头台上时，许多人误以为是他姐姐。

那天太阳酷热，观看这悲剧的好几个人在当夜死去，其中有名叫乌巴尔迪诺·乌巴尔迪尼的青年，他有罕见的美貌，以前身体十分健康。他是伦齐先生的弟弟，伦齐先生在罗马十分出名。这样，卿奇一家灵魂归西之时，有不少人伴随而去。

昨天是一五九九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二，圣马尔切洛宗的苦修修士在圣十字架节时，使用他们的特权，将贝尔纳多·卿奇先生从监狱里救出，他在一年内必须把四十万法郎付给西克斯图斯桥的至圣的三位一体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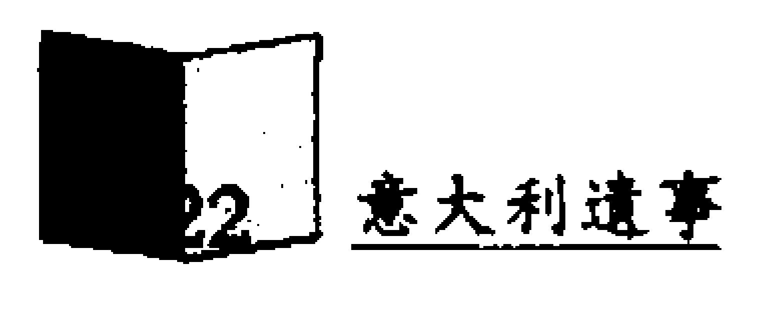
（下面的文字由另一个人的手笔添加）

今天活在世上的弗朗切斯科和贝尔纳多·卿奇，是他的后代[①]。

著名的法里纳奇，以自己的坚忍不拔救了年轻的卿奇的性命，后来发表了他那些辩护词。他为救卿奇一家，在克雷芒八世面前读了辩护词，但只是六十六号辩护词的一个片断。这辩护词用拉丁文书写，有六大页，我无法在此引述，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它描绘了一五九九年时的思想方式，我感到它很有道理。一五九九年之后，过了好多年，法里纳奇才把他的辩护词寄去付印，并给他为救卿奇一家而读的那篇辩护词加了个注：Omnes fuerunt ultimo supplicio effecti, excepto Bernardo qui ad triremes cum bonorum confiscatione condemnatus fuit, ac etiam ad interessendum aliorum morti prout interfuit.（一家人均被处以死刑，只有贝尔纳多被罚划船，财产充公，家人死时，要他在现场观看。）这个拉丁文的注，末尾部分令人感动，但我觉得，故事如此冗长，读者已感到厌烦。

徐和瑾 译

① 这最后三行是到很久之后才由某个抄写者加上。——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

巴勒莫[1]，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不是什么博物学家，对希腊文也只是略知皮毛；我到西西里[2]来旅行，主要目的不是来观察埃特纳火山[3] 的现象，也不是为了我或者其他人，来阐明古希腊作家说起的有关西西里的一切。我首先寻求的是眼睛的舒服，在这个奇特的国家里，这种快感是巨大的。有人说，它像非洲；不过据我看，可以完全确定的是，它只是在强烈的激情方面像意大利。对西西里人来说，一旦他们被爱或者恨的火焰燃烧起来，不可能这个词就不存在了。说到恨，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永远不会是由于金钱关系引起的。

我注意到，在英吉利，尤其在法兰西，人们常常讲起意大利激情；也就是人们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在意大利看到的疯狂激情。可是在我们今天，在所有由于仿效法兰西风俗和巴黎或者伦敦的流行的行动方式而受到损害的阶级中间，这种美丽的激情已经死了，完完全全死了。

我清楚，大家可以说，从查理五世(一五三〇年)起，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甚至罗马，都有一点在模仿西班牙风俗。任何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应当永远尊重自己的心灵活动；而这些高贵的社会习惯不就建立在这种尊重之上吗？这些高贵的社会习惯非但不排斥力量，反而

① 巴勒莫：意大利古城，西西里自治区首府。

② 西西里：地中海最大岛屿；公元前8到6世纪时，曾为希腊殖民地。现属意大利。

③ 埃特纳火山：西西里岛东岸火山，为欧洲最高活火山，海拔3,263米，面积1,600平方公里。

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了。然而，在一七六〇年前后，那些模仿黎塞留公爵[①] 的狂妄自大的傻瓜，他们第一个格言却是装作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现在，那不勒斯摒弃了法兰西的狂妄自大的傻瓜，改而模仿英国的花花公子，而这些花花公子的格言不就是"厌恶一切、目空一切"吗？

所以说，一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激情已经不再在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存在了。

我们的小说家在谈起意大利激情时都非常自信，而我为了对它有些了解，却不得不去查阅历史资料。而那些才高八斗的人写出的伟大的历史往往过于庄严，对这些细节几乎只字不提。越是王公贵族搞出的花样，历史越是不屑一顾。我求教于每个城市的地方志，可是丰富的材料使我望而却步。任何一个小城市，都会神气活现地拿出三四本印好的或是七八册手写的地方志让您翻阅。那些手写本充满了省略字，字体怪异，几乎认不出来；写到最来劲的时候，几乎都是当地流行的土话，但是到了八十公里以外，就不会有人懂了。因为在这美丽的、充满了许多爱情悲剧的意大利，只有三个城市：佛罗伦萨、锡耶纳和罗马，说的和写的基本相同；而其他各地，书面语言和说的语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所谓意大利激情，也就是说，设法满足自己而不使别人对本人有非凡想法的激情。这种激情起始于十二世纪社会重建的时候，并至迟于一七三四年前后的上流社会中消失。在那个时期中，波旁王室中的堂卡洛斯统治着那不勒斯，他是法尔内塞家族中一位小姐的儿子，这位小姐嫁给腓力五世[②] 做续弦；腓力五世是路易十四的孙子，生性郁郁寡欢，可是在炮火中是那样勇猛和忧郁，还酷爱音乐。大家知道，整整二十四年，著名的女音歌手法里内利[③] 每天为他唱三支他最爱听的、永远相同的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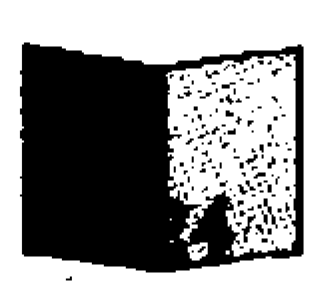
在罗马或者那不勒斯感受到的激情的细节，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

---

① 黎塞留公爵(1696—1788)：法国元帅，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的侄孙。

② 腓力五世(1683—1746)：1700年起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创始人。

③ 法里内利(1705—1782)：意大利著名歌手，童年去势唱女声。名声传遍意大利、维也纳和伦敦。1737年去西班牙，每晚为腓力五世唱相同的歌，以解其忧。



也许会感到很有趣，可是我敢说，我觉得没有比给人物取一些意大利姓名的小说更荒唐的了。难道我们不同意，只要往北走上四百公里，激情就会随之变化吗？在马赛和巴黎，爱情会是一样的吗？人们最多可以说，很久以来受着同一个政府控制的地方，在社会习惯方面，表面上有其相似之处。

风景就像激情，就像音乐，只要往北移动三四度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意大利，如何欣赏那不勒斯美丽的自然风光，大家的意见也并不一致；那不勒斯的风景在威尼斯会显得可笑。在巴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我们以为，森林和耕地的面貌，在那不勒斯和在威尼斯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我们宁愿卡纳莱托[①] 和萨尔瓦托尔·罗萨[②] 的色彩完全一样。

安娜·拉德克里夫夫人[③]，一位英国太太，是她岛上的一位完美的妇人；然而她所描绘的恨与爱，即使在她的岛上，看来也是不妥当的，因而她给她著名的小说《黑衣忏悔罪者的忏悔间》中的人物取了一些意大利人的姓名，增加了一些伟大的激情，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这篇极其真实的故事十分简单和粗暴，有时候粗暴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对此，我请求读者原谅，但是我决不文饰这些缺点；比如，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对她亲戚马尔切洛·卡佩切对她表白爱情的回答，我就完全忠于原文翻译过来。这篇家庭内的记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附在一部巴勒莫手写本地方志的第二册后面，对此，我无法提供任何说明。

这篇我缩略了很多的故事（我非常遗憾地删掉了许多很有特点的情节），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有关激情的故事，还包括了不幸的卡拉法家庭的最后遭遇。文学的虚荣告诉我，把某些情节扩展开来，也就是设想人物的感受，详详细细地告诉读者，增加他们的兴趣，这在我来说，也未必做不到。可是，我，出生在巴黎以北，要猜测那些一五五九年的意大利人的感受，我真的有把握吗？我最多能希望猜测一八三八年法国

---

① 卡纳莱托(1697—1768)：威尼斯风景画家，作品充满感情，色彩和谐。

② 萨尔瓦托尔·罗萨(1615—1673)：那不勒斯风景画家，以描绘战场出名。

③ 安娜·拉德克里夫夫人(1764—1823)：英国哥特小说女作家，擅长于使阴森恐怖和焦虑悬念的情节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她于1797年印行的《意大利人》一书，又名《黑衣忏悔罪者的忏悔间》，描写的是宗教裁判所的罪恶。

读者认为是优雅和有趣的东西。

这种在一五五九年前后统治着意大利的感受上的激烈方式，它需要的是动作，而不是语言。所以，我们在下面的故事中，将很少见到有谈话。对这篇译文来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小说人物之间的冗长对话了；对于人物来说，谈话就是战争。我为这个故事要求读者多加原谅，它显示出了西班牙人为意大利风俗介绍进来的一种奇异的特征。我决不走出我的翻译角色。如果这个故事有价值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价值就是对十六世纪感受方式的忠实描绘，甚至是史家的叙述方式；从表面上看，这位史家是不幸的帕利亚诺公爵夫人下面的一位贵人。

帕利亚诺公爵的宫廷被最严格的西班牙礼节统治着。请你们注意，每一个红衣主教，每一个罗马王公，都有一个相类似的宫廷，罗马城的文化在一五五九年所呈现的景象，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出了。你们不要忘记，那是腓力二世时代：为了实现一个阴谋，他需要两位红衣主教的赞同，所以，他每年要送他们每人二十万法郎津贴，作为教会的福利。虽然罗马没有令人生畏的军队，可是它是世界的首都。在一五五九年，巴黎只是一个相当可爱的野蛮人的城市。

一篇写于一五六六年左右的古老故事的正确译文

乔瓦尼－彼得罗·卡拉法，虽说出身于那不勒斯王国一个最高贵的家庭，动作方式却有些激烈、粗暴、狂野，完全像是一个看管牲口的人。他穿上教士长袍，年纪轻轻地便去了罗马，那儿有他的本家红衣主教和那不勒斯大主教奥利维耶罗·卡拉法为他撑腰。亚历山大六世[1]，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人物，让他做了他的跟班（大致相当于我们世俗中所谓的侍从）。尤里乌斯二世[2]任命他为基耶蒂[3]大主教，教皇保罗封他为红衣主教；最后，到了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经过教皇

① 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西班牙籍教皇（1492—1503在位）。他是文艺复兴时期腐化堕落教皇的典型。

② 尤里乌斯二世（1443—1513）：罗马教皇，意大利籍，为政教合一而奋斗的政治家。

③ 基耶蒂：意大利中部城市，基耶蒂省省会。

选举大会上红衣主教之间的一些可怕的阴谋和争斗之后，他被选为教皇，取名为保罗四世①，那时候他七十八岁。即使是那些刚把他请到圣彼得宝座上的人，不久以后，想到他们替自己找来的主子竟然严酷、虔诚到了残暴、冷酷的程度，也不寒而栗了。

这意想不到的他被当选的消息，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短短几天之内，一大群显赫的卡拉法的家庭成员来到了罗马。所有人都得到了安排；不言而喻，教皇特别照顾了他的三个侄子，即他哥哥蒙托里奥的儿子。

大侄子堂璜已经结婚，被封为帕利亚诺公爵。公爵领地包括许多村庄和小城镇，是从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手里夺过来给他的。教皇的第二个侄子堂卡洛斯是马耳他骑士②，打过仗；他被封为红衣主教、首相和驻博洛尼亚③的大使。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忠实于家庭传统，敢于憎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国王腓力二世），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憎恨。至于新教皇的第三个侄子堂安东尼奥·卡拉法，因为他已结婚，教皇封他为蒙泰贝洛侯爵。最后，他还想把他哥哥续弦生的一个女儿，嫁给法国王太子，也就亨利二世国王的儿子弗朗索瓦；保罗四世还想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手里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给她作陪嫁。卡拉法一家对这个强大的国王深恶痛绝；下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位国王如何利用这个家庭的过失，达到了消灭它的目的。

自从保罗四世登上了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宝座以来，他的尊贵甚至盖过了西班牙的显赫的国王；他就像我们见到的继他之后的大多数教皇一样，成为所有德行的榜样。他是一位伟大的教皇、一位伟大的圣者；他专心致志于改革教会的恶习，并以此为理由推迟宗教会议④的

① 保罗四世（1476—1559）：意大利籍教皇，原名卡拉法。他重用自己的三个侄子，偏听他们的计谋。他深恨西班牙，1555年同法国结盟，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开战，1557年战败，被迫同西班牙议和。之后，他的三个侄子失宠。

② 马耳他骑士：武装的天主教徒。

③ 博洛尼亚：又译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宗教会议原是天主教徒为本身改革问题而举行的会议，但后来成为西班牙和教皇之间斗争的工具。

召开；各方面都要求罗马教廷召开宗教会议，但出于政治上的慎重考虑，会议未能举行。

按照当时的、如今已被我们完全忘却了的习惯，君主不应该信任一些和他有不同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圣上的事务由他三个侄子专横地管理着。红衣主教是首相，掌握着叔父的决定；帕利亚诺公爵被任命为神圣教会的军队的统领；蒙泰贝洛侯爵是皇宫卫队长，只允许他认为合适的人进宫。不久，这几个年轻人便毫无节制地为所欲为了；一开始，他们吞没一些违反政令的家庭的财产。人民不知道该向谁去要还公道。他们不但要为他们的财产惶恐不安，而且，更使人心惊肉跳的，就是在贞节的卢克雷蒂娅的祖国[①]，他们妻女的荣誉没有保障。帕利亚诺公爵和他的兄弟们抢走最美丽的妇女；哪个女人被他们看上了，就活该她倒霉。看到他们对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毫无顾忌，大家感到惊恐。更有甚者，即使在神圣的修道院禁地，他们的行为也毫无收敛。三兄弟在教皇身边的所作所为，引起人民的极大恐慌，大家不知道应该向谁去申诉告状；三兄弟甚至对外国大使也蛮横无理。

在叔父登上教皇宝座以前，公爵娶的是祖籍西班牙的维奥兰特·德·卡尔多内，在那不勒斯是头等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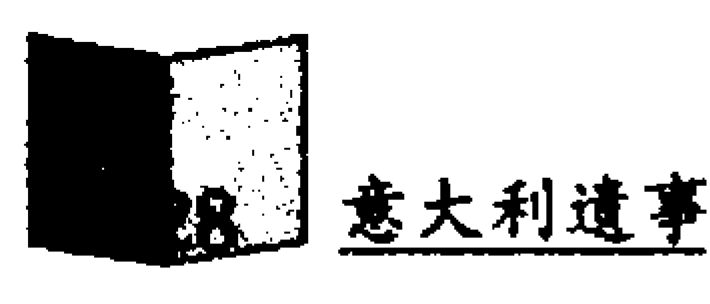
在**贵族世家谱系**中有她一席之地。

维奥兰特以她绝世无双的美丽和仪态出名。在她想讨人喜欢时她便会流露出她的风韵。尤其使她闻名的，是她不同寻常的骄傲。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要找一个才情比她更高的恐怕不容易；她在见上帝前，对风帽修士忏悔时不讲一句真话，单凭这一点便可看出来了。她能熟记并背诵阿里奥斯托[②] 的令人钦佩的《奥尔兰多》，神奇的彼特拉克的大部分十四行诗、以及《佩科罗纳故事集》等等；并且她在背诵时还带

---

① 贞节的卢克雷蒂娅的祖国：指罗马。卢克雷蒂娅是传说中的古罗马烈女。罗马贵族拉提努斯的美丽而贤淑的妻子卢克雷蒂娅被罗马暴君卢齐乌斯·塔尔奎尼乌斯之子塞克斯图斯奸污。她要求父亲和丈夫立誓为她复仇，随即自戕。此后，布鲁图率领被激怒的群众起事，把塔尔奎尼乌斯家属逐出罗马。据传此一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09年，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诞生。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53）：16世纪意大利的重要诗人。代表作《疯狂的罗兰》被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不朽巨著。



有无限的韵味。但是，如果她肯对在座的朋友讲讲她突然想到的奇特见解，她这时候就更加迷人了。

她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卡维公爵。她的兄弟阿利费伯爵，D·费兰德，被他亲家弟兄们的权势所吸引，也来到了罗马。

帕利亚诺公爵维持着一个豪华的宫廷；那不勒斯头等家庭里的子弟们在钻营着自己的进身之地。在他最亲切的人中间，有罗马赏识的年轻骑士马尔切洛·卡佩切（出身于贵族世家）。他在那不勒斯以才情横溢出名，还有就是他天生是个美男子。

受公爵夫人宠爱的是当时三十岁的迪亚娜·布兰卡乔，是她的弟媳蒙泰贝洛侯爵夫人的近亲。罗马的人说，看到这个受宠的女人以后，公爵夫人就不再骄傲了，并把她的秘密全都说给这个女人听。不过这些秘密只和政治有关；公爵夫人虽然激起了一些男人对她的激情，但是和她却并无瓜葛。

教皇听从了红衣主教卡拉法的劝告，对西班牙国王宣战了；法国国王派吉斯公爵[1] 率领一支军队去援助教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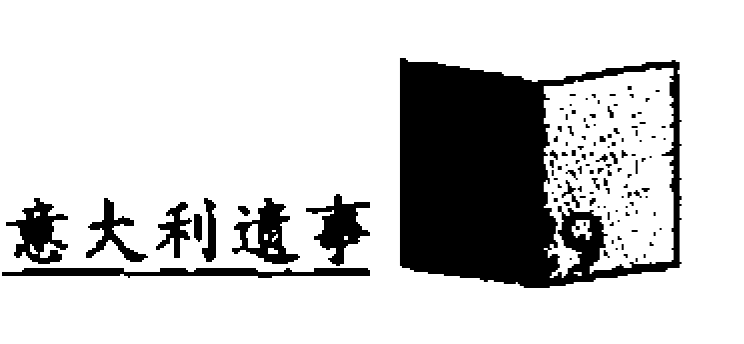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主要应该说说帕利亚诺公爵宫廷以内的事情。

很久以来，卡佩切就像疯了一样；人们看到他的行动古怪离奇；事实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爱上了他的主妇，公爵夫人，但是他不敢向她表白。不过他对达到目的还存在着一线希望；他看到公爵夫人对公爵有很大的怨恨，因为公爵没有把他夫人放在心上。帕利亚诺公爵在罗马权势重天，公爵夫人当然知道，最最有名的罗马女人几乎天天都到她的府邸来看望她的丈夫，这是一种她不能长久忍受下去的侮辱。

在神圣教皇保罗四世的随从教士之中，有一位值得尊敬的修士，和他在一起默诵祈祷文。这位人士不怕受到迫害，也许背后有西班牙大使支持吧；有一天他竟大着胆子向教皇揭发了他几位侄子的全部罪恶行径。神圣的大祭司感到非常痛苦；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四面八

---

① 吉斯公爵（1519—1563）：法国政治阴谋家，军事将领，是吉斯家族中最伟大的人物。1557年率领法国军队去支援教皇，但是在战事展开前就被调回国内去解巴黎之围。教皇得不到法国的援助，被迫和西班牙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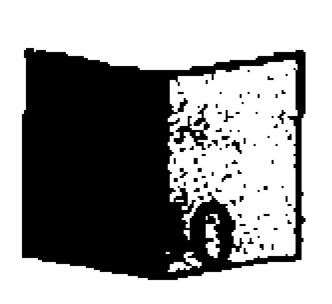
方都涌来了确凿的证据。一五五九年元旦，发生了一件事，它打消了教皇的全部怀疑，或许是使圣上下了决心。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举行割礼的那一天；由于君主非常虔诚，所以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使得过失更加严重。就是在这一天，帕利亚诺公爵的秘书安德烈亚·兰弗兰基邀请红衣主教卡拉法赴宴，晚餐非常丰盛。他希望色情刺激不亚于食欲刺激，便邀了玛尔图恰作陪。玛尔图恰是高贵的罗马城中最美丽、最有名、最富有的妓女之一。而公爵的宠臣卡佩切，不久以来，正热恋着玛尔图恰。而卡佩切就是在私下里爱着公爵夫人的那一位，他也被认为是世界之都的最美的男子之一。这天傍晚，他在有可能遇到她的地方到处找她，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听说兰弗兰基家中在请客，起了疑心。到了半夜时分，他便带了许多带有武器的人，到兰弗兰基家里去了。

主人同意接待他，请他坐下参加宴会。在勉强讲了几句客套话以后，卡佩切向玛尔图恰做了个手势，要她站起来跟他走。她迟疑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卡佩切估计要有麻烦，便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年轻姑娘身旁，抓住她的手，想拉着她和自己一起走。她是被红衣主教请来的，而红衣主教坚决不让她走。卡佩切坚持要带她走，用尽力气把她拖出了大厅。

红衣主教首相，这天晚上穿了一件完全显示不出他高贵身份的衣服，这时他拿起佩剑，以闻名全罗马的力气和勇敢，不让年轻姑娘离开。马尔切洛气得发疯，叫他手下的人进来；不过这些人大多数是那不勒斯人，他们首先认出了公爵的秘书，随后又认出了被他那套古怪衣服遮掩着的红衣主教，于是他们把剑插回剑鞘，不肯打了，反而夹在中间劝架。

被围在中间的玛尔图恰，左手被马尔切洛·卡佩切抓着，可是她相当机灵，在一片混乱中溜掉了。马尔切洛发现她已经不在，便去追她，他手下的人也跟着走了。

然而，夜晚的黑暗助长了各种奇怪的传言；一月二日上午，京城里到处都在流传：曾经发生过致命的战斗，据说交战双方是教皇的侄子红衣主教和马尔切洛·卡佩切。教会军队的总司令帕利亚诺公爵把事情想象得过于严重，而且他和他的兄弟首相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在当天夜里就派人逮捕了兰弗兰基，第二天一清早，连马尔切洛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公爵发现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人送命，拘押犯人只能加



剧公众的议论,而这桩丑闻的责任将全部落在红衣主教头上,所以他又急忙下令释放犯人。三兄弟集中他们手中的巨大权势,想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起先,他们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成功,可是到了第三天,事情全都传进了教皇的耳朵。他召见了他两个侄子,就像一位非常虔诚,非常震怒的王爷那样斥责他们。

一月五日,一大批红衣主教聚集在圣务院议事大厅里,神圣的教皇第一个提起这件可耻的事情,他问在场的红衣主教们,出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敢不向他报告。

"你们不吱声了! 可是你们都身居高位,这件丑事免不了要影响你们! 红衣主教卡拉法,居然敢穿着一件世俗的衣服,手里拿着出鞘的剑,出现在大路上! 出于什么目的? 就为了夺回一个下贱的妓女吗?"

在红衣主教训斥首相的时候,所有廷臣一片死寂的情景大家是想象得出的。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在生一个宠爱的侄子的气,而这个侄子过去一直在驾驭着他的全部意志。教皇在盛怒之下,提出要撤他侄子红衣主教的职。

托斯卡纳大公的大使在教皇的怒气上火上加油,他为红衣主教、首相最近一件傲慢无礼的事提出申诉。这位从前那样有权势的红衣主教,为了日常工作来见教皇,教皇却让他在前厅众目睽睽之下足足等了四个小时,随后又说不见他了,打发他走。可以想象,这位一向作威作福的首相心里有多么痛苦。红衣主教被激怒了,但是并不屈服;他想,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向热爱家庭,而且也不太善于处理世俗事务,临了一定会借重他的。可是,神圣教皇的德行终于占了上风。他召集所有的红衣主教,望着他们许久不开口,最后,他泪如雨下,毫不犹豫地像公开谢罪似的对他们说:

"由于我年老体衰,要关心宗教事务,你们知道,我希望根治宗教中的所有弊病,所以我不得不把世俗的职权托付给了我三个侄子。可是他们滥用职权,我要把他们永远赶走。"

紧接着就宣读敕书:三个侄子全都撤职,放逐到穷苦的农村中去。红衣主教、首相,流放到奇维塔拉维尼亚;帕利亚诺公爵,流放到索里亚诺;侯爵,流放到蒙泰贝洛。敕书上说,取消公爵原来的每年七万二千皮阿斯特(合一八三八年的一百多万)的薪俸。



要违抗这些严厉的命令是根本不可能的:全罗马的人都憎恨卡拉法家的人,他们是罗马人民的敌人,受到罗马人民的监视。

帕利亚诺公爵带着内弟阿利费伯爵和莱奥纳尔多·德尔卡尔迪内来到索里亚诺这个小村子居住,而公爵夫人和她的婆婆住到离索里亚诺八公里远的一个叫加莱斯的破落的农庄里。

这些地方景色不错;但这是流放啊!从前专横地统治着罗马,如今被从罗马赶了出来。

马尔切洛·卡佩切,还有其他廷臣,跟随着他们的女主人来到了她被流放的可怜的村子。这个女人前几天还有权有势,享受着荣华富贵,如今她失去了全罗马对她的尊敬,周围只看到一些普通的农民;他们看到她时那种惊奇的神色甚至会使她想起自己的一落千丈。她没有任何希望;叔公已经那么老,在他召回他的侄子以前,兴许突然一命呜呼了;更糟的是,他们三兄弟互相憎恨。有人甚至说,红衣主教纵情声色,公爵和侯爵并未参与,后来看到他越来越没有节制,感到害怕,便到教皇叔父那儿告发了这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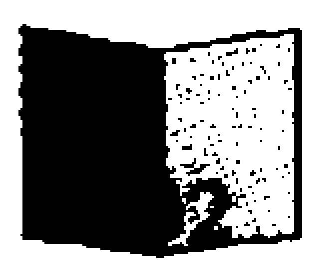
在这因完全失宠而造成的恐慌中间,发生了一件使公爵夫人和卡佩切本人受到伤害的事情,这件事也清楚地说明了当初卡佩切在罗马追逐玛尔图恰,并非出于真正的激情。

有一天,公爵夫人派人把他叫来,要吩咐他一些事情;他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和她在一起,这种情形一年中可能只有两次。看到公爵夫人接见他的厅里没有旁人,卡佩切变得迟钝了、沉默了。他走到门口,看看隔壁厅里有没有人,然后,他大着胆子说道:

“夫人,恕我鲁莽,我有几句怪话对您说,您听了不要心烦,也不要生气。很久以来,我爱您胜过爱我的生命。要是我过于冒失,胆敢像一个情人似的注视您天仙般的容貌,您不应该怪罪我,而应该怪罪推动我、扰乱我的超自然的力量。我在受罪,我在燃烧;我不要求削弱燃烧我的火焰,我只是要求您的宽宏大量,可怜可怜一个充满着疑惧和恭顺的奴隶。”

公爵夫人似乎大吃一惊,尤其是很恼怒,对他说:

“马尔切洛,你倒是看出我什么了,敢对我索讨爱情?难道是我的举动、我的言谈违背了礼法,才使你这样肆无忌惮?你怎么会有胆量相



信，除了家主我丈夫以外，我会委身于你或者另外任何一个人？我原谅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因为我相信你是个疯子；可是你要当心，别再犯这样的错误，否则，我对你发誓，我要为你第一和第二次的无礼一起惩罚你。”

公爵夫人满腔怒火地走开了；卡佩切也实在没有遵守要谨慎行事的规则。他应当让对方猜出来，而不是自己说出来。他非常狼狈，生怕公爵夫人把这件事告诉她丈夫。

但是后来的事情和他担心的恰恰相反。由于待在农村中很寂寞，高傲的帕利亚诺夫人情不自禁地把别人斗胆对她说的话，讲给她得宠的侍女迪亚娜·布兰卡乔听了。这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正被狂热的激情吞噬着。她长着一头红发（历史学家曾几次说起这个情况，似乎这就可以解释迪亚娜·布兰卡乔干的全部蠢事）。她热恋着蒙泰贝洛侯爵手下的一个贵人多米齐亚诺·福尔纳里。她想嫁给他；可是她很荣幸地和侯爵夫妇有血亲关系，他们能同意她嫁给一个现在在伺候他们的下人吗？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个障碍是无法逾越的。

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必须从侯爵的长兄帕利亚诺公爵这方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迪亚娜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希望的。公爵把她看作一个亲戚，而不是一个女用人。他是一个心地朴实和善良的人，他不像他两个兄弟那样拘泥于礼数。公爵虽说像一个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利用他崇高的地位的种种优势，对他的妻子一点也不忠实，但是他感情上还是很爱她的；如果她求他一件事，而且是坚持求他的话，看来他是不会拒绝的。

卡佩切胆大包天地对公爵夫人的心灵的表白，对忧心忡忡的迪亚娜来说倒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喜讯。在此以前，她的主妇一向规行矩步，使人丧气；如果她能产生一次激情，如果她能犯一次错误，她就无时无刻不需要迪亚娜了；而迪亚娜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秘密，就可以向她索要任何东西。

因此，迪亚娜不但不先对公爵夫人谈谈她应尽的责任，也不说说在心明眼亮的侍从中可能会遇到的可怕的危险，反而在狂热的冲动之下，对她的主妇谈起了马尔切洛·卡佩切，就像她心中对自己说起的多米齐亚诺·福尔纳里一样。在她们两个人之间的漫长的谈话中，她总是想方

设法，每天提醒公爵夫人，要她回忆一下可怜的、像是很忧郁的马尔切洛的风采和俊美。他和公爵夫人一样，都出身于那不勒斯的显贵家庭；他的举止和他的出身一样，也是高贵的，他缺少的只是财富，否则，他在任何一点上，都可以和他胆敢爱慕的女子平起平坐；而且，只要运气好，他随时都可以发财。

迪亚娜高兴地发现，她谈话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公爵夫人加倍信任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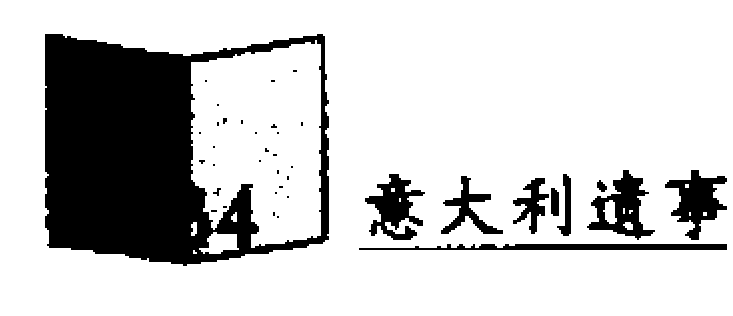
不用说，她也把经过情形告诉了马尔切洛·卡佩切。在这炎热的夏天，公爵夫人经常在加莱斯周围的树林里散步。在夕阳西下时，她就到位于树林中间的风景优美的山冈上等待海风吹来。在小山顶上望得见海，相隔不到八公里。

马尔切洛可以待在树林里而不违背严格的礼节。据说，他是为了尽量不让公爵夫人看到才躲在那里的。一直到迪亚娜·布兰卡乔的话打动了公爵夫人，她向马尔切洛发出了信号，他才露脸。

看到她主妇快要听从她在她心里引发的致命的激情摆布时，迪亚娜自己也就依顺了多米齐亚诺·福尔纳里在她心里激起的狂暴的爱情。从此以后，她坚信自己一定能嫁给他了。可是多米齐亚诺是一个理智的年轻人，他性格冷静而稳重；他的狂热的情妇的兴奋劲儿非但没有感动他，反而引起了他的反感。迪亚娜·布兰卡乔和卡拉法家是近亲。只要他的私情有一点点传到可怕的红衣主教卡拉法的耳朵里，他深信自己一定会被一剑刺死。红衣主教虽说是帕利亚诺公爵的兄弟，实际上倒是真正的一家之长。

公爵夫人已经接受了卡佩切的激情，不多久，有一天，在蒙泰贝洛侯爵被流放的村子里，怎么也找不到多米齐亚诺·福尔纳里了，他失踪了。后来大家才知道，他从内土诺小港乘船走了；不用说，他已经改名换姓，从此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谁能描绘得出迪亚娜的绝望的心灵呢？她抱怨命乖运蹇，帕利亚诺夫人听了很同情她，可是有一天，公爵夫人流露出，这件事再多谈也没有什么意思。迪亚娜看见情人在蔑视她，心里憋得难受，恨得牙痒痒的。公爵夫人老听见她在抱怨，觉得有些厌烦，她却从公爵夫人一时的厌烦中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是公爵夫人叫多米齐亚诺·福尔纳里永



远抛弃她的，而且还给了他路费。这个疯狂的念头的惟一根据只是从前公爵夫人曾经规劝她的一些话。在怀疑以后，紧接着就是报复。她要求公爵接见她，并把他妻子和马尔切洛之间的私情全都告诉了他。公爵不肯相信，对她说：

“你倒是想想看，十五年来，我对公爵夫人无可挑剔。她没有接受宫廷的诱惑，也抵制了我们在罗马时地位显赫时的坏风气；最出色的王公们，还有法国的将军吉斯公爵本人，对她的追求都以失败告终：你倒是想想，她怎么会屈从于一个末等的持盾贵族。”

不幸的是，公爵在蛰居的索里亚诺闲得发慌，他住的地方离他妻子居住的村子只有八公里不到；因此迪亚娜有许多机会可以见到他，而不让公爵夫人知道。迪亚娜天赋极高，激情使她口齿伶俐。她给公爵提供了很多细节；报复成了她惟一的乐趣。她再三对公爵说，几乎每天夜晚，十一点钟左右，卡佩切都要溜进公爵夫人的房间，一直要到清晨两三点钟才出来。这些话起初没有给公爵多大的影响；他不想自寻不痛快，半夜里走八公里路去加莱斯，出其不意地冲进他妻子的房间。

可是有一天傍晚，公爵在加莱斯，太阳已经落山，天色还没有全暗下来。迪亚娜披头散发地走进了公爵待着的客厅。等所有人都离开以后，她告诉公爵说，马尔切洛·卡佩切方才溜进了公爵夫人的房间。不用说，公爵此时心情恶劣，拿起他的匕首，就奔向他妻子的房间去了。他从一扇暗门进去，看到了马尔切洛·卡佩切。这对情人看到他进来，脸色确实变了；不过，尽管如此，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并没有一点可以受到指摘的地方。公爵夫人最近有一笔小开销，她正坐在床上记账，有一个使女在房间里，马尔切洛在离床三步远处站着。

怒不可遏的公爵掐住马尔切洛的脖子，把他揪到隔壁一个小房间里，命令他把身边的短剑和匕首扔在地上。然后，公爵喊他的侍卫进来，立即把马尔切洛押往索里亚诺的监狱。

公爵夫人还留在府里，但被严加看管起来。

公爵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他似乎有意想把这件事丑恶的一面隐瞒下来，以免使用荣誉要求他采取的极端手段。他想让人相信，他拘押马尔切洛是为了另外一个原因，借口说是在两三个月以前，马尔切洛曾用高价买下了几只巨大的癞蛤蟆。他放出话去，说这个年轻人企图毒

死他。可是，马尔切洛的真正罪行昭然若揭，他的红衣主教兄弟派人来问他：他什么时候才能用罪犯的血来洗刷他们胆敢给他们家庭带来的耻辱。[1]

公爵请内弟阿利费伯爵和世交安东尼奥·特兰多做副手，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类似法庭的小组，审问马尔切洛·卡佩切，控告他和公爵夫人通奸。

世事变迁，人事无常，属于西班牙一党的庇护四世[2]继保罗四世之后当上了教皇。他对国王腓力二世言听计从。腓力二世要他处死红衣主教和帕利亚诺公爵。国家法庭对两兄弟提起了公诉，诉状的正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马尔切洛·卡佩切死亡的全部经过。

被询问的许多证人中间，有一个证人的证词是这样的：

"我们那时在索里亚诺；我的主人公爵和阿利费伯爵有一次长谈……晚上，很迟了，他们来到底层的一个储藏室，公爵事前已经叫人在这里预备好了审讯犯人时需要的绳索。在场的有公爵、阿利费伯爵、安东尼奥·特兰多老爷和我。"

传讯的第一个证人是卡佩切的心腹知己卡米洛·格里福内队长。公爵对他这样说：

"说老实话吧，我的朋友。马尔切洛在公爵夫人的房间里干了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马尔切洛交恶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因为他很顽固，不肯再说更多的话，公爵大人从外面叫进几个他的侍卫。索里亚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下令用绳子把格里福内捆起来。侍卫们用绳子把罪犯吊了起来，离地四指高。队长被这样吊了有足足一刻钟之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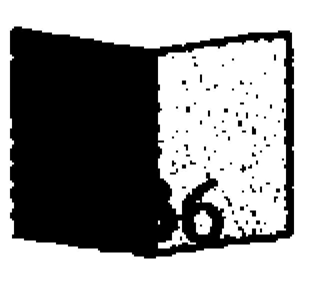
"放我下来，我把我知道的说出来就是了。"

侍卫们把他放下来后就退了出去，只剩下原来在里面的几个人。队长说：

---

① 西班牙的荣誉观在罗马的舆论中产生了作用。——司汤达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② 庇护四世(1499—1565)：意大利籍教皇(1559—1565在位)。1560年着手审讯教皇保罗四世的侄子卡拉法兄弟，1561年将他们处决。



"是的，有好几次，我陪马尔切洛来到公爵夫人房前，可是我再多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在隔壁一个院子里等他，一直等到清晨一点钟光景。"

马上侍卫们又被喊进来了，他们按照公爵的吩咐，又把他拉了上去，让他的脚离开地面。队长很快又嚷了起来：

"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实话。"

后来他继续说："是的，好几个月以来，我发现马尔切洛和公爵夫人在做爱，我本来是想告诉大人或者 D·莱奥纳尔多的。公爵夫人每天早晨都来问马尔切洛的情况；她送他一些小礼物，其中有精心制成的、很可口的蜜饯；我看见马尔切洛戴着做工考究的金链子，无疑也是公爵夫人送给他的。"

队长交待过后，又被押回了监狱。他们又把公爵夫人的门房带来；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被用绳子绑了起来，吊到半空。过了半小时以后，他说：

"放我下来吧，我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可是一放到地上，他又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又把他吊了上去；他解释道，公爵夫人雇他做事还没有多少日子呢。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又把他押回监狱去了。因为每次问话都要吩咐侍卫退出，所以这些事花了很长时间。他们要侍卫们相信，他们在审讯的这件案子，是关于从癞蛤蟆身上抽取毒液来毒死人的事情。

当公爵提审马尔切洛·卡佩切时，夜已经很深了。等侍卫们退出去以后，门被锁上了。

公爵问他：

"你在公爵夫人的房间里一待就待到清晨一点钟、两点钟，有时甚至到四点钟，你究竟在干什么？"

马尔切洛什么也不承认；于是他们又喊进侍卫，把他吊了上去；他的胳膊被吊得脱了臼；他熬不住了，要求把他放下来。他们把他放在一把椅子上；可是一放到椅子上，他便胡言乱语了，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们叫进侍卫，又把他吊了起来。过了很长时间，他又要求放他下来。

"是的，我在不适当的时间进了公爵夫人的房间；不过我是在和迪亚娜·布兰卡乔做爱，她是夫人的一个侍女，我答应娶她，除了有损名誉的事，她全都答应我了。"

马尔切洛又被押回监狱，在那儿和队长以及迪亚娜对质，迪亚娜矢口否认有这种事。

随后，马尔切洛又被带到低矮的大厅。在我们走到门前时，马尔切洛就说：

"公爵大人，您要记住；如果我讲真话的话，您答应饶我性命。不用再拿绳子吊我，我全讲给您听就是了。"

于是他走近公爵，声音抖抖索索，说话结结巴巴地告诉公爵；他的确是得到了公爵夫人的垂爱。听到这些话，公爵就向马尔切洛扑去，咬他的脸，随后他拔出他的匕首，我看到他就要用匕首刺了，就说：最好让马尔切洛亲手写下他刚才招供的话，有了这个文件，将来可以证明公爵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我们走进那个低矮的大厅，里面有写字的用具；但是，马尔切洛的胳膊和手已经被绳子吊伤了，他只能写少许几个字：是的，我背叛了我的爵爷；是的，我损害了他的荣誉！

马尔切洛一边写，公爵一边读；读到这里，他便扑到马尔切洛身上，用匕首刺了他三下，结束了他的生命。迪亚娜·布兰卡乔就在旁边，离他三步远，吓得面无人色；不用说，她已经对自己做的事后悔莫及。

公爵嚷道：

"这个女人，不配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里！你是我丧失名誉的惟一原因！为了得到你无耻的满足，你不遗余力地来损害我的荣誉，我一定要报答你这种出卖主子的行为。"

在讲这些话时，他抓住她的头发，用刀割她的脖子；这个不幸的女人流了一大摊血，最后倒地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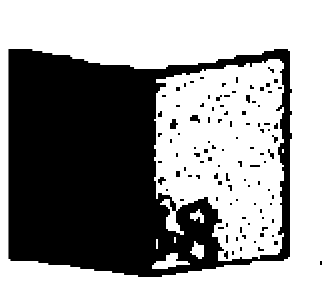
公爵叫人把两具尸体扔在监狱附近的阴沟里。

年轻的红衣主教阿尔丰斯·卡拉法、蒙泰贝洛侯爵的儿子、整个家族里保罗四世留在身边的惟一的人，觉得应该把这件事讲给教皇听。教皇听了只回答了一句话：

"还有公爵夫人，他们准备怎么处置她呢？"

在罗马，一般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送上死路。但是公爵还是决断不下是否要做这样的牺牲，或许是因为她有身孕，或许是因为他以前非常爱她。

神圣的教皇保罗四世在完成了他道德上的壮举以后，和全家人分



了手；三个月以后，他生病了；病了三个月以后，他在一五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去世。

红衣主教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帕利亚诺公爵，不断地对他说，他们的荣誉要求公爵夫人去死。他看见他们的伯父死了，也不知道以后当选的教皇会怎么想，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结束。

公爵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人，远不像红衣主教那样把关系到荣誉的事搁在心上，因此不能决定是否要去做那件别人要求他去做的可怕事情。他在心里想，他自己做了许许多多不忠于公爵夫人的事，甚至也没有想隐瞒她，如果他的妻子是个高傲的女人，就可能报复他。红衣主教甚至在听过弥撒、领过圣体，走进教皇选举大会时，还在写信给他，说他为公爵的一再拖延感到难过，说要是公爵最后还是不做决定，不能满足有关家庭荣誉的要求的话，他就决定不再管他的事了；无论是在选举大会上，无论是在新教皇身边，也决不会再为他效劳了。一个有关荣誉的古怪的理由促使公爵下了决心。公爵夫人虽然是被严加看管的，但据说，她还是想出办法传话给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说，如果马尔科·安东尼奥有办法救她的性命，并使她重获自由，她就可以帮他收回帕利亚诺堡，因为那里的司令官是一个对她忠心耿耿的人。科隆纳是公爵的主要敌人，当初为了建立帕利亚诺公国，那个城堡是公爵从他手里夺走的。

一五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公爵派出两队兵到加莱斯去。三十日，公爵的亲戚D·莱奥纳尔多·德尔卡尔迪内和公爵夫人的兄弟阿利费伯爵D·费兰德，走进公爵夫人的房间来取她的命。他们向她宣布了死刑，她听到消息后神色一点也没有改变。她首先要求做忏悔，并要听神圣的弥撒。随后，两位贵族走近她，她发现他们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她问她公爵丈夫有没有要她死的命令。

D·莱奥纳尔多回答：

“有，夫人。”

公爵夫人要看一下；D·费兰德把命令拿给她看。

（我在帕利亚诺公爵的诉状中读到了参加这个可怕的事件的几位修士的证词。[①]这些证词要比别人的证词高明得多，我觉得这是修士们

---

① 修士的证词说明了某件事情。——司汤达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在法庭上说话时并不害怕的缘故，别的证人可以说多少是他们主人的从犯。)

风帽修士安东尼奥·德·帕维亚的证词是这样的：

做弥撒时，她非常虔诚地领受圣体，后来在我们安慰她时，公爵夫人的兄弟阿利费伯爵走进房间，手中拿着一根绳子和一根拇指般粗细的榛木棒，大约一米多长。他用一块手绢蒙住了公爵夫人的眼睛；她很镇静，为了不看见他，还把手绢拉下一些把眼睛遮盖得更严密一些。伯爵把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不过，绳子不太合适，伯爵又把绳子解了下来，走开了几步；公爵夫人听到他走开的声音，便摘下蒙在眼睛上的手绢，说道：

"嗯，怎么啦！我们要干什么？"

伯爵回答说：

"绳子不合适，我去另外拿一条，免得您受苦。"

他说着走出去了；不多久，他拿着另外一根绳子回到房间里，重新用手绢蒙上她的眼睛，把小木棒插在绳结中间，他转动木棒，就把她绞死了。而公爵夫人呢，在发生这件事的过程中，她连说话的声调也没有变。

另一位风帽修士是安东尼奥·德·萨拉查，他的证词是用这几句话结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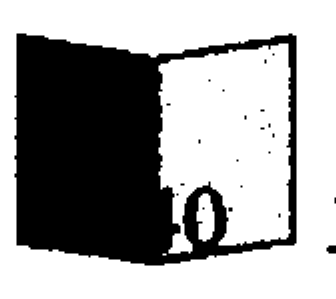
"我由于良心上的不安，不愿看着她死去，想走出这个屋子，可是公爵夫人对我说：'为了上帝的爱，请别离开这里。'"

(修士在这里说起的公爵夫人死去时的情景，完全和我们方才报告的一样。)他接着说：

"她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那样死去了，不时重复着说：'我相信，我相信。'"

两位修士很明显已经从他们的上级那儿得到了必要的同意，所以在作证时，在每次同他们讲话时，在每次忏悔时，特别是在一次领圣体、做弥撒之前的忏悔时，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完全清白的。如果她是有罪的，那么她那种骄傲的表现就可以把她打进地狱了。

风帽修士安东尼奥·德·帕维亚在和D·莱奥纳尔多·德尔卡尔迪内对质时说：



“我的同伴告诉伯爵，最好等公爵夫人分娩过后再说；（他接着说）她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1]，千万不要伤害她肚子里的可怜的、不幸的小东西的灵魂，应该尽可能为他行洗礼。”

听到这句话，阿利费伯爵回答说：

“您是知道我必须要去罗马的，我不想脸上戴着这张面具（蒙着这种没有进行报复的耻辱）出现在那儿。”

公爵夫人一死，两个风帽修士便坚持要立即剖开她的肚子，为的是能为孩子行洗礼。但是伯爵和D·莱奥纳尔多不听他俩的劝说。

第二天，公爵夫人被埋到当地的教堂里，还有仪式（我读了公诉状）。消息当即传开了，但是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并不很深，因为大家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个死讯在加莱斯、罗马以及别的地方宣告了好几次；再说，一件发生在城外的谋杀，在教皇的位置还空缺着的期间，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保罗四世死后，教皇选举大会闹翻了天，足足开了四个月。

一五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可怜的红衣主教卡洛斯·卡拉法不得不同一位西班牙支持的红衣主教竞选；后者当然不能拒绝腓力二世针对红衣主教卡拉法的任何严酷措施。新教皇取的名字是庇护四世[2]。

红衣主教在他叔父死的时候要是没有流放在外，他也许能够左右得了选举，至少会有办法不让一个仇人当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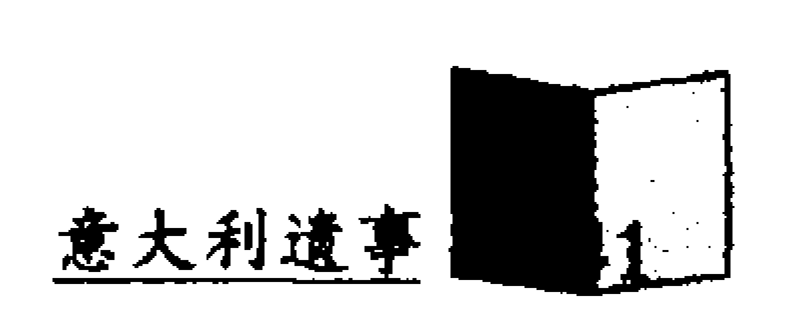
不多久，红衣主教和公爵就被捕了。腓力二世的命令当然是要他们死。他们要回答十四条控告。与这十四条有关系的人统统受到审问。诉状整理得很好，订成对开两大本，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着，因为在每一页里我都看到一些有关风俗的细节，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是有碍于历史的庄严的。我在这里面注意到有一个针对当时掌握着实权的红衣主教卡拉法的暗杀未遂案件，其中的细节十分详尽。

其实，他和他哥哥的罪行，比如杀死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换了别人，也许就不存在了。几年以后，奥尔西尼亲王娶了托斯卡纳大公的妹妹，他认为她不守妇道，在得到他哥哥大公的同意之后，

---

① 是谁使她受孕的？——司汤达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② “教皇听信卡拉法的敌人。”——司汤达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就在托斯卡纳把她毒死了;这件事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一件罪行。迪奇家族中有好几位公主就是这样死的。

卡拉法两兄弟的诉讼案结束了,有关方面写了一篇很长的节略,红衣主教会议审查了好几遍。既然大家同意杀死通奸男女者犯了谋杀罪(因为法律从来不管这种事情),那么红衣主教逼迫他哥哥犯罪,自己也有罪,就像公爵实施了这件罪行而有罪一样。

一五六一年三月三日,庇护四世教皇召集红衣主教会议,会议开了八个小时,结束时他用这句话宣布了卡拉法兄弟的死刑:Prout in schedulâ.(按照议会的要求办吧。)

第二天夜里,检察官派警官至圣安杰堡去执行两兄弟(红衣主教查理·卡拉法和乔瓦尼·帕利亚诺公爵)的死刑。判决被执行了。先从公爵开始。他从圣安杰堡被押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托尔迪诺纳监狱;公爵、阿利费伯爵和D·莱奥纳尔多·德尔卡尔迪内都是在这里斩首的。

公爵顶住了这个可怕的瞬间,不仅像一个出身高贵的骑士,而且更像是一个为了对上帝的爱而准备忍受一切的基督徒。他对两个同伴说了些鼓励的话,要他们视死如归;随后,他写信给他的儿子。[①]

检察官回到圣安杰堡,宣告红衣主教卡拉法的死刑,只给他一个小时作准备。红衣主教显得他的心灵远比他的哥哥伟大;这从他话说得很少就可以看出来了;话语永远是人到身外去寻找的一种力量。在宣布这一可怕的消息后,只听见他低声说着这句话:

"我要死去! 啊,庇护教皇! 啊,腓力国王!"[②]

他作了忏悔;他默默地背诵了七首悔罪诗篇;然后,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对刽子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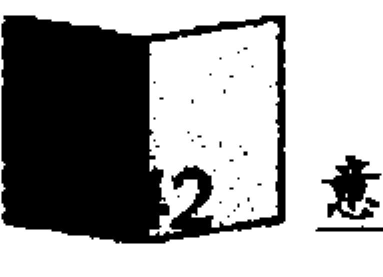
"动手吧!"

刽子手用一根丝绳勒他,丝绳断了;只能再勒一次。红衣主教望着

---

① 历史学家西斯蒙迪把这段历史搞错了。请看米肖传记中卡拉法一节,据他说蒙托里奥伯爵是在主教死的那一天被斩首的。伯爵是主教和帕利亚诺公爵的父亲;这位学者把父亲当作儿子了。——作者注

② 卡拉法错了:起先他太相信他的朋友,临了又太相信他的敌人。——司汤达写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的注



刽子手，不屑于再说一句话。

（加上去的注）

不多年以后，神圣的教皇庇护五世又派人审查了一遍案卷，推翻了原判。红衣主教和他的哥哥被恢复全部荣誉。原来竭尽全力判他们死刑的高等检察官被绞死。庇护五世下令销毁案卷。各图书馆保存的副本均要烧掉，如有保留，将受出教处分；但是教皇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图书馆内就有一份诉讼状的副本，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副本，都是从这份副本转抄的。

王振孙 译

圣方济各在里帕[1]

阿里斯特和多朗特曾用过这个题材，
这就使埃拉斯特也想到使用它。
九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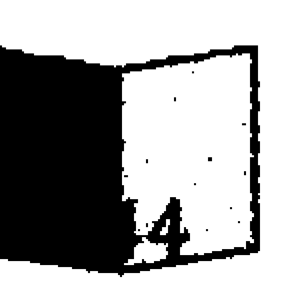
一个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写了一个关于一个罗马贵妇人和一个法国青年的恋爱故事，我把它译了出来。事情发生在上世纪初期，一七二六年。当时教皇重用亲戚，裙带之风在罗马盛行，不过教廷却烜赫一时。本尼迪克特十三世[2]（奥尔西尼）掌管着，更可以说是他侄子坎波巴索亲王掌管着大小一切事务。外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意大利的王公们，还有在新大陆发了大财的西班牙贵族们，都成群地往这里跑。任何有财有势的人，在这里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外国人和本国人聚集在一起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竞相显示自己的风雅和华贵。

教皇的两个侄媳妇，奥尔西尼伯爵夫人和坎波巴索亲王夫人，分享着教皇伯父的权势和教廷的尊荣。她们两人姿容出众，即使是在社会的最下层，她们也会出名的。正如罗马人经常说的，奥尔西尼夫人性格开朗，无拘无束；坎波巴索夫人温柔而虔诚，不过这温柔的灵魂很容易产生最强烈的激情。虽然这两位贵妇人不是公开的敌人，而且她们天天都在教皇那儿见面，也经常在她们各自的府邸里接待对方，然而她们处处在争高低：比容貌，比声望，比钱财。

---

① 圣方济各在里帕：一座小教堂的名字，在罗马。——作者注

② 本尼迪克特十三世（1649—1730）：1724年当选为教皇，本名奥尔西尼。



奥尔西尼伯爵夫人在姿色方面要差些，但是她打扮得很有光彩，她轻佻，活跃，诡计多端；她的情人多如牛毛，一天换一个，她根本也不把他们放在心上。看到有两百人挤在她的客厅里，由她支配一切，她觉得无比的幸福。她很喜欢和她的堂弟妹坎波巴索夫人开玩笑，因为她这位堂弟妹，和一位西班牙公爵公开好了三年，最后却吩咐他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罗马，否则就处他以死刑。奥尔西尼夫人说："自从这次伟大的发配以来，我的了不起的堂弟妹就失去了笑容。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很明显，这个可怜的女人受着爱情和烦恼的折磨，快支持不下去了。他丈夫不是傻瓜，他在我们的伯父教皇面前，把她的郁闷烦恼说成是高度的虔诚。我正等待着这种虔诚把她带到西班牙去朝圣呢。"

其实坎波巴索夫人根本就不在想念她的西班牙情人，至少在两年以前，他已经在腻烦她了，而且腻烦得要死。她要是真感到懊悔，那么早就会派人去找他了；因为这种自然而激烈的性格，在罗马是不难遇到的。虽说她刚刚二十三岁，正当年轻美貌的时候，却由于信仰狂热，居然跪在伯父面前，祈求把"教皇降福"的恩典赐给她。这种恩典，人们可能不太了解，就是除了两三种重大罪行之外，可以赦免其他任何罪过，即使不忏悔也行。仁慈的本尼迪克特十三世被他侄媳的柔情感动得哭了，他对她说："起来吧，我的侄媳妇，你不必祈求我降福，在上帝眼里，你比我更加尊贵。"

话虽然这样说，可是像全罗马一样，教皇也错了。坎波巴索夫人正在狂热地恋爱，她的情人也在分享着她的激情。然而，她是不幸的。好几个月以来，她几乎天天看到圣艾尼昂公爵的外甥塞内赛骑士。公爵当时是路易十五的驻罗马大使。

年轻的塞内赛是摄政王奥尔良的腓力[①] 的一个情妇的儿子，在法国是天之骄子；虽然还不到二十二岁，他已经当上陆军上校好几年了；他已经有了自负的习惯，说得公平一些，他并没有自负的性格。他无忧无虑，想及时行乐、轻率、勇敢、善良，形成了这个奇异性格的明显特征。那时候，人们可以说，为了国家的荣誉，他是这种性格的标准样本。坎

---

① 奥尔良的腓力(1674—1723)：法国幼王路易十五的摄政王(1715—1723)。他生活荒淫，情妇众多。

波巴索夫人一看见他就对他另眼相看；她对他说："可是，我不信任您，您是法国人；不过，我要提醒您：如果有一天在罗马有人知道我在私下和您约会，那么我确信是您说出去的，我就不再爱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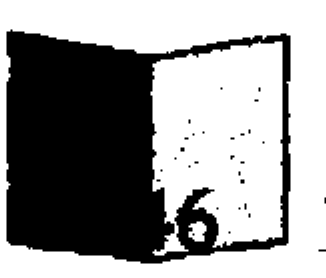
坎波巴索夫人在和爱情做游戏时，却激起了真正的激情。塞内赛也曾经爱过她，可是他们两人相亲相爱已经八个月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意大利女人心中的爱火越燃越旺，可是在这个法国青年心中，激情却在日渐消退。虚荣心的满足稍许减轻了一些他的厌烦，他已经给巴黎寄去了两三幅坎波巴索夫人的画像。可以这样说，从童年起，他就享尽了各种财富和优越的条件带来的方便，使他把无忧无虑的性格带进了虚荣心的范畴。他本国的那些十分不安的心灵，平时就是靠虚荣心维持着的。

塞内赛一点也不了解他情妇的性格，有时候她的古怪脾气使他觉得很有趣。她用圣女巴尔比娜的名字命名，因此，每到圣女的命名节，她的热烈而真诚的宗教感情就会激动起来，会感到痛苦。她笃信宗教，不像普通的意大利女人那样容易被动摇，塞内赛未能使她忘记宗教。他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把它压制下去，并经常发生剧烈的争吵。

年轻人一向很顺利，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障碍反而使他觉得很有趣，同时他也要在夫人身边维持他温柔和殷勤的习惯。他经常想到，爱她是他的义务。另外还有一个并非浪漫色彩的理由：塞内赛只有一个知心人，那就是圣艾尼昂公爵；他想通过坎波巴索夫人为大使效劳，因为她无所不知。他在大使眼中看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感到非常得意。

坎波巴索夫人和塞内赛就截然不同了，她对情人的优越的社会地位毫不介意，她注重的只是自己是否被爱着。她想："我把我的终身幸福都献给了他，而他是个异教徒，一个法国人，决不可能为我做出同样牺牲的。"可是骑士出现了，他的十分可爱、永不枯竭、而又十分自然的快乐情绪震惊了坎波巴索夫人的灵魂，迷住了她。一看到他，所有她计划好要对他说的话，种种阴郁的念头，全都烟消云散了。对于这高傲的灵魂，这种情形是多么新奇，甚至在塞内赛离去很久以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她终于发现，离开了塞内赛，她就不能思索，不能再生活下去。

有两个世纪了，罗马的风气是学西班牙人的，而从现在开始又有点



儿学法国人了。人们在开始了解这种走到哪里就会把快乐和幸福带到哪里的性格。这种性格那时候只有法国有，可是自从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后，这种性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了。因为，永恒的快乐需要无忧无虑来维持；然而在法国，人们不再有稳定的职业，甚至有天才的人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了，如果有这种人的话。

战争是在塞内赛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和这个国家的其余的人们之间宣布的。那时的罗马也和今天所看到的罗马不同。在一七二六年，人们完全料想不到，六十七年以后，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个神父收买了一些人，杀害了雅各宾派的巴斯维尔，据说，他想给这个基督世界的首府带来文明。

坎波巴索夫人第一次在塞内赛身边失去了理智。为了一些理智不赞同的事情，她发现自己有时快乐得像上了天，有时又非常不幸。对她来说，宗教和理智原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塞内赛一旦战胜了她的宗教信仰时，爱情就在她这颗严峻而又虔诚的心中燃烧得更加迅速，一直要燃烧成最最疯狂的激情为止。

亲王夫人曾经赏识过费拉泰拉大人，关照过他的前程。费拉泰拉报告她说，塞内赛不但比平时更常去奥尔西尼府，而且还使奥尔西尼夫人刚刚打发走了一个几星期以来一直是她主要情人的著名女音歌手。可以想象她听到这个报告后气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故事，就在坎波巴索夫人听到这个致命的报告的当天晚上开始。

坎波巴索夫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镶金的大皮椅里。她旁边是那张黑色大理石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两盏银制的长脚灯，是著名的大师本韦努托·切利尼[①] 的杰作，照亮了或者不如说显出了她府里底层一间大厅里的黑暗，大厅里张挂着几幅陈旧发黑的油画；因为在这个时期，由大画家们统治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年轻的塞内赛面对着夫人，差不多就在她脚旁的一把镶金的乌木小椅上坐了下来，舒展着他优雅的身躯。夫人望着他，她不但没有飞身过去投入他的怀抱，反而自从他进入大厅以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

---

① 本韦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金匠、雕刻家。

在一七二六年，巴黎已经是世界上生活最舒适，服装最考究的大城市了。能够展现一个法国最漂亮的男子的风采的物品，塞内赛经常通过驿车送来。塞内赛是个有身份的男子，同摄政王宫廷中的美女们有过初步接触，又得到过他舅父的指点；他的舅父是有名的卡尼拉克，摄政王的放荡朋友之一，所以他很有信心，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过了不久，他的脸上便显露出了窘态。夫人的美丽的金黄色头发有点蓬乱，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眼神中充满了疑虑。这是出于不共戴天的仇恨呢，还是出于极度严肃的激情呢？

她终于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您不再爱我了？”

在宣战之后，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塞内赛优雅的风貌深深地印刻在她的心中，难以磨灭，要不是她要和他吵的话，他正有千言万语要向她倾诉；但是他太骄傲了不愿把解释往后拖延。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由于自尊心而妒忌；一个轻佻的女人由于习惯而妒忌；一个真诚而热烈地爱着的女人则认为妒忌是她的权利。她这种注视人的方式，罗马激情特有的方式，塞内赛觉得很有趣：他从这种目光中看到了深沉和犹豫；可以说，他看到了赤裸的灵魂。这种风韵奥尔西尼夫人是没有的。

不过，这一次沉默的时间延续得太长了，年轻的法国人不善于深入一颗意大利心灵去探究它的隐秘的感情，他发现她神情理智而平静，便安下心来了。再说，这时候他感到有些不愉快：在从邻近坎波巴索府的一座房子，穿过地下室和通道，来到这低矮的大厅时，他的昨天刚从巴黎送来的一件漂亮衣服的崭新的花边上，蹭着了几个蜘蛛网。这些蜘蛛网使他感到难受，更何况他本来就讨厌这种虫子。

塞内赛以为在夫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平静，便寻思怎样避免这场吵闹，怎样不回答她，避开她的责问。但是，不愉快的情绪使他严肃起来了；他心里在想：“现在会不会是让她稍许知道一些事实真相的好机会呢？刚才她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已经免去了一半的麻烦。我这个人肯定不适宜于谈情说爱。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女人，她的眼睛是多么奇特。她的态度恶劣，她让我穿过那么可憎的通道；但是，她是教皇的侄媳妇，我是国王派到教皇这儿来的。此外，在一个所

有妇女的头发都是棕色的国家里，惟独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优点。我天天听见有人赞美她的容貌，他们的见证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是在同占有这个美人的幸运儿谈话。至于一个男人应有的控制情妇的能力，我肯定是有的。只要我高兴，说一句话，我就可以拐走她，让她抛弃她的府第、她的镶金的家具、她的教皇伯父，以及所有的一切；我可以把她带到法国的偏僻的外省，在我的一块领地上过苦日子……说实话，她这种忠诚的远景，仅仅能促使我痛下决心，那就是永远不要求她这样做。奥尔西尼夫人远没有她漂亮；她爱我，就算她爱我的话，她对我也只不过比对那个昨天我叫她打发走的女音歌手布托法科稍许好一点罢了；但是她懂得世故，了解生活，别人可以坐着四轮马车去看望她。而且我可以肯定，她是永远也不会大吵大闹的；她爱我还没有爱到这种地步。”

在这长久的沉默之中，夫人的坚定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年轻的法国人的额头。

她心里在想：“我再也看不到他了。”接着，她突然扑进了他的怀里，吻遍了他的额头和眼睛；他的额头和眼睛如今已不再会因为又看见她而高兴得泛红了。骑士当时要是没有忘记他的全部决裂计划，他会看不起自己的；可是他的情妇因为过于激动，忘记不了她的妒忌。不一会儿，塞内赛很惊讶地看着她，她的脸上很快落下了气愤的眼泪。她低声说：“什么，我竟然下贱到对他说起了他的变心；我在责备他，我，可是我发过誓，我永远也不会把这放在心上！可是我居然还顺从了这张可爱的脸在我心中引起的激情，啊！卑鄙！啊，卑鄙，卑鄙！卑鄙的夫人！……这一切必须结束。”

她抹去了泪水，似乎恢复了一些平静。

她相当沉着地对他说：

“骑士，这一切必须结束。您经常去看伯爵夫人……（说到这里时，她的脸苍白极了）如果您爱她的话，天天去看她好了，行；不过，再也别到这儿来了……”她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她在等待骑士的一句话，可是这句话没有来。她微微抽搐了一下，像是咬着牙在说：“这将决定你我的生死。”

直到这时为止，骑士对这些热吻之后的意料不到的激动只是感到

惊奇罢了，因而这句威胁的话倒是坚定了这个迟疑不决的人的灵魂。他开始笑了。

夫人的脸上飞起一片红云，颜色越来越深。骑士心想："她要气得说不出话了，她要中风了。"他走上前去，想解开她连衣裙上的纽扣，她用一种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决心和力气推开了他。塞内赛后来回忆起，就在他试图把她搂在怀里时，他听见她在自言自语。他往后退了退，其实这种谨慎是多余的，因为她似乎不再看他了。她好像是在对她的忏悔师说话，全神贯注地低声说着："他蔑视我，他侮辱我；他还年轻，而且他这个国家的人天生漫不经心，他一定会把我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屈辱全都告诉奥尔西尼夫人……我对自己没有把握；在这张漂亮的脸蛋面前，我简直不能保证我不动心……"接着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使骑士感到简直无法忍受。最后，夫人又站起来，以一种更加阴沉的语调重复道："这一切必须结束！"

塞内赛原以为气氛已经缓和了，便不打算再做什么认真的解释，只是讲了些有关罗马最近流传得很多的一件怪事的玩笑话，他话还没有讲几句，夫人便打断他的话，对他说：

"离开我，骑士，我有点不舒服……"

塞内赛心想："这个女人感到厌烦了，没有比这种厌烦情绪更容易传染人了。"他立即服从，走了出去。夫人的眼睛尾随着他，一直跟随到大厅的尽头……她带着一丝苦笑说："我刚才轻率地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幸而他刚才不合时宜的玩笑话唤醒了我。这个男人真蠢！我怎么会爱上一个这么不理解我的人呢？这件事关系到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而他想用一句玩笑话来逗我开心！……啊！我看出来了，就是这种阴险而可怕的心情造成了我的不幸！"于是她气愤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刚才跟我讲话时，他那双眼睛是多么迷人啊！……而且，应当承认，可怜的骑士的动机是很可爱的。他看出了我性格上的不幸；他想要我忘记折磨我内心深处的郁闷，却不问问原因是什么。可爱的法国人！说真的，在爱上他之前，难道我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她开始回想起她情人可爱的地方，心里美滋滋的，慢慢地她又想到了奥尔西尼伯爵夫人的风姿。她开始从坏的方面看问题了，最可怕的妒忌在折磨她。实际上，两个月以来，一种不幸的预感就在扰乱她的内

心，只有在骑士身旁的时候，她才觉得日子还好过一些；可是一离开他的怀抱，她跟他说起话来，几乎总是带着嘲讽的意味。

这个夜晚真是可怕极了。疲倦，还有痛苦反倒像是给了她一点平静，她想和骑士谈谈："因为虽说他看到我在生气，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抱怨的是什么。也许他不爱伯爵夫人，也许他去看望她，只是因为一个旅客必须看看他所在的国家的社会，特别想看看皇室吧。我要是请人把塞内赛引见给我，要是他能公开来看我，也许他在我这里也会像在奥尔西尼夫人那里一样，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不！"她突然生气地喊了起来，"我怎么一说话就下贱起来了！他会看不起我的，这是我惟一可能得到的收获。不管我干了多少丑事，可是我还是经常要看不起奥尔西尼夫人的轻浮的性格，不过事实上，她的性格要比我的性格更加讨人喜欢，尤其是在一个法国人眼里。而我呢，天生就不喜欢和一个西班牙人在一起。生活中的事件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而您却要永远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当我的骑士不再给我生命，不再往我心里扔进这把我没有的火，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她已经吩咐不再接待客人了，可是这命令并不是针对费拉泰拉大人的，他来向她报告奥尔西尼府里的种种情况，一直报告到清晨一点钟。直到这时为止，这位高级教士一直忠心地在为夫人的爱情服务；但是，从这个夜晚起，他相信塞内赛很快就会和奥尔西尼伯爵夫人真的好起来，如果过去他们还没有好起来的话。

这位高级教士在想："坎波巴索夫人做一个虔诚的信徒比做一个社交界的女人对我更有用。就算她喜欢我，也总会有个人她更喜欢，那就是她的情人；如果有一天她的情人是罗马人，那么他就有一个伯父可能被封为红衣主教。如果我感化了她，那么她首先想到的将是她良心的导师，照她那样狂热的性格……有她在她伯父面前说话，我有什么不可以指望的！"于是这位野心勃勃的高级教士，为未来做起美梦来了。他看见夫人跪在她伯父面前，为他谋求红衣主教的职位。他以后要做的事，教皇将会感谢他的。一旦夫人被感化过来，他就要把她和年轻的法国人私通的真凭实据拿给教皇看，教皇一向虔诚，真挚，憎恨法国人，有人帮他结束一件他最痛恨的私情事件，他会一辈子感恩的。费拉泰拉

属于费拉尔的高级贵族；他有钱，五十多岁……做红衣主教的前景近在眼前，他感到非常兴奋，他要大干一番；他敢于在夫人面前突然改变角色。两个月以来，塞内赛显然疏远了她，可是要向他进攻，可能会遇到危险，因为高级教士并不了解，以为塞内赛也是野心勃勃的。

由于爱情和妒忌而发了狂的年轻夫人和野心勃勃的高级教士间的对话，读者会觉得冗长的，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费拉泰拉一开头就把使人伤心的实情和盘托出。在年轻的罗马女人的心灵深处，宗教和无限虔诚的感情，原来就像是打个盹罢了，有了这样一个紧张的开端，他很容易地把它们全都唤醒了。她的信仰是真诚的；高级教士对她说：任何亵渎宗教的事情，最后一定会导致不幸和耻辱。他走出坎波巴索府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要求刚被感化了的女人这一天不接见塞内赛。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相信自己是虔诚的，而事实上，她是害怕自己软弱，被骑士看轻。

这种决心一直坚持到四点钟，这是骑士可能来拜访的时间。他来到坎波巴索府的后街，看到了不可能会面的信号，就高高兴兴地直奔奥尔西尼伯爵夫人的府邸去了。

坎波巴索夫人渐渐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最最古怪的想法和决心在她脑中迅速转换着。她忽然像个疯子一样，走下府里的大楼梯，登上马车，向车夫叫道："奥尔西尼府！"

她极度的不幸逼着她不由自主地去看她的堂嫂。她在五十个人中间找到了她。所有有才华的人，有野心的人，因为坎波巴索府不接待，全聚到奥尔西尼的府上来了。坎波巴索夫人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让开去表示恭敬，她也不屑加以注意。她瞧着她的情敌，赞赏她。堂嫂身上的饰品件件都是对她的心头一刀。寒暄之后，奥尔西尼夫人见她不声不响，心事重重，便又重新开始了她出色的谈话。

坎波巴索夫人对自己说：

"和我的疯狂和讨人厌的激情相比，她的快乐的情绪对骑士要适宜多了。"

在一阵难以解释的羡慕和憎恨的激情中，她扑上去搂住了伯爵夫人的脖子。她看到的只是堂嫂的艳丽；不论远看还是近看，她觉得都是同样可爱。她拿自己的头发、眼睛和皮肤跟她比较，经过这一番古怪的

审视以后，她害怕、厌恶起自己来了。她觉得她的情敌更加可爱，处处胜过自己。

在这群指手划脚、吵吵闹闹的人中间，坎波巴索夫人面色阴沉，一动不动，像是一座石头雕像。人们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所有的声响都使坎波巴索夫人感到厌烦和不舒服。可是，当她突然听到通报说塞内赛先生来到时，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啊！在他们开始建立关系时，他们曾约好，在社交场合上，他们要少交谈，因为这符合他一个外国外交家的身份；一个月遇到教皇的侄媳妇两三次。

塞内赛以他习惯的尊敬和严肃向她行了礼，随后回到奥尔西尼伯爵夫人的身边，换了一种愉快而亲切的语调和她谈话；一个有才情的女子殷勤地接待您，您天天看到她，您同她说话时就是这种声调。坎波巴索夫人惊呆了。她心里想："伯爵夫人在教我应当怎么做，把她作为榜样，可是我永远也做不到！"她摆脱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的不幸，也就是几乎决定要服毒自尽的心境。塞内赛的爱情过去给她的全部欢乐，也抵偿不了她在这漫长的一夜中所经受的痛苦折磨。可以说，这些罗马女人对受苦有着别国女人所没有的特殊的力量。

第二天，塞内赛又从坎波巴索府邸的后街走过，并看见了拒绝接待他的信号；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过去；可是他受到了刺激。"难道她前天是打发我走吗？我一定要看到她落眼泪。"当他要永远失去教皇的侄媳妇，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时，他才微微觉察到这个爱情有所不同。他下了马车，走过他极为反感的不干净的通道，用力推开了夫人经常接见他的底层的大门。

夫人吃惊地说："怎么！您敢在这儿露面！"

年轻的法国人心想："这种吃惊是不真实的；她不在等我是不会待在这个房间里的。"

骑士拿起她的手；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她在颤抖；骑士觉得她非常美丽，一时间有了爱情。而她这方面，也忘记了两天以来她对教会立下的所有誓言；她扑进了他的怀里，快乐到了极点："这就是奥尔西尼夫人今后要享的福！……"塞内赛和平时一样，不了解一个罗马灵魂，以为她想和他好聚好散，是有礼貌的分手。"我是国王大使馆的随员，被派到教皇前工作，却和教皇的侄媳妇成了死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这

对我是不合适的。"塞内赛以为已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很得意,开始讲起大道理来了。他们会生活在最和谐的结合之中;为什么他们会不愉快呢?事实上,他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爱情会让位于良好和温柔的友谊。他热切地要求他可以不时地来到他们相会的地点的权利;他们的关系将永远是甜蜜的……

起先,夫人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后来当她吃惊地听懂他的意思后,她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发愣。最后,当她听到"他们的关系将永远是甜蜜的"这句刺心的话时,她打断了他的话,声音就像是从肺腑的底部发出来的,她一字一句缓慢地说: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您觉得我,作为您手下的一个使女,还是相当漂亮的。"

这次轮到塞内赛感到真正吃惊了,他说:

"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样的话,自尊心不就安全了吗?您怎么还会想到有什么抱怨的呢?幸好还没有人怀疑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我对您再发一次誓,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享有过的幸福。"

她接着说:

"甚至奥尔西尼夫人也不知道吗?"

声调冷冰冰的,但是仍给骑士留下了幻想。他天真地说:

"难道我曾经对您讲起过我在成为您奴隶之前爱过的女人们的名字吗?"

夫人带着坚决的神气说:

"尽管我十分尊重您的誓言,可是,我也不想冒一点点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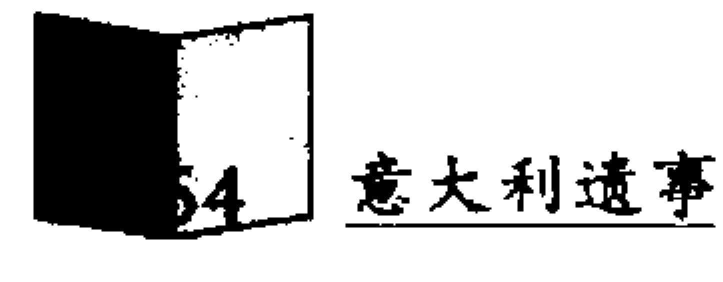
她终于开始使年轻的法国人有点吃惊了。"再见了!骑士……"

看见他走开时有点迟疑,她对他说:"过来,来亲亲我。"

这显示她软下来了;随后她又坚定地说:"再见了,骑士……"

夫人派人去找费拉泰拉。她对他说:"要为我报仇!"高级教士喜出望外,心想:"她的把柄落在我手里了,她永远是我的啦!"

两天以后,因为天气炎热,塞内赛半夜里到林阴道上去乘凉。他在那里看到了罗马的整个上流社会。就在他要上车回去时,他的跟班喝醉了,几乎回答不了他的问话;车夫找不到了;跟班结结巴巴地告诉他



说，车夫跟他一个仇人打架去了。

塞内赛笑着说：

“啊！我的车夫有仇人！”

在他回家时，在离科尔索两三条街的地方，他发现有人跟踪他。有四五个人，他站住，他们也站住；他走，他们也走。塞内赛心想：“我可以换个方向，从另一条街穿到科尔索。呸！这些无赖不值得我绕道；我带着武器呢。”他拔出匕首，拿在手里。

他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走过了两三条越来越偏僻、越来越荒凉的街。他听见这些人加快了步子。这时，他抬起头来，看见正前方有一座小教堂，彩绘玻璃窗上透出奇异的光彩；主持教堂的是圣方济各宗的修士。他奔向教堂的大门，举起匕首的把子用力敲着。那些像是在尾随他的人离他五十步远。他们开始朝他跑来。一个修士打开大门，塞内赛冲进教堂；修士插上了大门的铁门闩。就在这时，凶手们用脚踢门。修士说：“不信教的东西！”塞内赛给了他一个西昆金币，说：“他们肯定是冲我来的。”

至少有一千支蜡烛照亮着这座教堂。

他问修士：

“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做圣事？”

“大人，这是得到至高的京城红衣主教的特许的。”

圣方济各在里帕小教堂前面的狭窄的空地上横着一块华美的墓碑。有人在唱着超度亡人的经文。

“谁死了？是什么亲王吗？”塞内赛问。

修士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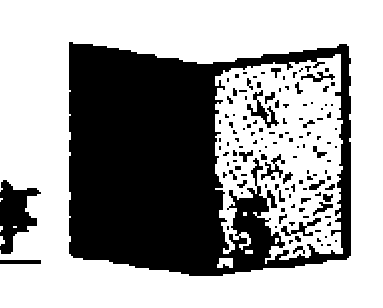
“当然是，因为一切都齐全了，可是所有这些东西，钱和蜡烛，全都糟蹋了；司祭长告诉我说，死者去世前没有做忏悔。”

塞内赛走过去，看见徽饰是法国式样的；他越来越觉得奇怪了。他走到跟前，认出是他的家徽！还有一行拉丁文碑文：

Nobilis homo Johannes Norbertus Senece eques decessit Romae.

“让·诺尔贝尔·德·塞内赛贵人、骑士，死于罗马。”

塞内赛心想：“我是有荣誉参加自己丧仪的第一个人……我看只有查理五世皇帝给过自己这种快乐……可是，教堂里这种气氛我受不



了。”

他又给了管圣器的执事一个西昆金币。他对执事说：“神父，放我从你们修道院的后门出去吧。”

神父说：“很愿意。”

塞内赛一只手中握着一支手枪，一踏到街上，就开始飞快地跑了起来。很快，他便听见身后有人追他。在快要跑到他府邸附近时，他看见门关着，有一个人站在门前。年轻的法国人心想：“是进攻的时候了。”他正准备一枪把对方打死，忽然认出这个人是他的听差。他就向他喊道：

“把门打开。”

门开了；他们赶快进去，又把门关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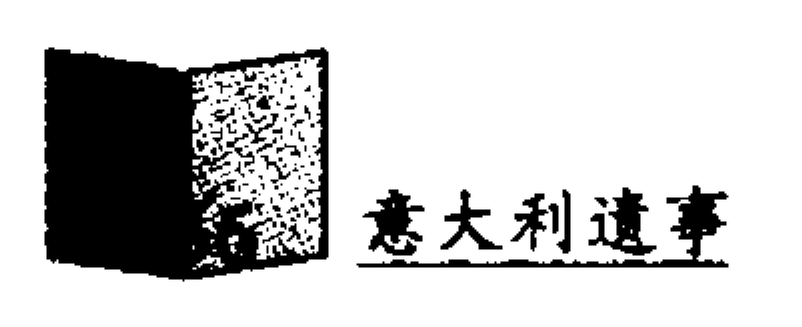
“啊！先生，我到处找您；出事情了：可怜的让，您的车夫，被人用刀砍死了。杀他的人都在咒骂您。先生，有人要您的性命……”

就在听差说话的时候，八支喇叭口火枪通过花园的一个窗子同时把子弹射了进来，打倒了塞内赛；他死在他的听差旁边。他们每人中了二十多颗子弹。

两年以后，坎波巴索夫人在罗马被敬奉为虔诚信教的典范；很久以来，费拉泰拉大人已经当上红衣主教了。

请原谅作者的疏忽。

王振孙 译



瓦尼娜·瓦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①最后一次秘密集会的详情

这是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全城都是乱哄哄的:著名的银行家 B 公爵,正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府邸里举行舞会。为了装扮这个府邸,所有意大利的艺术品,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出来的最名贵的奢侈物品,都集中在这儿了。人人都在抢着想赴这个盛会。高贵的、持重的、英国的金发美女们,也千方百计想争得参加这次舞会的光荣。她们来了很多,罗马最漂亮的女人在跟她们争艳斗美。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领着走了进来,她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乌黑的头发说明她是个罗马人。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她身上,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显露出有一种特殊的骄傲。

可以看出,前来赴会的外国人都被这个豪华的场面惊呆了。他们说:"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的舞会都不能与之相比。"

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而且他们只能邀请宫中的贵妇;而 B 公爵却专门邀请漂亮的妇女。这天夜晚,他在邀请妇女方面是成功的,男宾们都看得眼花缭乱了。要在这么多的天仙美女中选出谁是最漂亮的,那的确是个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斟酌,最后,这位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瓦尼娜·瓦尼尼郡主被宣布为舞会的王后。顿时,外国的和罗马

① 烧炭党人:指 19 世纪初期意大利倡导自由、爱国思想的秘密团体烧炭党的成员。他们的活动为意大利统一(1861)的复兴运动铺平了道路。

的年轻男子，都离开了所有的别的客厅，拥到瓦尼娜·瓦尼尼的大厅里来。

她的父亲，堂阿斯德鲁巴莱·瓦尼尼亲王要她先和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随后，她接受了几位非常英俊、非常高贵的英国人的邀请；可是他们那种很不自然的态度使她很厌烦。年轻的利维奥·萨韦利似乎很爱她，她似乎也更喜欢折磨他。他是罗马城中最杰出的年轻人，而且也是一位亲王。不过，如果有人给他一本小说让他读，他读不上二十页就会把书扔掉，说这本书让他头痛。在瓦尼娜看来，这是一个缺点。

在将近半夜的时候，一个新闻传遍了舞会，而且相当轰动。一个关在圣天使堡垒的年轻的烧炭党人，就在那大晚上化装逃走了，在他遇到监狱里最后一道警卫线的守卫队时，竟然像个传奇人物一样，大胆地用一把匕首袭击卫兵，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们循着他洒下的血迹在街上搜捕，想把他再抓回去。

就在大家议论这件事时，堂利维奥·萨韦利刚和她跳完一场舞。瓦尼娜的魅力以及她在舞会上取得的成功使年轻人为之倾倒，他爱她简直爱得发疯了；他一边陪她回到座位上，一边对她说：

"可是请问，到底谁能得到您的欢心呢？"

瓦尼娜回答说："就是那个刚才越狱的年轻的烧炭党人。他多少做了点事，至少不是白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堂阿斯德鲁巴莱亲王来到女儿跟前。这是一个二十年都没有和他的管家对过账的大阔佬。管家还把自己的收入借给亲王，利息很高。如果您在街上遇见他，会把他当作是一个年老的喜剧演员，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巨大的钻石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后来都发疯死掉了，他也把他们忘掉了。可是，他的独生女儿瓦尼娜不想出嫁，使他很恼火。她已经十九岁，好几个显赫的家庭来求亲，都被她拒绝了。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和苏拉[①]的理由相同：看不起罗马人。

舞会的第二天，瓦尼娜发现她的父亲正在小心翼翼地关上一扇小

① 苏拉（公元前136—前78）：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在他执政的末年突然宣布退位，退位的原因成了一个谜。

楼梯的门;而她的父亲一向粗心大意,是一个从来也不愿意带一把钥匙的人。那个小楼梯通向府里四层楼的一个套间,套间的窗户向着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瓦尼娜到罗马城里去拜访了几个朋友,回来的时候,府邸的大门正在安装灯饰,被堵住了,马车只能从后院进入。瓦尼娜无意中一抬头,惊讶地发现她父亲小心在意地关上了四楼的套间,有一扇窗子打开着。她支开了身边的伴娘,登上府邸的顶层,找来找去,找到一个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有栅栏的小窗户。她先前注意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只有两步路。不用说,套间里住着人;不过,谁住在里面呢?第二天,瓦尼娜终于弄到了一把可以打开向着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

那扇窗仍开着,她悄悄地走了过去,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屋子靠里面有一张床,有个人躺在床上。她先是往后退了一步,不过她看到有一条女人的连衣裙搭在一把椅子上。她仔细看了看床上的人,这个人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很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搭在椅子上的连衣裙上沾着血,一双女人鞋子放在桌子上,鞋子上也有血。这个陌生女人动了动,瓦尼娜发现她受了伤,胸口还盖着一大块血迹斑斑的布,这块布用几条带子拴着,一看这种包扎的样子,就知道决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瓦尼娜注意到,每天四点钟左右,她的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去看望那个陌生女人;过不多久,他又走下楼来,登上马车到维泰莱斯基伯爵夫人家里去。等父亲一出去,瓦尼娜就登上那个小平台,从这里她可以望见那个不相识的女人。这个年轻女子是那么不幸,瓦尼娜看了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很想猜出她的遭遇。搭在椅子上的沾有血迹的连衣裙像是被匕首戳穿的,瓦尼娜都数得出上面有几道口子。有一天,她更清楚地看清了那个不相识的女人:她像是在祈祷,一双蓝眼睛盯着天空。不久,她美丽的眼睛中充满了眼泪。年轻的郡主忍不住想和她说话。第二天,瓦尼娜大着胆子,在她父亲来到之前,躲在小平台上。她看见父亲走进了不相识女人的房间。他提着一只小篮子,里面装着一些吃的东西。亲王神色不安,没有讲几句话。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尽管落地长窗开着,瓦尼娜还是听不出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父亲很快就离开了。

瓦尼娜心想:

“这个女人肯定有一些很可怕的敌人，才使我那一向无所顾忌的父亲也不敢相信别人，宁可自己每天爬一百二十级楼梯。”

一天傍晚，瓦尼娜正把脑袋悄悄地伸向那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她们的目光碰到了！事情败露了，瓦尼娜跪下来嚷道：

“我喜欢您，我一定不会出卖您。”

不相识的女人做了个手势，要她进去。

瓦尼娜嚷道：

“请您一定要原谅我，我的愚蠢的好奇心一定冒犯了您。请别生气，我对您发誓要严守秘密。如果您一定不让我来，我一定再也不来了。”

不相识的女人说：

“谁看见了您会不高兴呢？您住在这个府邸里吗？”

瓦尼娜回答说：

“当然，不过我看，您并不认识我，我是瓦尼娜，堂阿斯德鲁巴莱的女儿。”

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脸涨得通红，随后接着说：

“希望您能每天来看我。不过最好不要让您父亲知道。”

瓦尼娜的心剧烈地跳着。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仪态相当高雅。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肯定是得罪了某个有权势的人；是不是由于一时的妒忌，杀了她的情人？瓦尼娜认为她的不幸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原因。不相识的女人告诉瓦尼娜她的肩膀受了伤，一直伤到了胸部，她很痛苦，常常发现满口都是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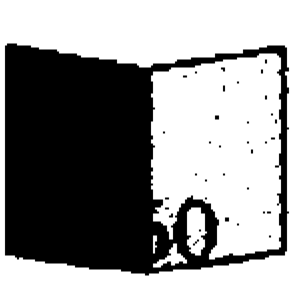
瓦尼娜嚷道：

“您怎么也不请个外科医生来看看？”

不相识的女人说：

“您知道，在罗马，外科医生看病，必须把病人的受伤情况详细地向警察局报告。您看见了，您父亲宁愿自己用布来包扎我的伤口。”

不相识的女人的神态非常自然，似乎对自己的遭遇并无抱怨之情。瓦尼娜爱她爱得简直要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使年轻的郡主感到很奇怪：在这场肯定是严肃的谈话中间，不相识的女人似乎费了很大的劲才抑制住了想突然发笑的愿望。



瓦尼娜对她说：

“我很想知道您的名字。”

“人家都叫我克莱门蒂娜。”

“好吧！亲爱的克莱门蒂娜，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您。”

第二天，瓦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况很糟；瓦尼娜吻着她说：

“我想带个外科医生来替您瞧瞧。”

不相识的女人说：

“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意让外科医生瞧。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人？”

瓦尼娜急忙说：

“罗马总督萨韦利·卡坦亚拉的外科医生，是我们一个仆人的儿子；他对我们很忠心，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什么人也不怕。我父亲对他的忠诚估计不足。我叫人去把他找来。”

不相识的女人嚷道：

“我不要外科医生！您来看我吧，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死在您的怀里我也是幸福的。”

她说话时那种焦急的模样使瓦尼娜感到吃惊。

第二天，不相识的女人的情况更加恶化了。瓦尼娜在离开她时说：

“如果您喜欢我，您就该让外科医生来。”

“如果让医生来，我的幸福就结束了。”

瓦尼娜接着说：

“我这就叫人去找他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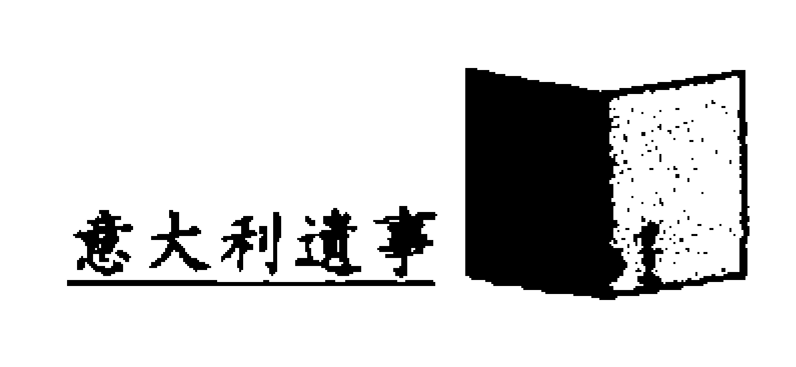
不相识的女人没有答话，她让瓦尼娜留下来，抓住她的手吻了又吻，两人久久地没有讲话，陌生女人眼里充满了泪水。最终，她放下了瓦尼娜的手，用一种走向死亡的神情对她说：

“我要把实话告诉您。前天，我告诉您说我是克莱门蒂娜，那是撒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瓦尼娜大吃一惊，把椅子往后推去，站了起来。

烧炭党人接着说：

“我感觉到，我讲了实话，我便会失去维系着我生命的惟一的东西。但是，我不应该欺骗您。我的名字叫彼得罗·米西里利，十九岁，父亲是圣安杰洛因瓦多，一个很平庸的外科医生；我是个烧炭党人。我们在集



会时遭到了袭击。我被戴上镣铐,从罗马涅解到罗马,关在一个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三个月。一个好心人想把我救出去,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我逃出牢房,在经过最后一道门时,守门的卫兵中有一个人在咒骂烧炭党人,我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我告诉您,我打他不是我要硬充好汉,只是我一时间忘记了我在干什么。闯祸以后,他们在黑夜里追捕我,我被刺刀刺伤了,已经精疲力竭,最后逃进一个开着门的房子,逃到楼上,听见后面的卫兵也追了上来,我就跳进一个花园;一个女人正在那儿散步,我就跌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

瓦尼娜说:

"是维泰莱斯基伯爵夫人!我父亲的朋友。"

米西里利叫了起来:

"什么!她告诉您了?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把我救了,我应该永远不把她的名字说出来。就在卫兵们冲进她家来抓我时,令尊大人让我坐上他的马车,把我带了出来。我觉得我的情况很糟;几天以来,我肩上的伤让我不能呼吸。我快死了。我很绝望,因为我将再也见不到您了。"

瓦尼娜很不耐烦地听他说完以后,很快便走了出去。米西里利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中看不出一点点同情,只有那种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神色。

夜里,来了一个外科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米西里利非常失望,他害怕再也见不到瓦尼娜了。他问外科医生;外科医生除了替他放血以外,什么也不说。一连几天,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彼得罗的眼睛总是盯着平台的窗户,瓦尼娜过去就是从那儿进来的。他非常难过。有一次,在半夜时分,他仿佛看到平台上有人影:会不会是瓦尼娜?

瓦尼娜天天夜里都来,面颊贴在年轻的烧炭党人的房间的玻璃窗上。

瓦尼娜心里在想:"我要是跟他说话,我就完了。不!我永远也不该再来看他了!"

下了这个决心以后,她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她傻里傻气地把他当作是女人时,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在经过这几天亲密相处以后,难道一定得把他忘掉?在她脑袋最清醒的时候,瓦尼娜为自己不时地

改变想法感到害怕。自从米西里利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后，平时在她的脑海中经常思索的那些东西，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纱，隐隐约约地只在远处出现。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瓦尼娜便面色苍白、抖抖索索地同外科医生一起走进了烧炭党人的房间。她来告诉他，一定要劝她父亲今后不要自己来，只要有个仆人代替他来看望他就可以了。她待了不到十秒钟就走了。可是，过了没有几天，她又同外科医生一起来了，这一次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一天傍晚，尽管这时米西里利的伤势已经好转，瓦尼娜已经没有了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来了。米西里利看见她时简直高兴极了，可是他想把他心中的爱情隐藏起来，尤其是，他不愿意失去一个男人的应有的尊严。瓦尼娜走进他房间时，脸上罩着红晕，深怕他们的谈话涉及爱情；然而米西里利接待她时用的是高尚纯洁的友谊，而不是什么柔情蜜意，这种情况使她感到困惑。她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试图挽留她。

几天以后她又来了，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真诚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激，瓦尼娜用不到去抑制年轻的烧炭党人的激情，这倒使她怀疑起来：自己是不是在自作多情？这个高傲的姑娘，直到此时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她尽力装出快活和冷淡的样子，来的次数少了，但是并没有停止探望这个年轻的病人。

其实，米西里利的心中在热烈地爱着，但是，考虑到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肩负的重任，决心要等瓦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才肯向她吐露爱情。年轻的郡主的自尊心也在步步挣扎，最后她对自己说："那么！我去看他，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他在我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感情。"

于是她又来看望他了，而且待的时间很长，可是米西里利跟她谈话时的神情就像有二十个人在旁那样泰然自若。有一天，瓦尼娜整天都在恨他，决心要对他比平时更加冷淡，更加严厉；可是到了傍晚，她却跑来对他说她爱他。很快，她就对他百依百顺了。

瓦尼娜狂热地爱着，必须承认，她感到非常幸福。米西里利也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他像一个正在初恋的十九岁的意大利青年那样爱着。由于爱和激情而产生的所有疑虑他全有，他

甚至把为了得到她的爱而使用过的手段都坦白地告诉了这位骄傲的公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如此幸福。

很快,四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外科医生同意他的病人可以自由行动。米西里利心里在寻思:“我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躲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那些无耻的统治者,把我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十三个月,以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摧毁我的意志。意大利啊,要是你的儿女为了这一点点小事就抛弃了你,那你真是太不幸了!”

瓦尼娜相信,彼得罗最大的幸福就是和她永远待在一起。他看上去真是太幸福了;但是波拿巴将军[①]有一句话却总是在他的心头响起,使他很是痛苦,并影响了他对妇女们的态度。一七九六年,当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雷西亚时,送他到城门口的地方官员们对他说:“布雷西亚人比其他意大利人更热爱自由。”他回答说:“是的,他们喜欢同他们的情妇们谈论自由。”

米西里利有点儿拘束地对瓦尼娜说:

“天一黑,我就要出去。”

“要当心,一定要在天亮以前回到府里;我等着您。”

“天亮时,我离开罗马已经有好几里路了。”

瓦尼娜冷冷地说:“很好,您去哪儿呢?”

“到罗马涅报仇去。”

瓦尼娜十分平静地对他说:

“我很有钱,我希望您接受我送您的武器和钱。”

米西里利不动声色地望了她一会儿,随后,扑进了她的怀里,对她说:

“亲爱的,你是我的生命,你使我忘掉了一切,甚至把我的责任也忘掉了。不过,你的心灵越高贵,你就越应该理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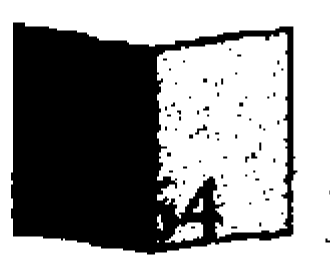
瓦尼娜哭了很久,随后讲定,他到后天才离开罗马。

第二天她对他说:

“彼得罗,您以前经常对我说,如果有一天奥地利卷入一场大战,即使战场离我们极远,但是,如果有一位有名望的人,比如一位罗马的爵

---

① 波拿巴将军:即拿破仑一世。



爷，能够拿出一大笔钱，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

彼得罗惊异地回答说：

“那是当然的。”

“那太好了！您有勇气；您缺少的只是一个显赫的地位。我嫁给您，并带给您二十万利弗尔的年息。我去说服我的父亲，取得他的同意。”

彼得罗扑倒在她的脚下；瓦尼娜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

彼得罗对她说：

“瓦尼娜，我是多么爱您！可是，我是我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是要对它忠心耿耿。要取得堂阿斯德鲁巴莱的同意，我得扮演好几年一个可怜的角色。瓦尼娜，我不能同意您的要求。”

米西里利急于用这些话来约束自己。他的勇气就要消失了，他嚷道：

“我的不幸就在于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离开罗马是对我最大的折磨。啊！如果意大利早就从野蛮人手里解放出来该有多好！我就可以和你一起乘船到美洲去过日子，那有多开心啊！”

瓦尼娜愣住了。拒绝和她结婚的话语，刺激了她的傲气。但是很快，她就扑进了米西里利的怀里，她嚷道：

“我觉得你从来也没有这样可爱过。是的，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我永远是你的了。你是一位伟大人物，就像我们的古罗马人一样。”

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所有理性产生的痛苦的启示，全都无影无踪了；这一瞬间的爱情是完美无缺的。等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以后，瓦尼娜说：

“你到罗马涅的时候，我差不多也到那儿了。我设法让医生劝我到波雷塔浴场去。我们在福尔利附近的圣尼科洛有一座别墅，我去住在那儿……”

米西里利嚷道：

“在那里，我要和你一起度过一生！”

瓦尼娜叹了口气接着说：

“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将无所顾忌，为了你，我将毁掉自己，不过，

不管它了……你将来能爱一个名声扫地的姑娘吗?”

米西里利说:

“你不是我的女人,一个永远崇拜的女人吗?我知道怎样爱你和保护你。”

瓦尼娜必须到社交界去走动走动。她刚离开,米西里利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行为不近人情。他问自己:

“祖国是什么?不就像一个人一样吗?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我们就应该报答他,如果我们不报答他,它会很不幸的,而且会诅咒我们。祖国和自由,就像我穿的大衣,是一样有用的东西。如果父亲没有遗留给我,是的,我就应该买一件。总之,我爱祖国和自由,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如果我只是买下了它们不知道怎么用,要是它们就像八月里的大衣一样,那对我还有什么用,何况价钱还这么贵?瓦尼娜长得这么美,又有非凡的天资!别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心;她会忘记我的。谁见过哪个女人只有一个情人的?作为公民,我看不起那些罗马爵爷,可是他们比我要优越得多!他们一定是很可爱的!啊!如果我走的话,她就会忘记我,那么我将永远失去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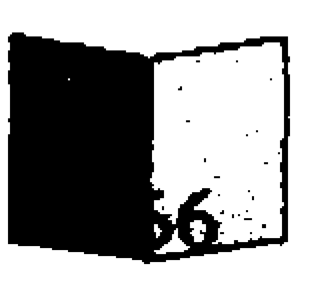
半夜里,瓦尼娜来看他。他告诉她,他刚才是怎样犹疑不决,苦思冥想;怎样因为爱她,反复研究过祖国这个伟大的字眼。瓦尼娜听了以后很高兴,心想:

“如果必须在祖国和我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选我的。”

附近教堂的钟敲了三下,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彼得罗挣出了女友的怀抱。他正在小楼梯上往下走去,瓦尼娜忍住眼泪向他微笑着说道:

“要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过你,你就不做点什么谢谢她吗?你就不想想法子报答报答她吗?你这一次去是到敌人中间去旅行,前途吉凶难料。就算我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你再留三天时间,当作是报答我的照料吧。”

米西里利留下了。三天之后他离开了罗马。靠了一张从外国大使馆买来的护照,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人原以为他已经死了,见到他回来都喜出望外。朋友们想杀一两个宪兵来庆祝一下他的归来。可是米西里利对他们说:



"如果没有必要,我们不要杀一个知道怎么放枪的意大利人。我们的祖国不像幸运的英国那样是个岛,我们缺少士兵来抵抗欧洲帝王的干涉。"

过了些日子,宪兵们开始搜捕米西里利,他用瓦尼娜送给他的手枪打死了两个。官方悬赏要他的命。

瓦尼娜没有在罗马涅出现;米西里利以为她忘记了自己。他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他反复想到了他和他情人之间的地位上的悬殊。一想到过去度过的幸福日子,他又黯然神伤,真想回到罗马去看看瓦尼娜在干什么。这种疯狂的念头几乎就要战胜他所谓的责任了;忽然有一天晚上,山上的一座教堂里传出了怪声怪调的晚祷的钟声,就像敲钟人是在敲着玩,其实这是烧炭党组织集会的信号。米西里利一到罗马涅就和这个组织有了联系。当天夜里,他们在树林中一个隐修教士的住所里聚会。两位隐修士被鸦片麻醉,昏昏沉沉的,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屋子被派了什么用处。米西里利闷闷不乐地来了。在集会上,他才知道这个组织的首领被捕了,而他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推选为首领。在这个组织里,有些成员已有五十多岁了,从一八一五年缪拉[①]远征时就加入烧炭党了。在接受这个意想不到的光荣任务时,彼得罗觉得他的心在狂跳。当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决心再也不去思念他那个罗马姑娘,决心用全部精力去完成从野蛮人手中解放意大利的崇高职责。

两天以后,米西里利从人们提供给他的当地人员来往情况的报告中,发现了瓦尼娜的名字。这位郡主新近来到了她的圣尼科洛别墅。读到这个名字时,他心中的烦恼要比兴奋强烈得多。为了保证对祖国的忠诚,他决定当天晚上不到圣尼科洛别墅去;他想疏远瓦尼娜,但是瓦尼娜的形象妨碍了他理智地去完成他的任务。第二天,他见到了她;她像在罗马一样爱他。他父亲想把她嫁出去,因此延迟了她的行期。她带来了两千西昆金币。这笔意外的捐助,大大提高了米西里利在新职位上的威信。他们在科尔富定制了一些匕首,还收买了负责搜捕烧

① 缪拉(1767—1815):法国杰出的骑兵统帅,拿破仑麾下的一名著名元帅。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 在位)。

炭党人的教皇特使的心腹秘书;这样,他们把替政府做奸细的本堂神父的名单也弄到了手。

就在这个时期,在多灾多难的意大利,一个最慎重、最机密的密谋造反计划拟定了。我在这里也不再细叙述那些详情细节了。只有一句话:要是起义成功,大部分荣誉将归于米西里利。只要他一声令下,几千名起义者就会起来,举起武器,听从领导的指挥。决定性的时刻即将来到。可是事情总是这样子:领袖突然被捕,起义计划落空。

瓦尼娜一到罗马涅,就感觉到她的情人对祖国的爱已经使他忘了还有别的爱。罗马姑娘的傲气受到了损害。她试着说服自己,但是没有成功,心中郁郁不乐,她开始诅咒自由了。直到这时为止,她的骄傲还能控制她的痛苦;但是,当她有一天去福尔利看望米西里利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对他说:

"说真的,您像一个做丈夫的那样爱我,但我指望的还不止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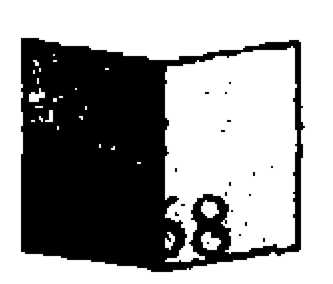
很快,她的眼泪流下来了;但是,她流泪是由于惭愧,因为她觉得自己这样埋怨他,实在是自贬身价。米西里利忧心忡忡地看着她流泪。突然,瓦尼娜有了离开他回罗马的念头。她责备自己刚才说话时流露了自己的软弱,内心感到一种残酷的喜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她下了决心:要是她不离开米西里利,她觉得自己会配不上他。当米西里利在身旁找不到她时,他会感到痛苦不安,那时候她才高兴呢!瓦尼娜又想到她为这个男人做了那么多荒唐事,却还是没有得到他的爱,她感到非常伤心。于是她打破寂静,千方百计地想要让他说出一些表示亲热的话来。他心不在焉地跟她说了一些温柔动听的话,可是只有在谈起他在政治上的打算时,他的声调才热情洋溢。他痛苦地喊道:

"啊!如果这件事不成功,又被政府发现的话,我就不再干这件事了。"

瓦尼娜一动不动地听他说。一小时以来,她觉得她这是最后一次和她情人见面了。他这句话就像一道命中注定的光芒,照亮了她的思路。她对自己说:

"烧炭党人收了我几千西昆金币,他们不会疑心我不忠于他们的密谋的。"

瓦尼娜想到这儿时,对彼得罗说:



"你愿不愿意到圣尼科洛去和我一起度过二十四个小时？今天晚上你们的会议并不需要你出席。明天早晨，在圣尼科洛，我们可以散散步，这样会使你激荡不安的情绪平静下来，恢复冷静。遇到这些重大事情，你需要冷静。"

彼得罗同意了。

瓦尼娜像往常一样，把他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锁上门，自己去作旅行的准备。

瓦尼娜跑到她过去的一个使女家里，这个人已经结了婚，离开她以后在福尔利做小生意。一到这个女人家里，在她屋子里找到一本祈祷书，在书页的外侧白边上写下了烧炭党人当天夜晚集会的准确地点。在告密信的最后她是这么写的：

"这个组织由十九个人组成，这里是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这张名单很正确，只是没有写出米西里利的名字。然后，她对这个她信任的女人说：

"把这本书送到教皇特使红衣主教那儿去，请他看一下书上写的东西，然后让他把书还给你。这里是十个西昆金币。如果教皇特使把你的名字说出去，你就死定了。不过，如果你能让教皇特使看一看我方才写的东西，你就救了我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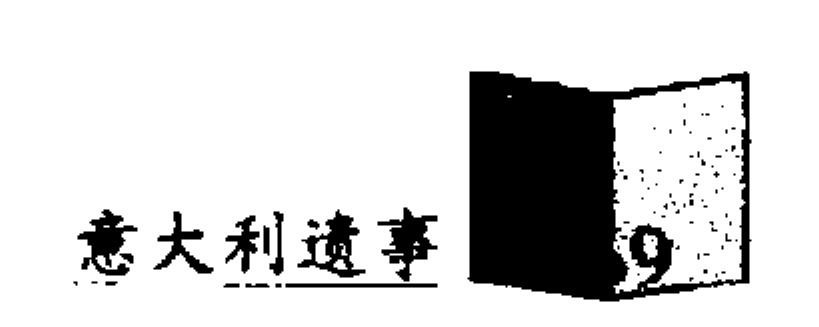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教皇特使由于害怕受到袭击，做事一点也没有大贵人的气派。他虽然允许这个普通民妇的求见，但是要戴上面罩，而且还要把手捆起来，才能出现在他面前。做小生意的女人就这样被带到了这位大人物的身边。她发现这位大人龟缩在一张铺着绿色台毯的大桌子后面。

教皇特使把祈祷书捧得远远地看了看，生怕染上致命的毒药，看完了那一页以后，就把书还给了做小生意的女人，也没有派人跟踪她。瓦尼娜看到她过去的使女回来了，深信今后米西里利将永远属于自己了。瓦尼娜离开她的情人不到四十分钟，就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她告诉他，城里出了大事，宪兵队在他们从来不去的街道上来回巡逻。她接着说：

"要是你相信我，我们立即动身去圣尼科洛。"

米西里利同意了。他们两人步行出了城，在城外半英里的地方，年轻郡主的马车和她的小心谨慎而报酬丰厚的心腹伴娘在那里等她。

到了圣尼科洛堡以后，瓦尼娜在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不安，因此



也对米西里利加倍温存。可是，一同他说起爱情，她就觉得自己就像在演戏一样。前一天，在告密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想到将来会不会后悔。现在，她把情人搂在怀里时，她心中在想：

"有一些话，也许有人会告诉他，只要他一知道，他马上会永远永远憎恨我了。"

半夜时分，瓦尼娜的一个仆人突然闯进了她的房间。这个人是烧炭党，而瓦尼娜从来也没有疑心过他，可见米西里利有些事情并没有告诉她，尤其在这些细节上。她发抖了。这个人来通知米西里利，夜晚在福尔利，十九个烧炭党人的家被包围，他们开完会回家时就被捕了。虽然宪兵们的行动非常突然，仍然逃掉了九个人。宪兵抓到了十个，押到城堡监狱中去了。在进监狱时，其中一人跳进井里；井很深，他死了。瓦尼娜这时失去了常态，幸而彼得罗没有注意她，否则从她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她犯下的罪行。……那个仆人接着说，眼下宪兵们在福尔利的街上布下了警戒网，他们之间的距离近到可以相互交谈。老百姓不能穿过街道，除非那儿有军官守着。

这个人出去以后，彼得罗想了一会儿，最后说：

"眼下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瓦尼娜已经半死不活了，在情人的注视之下浑身哆嗦。他问她：

"你到底怎么啦？"

随后，他想到了别的事情，不再去看她了。将近中午的时候，瓦尼娜大着胆子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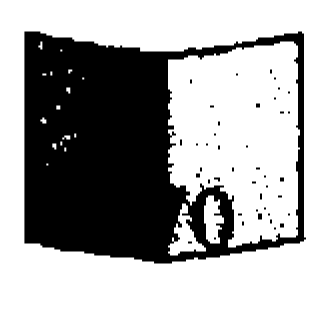
"你看，现在又破获了一个组织；我想，你可以安静一些时候了吧。"

米西里利带着一种使瓦尼娜发抖的微笑回答说：

"太安静了。"

瓦尼娜必须去拜访一下圣尼科洛的本堂神父，他可能是耶稣会方面的奸细。七点钟回来用晚餐时，她发现她情人躲藏的小房间里空空的。她焦急万分，魂不附体地在整个屋子里寻找，没有一点儿踪迹，她绝望了，又回到那个小房间里，这时候她才发现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去向教皇特使自首。我对我们的事业灰心了。上天在同我们作对。是谁出卖了我们？看来是那个投井的家伙。既然我的生



命对可怜的意大利没有什么用，那么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同志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捕，否则他们会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们。永别了，如果你爱我，想着为我报仇吧。消灭出卖我们的可耻的叛徒吧，哪怕是我的父亲。

瓦尼娜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几乎晕死过去，她陷入了最最剧烈的痛苦之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只干燥的眼睛闪着灼热的光。

最后，她跪倒在地，喊道：

"上帝啊！请接受我的誓言；是的，我要惩治叛徒，可是眼下，我首先要救出彼得罗。"

一小时以后，她动身回罗马。很久以来，她父亲就在催她回去。在她离开罗马的一段时间内，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利维奥·萨韦利亲王。瓦尼娜刚到家，父亲便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生怕她拒绝；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瓦尼娜竟一口同意了。当天傍晚，在维泰莱斯基伯爵夫人府上，她父亲就近乎正式地把堂利维奥介绍给了她。她跟他谈了很久，利维奥是个英俊出众的青年，还有着出色的骏马。不过，尽管大家认为他很有才智，但是因为他生性轻浮，当局对他是不会有任何戒心的。瓦尼娜心想，先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然后就可以让他做她得心应手的眼线。因为他是罗马总督兼警务大臣萨韦利·卡坦亚拉的侄子，她猜想密探们是不敢跟踪他的。

瓦尼娜跟堂利维奥很亲热，但几天之后就对他说，他永远也做不了她的丈夫，因为在她看来，他太没有头脑。她对他说：

"如果您不像个孩子的话，您叔父手下的工作人员就不会有事瞒着您；比如说，最近在福尔利抓到的烧炭党人，他们准备如何处置？"

两天以后，堂利维奥来告诉她，在福尔利抓到的烧炭党人全都逃走了。她露出了痛苦的微笑，表示最大的蔑视，两只黑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整个黄昏都不屑于同他说话。第三天，堂利维奥红着脸来对她承认说，那些人开头把他骗了，他对她说：

"不过，我搞到了一把我叔父办公室的钥匙，我在那里的文件中看到，有一些红衣主教和有声望的高级教士组成了一个什么委员会，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了会，讨论了在什么地方审问这些烧炭党人更为合

适，在拉文纳还是在罗马。在福尔利抓到的那九个烧炭党人，还有他们的首领，名字叫米西里利，这个蠢东西是自首的，如今他们全都关在圣莱奥城堡①。”

听到“蠢东西”这个词，瓦尼娜用力拧了一下利维奥爵爷。她对他说：

“我要亲自跟您到您叔父的办公室去一次，看一看那些官方文件；也许您没有看清楚。”

堂利维奥听到这些话吓得哆嗦了一下，瓦尼娜要他做的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这位年轻的姑娘的奇特的天资让他更加深了对她的爱。没过几天，瓦尼娜扮成了一个男人，穿上了萨韦利府上仆人穿的漂亮的号衣，居然在警务大臣办公室里最秘密的文件堆中待了半个小时。当她看到关于刑事犯彼得罗·米西里利的每日情况报告时，快活极了，拿着文件的双手直打哆嗦。在再一次读这个名字时，她几乎要晕倒。在走出罗马总督府时，瓦尼娜允许堂利维奥吻她。她对他说：

“我想考验考验您，您干得还不错。”

听见这样一句话，年轻爵爷为了讨得瓦尼娜的欢心，真会放火把梵蒂冈烧掉的。这天晚上，法兰西大使馆举行舞会，瓦尼娜跳了很长时间，而且几乎总是和他在一起。堂利维奥陶醉于幸福之中了，是的，一定不能让他思索啊。

有一天，瓦尼娜问他：

“我父亲脾气很怪，今天早上他辞掉了两个手下的人，他们哭着来求我帮忙：一个要求我把他安插在您叔父罗马总督那儿；另一个在法国军队里当过炮兵，他希望在圣天使堡垒谋个差使。”

年轻的爵爷急忙说：

“我把两人都用下来就是了。”

瓦尼娜高傲地回答说：

“难道我是这样求您的吗？我只不过是原原本本把那两个可怜的人的请求向您重复一遍罢了。他们的请求应该得到满足，其他的事不干。”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卡坦亚拉大人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① 圣莱奥城堡：位于意大利北部罗马涅区的里米尼附近。据说当时非常有名的江湖骗子卡廖斯特罗（1743—1795）被判无期徒刑后被囚禁在内，最后死在其中。——作者注

他不了解的人他家里是不用的。从表面上看,瓦尼娜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乐趣,而实际上,她心中非常悔恨,非常痛苦。这件事进展非常缓慢,使她焦急心烦。父亲的管家替她弄到了一些钱,她是不是应该从父亲的家中逃出,到罗马涅去,设法让她的情人越狱?这种想法虽然不切实际,她还是想付诸实施;正在这时候,运气来了。

堂利维奥对她说:

"米西里利那一伙十个烧炭党人,就要押解到罗马来了,除非是判决死刑之后在罗马涅执行。这是我叔父今天傍晚从教皇那里得到的旨意。罗马只有您和我两人知道这个秘密。您满意了吧?"

瓦尼娜回答说:

"您变成大人了;把您的画像送给我吧。"

在米西里利应该抵达罗马的前一天,瓦尼娜找了个借口去了奇塔卡斯泰拉纳。从罗马涅押往罗马的烧炭党人,就被关在这个城的监狱里过夜。早上,米西里利走出监狱时,瓦尼娜看见了他:他一个人被铁链拴在一辆马车上。她看到他脸色苍白,可是并不气馁。一个老太太扔给他一束紫罗兰,米西里利用微笑答谢她。

瓦尼娜看见了她的情人,她的思想似乎一下子都更新了,她有了新的勇气。很久以前,她曾经使一个名叫卡里的修道院长得到了晋升,现在他是圣天使堡垒的指导神父,而她的情人就要关在这里。瓦尼娜请这位好心的教士做她的忏悔教士。能够做一位郡主、总督的侄女的忏悔教士,这在罗马决非一件小事。

福尔利烧炭党人的诉讼案并未拖得很久。那些极端保守分子因为未能阻止他们来罗马,现在为了报复,他们挑选最有野心的高级教士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审判这些烧炭党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警务大臣。

怎样对付烧炭党人,法律上的条例是明确的。福尔利的烧炭党人不可能存在任何希望,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不运用一切可能的计谋来保卫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审判官不单要判决他们死刑,其中有几个还提出要使用酷刑,比如把手斩掉等等。警务大臣已经是官运亨通了(因为他卸任以后,只有做红衣主教),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斩手的刑罚。他把判决书带给教皇,把死刑全都减成了几年监禁,惟有彼得罗除外。警务大臣把这个年轻人看作是一个狂热的危险分子;而且我们前面已

经说过，他杀死过两个宪兵，早已被判处死刑了。警务大臣觐见教皇回来后不久，瓦尼娜就知道了判决书和减刑的内容。

第二天半夜，卡坦亚拉大人回到府里，发现随身听差不在身边。大人惊奇地拉了几次铃；终于来了一个糊里糊涂的老仆人。大臣不耐烦了，只能自己脱衣服。他锁上门。天气很热，他脱掉衣服，卷起来，朝一把椅子扔了过去，因为使劲太猛，衣服越过椅子，摔到了窗户的纱帘上，纱帘后面显出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警务大臣赶快冲到床边，抓起一把手枪。就在他回到窗前时，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子，穿着他府里仆人的号衣，拿着手枪，走到他面前。看到这种形势，警务大臣举枪瞄准，准备射击；这时年轻人笑着对他说：

"怎么啦！大人，难道您不认识瓦尼娜·瓦尼尼吗？"

警务大臣生气地说：

"这样的恶作剧是什么意思？"

年轻姑娘说：

"让我们冷静地谈谈吧。首先告诉您，您的手枪里是没有子弹的。"

大臣吃了一惊，在弄清楚她说的话是事实后，从背心里抽出一把匕首。①

瓦尼娜做出一种神气活现，但又妩媚动人的模样对他说：

"让我们坐下吧，大人。"

说着，她便平静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

大臣说：

"至少只有您一个人吧？"

瓦尼娜嚷道：

"绝对只有我一个人，我向您发誓！"

这件事是大臣一定要弄清楚的，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四处察看了

---

① 一个罗马高级教士是不大可能勇敢地指挥一支军队的，因为在马莱当权时期，在巴黎有好几次都是由带兵的将军任警务大臣的；可是他不可能轻易地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抓住，他很怕他的同僚们跟他开这种玩笑。一个知道被人憎恨的罗马人出行时总是配备着足够的武器。似乎没有必要解释巴黎人和罗马人行动和说话方式的另外一些微小的差异，一般认为根本用不到去淡化这些差异，而应该大胆地写出来。人们描写的罗马人并无成为法国人的荣幸。——作者注

一遍，随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离瓦尼娜三步远。

瓦尼娜露出一种温和平静的模样说：

"杀死一个温和平静的人，由一个头脑发热、足以毁掉自己又毁掉别人的混蛋来替代，对我有什么好处？"

大臣不无好气地说：

"您到底要干什么，小姐？这场戏对我不合适，再拖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瓦尼娜突然忘记了她刚才温文尔雅的模样，神色傲慢地对他说：

"我下面要说的话，与您比与我更有关系。有人希望烧炭党人米西里利能够活下来。要是他被处死，那么您比他多活不了一个星期。这件事与我完全无关。您埋怨我是在胡闹，其实我胡闹首先是为了我自己消遣，其次是为了帮我一个女朋友的忙，我希望……"瓦尼娜这时又恢复了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神态接着说："我希望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出点儿力，因为不久之后，他将成为我的叔父了，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家业兴旺还全得依靠他啦。"

大臣不再生气了。毫无疑问，瓦尼娜的美貌是有助于他的态度迅速转变的。卡坦亚拉喜欢漂亮女人，在罗马是尽人皆知的；而瓦尼娜，装扮成萨韦利府的跟班，套上拉紧的长丝袜，穿着银色镶边的天蓝色制服，罩上红色的外套，手里拿着枪，是非常迷人的。

大臣几乎是笑着说：

"我未来的侄媳妇，您的玩笑开得太荒唐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吧。"

瓦尼娜回答说：

"我希望一位如此明智的大人物能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特别是要对堂利维奥保守秘密。为了您参与这件事，我亲爱的叔叔，如果您能让我女朋友保护的人活下来，我就吻您一下。"

就是用这种半开玩笑的口气，罗马女人能应付最重要的大事。瓦尼娜就是用这种口气在继续谈话，终于把这场以手枪开始的会见变成了一次年轻的萨韦利夫人对她叔父罗马总督的拜访。

过不多久，卡坦亚拉大人就以高傲的心情忘却了自己受惧怕胁迫的念头，和侄媳妇谈起了营救米西里利的种种困难。大臣一边争论，一

边和瓦尼娜一起在房间里走动着。他从壁炉架上拿起一瓶柠檬水，倒在一只玻璃杯里；他刚把杯子放到嘴边，瓦尼娜就把杯子抢了过去，举了一会儿，好像一不小心，让杯子掉在花园里。又过了些时候，大臣从糖果盒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糖，瓦尼娜又一把夺了过去，笑着对他说：

"小心啊！您家里的东西都被放上了毒药，因为有人要您死。是我求得了我未来叔父的性命，免得我将来嫁到一无所有的萨韦利家里。"

卡坦亚拉大人非常吃惊，他对他的侄媳妇表示感谢，并且说救出米西里利大有希望。

瓦尼娜嚷道：

"我们的交易做成了！证据是，现在就有报酬。"瓦尼娜说着就吻了他一下。

大臣接受了报酬；他接着说：

"您应该知道，我亲爱的瓦尼娜，就我来说，我不喜欢流血。而且，我还年轻，尽管您会觉得我已经老了，我可以活到今天流的血将会玷污我名誉的时代。"

当卡坦亚拉大人把瓦尼娜送到花园小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两点钟了。

第三天，大臣觐见教皇，心中想着要做的事，感到有些为难。教皇先开口了：

"有一件事，我要请您从宽发落。福尔利那些烧炭党人，有一个还是判了死刑；想起这件事，我就睡不着觉。应该救了这个人。"

大臣看到教皇的想法和他一致，就提出了很多反对的意见，最后写了一道谕旨，由教皇破例签了字。

瓦尼娜已经想到，她的情人可能得到特赦，不过也许有人想毒死他。所以，在前一天，她便通过忏悔教士卡里院长送了几小包硬饼干给米西里利，并叮嘱他千万别去碰政府供应的食物。

瓦尼娜后来又听说，福尔利的烧炭党人要移到圣莱奥城堡去，她希望在米西里利路过奇塔·卡斯泰拉纳时，设法见上他一面。她比犯人早二十四小时来到这个城里，并见到了前几天已经来了的卡里院长。卡里院长得到狱吏的同意，米西里利可以在监狱的小教堂里听弥撒。而且还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如果米西里利同意让人把他的手脚捆起来，那

么狱吏可以退到小教堂门口去。这样狱吏可以看见他负责看管的犯人，但听不到他在讲些什么。

决定瓦尼娜命运的一天终于到了。她从早晨起，就把自己关在监狱的小教堂里。谁能猜得出这漫长的一天她在想些什么？米西里利爱她是否爱到了能原谅她的地步？她出卖了他的组织，但是她也救了他的命。当理智在这颗痛苦的心灵中占上风的时候，瓦尼娜希望米西里利能够同意和她一起离开意大利。如果说她犯了罪，那也是由于太爱他的缘故。四点钟敲响了，她听见远处的石板地上传来宪兵的马蹄声，每一声都在她心中冲击震荡。很快，她便听出押解犯人的车辆的轮子的滚动声，车辆在监狱前面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她看见两个宪兵搀起了米西里利，他那辆车上只有他一个人，戴着那么多脚镣手铐，简直无法动弹。瓦尼娜流着眼泪对自己说："至少他还活着，他们还没有把他毒死！"

夜晚是凄苦人的；祭台上的灯放在很高的地方，狱吏为了省油，只留着这一盏光线微弱的灯照着这阴暗的小教堂。中世纪有几个大贵人死在附近的监狱里，瓦尼娜的目光在他们的坟墓上转来转去。这几个人的塑像面目狰狞。

所有的声音早已停止，瓦尼娜沉浸在忧郁的思忖中。午夜的钟声响过没有多久，她相信听见了轻微的声响，像是有一只蝙蝠在飞。她想走动走动，却几乎昏倒在祭台的栏杆上。就在这时，两个鬼魂般的影子出现在她的身旁，她先前没有听见他们过来。他们是狱卒和米西里利。沉重的锁链像襁褓那样紧紧地裹着米西里利。狱吏又点亮一盏灯，放在祭台的栏杆上，靠着瓦尼娜；这样可以让他清清楚楚地监视他的罪犯。然后狱吏退到教堂尽头，靠近门口。狱吏刚一离开，瓦尼娜便扑过去搂住了米西里利的脖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感觉到的只是冰凉和坚硬的铁链。她心想；是谁替他戴上这些铁链的？她吻她的情人，可是没有一点快感；更使她痛心的是，米西里利见到她时十分冷淡，她忽然想到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罪行。

他最后对她说：

"亲爱的朋友，我很遗憾您对我有这样的爱情；我有什么地方值得您这样爱我，我找不出来。听我的话，让我们回到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感

情上来吧，让我们忘记从前让我们走上歧路的幻想吧。我不能属于您。我的事业总是遭到挫折，可能就是因为我经常处在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中。其实只要听听别人劝我万事小心的忠告就够了。为什么在福尔利那不幸的夜晚，我没有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被捕？为什么在最危险的时刻，我不在我的岗位上？为什么只要我不在，就会产生最可怕的猜疑？因为除了热爱意大利的自由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激情。"

米西里利的变化太出乎瓦尼娜的意外了；他并不太瘦，不过看上去已经像是三十岁的人。瓦尼娜把这种改变看作是在监狱中受到的虐待所致。她哭着对他说：

"啊，狱吏们已经再三答应我，他们会好好待你的。"

事实上，在这临近死亡的时刻，对自由意大利的向往，和一切与这种激情相通的宗教原则，全都在他心中再次出现了。瓦尼娜渐渐地发现，她情人的惊人改变，完全是因为精神上的原因，并不是身体受到摧残的结果。她原以为自己已经苦到了极点，可是还要苦上加苦。

米西里利不说话了，瓦尼娜哭得快透不过气了。他似乎有点感动，接着说：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爱过什么的话，那就是您，瓦尼娜。不过，感谢上帝，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目的：我要么死在监狱里，要么设法使意大利获得自由。"

又是一阵沉默。显然瓦尼娜不能说话，她试了试，还是说不出口。米西里利接着说：

"责任是残酷的，我的朋友。如果为了完成责任不吃一点苦，那么还有什么英雄主义呢？请答应我，今后不要设法来看我了。"

铁链把他锁得很紧，他只能尽可能挪动一下手腕，把手指伸向瓦尼娜。

"如果您肯听听一个您所爱的人的劝告，那就听从您父亲的话，嫁给他为您指定的有地位的人吧。您那些不愉快的事不用告诉他。另外，永远别再来看我了；让我们以后彼此成为陌路人。您曾为祖国奉献过一笔巨款，如果有一天它能从暴君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它一定会用国家财产来偿还您的。"

瓦尼娜惊呆了。彼得罗在同她说话时，只有在提到祖国的时候，眼

睛才亮了亮。

一种高傲的感情帮助了瓦尼娜,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带来的一颗钻石和一把小锉刀交给了米西里利。他对她说:

“为了我的使命,我接受了,因为我一定要设法逃出去;但是我永远不来看您了。对着您新送我的东西,我发誓,永别了,瓦尼娜答应我,永远不给我写信,永远不想法子看我。把我完全留给祖国吧,对您来说,我已经死了,永别了!”

气疯了的瓦尼娜说:

“不,我要你知道,为了我对你的爱,我都做了些什么。”

接着,瓦尼娜把自从米西里利离开圣尼科洛堡去教皇特使那儿自首以来所做的事情都讲给他听。最后瓦尼娜又说: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为了对你的爱,我还做过别的事呢。”

随后她把她告密的事也讲了出来。

“啊! 你这个魔鬼!”米西里利愤怒地吼着,一边向她扑过去,想用铁链砸她。

要不是狱吏一听见叫声就跑过来的话,他一定会砸到她了。狱吏摁住了米西里利。

“拿去,魔鬼! 我不想欠你任何东西!”

米西里利一面对瓦尼娜说着,一面在尽锁链允许他活动的范围内,把锉刀和钻石扔了过去,随后很快走开了。

瓦尼娜失魂落魄地待在那里。

瓦尼娜回到了罗马。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她新近嫁给了堂利维奥·萨韦利亲王。

王振孙 译

宠　杀

一五八九年的故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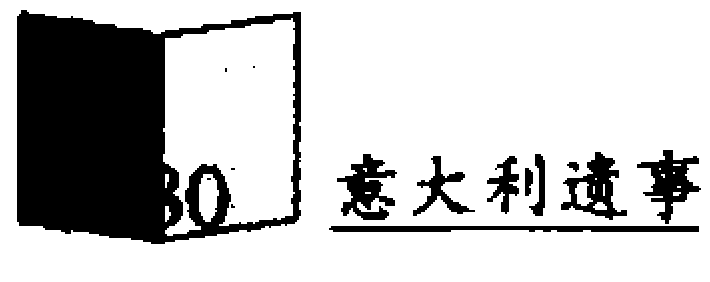
这是一位西班牙诗人给这个故事取的篇名，他用这个故事写了一出悲剧。故事写的是修道院内部的凄苦场面，而这位西班牙人却想借重华丽的辞藻和丰富的想象来美化这幅画面。有些虚构的确能增加趣味，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我的愿望是介绍十五世纪[②] 那些淳朴而热情的人，现在的文化就是从他们这儿来的；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如实写出来，不加任何修饰。关于布翁德尔蒙泰伯爵的一切原始文件和这篇引人入胜的记事都保存在某个主教区的档案馆里，大家不妨费心去看看。

一五八九年，在托斯卡纳有一座我不说出它名字的城市里，现在还存在着一座阴沉而华丽的修道院。它那漆黑的围墙至少有五十尺高，给整个街区蒙上了一层愁苦的色彩。围墙三面临街，第四面连接着修道院的花园，花园的围墙并不很高，这个我们称之为圣里帕拉塔的修道院，只收高等贵族家庭的女孩子。一五八七年十月二十日，修道院里的钟全都响了起来，为信徒们开放的教堂张挂起华丽的红缎彩绘，沿边镶

---

① 原书人物表（此人物表中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的情人和正文中的情况相悖，现照译。）：亲王，大公和红衣主教；布翁德尔蒙泰伯爵；维尔吉丽亚院长；费丽泽，罗代里克的情妇；罗代琳德，朗斯洛的情妇，费丽泽的女友；法比恩娜，17 岁，性格开朗，头脑简单，……的情妇；切利亚娜，性格内向，……的情妇，法比恩娜的女友；玛尔托娜，维尔吉丽亚院长的亲信；罗代里克；洛伦佐，法比恩娜的情人，她疯狂地爱他，为了他，她甩掉了原来的情人马耳他骑士掌切萨雷；彼得罗·安东尼奥，切利亚娜的情人，她对他只是肉体上的爱；利维娅，罗代琳德的贵族使女。——作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 16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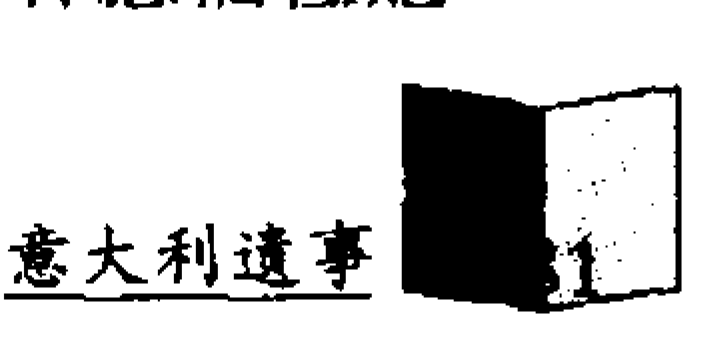


着绚丽的金流苏。托斯卡纳新任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情妇维尔吉丽亚修女，在昨天晚上刚被任命为圣里帕拉塔修道院院长，本城主教率领他的全体教士为她举行就职典礼。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修道院附近的街道上人山人海，要从那儿穿过几乎是不可能的。

红衣主教费尔迪南多·德·梅迪奇，新近继承了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做了大公，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红衣主教的桂冠。他今年三十六岁，十一岁当选为红衣主教，在这个显赫的职位上，已经度过了二十五年。弗朗切斯科不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君主，在位期间也只是寻欢作乐，干了各种各样的荒唐事，甚至到了今天，他的统治还是以他和比安卡·卡佩洛的爱情著名的。在费尔迪南多这方面，也应该责备自己有和他哥哥同一类型的弱点；他跟献身修女维尔吉丽亚的恋情在托斯卡纳尽人皆知；但是应该说，大家公认他们的恋情是纯洁无邪的。弗朗切斯科大公阴沉、狂暴、沉湎声色，并不在乎他的情场丑闻；而在国人谈到维尔吉丽亚修女时，提到的只是她的高贵品德。献身修会的规定允许它的修女一年中可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父母家度过，所以，梅迪奇红衣主教在佛罗伦萨的时候，维尔吉丽亚天天都可以看到他。这位年轻富有的亲王，学着他兄长的风流放荡，可是在恋爱方面，有两件事使这座沉湎于逸乐的城市感到不解：修女温柔腼腆，十分聪明，可是长得并不美；其次，年轻的红衣主教从来不瞧她，除非面前有两三位对雷斯普奇奥家族忠心耿耿的妇女。年轻亲王的这位与众不同的情妇就是雷斯普奇奥家族中的一员。

弗朗切斯科大公于一五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晚上去世，十月二十日上午，一批宫廷中最最显赫的爵爷和最最富有的商人（因为，梅迪奇家族当初主要是一些商人，他们的亲戚和宫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一直都在经商，这就使他们没有变得像当代其他宫廷的大臣那样可笑）来到了献身修女维尔吉丽亚的简朴的住宅。一下子来了这么一大群人，使修女大为惊奇。

新大公费尔迪南多想当一个贤明、理智、关心民间疾苦的国君，他特别想消除存在于宫中的各种阴谋诡计。登位以后，他发现国内最富有的女修道院院长的位子还空着，也就是这座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它是所有大贵族家中的女儿隐避的地方，父母们为了光耀门第，甘愿牺牲她



们。费尔迪南多大公毫不犹豫地任命了他钟爱的女人做了这个修道院的院长。

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属于圣本笃宗,教规上不允许修女走出禁地。佛罗伦萨善良的人民怎么也意想不到,这位红衣主教大公从来不去看看新院长;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他十分敏感,他也决不和任何女人单独相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以说,宫廷中所有的女人都是不赞成的。他这个行为准则一被证实,大臣们便殷勤地关心起维尔吉丽亚修女来,甚至一直找到了她的修道院。尽管她非常谦虚克制,他们还是认为能看出来,她对这种关心不是没有感觉的;这是这位品德高尚的修女容许新君王向她表示的惟一的情意。

圣里帕拉塔修道院经常要处理一些性质十分微妙的麻烦事: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非常富裕,社会上到处都欣欣向荣,光辉灿烂,那些最富有的家庭中的年轻姑娘并不甘心被逐出这个世界,她们是那么的恋恋不舍。她们公开地对父母的不公正提出抗议,有时她们就到爱情中去寻找安慰;于是大家看到了产生于修道院中的仇恨和倾轧扰乱了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为了这些事情,圣里帕拉塔的院长不免经常要去觐见执政的大公。为了尽可能少违反圣本笃会的教规,大公派一辆自己节日使用的马车去接院长,车里坐着两位他宫中的贵妇人,陪伴院长一直来到拉尔加街宫中的宽敞的接见厅。被称为"禁地见证人"的两位贵妇人坐在大厅进口处的椅子上,院长一个人走进去,和坐在大厅深处等她的大公谈话。因此,"禁地见证人"完全听不见在觐见时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另外有几次,大公亲自到圣里帕拉塔修道院的教堂来;有人为他打开祭坛的栅栏门,院长便过来和殿下交谈。

这两种召见方式对大公都不合适:他想减弱的一种感情也许会反而增强。然而,一些相当微妙的事情又在圣里帕拉塔修道院里发生了:修女费丽泽·德格利·阿尔米耶里的恋爱扰乱了修道院的安宁。德格利·阿尔米耶里一家是佛罗伦萨最有财有势的贵族,为了满足三个哥哥的虚荣心,把女儿费丽泽当成了牺牲品。后来,三个儿子死了两个,第三个又没有子女,这家人以为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尽管费丽泽已经许过愿,愿意一世守贫,母亲和仍活着的哥哥,还是以送礼为名,把原来为

了满足她兄弟们的虚荣心而剥夺了她的财产送还给了她。

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当时有四十三位修女，每个修女都有自己的贵族使女；她们都是从一些破落贵族家庭里领来的孩子。她们要轮到第二批用饭，每个月从修道院的司库那儿领取一个埃居零用钱；贵族使女的年龄不能超过三十岁，一到这个年龄，这些女孩子不是嫁人就是进低一级的修道院去做修女。

圣里帕拉塔修道院里的贵族修女每人最多可以有五名使女，而费丽泽·德格利·阿尔米耶里要求有八名。修道院有十五六位据说是相当风流的小姐，都一致支持费丽泽的要求，同时另外有二十六位小姐公开表示反对，说要告到大公那儿去。

新任院长、善良的修女维尔吉丽亚缺少魄力，解决不了这样的严重事件，所以双方都要求把这件事提请大公决定。

所有阿尔米耶里家的诸亲好友，已经在宫廷里议论开了：像费丽泽这样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从前又被家庭那样残酷地牺牲掉，现在居然有人想不让她自由使用她的钱财，特别是，这种使用完全是正当的，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另一方面，一些年级较大或者比较不那么富裕的修女的家庭则反驳说：一个修女许了愿守贫，有了五个使女还不知足，那倒真是有些奇怪了。

大公希望尽快平息这件很可能使全城震动的小纠纷。大臣们催促他召见圣里帕拉塔修道院院长。由于这个女孩子品德高尚，性情贤惠，可能她的精神完全集中在神圣的事情方面，不肯去过问这种无聊的纠纷，所以大公应该向她传达一个决定，由她单独负责执行。明智的大公心里想："要是我对有利于双方的理由心中没有数，我怎么能作这个决定呢？"再说，假如没有充分的理由，他是决不愿意与势力强大的阿尔米耶里家族为敌的。

大公有个莫逆之交，那就是布翁德尔蒙泰伯爵，比大公小一岁，这时候是三十五岁。他们从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相识了，因为他们是由同一个奶娘哺育长大的，奶娘是卡森蒂诺一个有钱的漂亮的乡下女人。布翁德尔蒙泰伯爵很富有，很高贵，是城中美男子之一，但是他生性淡泊，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费尔迪南多大公来到佛罗伦萨的当天就邀他出任首相，被他一口拒绝。

伯爵对大公说:

“如果我处在您的位子上,我会马上退位。请想一想,我怎么能去当国君的首相,使全城半数的百姓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来? 我还想在这个城里过下半辈子呢!”

圣里帕拉塔修道院的内部纠纷给宫廷增加了些困难,大公这时候心里想,他可以求助于伯爵的友谊了。伯爵住在他的领地上,一心一意地指导着如何耕种。他根据季节的不同,每天去打猎或者去钓鱼两个小时,谁也没有看见他有过情妇。大公请他来佛罗伦萨的信,他看了很不高兴;尤其是当大公告诉他,想请他主持圣里帕拉塔贵族修道院时,他简直要恼火了。

“要知道,”伯爵对大公说,“比较起来,我真想当您的首相了。我企求的是灵魂的宁静;在这一群疯了的母绵羊当中,您要我变成什么呢?”

“我的朋友,我看中您是因为大家知道,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能整整一天控制您的灵魂;我却远没有那种造化;我哥哥为比安卡·卡佩洛干的那些荒唐事,我是否也会去干,那要看我自己了。”

这时候,大公讲出了他的心里话,希望以此来说动他的朋友。他对伯爵说:

“您知道,这个女孩子温柔极了,我任命她做圣里帕拉塔的院长,如果我再见到她,我会克制不了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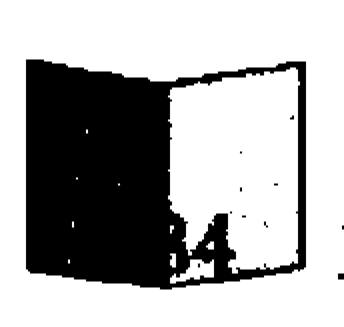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伯爵对大公说,“如果您觉得有一个情妇很幸福,为什么不弄一个呢? 要说为什么我身边没有情妇,那是因为任何女人都喜欢说长道短,心眼又小,跟她们相识三天,我就厌烦了。”

大公对他说:

“我呢,是红衣主教。是的,教皇考虑我做国君,我感到有些突然;他允许我辞去红衣主教的职务而结婚;可是,我不想到地狱里去受罪。要是我结婚的话,我就娶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女人,我对她要求的,只是为我准备王位的继承人,决不是为了庸俗的男欢女爱。”

“这方面我无话可说,”伯爵回答说,“不过,我不相信万能的上帝会来过问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您要是能做到的话,您就为人民造福,使他们成为正直的人;此外,也来上三十六个情妇吧。”

大公笑着说:



"我连一个也不想要;不过,要是我再见到圣里帕拉塔院长的话,就十分危险了。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子,最不善于管别人,别说管不好一座挤满了被迫离开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的修道院,就算是主持一次最安静的信教虔诚的老太太的集会,她也不行。"

大公这样害怕再见到维尔吉丽亚修女,终于使伯爵感动了。对大公的事,伯爵心中是这么想的:"教皇当时准许他结婚,他没有接受;如果他违背了誓言,他的心可能一辈子不得安宁。"于是第二天,他就到圣里帕拉塔修道院来了。作为大公的代表,他受到了隆重而体面的接待,并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在此之前,费尔迪南多一世已经派了一名大臣,向院长和全体修女宣布过:大公国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管她们修道院的事;从今以后,他把他的权力交给布翁德尔蒙泰伯爵,他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

伯爵跟善良的女院长谈过话以后,对大公的情趣的低下有些震惊:她知识贫乏,而且根本说不上好看。他还发现那两个想阻止费丽泽·德格利·阿尔米耶里多用两名使女的修女心术不正。他派人去找费丽泽到会客室来,她傲慢地要人回话说,她没有时间来。这倒使伯爵感到有趣;而在这以前,伯爵对他的使命一直感到厌烦,后悔自己不该迁就了大公。

他说他喜欢同使女们谈话,就跟喜欢同费丽泽本人谈话一样。他派人传唤她的五个使女,可是只来了三个。这三个使女带来了她们主人的话,说她离不开另外两个。伯爵听了这话,就使用代表大公的权力,把他手下的人叫进两个来,去把不听话的使女带来。这五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叽叽喳喳说了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五个人同时说话,伯爵觉得非常好玩。她们在谈话时无意中泄露了一些秘密,大公的代理人也知道了修道院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修道院中年纪大些的修女只有五六个,另外有二十来个修女虽然年轻,信教却很虔诚;可是其余的修女都很年轻漂亮,在城里都有情人了;不过说实话,她们也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那么,她们是怎么样看到他们的呢?伯爵不想问费丽泽的使女这个问题;他决定要在修道院的周围布置一些密探,他很快便会知道实情了。

听说修女们之间有派别之分,伯爵大为吃惊,这也是内部纠纷和恩恩怨怨的主要原因。比如说,费丽泽的知心朋友是罗代琳德·德·P;修

道院里长得最美的是费丽泽，其次就数切利亚娜了，她的密友是法比恩娜。每一位小姐有她自己宠信程度不同的贵族使女。比如说院长，她的贵族使女玛尔托娜[1]，因显得比院长信教还要虔诚而得到了院长的宠信。她每天跪在院长身边祷告，每天有五六个小时，可是据一些使女说，她自己也觉得时间太长了。

伯爵还打听到，这些小姐中有两位情人的名字是罗代里克和朗斯洛，显然是属于费丽泽和罗代琳德的；不过他不想就这件事直接提问。

和这些使女一起消磨的时间，伯爵不觉得长；但是费丽泽却觉得长得不得了。大公的代理人带走了侍候她的五个使女，她觉得她的尊严受到了污辱。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这时她远远地听见会客室传来的一片人声，她就闯了进去。尽管她的尊严告诉她，在拒绝了大公特使的正式邀请之后，用这样的方式出现可能显得有些滑稽，但是她已经很不耐烦，也就不顾一切了。傲慢的费丽泽心想："我会让这个小老爷住口。"所以，她冲进了会客室，向亲王随随便便地行了个礼，就吩咐她的一个使女跟她走。

"小姐，这个姑娘要是听从了您的话，我就要叫我手下的人回来，立即把她带到我面前来。"

"我拉着她的手，您的人还敢动粗？"

"我的人将把她连同您一起带到会客室来，小姐。"

"连同我？"

"是的，连同您；要是我觉得合适的话，我可以叫人把您逐出这座修道院，让您到亚平宁山[2] 的一个山头上一座又小又穷的修道院里去为自己祈福。我完全能这样做，还能做其他很多事。"

伯爵注意到五个使女的脸发青了；费丽泽的脸庞也变得有些苍白，这样反而使她更美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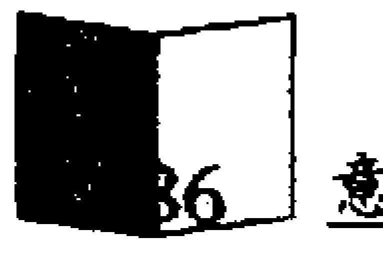
伯爵心想："她的确是我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美的女人，一定要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

这场戏果然又演了近三刻钟的时间。费丽泽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

---

① 司汤达原来在这里写的是泰莱丝，后来又改成了玛尔托娜。——编者注

② 亚平宁山：意大利半岛的主干山脉。



来的精神，特别是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伯爵感到很高兴。谈话快要结束时，语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可是伯爵却觉得费丽泽不像刚才那么好看了。他心想："应该让她发发脾气。"于是他就提醒她，她已经许过愿要服从，以后他带到修道院来的大公的命令，如果她再有半点违抗，他相信把她送到亚平宁山里一座最糟糕的修道院里过上半年，对她拯救自己的灵魂是有好处的。

费丽泽听到这话，果然又火了。她对伯爵说："从前的神圣的殉难者，都遭受过罗马皇帝的更多暴行。"

"小姐，我不是皇帝。而且殉难者也决不会为了多要两个使女而扰乱整个社会，况且已经有了五个像小姐一样可爱的姑娘。"说完他冷冰冰地向她点了点头就出去了，不给她留下回答的时间，也不管她气成什么样子。

伯爵一直待在佛罗伦萨，没有回到他的领地去；他很想知道圣里帕拉塔修道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公的警察署向他提供了几个密探，他把他们安置在修道院附近和通往菲耶索莱的城门旁边的修道院的大花园周围。这样布置以后，他想知道的不久就全知道了。费丽泽的情人是城里最有钱的一个浪荡公子罗代里克·L；而她的密友、温柔的罗代琳德正在和朗斯洛·P谈恋爱，在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战事中，这个年轻人曾崭露头角。这些年轻人要进修道院，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自从费尔迪南大公登位以来，修道院的管理更加严厉了，更可以说，以前原有的一些自由都被剥夺了。维尔吉丽亚院长很想严格执行院规，但是她的才能和性格帮助不了实现她的善良愿望。伯爵派遣的那些密探告诉他：罗代里克、朗斯洛和另外几个年轻人跟修道院里的人有关系，所以没有过几个月，他们便设法见到他们的情妇了。由于修道院太大，教区主教不得不容忍朝北城城墙后面的一片荒地另外开两个门。占修道院里大多数的循规蹈矩的修女并不像伯爵那样知道这些细节，但是她们也疑心到了，所以在遇到和她们有关的事情时，就利用这个漏洞，把院长的命令撇在一边。

伯爵不难明白，让这样一位性格软弱的女子当院长，要重整修道院的秩序是很难的。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大公，大公要他采取严厉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似乎不想使他昔日的女友不开心，以能力不够为

理由，把她调到另一个修道院去。

伯爵回到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后，便下定决心，要用严厉的手段，尽快了结自己一时轻率接下来的这件苦差使。在费丽泽那方面，她还在为伯爵同她的谈话方式生气，也发狠要利用下一次见面机会，用符合她家庭高贵门第和社会地位的声调来对付他。

伯爵一到修道院，立刻传见费丽泽，想先为自己解决这件苦差使中最棘手的部分。费丽泽走进会客室时，心中燃着一腔最猛烈的怒火。可是伯爵却觉得这种时候她特别美；在这方面，他是个行家里手。

他在心里想：

“在惊扰这个绝世容貌之前，要先多花些时间来欣赏欣赏。”

由于伯爵是来修道院执行任务的，他觉得自己应该穿一套全黑的衣服。他实在是很引人注目的。

费丽泽那方面却正在赞赏这位美男子的冷静而又理性的声调，她在对自己说：

“我原以为他已经过三十五岁，该像我们的忏悔教士一样是个可笑的老头儿了，可我看到的却是个堂堂的男子汉。是的，我认识的罗代里克和别的年轻人，他们那些哗众取宠的衣着是他们大部分的价值；是的，伯爵没有穿那些衣服。他的穿戴远不如他们，没有天鹅绒和金绣；但是，他如果想穿，马上就可以办到。而那些青年呢，我想是很难学到布翁德尔蒙泰伯爵的通情达理和引人入胜的谈吐的。”

费丽泽和这位穿黑衣服的大人物整整谈了一个小时，谈了许多不同主题的话，可是她还是没有弄明白，伯爵脸上怎么会有那种奇异的神采。

这个女孩子这样美，性格又那么容易冲动，过去跟她有过关系的人知道她有情人，也总是轮流着凡事都顺着她。伯爵虽说小心翼翼地不去激怒她，但也没有处处对她让步。因为伯爵没有任何奢望，所以对她的态度就比较简单自然；直到此时为止，他只是避免细谈可能惹她生气的话题，可是最后还得谈到这位傲慢的修女的要求；于是谈到了修道院的混乱情况。

“说实话，小姐，引起修道院混乱的，是因为这儿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提出了要比别人多用两个使女的要求。这个要求从某方面来看，也许是合理的。”

"引起全院混乱的是院长的懦弱的性格:她想用一种全新的严厉的手段来管理我们,而这种手段是我们从未想到过的。可能有些修道院里的修女都是诚心信教的,她们喜欢隐居,一心想着要真正完成在十七岁时别人要她们许的愿:守贫呀,服从呀,等等。至于我们,家中父母把我们放在这儿只是为了把全家财产留给我们兄弟们罢了。除了修道院,我们就没有别的去处,没有可能逃到别处去生活,因为我们的父亲不肯再接我们回家里去住。再说,我们许的这些愿,从道理上来看,是极其荒谬的;而且在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在修道院全都做过一年或者几年寄宿生,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们也应当享有和当时的修女同样的自由。好了,大公的代理先生,我给你明说了吧,靠近城墙的门从前是一直开到天亮的,每位小姐都可以在花园里自由会见她的情人。谁也没有想到过要去谴责这种行为。我们的吝啬的父母把我们的姐妹嫁出去,她们得到了自由和幸福;我们虽然是修女,但也想着得到同样的自由和幸福。可是自从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做过二十五年红衣主教的国君以来,真的,一切全变了。就像您那天干的一样,代理先生,您可以叫兵士甚至仆人到修道院里来。他们可以欺负我们,就像您的仆人欺负我的使女一样;他们这样做,惟一的大道理就是他们的力气比女人们大。就算您很得意,也千万别以为您有一点点管理我们的权利。我们到这个修道院来,是被强逼着来的;有人逼我们在十六岁时发誓许愿;最后,您想强加给我们的这种讨厌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我们许愿时住在这个修道院里的修女们过的生活方式。就算我们许愿不是被强迫的,我们最多也只能同意过像她们一样的生活,可是您却要我们过她们没有生活过的生活。代理先生,对您实说了吧,我希望同胞们尊重我们。在共和国时代,是不允许这样可耻地压迫我们这些不幸的女孩子的;我们没有别的错,只是出生在富贵家庭,再加上有几个兄弟罢了。我真想找个机会把这些话对着公众,或者对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讲讲。至于我的使女的多少,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用不到五个或者七个,其实有两个也很够了;我也许会坚持要七个,直到把折磨我们的那些可恶的欺骗行为真正取消了为止。有些欺骗行为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不过,因为您穿的黑天鹅绒礼服对您很合身,大公的代理先生,我现在告诉您,我有权随便用多少使女,但是今年我这个权利就放弃了吧。"

布翁德尔蒙泰伯爵觉得费丽泽的争辩很有意思;他提出了他能想得出的最滑稽可笑的理由来拖延它。费丽泽带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激情和机智回答他。伯爵看见她的眼神里露出了惊奇:这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看见一个明白事理的人,竟然说出这样颠三倒四的话,难怪要感到惊奇了。

伯爵辞别费丽泽,请来了院长,给了她一些明智的劝告,然后禀告大公说,圣里帕拉塔修道院的纠纷平息了。他接受了许多称赞他智慧过人的恭维话,又回他的领地过他的田园生活去了。有时候他在想:“无论如何,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要是生活在社会上,很可能是城里最美的女子,她辩论起来,可不像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

可是修道院里又出了一些大事。别的修女理论起来可不像费丽泽那样头头是道;可是大部分年轻女孩子都厌烦透了。她们惟一的消遣是拿国君作为目标画些讽刺画,写些讽刺诗,说他当了二十五年红衣主教,登基之后没有什么好事可做,只是不再去看他的情妇,派她做院长折磨这些可怜的年轻姑娘;而这些年轻姑娘是被他们吝啬的父母扔到修道院里来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温柔的罗代琳德是费丽泽的密友。费丽泽自从和年过三十的布翁德尔蒙泰伯爵谈过话以后,便觉得她的情人罗代里克是个相当粗俗的人。她把她的心事告诉了罗代琳德以后,她们两人的友谊似乎更深了。总之一句话,费丽泽爱上了这位面孔铁板的伯爵。她和她的朋友罗代琳德谈起这件事来没完没了,有时候一直谈到清晨两三点钟。可是,院长想把圣本笃的教规重新严格建立起来。根据教规,日落以后一个小时,听到某种被叫作“避静”的钟声之后,每个修女都应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善良的院长认为自己应该以身作则,所以一听见钟声,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虔诚地以为全体修女都在学她的样。在最漂亮和最有钱的小姐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九岁的法比恩娜,她可能是修道院中最莽撞的女孩子了,另一个就是她的知心朋友①切利亚娜。这两个人都对费丽泽心中有气,说她瞧不起她们。事实是,自从费丽泽和罗代琳德有了一个如此奇妙的谈话资料以后,遇到别的

① 看来是萨福。——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修女时，总会露出一种难以掩饰，或者根本不加掩饰的不耐烦的情绪。费丽泽比她们更漂亮，更有钱，而且显然也更聪明；在一座人人都觉得无聊的修道院里，用不到有这么多优点就能燃起仇恨的烈火了。法比恩娜冒冒失失地对院长说，费丽泽和罗代琳德有时在花园里一直待到深夜两点钟。修道院的花园门开向北城墙后面的空地，院长曾经要求伯爵，派大公的一名士兵，到那道门的前面站岗。院长给这道门加上了两把大锁；每天晚上，一天工作完了以后，最年轻的园丁，也就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把这道门的钥匙交给院长，随后院长立即派一名老修女锁上第二道锁，这个老修女专管杂务，所有的修女全都憎恨她。虽然有了这些预防措施，院长总是觉得在花园里待到早晨两点钟是一种重大罪过。于是她把费丽泽叫来，把这位出身高贵、现在已经成了家庭继承人的女孩子狠狠地训了一通；她训人时那种高傲的语气，如果不是确信有大公宠着她，也许是不会有的。尤其使费丽泽感到伤心的是，自从认识伯爵以来，她只叫她的情人罗代里克来过一次，而且还是为了奚落他。她一生气，话便越说越多。好心的院长尽管没有说出告发人的名字，但是说了一些细节，费丽泽很容易地从这些细节上猜出了是法比恩娜[①]在捣鬼。

费丽泽立即打定主意要报复。这一决定使她安静下来，痛苦给了她力量。

她对院长说："院长，您知不知道，我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我的心灵已经无法平静。我们伟大的创建人圣本笃曾经规定，任何不满六十岁的男子绝对不能进入修道院，这个规定的确是有深谋远虑的。大公派来管理这个修道院的代理人布翁德尔蒙泰伯爵，因为我要增加使女的人数，劝我打消这种胡闹的想法，不得不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很有才智，谨慎而又贤明。大公代理人的这些卓越品质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这对上帝和圣本笃的一个信女却是很不相宜的。于是上帝要惩罚我这种荒唐的虚荣心，我这才发疯似地爱上了伯爵。我不管是不是会引起我的朋友罗代琳德的反感，我如实地把这种无法抑制的罪恶激情告诉了她。因为她劝我，安慰我，有几次甚至给了我抵御恶魔诱惑

---

① 院长有意让费丽泽猜出告发人的名字。——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她在我身边待得很晚。不过，每次总是我求她以后，她才这样做。我感觉到，只要罗代琳德一离开我，我就会想起伯爵，这是不由自主的。”

对这头迷失路途的羔羊，院长自然说了一大篇规劝的话。费丽泽也小心地就着她的话发挥了几句，使这次规劝时间拖延得很久。

费丽泽心想："现在，我和罗代琳德的报复会惹出事来的，也会把可爱的伯爵引来的。我在要求增加使女这件事上让步太快，犯了错误，这一下我就可以弥补过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明白事理的人，我却鬼迷心窍地想在他面前卖弄理智。我就没有看出，我剥夺了他来我们修道院行使他代理人职权的任何机会了。这就是我现在老是觉得烦心的缘故。罗代里克这个毛孩子，过去有时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我觉得很可笑；可是由于我的错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可爱的伯爵。我们的报复惹下的乱子，以后能不能让伯爵经常来过问，就要看罗代琳德和我两个了。我们的院长很难保守秘密；将来我和伯爵谈话时，她很可能会劝他简短扼要，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位红衣主教大公的旧情人为了她的责任，会把我的话转讲给那位非常奇特，又十分冷漠的人听的。这将是一场喜剧，他也许会觉得有趣的；因为，除非是我犯了大错，否则，劝我们遵守纪律的那些蠢话是根本骗不了他的。他只是还没有找到配得上他的女人，而我就是这个女人，要不，我就去死。”

从这时候起，费丽泽和罗代琳德时时都在策划如何报复，所以也不再感到无聊了。

"天气炎热的时候到花园里乘乘风凉，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偏要往坏处解释，既然如此，那么下次她们同情人幽会，一定会成为一大丑闻，把发现我深夜在花园中散步这件事在修道院里正派修女心里留下的坏印象一扫而光。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与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幽会的那天晚上，罗代里克和朗斯洛先去埋伏在花园前面一块空地上一堆建筑用的石头后面。罗代里克和朗斯洛不必杀死那两位小姐的情人，只要用剑轻轻地刺他们五六下，让他们全身沾满鲜血就行了。他们的情妇看见这种情景一定会惊惶失措，不会再有心思跟他们甜言蜜语了。”

为了安排好这一圈套，她们认为最好叫罗代琳德的贵族使女利维

娅请一个月长假，利维娅是个机灵的使女，她给罗代里克和朗斯洛带去了一封信和一笔钱，他们用这笔钱雇了几个密探，监视洛伦佐和法比恩娜的情人彼得罗·安东尼奥。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是城里最高贵和最时髦的年轻人，他们将在同一个夜晚潜入修道院。自从红衣主教大公执政以来，这种冒险行动比以前要困难多了：最近，应院长维尔吉丽亚的要求，布翁德尔蒙泰伯爵同意安置一个哨兵，看守朝向北城墙外荒地的那道花园的便门。

贵族使女利维娅每天都来看费丽泽和罗代琳德，向她们报告准备袭击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的情人的准备情况。这一准备工作进行了足足有一个半月，关键是要摸准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进修道院的确切时间，自从新王公执政以来，一切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做这类事情要格外小心。另外，利维娅在罗代里克那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已经看出费丽泽对他态度冷淡，所以最后干脆表示，不愿意再去损伤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的爱情，除非费丽泽同意再和他幽会一次，在幽会时亲自命令他这样干。可是费丽泽一心想的只是布翁德尔蒙泰伯爵，这是她决不能同意的事。她在给罗代里克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道：

"为了获得幸福，把自己打入地狱，我可以想象得出；可是为了看一个过去的情人而把自己打入地狱，我是永远也想象不出来的。可是为了让您明白事理，我可以同意在夜里再见您一次。其实我要您做的并不是要你去犯罪。所以您不要妄想索取报酬，像有人要您去杀死一个傲慢无礼的人一样。决不能下手太狠，以免我们对头的情人受伤太重而进不了花园，让我们辛辛苦苦聚集在这里的小姐们看不到好戏。如果这样的话，您就破坏了我们报复计划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我就只能把您看作是一个粗鲁的家伙，不配得到我一点点的信任。而且，您要知道，特别是因为这种重大的缺点，您才失去了我的友谊。"

这个精心策划的复仇之夜终于来到了。罗代里克和朗斯洛，在几个帮手的协助下，整个白天都在密切注意着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的行动。由于后者不小心，他们很确切地知道了下一个夜晚后者要翻越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围墙的企图。有一个富商在这一天傍晚嫁女儿，他家的房子就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一个哨所隔壁，在花园门外站岗的哨兵就是从这个哨所派出的。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扮成富商家里的

仆人,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以富商的名义给哨所送了一桶酒。哨兵们把礼物收下了;夜晚一片漆黑,翻越修道院围墙的行动将在半夜进行。

从夜晚十一点钟起,罗代里克和朗斯洛便躲在墙边,看到一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哨兵来接了岗,过了几分钟,他便睡着了。他们暗暗高兴。

在修道院里面,费丽泽和罗代琳德看见她们的仇人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躲在离围墙不远的花园的树下面。将近午夜时,费丽泽大着胆子去喊醒院长,她费了很大的事才来到院长的住处,她又费了更多的口舌才让院长听明白:有人可能犯罪。可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什么动静;在这段时间里,费丽泽一直在担心被看作是一个诬告犯。院长宣称,即使真有这种事,也不应当再加上一桩违反圣本笃教规的坏事,因为教规绝对禁止在日落后到花园里去。费丽泽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不经过花园,就可以一直走到一个栽培橘树的低矮的温室的屋顶平台上,这个温室就紧挨着哨兵看守的花园门。就在费丽泽劝说院长时,罗代琳德去喊醒了她老姑母,虔诚的修道院的副总监。

院长虽然被拉到了栽培橘子树的温室的屋顶平台上,对费丽泽说的话却不完全相信。突然间,她发现在屋顶平台下面九尺十尺的地方,在这违禁的时间,竟然有两个走出了自己房间的修女;因为夜晚一片漆黑,她一下子不能认出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可是她这时的诧异、愤怒和惊愕到了什么程度,是很难想象的。

"不要脸的姑娘!"院长叫了起来,尽力保持庄严的声调,"不知检点的可怜虫!你们就是这样侍奉天神的吗?想想吧,你们的保护神,伟大的圣本笃在天上望着你们,看到你们亵渎了他的法规气成什么样子了。好好改过吧;'避静'的钟声已经敲过,赶快回房间做祷告去,等着明天早上我惩罚你们吧!"

听见激动而响亮的声音就在她们头顶上,在她们身旁响起,谁能描绘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的灵魂感到如何的惊恐和苦恼?她们中止了谈话,动也不动地待在那儿,忽然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不但打击了她们,也打击了院长:在门的另一边,离她们只有八步到十步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斗剑的响声。不一会儿,受伤者发出了叫声;有人在惨叫。切利亚娜听出是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的声音,心中有多么痛苦啊!她们有私制的花园门钥匙,急忙过去打开了锁;虽然大门

很沉，她俩还是把门推开了。切利亚娜比法比恩娜年长，力气也大些，她抢先冲出了园门。没有过多久她便进来了，怀里抱着她的情人洛伦佐；他似乎受了重伤，几乎站不稳了。他每走一步都要呻吟一声，仿佛快要咽气了；果然，他在花园里才走了十来步，尽管有切利亚娜扶着，最后还是跌倒在地，几乎是马上就断气了。切利亚娜这时什么也顾不上了，高声喊他，看见他没有回答，便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起来。

这一切发生在离栽培橘子树的温室的屋顶平台约二十步远的地方。费丽泽十分清楚，洛伦佐不是快要死了，就是已经死了；她心中的悔疚是难以描绘的。她心里在想："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一定是罗代里克没有节制，杀死了洛伦佐。他这个人天性残忍；有人得罪了他，他的虚荣心就永远不会宽恕别人。有好几回在假面舞会上，洛伦佐的马同他仆人的号衣全显得比他的美，这大概是原因吧。"

费丽泽扶着院长，院长吓得快晕过去了。

没过多久，可怜的法比恩娜扶着她不幸的情人也走进了花园；彼得罗·安东尼奥也受了致命的剑伤，眼看也要没命了，不过，在这恐怖场面造成的一片寂静之中，还是可以听到他在对法比恩娜说：

"是马耳他骑士堂切萨雷。我认出是他。他虽然刺伤了我，但也挨了我好几下。"

堂切萨雷是法比恩娜在彼得罗·安东尼奥之前的情人。这位年轻的修女似乎并不顾及自己的名誉；她高声呼唤着圣母和她的庇护女圣来救她；同时她也呼唤她的贵族使女。她一点也不在乎她这样做是否会把整个修道院的人闹醒。因为她是真正爱着彼得罗·安东尼奥的，她想照料他，替他止血，包扎他的伤口。这种真正的激情引起了许多修女的同情。大家来到受伤者身旁，有人去找灯火。彼得罗·安东尼奥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桂树，法比恩娜跪在他面前照料他。他说话很清楚，再次讲到是马耳他骑士堂切萨雷刺伤了他。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两条胳膊一伸，死了。

切利亚娜劝止了法比恩娜的哭喊。当她一知道洛伦佐的确是死了，便像是把他忘了，心中想的只是潜伏在她和她亲爱的法比恩娜周围的危险。法比恩娜倒在她情人的身上晕过去了，切利亚娜扶她坐起来，用力摇她，要她清醒过来。

“你要是再这样软弱下去，你和我两人都死定了。”切利亚娜凑近她的耳朵轻声对她说，为的是不让院长听见；她清楚地看到院长就站在离花园地面十二尺到十五尺高的橘树温室的屋顶平台上，靠着平台的栏杆。“快醒醒！”她对法比恩娜说，“当心你的名誉和安全！要是在这种时候，你还由着自己的性子再伤心下去的话，你就要长年被关在又黑又臭的地窖里了。”

院长早就想下来了，这时她在费丽泽的搀扶下，来到了两个不幸的修女面前。

“至于您，院长，”切利亚娜用一种高傲和坚定的语气威吓她说，“如果您想太平无事，如果您珍惜这座贵族修道院的名声，您一定会保持沉默，决不会到大公面前去搬弄是非的。您也一样，您过去也爱过人，大家一般认为您是比较规矩的，这一点您比我们强。可是如果您把这件事告诉大公，哪怕只说一句，很快就会满城风雨，大家都会说，圣里帕拉塔修道院的院长年轻时也曾谈情说爱，所以在指引她修道院的修女时就不够坚强了。这样您就害了我们，而且更加确定的是，您也害了您自己。您同意了吧，院长。”她对院长说，这时大家都听到了院长的叹息、含糊的感叹和轻微的惊叫，“为了修道院和您自身的利益，眼下您要做的就当您什么也没有看见好啦！”

院长惶恐不安，说不出话来，切利亚娜接着说：“首先，您必须保持沉默，其次，最要紧的是要马上把这两具尸体运走；倘若被人发现，您和我们都要倒霉了。”

可怜的院长深深地叹着气，心中乱作一团，说不出一句话。费丽泽已经不在她身旁了；她把院长带到两个不幸的修女面前以后，怕被她们认出来，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我的孩子们，你们认为怎么做好，怎么做合适，就去怎么做好了。”不幸的院长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怕的处境使她的声音也哽住了，“我知道怎样隐瞒我们的一切耻辱；不过你们要知道，我们犯的罪是躲不过上天的眼睛的。”

切利亚娜根本没有在听院长的话。

“请您千万别声张，院长，我们要求您的就只是这一点。”她好几次打断院长的话重复说着。接着她又回过身去对刚刚来到院长身边的院

长亲信玛尔托娜说：

"请帮帮我，我亲爱的朋友！这关系到整个修道院的名誉，这关系到院长的名誉和生命；因为她要是说出去，她就害了我们，也害了她自己；我们的贵族家庭不会袖手旁观，也要来为我们报仇的。"

这时法比恩娜靠着一棵橄榄树跪着在哭，没有可能来帮助切利亚娜和玛尔托娜。

切利亚娜对她说：

"你回房间去吧，特别记住把你衣服上所有的血迹都擦掉；一小时以后，我就来和你一起哭。"[①]

于是，切利亚娜在玛尔托娜的帮助下，先把她情人的尸体，随后是彼得罗·安东尼奥的尸体转移到了离花园大门十分钟路程的金商街。切利亚娜和她的女伴相当走运，没有被人看到。特别幸运的是，在花园门前站岗的哨兵正坐在相当远的一块石头上，好像是睡着了；不然的话，她们小心翼翼地做的一切全都没有用了。切利亚娜在出发前已经探明了这一切，才搬运尸体的。第二次回来时，切利亚娜和她的女伴吓了一大跳。夜色似乎不太黑了，时间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她们清清楚楚

---

① 原稿中此处还有一个与故事不太连贯的片断，甚至有几处还有矛盾；所以我们把此片断作为注解放在这里（编者注）。

费丽泽伤心至极。虽然这时候即将面临真正的危险，她也不想以过分的温情而引人注目；她不能欺骗自己，说这件事不是她一手造成的。站在栽培橘树的低矮的温室的屋顶平台上面，她听不清楚彼得罗·安东尼奥在说些什么。再说，她看到门完全开着，非常害怕大性鲁莽的罗代里克硬冲进来，妄想得到一次幽会；因为自从她不再爱他以来，尽管他本性轻浮，他倒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爱人。

院长吓呆了，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拒绝费丽泽的恳求，不愿意到下面花园里去。但是最后，悔疚之心差不多要把费丽泽逼疯了，她抱住院长的腰，几乎是强迫她走下了从温室的屋顶平台通向花园的七八级台阶。费丽泽在路上遇到别的修女时，马上把院长交给她们照顾。她向门口跑去，非常害怕在这时候遇到罗代里克，她在那儿只是看到了哨兵的愚蠢的面孔。这个哨兵终于被嘈杂声惊醒，他的醉意消失了，站在那儿，拿着枪，望着在花园里晃动的黑影。费丽泽本来想去把门关上，但是她看见这个士兵在盯着她看。

这时候她心中想着："他因为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在寻思出了什么事，我如果去关门，也许他会记住我的长相，这对我不利。"

想到这里，她心里有了主意。她偷偷地躲到花园的阴暗的地方，东张西望，寻找罗代琳德在什么地方；最后她找到了她，罗代琳德脸色煞白，半死不活地靠在一棵橄榄树上；她走过去抓住她的手，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回房间去了。

地看到花园门前站着三个士兵。更糟的是，园门好像关上了。

“这是我们院长干的最蠢的事。她大概是想到了要关花园门的圣本笃教规了。我们只能逃到父母家去了。我们现在这位大公严厉而阴沉，我要把命送在这件事上了。至于你，玛尔托娜，你是没有罪的。尸体留在花园里，可能损害修道院的名声；你只是按照我的吩咐，转移了一下尸体罢了……快蹲下，躲到那堆石头后面去。”

两个士兵朝她们走过来，他们是从花园门回哨所去的。切利亚娜高兴地注意到，这两个人几乎全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说着什么，那个原来当班的高得异乎寻常的哨兵没有对两个伙伴谈起过夜晚发生的事。事实上，在后来预审时，他也只是说：有几个穿着华丽、带有武器的人来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打架，在黑暗中他看出有七八个人，不过他没有介入这件事，后来这些人全都走进修道院的花园里去了。

两个士兵刚过去，切利亚娜和她的女伴就来到花园门前，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不禁喜出望外。这聪明而谨慎的措施是费丽泽安排的。她当时不想让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认出来，离开了院长，奔向还开着的花园大门。这时候她对罗代里克非常反感，非常害怕他会利用机会闯进花园来要与她幽会。费丽泽知道他胆大鲁莽，又怕他看出她对他十分冷淡，因而会进行报复而加害她，所以就一直躲在花园门旁边的树后面。她听见了切利亚娜对院长以及后来对玛尔托娜说的话；所以，在切利亚娜搬运尸体出去后不久，听见哨兵来换班，就把花园门掩上了。

费丽泽看见切利亚娜用私制钥匙把门锁上以后离开了，于是她也离开了花园。她心里在想：“这就是这场报复，我原以为会给我带来多少乐趣呢。”后半夜时，她一直在和罗代琳德一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酿成了这次惨剧。

幸好第二天清晨，她的贵族使女回到修道院，给她带来罗代里克的一封长信。罗代里克和朗斯洛，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不肯雇用当时在佛罗伦萨十分盛行的职业刺客，两人亲自出马，袭击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决斗的时间很长，因为罗代里克和朗斯洛忠于他们得到的命令，在争斗中总是往后退，只想给对方一些轻伤。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对方臂上刺了几下，他们可以肯定，对方是绝不会因此而丧命的。但是，就在他们即将撤离时，他们怎么也意料不到，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个

勇猛的剑客,向彼得罗·安东尼奥扑去。从刺客冲过来时的喊叫声中,可以清楚地听出他是马耳他骑士堂切萨雷。看到自己一方是三个人,而对方是两个受伤的人,于是他们就逃走了。

第二天,两个年轻人的尸体被发现,佛罗伦萨全城都轰动了。在全城既风流又富裕的青年中间,他们名列前茅,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地位,才引起了人们普遍的震惊。在从前弗朗切斯科的腐败统治下,托斯卡纳像是西班牙的一个省,每年城里要出一百多件凶杀案;严厉的费尔迪南多刚刚登位。洛伦佐和彼得罗·安东尼奥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所以引起了种种议论,为了想弄明白:他们是相互决斗死的,还是某一报复的牺牲品。

出了这件大事的第二天,修道院里十分平静。绝大部分修女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天刚破晓,玛尔托娜在园丁没有来之前,来到花园里那块沾上血迹的地上翻土,抹掉了所有痕迹。这个姑娘也有一个情人,她机灵地完成了切利亚娜要她干的事,而且对院长一字不提。切利亚娜送了她一个镶钻石的十字架。玛尔托娜是一个心地纯朴的姑娘。她感谢了切利亚娜,对她说:

"有一件事如果能够做到,比得到世界上所有的钻石还要使我高兴。自从这位新院长来到这个修道院以来,虽然为了博取她的欢心,我低声下气地伺候她,做尽了卑躬屈节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从她那儿得到一点点方便,让我去看看我心爱的朱利亚诺。这位院长是我们所有人的灾星。总之,我有四个多月没有见到朱利亚诺了,最后他会忘了我的。小姐的知心朋友法比恩娜是八个管门修女中的一个。帮忙要相互的吧。哪一天轮到法比恩娜管门,她能不能让我出去看看朱利亚诺,或者让他进来也行。"

"我一定尽可能帮您的忙,"切利亚娜对她说,"不过,法比恩娜一定会向我出个难题,就是不能让院长发觉您不在院内。现在您寸步不离地伺候她,她已经成了习惯。您先试试短时间离开她几次。您服侍的要是不是院长而是其他人的话,我可以肯定,法比恩娜答应您的要求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切利亚娜说这话不是没有用意的。

她对法比恩娜说:"你日夜悲伤,想念你的情人,可是却不想想迫在

眉睫的危险。我们的院长是不可能保住秘密的，迟早这件事会传到我们严厉的大公的耳朵里①。他当过二十五年的红衣主教，登位以后也不可能放弃原来的一些观念，从宗教立场上看，我们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一句话：院长的生就是我们的死。"

法比恩娜揩着眼泪叫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应当要求你的女朋友维多利娅·阿玛娜蒂给你一些那种著名的秘鲁毒药，是她母亲临终前给她的，她母亲就是被她的丈夫毒死的。她母亲的病拖了好几个月，几乎没有人想到她是中了毒：我们的院长也可以像她一样。"

温柔的法比恩娜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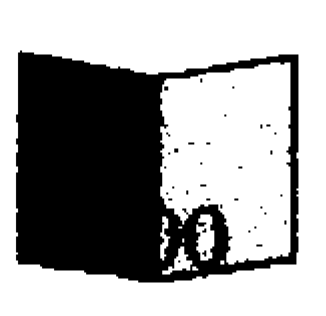
"我厌恶你这种念头。"

"我相信你会厌恶的，我要是不认为院长的生就是我们的死，我也会厌恶的。你想想吧：院长小姐是绝对守不住秘密的；过去在我们可怜的修道院里，由于还有些自由而出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大公特别表示厌恶；所以现在只要院长说一句话，大公就会听信她的。你的表姐跟玛尔托娜很要好，她们本来属于同一个家庭，不过不是同一支罢了；一五八七年破产后就毁了她那一支。玛尔托娜疯狂地爱着一个叫朱利亚诺的丝织工人。秘鲁的毒药可以使人在六个月内死去；你一定要你的表姐拿毒药给玛尔托娜，让她把毒药当作安眠药给院长使用，那么她就会停止那种对我们的讨厌的监视活动了。"

布翁德尔蒙泰伯爵有一次来到宫廷，费尔迪南多大公由于现在圣里帕拉塔修道院平静得几乎可以称作模范而赞扬他。大公的话使伯爵不得不再去检查一下他的工作。院长对他说起了那两起谋杀事件，并且她还亲眼看见了这件事的结果，伯爵听了惊成了什么样子，大家不妨想想。关于这两条人命的罪行的原因，伯爵看得很清楚，维尔吉丽亚根本不可能向他提供任何线索。他对自己说："半年前，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费丽泽的辩才曾把我逼入尴尬的境地，关于这件事，也只有这个聪明的女孩子能给我一点启发。可是她对社会和家庭对待修女不公有成见，她愿不愿意讲呢？"

---

① 害怕的原因。——司汤达在意大利手写本上作的注



大公的代理人来到修道院的消息使费丽泽心花怒放。她终于又要看到这个出类拔萃的男子了！六个月以来她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他吗？与此相反，伯爵的来到却使切利亚娜和她的朋友法比恩娜惊恐不安。

切利亚娜对法比恩娜说："你这样优柔寡断，真要使我完蛋了！院长太软弱不可能不讲出来。现在我们的性命落在伯爵手里了。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逃走，可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别人以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吝啬的兄弟们会抓住这个藉口拒绝供养我们的。从前，托斯卡纳只是西班牙的一个省，受迫害的不幸的托斯卡纳人可以逃到法国去。而如今，这位红衣主教大公希望挣脱西班牙的束缚，正在向这个强国表示好意呢。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我可怜的朋友，这就是你的孩子气的顾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①]你有顾虑也没有用，我们还是得犯罪，我们是迫不得已，因为在这个倒霉的夜晚，只有玛尔托娜和院长是危险的见证人。罗代琳德的姑妈是会守口如瓶的；她那么爱这座修道院，决不愿意它的荣誉受到损害的。让玛尔托娜把我们所说的安眠药给院长吃，我们以后再告诉她这是毒药，她也就不敢声张了。再说，这个女孩子正狂热地爱着朱利亚诺呢。"

关于费丽泽和伯爵的充满智慧的谈话，说来就话长了。在增加两个使女的问题上，她让步太快了，她永远也忘不了她那次犯的错误，过分好心的结果就是使伯爵有半年没有到修道院来。费丽泽下定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伯爵十分殷勤地邀她到会客室谈一次话。这一邀请使费丽泽不知所措。她需要回忆一下，她应该保持女人的尊严，想把谈话推到第二天。但是走进会客室以后，她看到里面只有伯爵一个人；虽然他们之间还隔着一条栅栏，栅栏的铁条非常粗，但她还是感到从未有过的胆怯。她感到非常吃惊，从前她以为非常巧妙、非常有趣的想法，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死了。我们指的是从前她讲给院长听她爱伯爵，为的是让院长再讲给伯爵听这件事。那时候她爱伯爵，可是远不如现在这样爱。当时大公给修道院派了一个道貌岸然的监督，她觉得对他的心灵发动进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现在她的感情完全不同了：获得伯爵的欢心，对她的幸福是必需的；她要是不能讨得他的喜欢，她就会

---

① 行动的充分理由。——司汤达在意大利文手写本上作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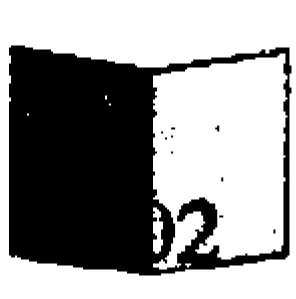
感到不幸。一个这样严肃的男人，听了院长告诉他的这个奇特的秘密会怎样想呢？他很可能会认为她是个不规矩的女人。想到这里，费丽泽不由得伤心起来。可是她又一定得说话。伯爵在那边，很严肃地坐在她面前，恭维她有才华。院长是不是已经对他说过了？年轻修女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幸好她相信看到了真实情况，实际上也的确是真实情况：院长在那个倒霉的晚上看到两具尸体以后，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对一个年轻修女胡乱想出来的爱情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伯爵清楚地看出，这位美丽的姑娘心情非常紧张，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她犯了什么罪？”想到这里，这位十分理智的人不免慌乱起来。有了这种猜疑，他对年轻修女的回答不但非常注意，而且是专心致志地在听。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女子的讲话能引起他这样的重视。他赞赏费丽泽的聪慧。当伯爵对她说起花园门口那场致命的决斗时，费丽泽作了讨人喜欢的巧妙回答；不过她尽量避免对他作结论性的答复。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在这期间伯爵连一分钟也没有感到厌烦。谈话结束后，他向年轻的修女告辞，并请她答应过几天再和他作第二次交谈。费丽泽听了高兴极了。

伯爵走出圣里帕拉塔修道院时心中很是郁闷。他对自己说：“毫无疑问，我的责任是向大公报告我方才听到的非同寻常的情况。这两个，这两个可怜的年轻人那么杰出，那么有钱；他们死得不明不白，全国都在关心。另一方面，红衣主教大公新近给我们派了一位可怕的主教；如果把这件事告诉他，那就等于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种种暴行引进到这座不幸的修道院来。这位令人恐惧的主教要杀害的将不是一个，而很可能是五六个可怜的年轻女子。杀死她们的凶手是谁，还不是我吗？我只要稍稍滥用一下大公对我的信任，她们不就有救了吗？万一大公知道了以后怪罪我，我可以对他说：‘是您那位可怕的主教吓坏了我！’”

伯爵不敢照实说出他保持缄默的全部动机；他不能肯定美丽的费丽泽有没有罪；可是当他想到，一个可怜的年轻姑娘受够了父母和社会的残酷对待，还要去剥夺她的生命，他厌恶得全身哆嗦了。“要是有人娶她的话，”他心里想，“她将是佛罗伦萨的一颗明珠。”

伯爵已经邀请了宫中最大的贵人和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商人到锡耶



纳的沼泽地举行一次盛大的狩猎，这块沼泽地有一半归他所有。现在他请求他们原谅，说他不能陪他们一起打猎，所以在费丽泽与伯爵首次谈话以后第三天，她听到伯爵的马在修道院的前院用前蹄踢蹬的声音，觉得很奇怪。大公的代理人虽然决定不向亲王报告发生过的事情，但又觉得有责任关心修道院未来的平静。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了解那两个失去情人的修女对情人的死负有什么责任。伯爵先和院长作了一次长谈，然后派人找来十来个修女，其中包括法比恩娜和切利亚娜。果然不出院长所想，其中八个修女完全不知道那个不幸的夜晚发生的事，这是伯爵始料不及的。伯爵只好直接盘问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她们俩也矢口否认。切利亚娜显得坚强不屈，不怕任何灾难；年轻的法比恩娜就像一个绝望而可怜的小姑娘，被人残酷地提醒了她一切痛苦的缘由。她瘦得怕人，似乎已经得了肺病；她不能不为年轻的洛伦佐的死感到内疚。“是我害了他，”她在跟切利亚娜多次长谈中这样说，“在我和以前的情人、凶狠的堂切萨雷决裂时，应当好好地照顾一下他的自尊心。”

费丽泽一走进会客室，便知道院长心里留不住话，已经把她对伯爵的爱告诉他了，所以英明的布翁德尔蒙泰完全改变了态度，也使费丽泽满脸通红和局促不安。但是她自己并没有确实意识到，所以在和伯爵长谈时，她一直是妩媚动人的，不过她并没有说出实情。院长确切知道的也只是她当时看到的情形，而且似乎她也没有看清楚。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什么也没有承认，伯爵觉得事情很棘手。“如果我盘问贵族使女和仆人，那就等于让主教插手这件事；她们会讲给她们的忏悔神父听，修道院就要变成宗教裁判所了。”

伯爵放不下心，天天到圣里帕拉塔修道院来。他决定盘问所有的贵族使女、使女和仆人。他查出了一件三年前发生的虐杀婴儿事件，那是主教主持的宗教法庭的一名法官向他揭发的。但是，使他惊奇的是，从外面进来死在修道院花园里两个年轻人那件事，除了院长、切利亚娜、法比恩娜、费丽泽和她的朋友罗代琳德知道一点以外，别人谁也不晓得。罗代琳德的姑妈很会装假，没有引起别人的疑心。由于大家对新主教大人非常害怕，所以除了院长和费丽泽，所有其他人的证词都是一个调子，但显然中间有说谎的成分。伯爵在修道院每次谈话以后，都

要和费丽泽作一次长谈，这使费丽泽感到幸福；但是为了把这种幸福时间拉长，她每次在关于两名骑士丧生这件事上，只透露一点点。可是相反，在说到她本人的事时，她倒是相当坦率：她以前有过三个情人；伯爵几乎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把她以前的恋爱经过全告诉了他。这个有才有貌的年轻女子是那么真诚和坦率，使伯爵很有感触，于是他非常诚恳地回答说：

"像您这样有趣的故事，我是没有的，所以无法回报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敢对您说：我在交往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女子，我对她们有这种感受：蔑视她们的性格胜于仰慕她们的美貌。"

伯爵经常访问修道院，使切利亚娜坐立不安了。法比恩娜越来越感到痛苦，不再拒绝她朋友的劝告了。轮到她值班看门时，她打开门、扭转头，于是院长的心腹玛尔托娜的男友、年轻的丝织工朱利亚诺进入了修道院。他要在院里整整待上一个星期，一直要待到再轮到法比恩娜值班才能为他把门打开。玛尔托娜似乎就在她情人这次小住要结束的时候，才把安眠药水交给院长使用；因为院长要求日日夜夜陪着她，而朱利亚诺孤单地一个人被锁在她的房间里，腻烦得要死，向她诉苦，才使她下了这个决心。

年轻而虔诚的修女朱莉娅一天晚上路经大宿舍，听见玛尔托娜的房间里有人说话。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眼睛凑到锁眼前向里面张望，看见有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坐在一张桌子边和玛尔托娜说说笑笑地在用餐。朱莉娅敲了几下门，但突然想到，玛尔托娜很可能打开门，把她拉进去和这个男子关在一起，随后到院长面前去告发她；玛尔托娜和院长生活在一起，习惯听信她的话，所以院长会信她的。想到这里，朱莉娅紧张到了极点；她想象中的玛尔托娜在追她，过道里又没有人，灯还没有点，很暗，玛尔托娜又比她强壮得多。她于是惊慌失措地逃走了，她听见玛尔托娜开了门，以为自己被认出来了，便跑到院长那儿去，把她看到的情况全都对院长说了。院长听了大为震惊，气急败坏地朝玛尔托娜的房间跑去，她没有找到朱利亚诺，他已经逃到花园里去了。当天夜里，院长出于谨慎，也为了爱护玛尔托娜的名誉，要她睡到自己的房间里，并告诉玛尔托娜说，明天一早，她要找修道院的忏悔神父一起来，把玛尔托娜的小房间封掉，因为有人诽谤说里面藏着一个男人。玛尔

托娜当时正在准备院长晚饭时吃的巧克力，一气之下，掺进了大量这种所谓的安眠药。

第二天，维尔吉丽亚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怒气攻心，还有奇怪的抽搐现象，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完全变了样，心想她快要死了。秘鲁毒药的初步效应就是让吃了药的人精神异常。维尔吉丽亚想起圣里帕拉塔贵族修道院院长有一项特权，就是在弥留之际可以请主教大人来送终；她写信去了，这位高级教士很快就来了。院长不仅向主教谈了自己的病况，还讲起了两具尸体的事情。主教严厉训斥她没有及时上报如此离奇的罪案；院长辩解说，是大公代理人布翁德尔蒙泰伯爵竭力劝她别把丑事外扬的。

"您这是严格尽责，这个俗人怎么敢说是丑事外扬？"

一看见主教来到修道院，切利亚娜就对法比恩娜说："我们完了！这个教廷官员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想不顾一切地把特朗特宗教会议[①] 的改革方案引进到他教区的修道院来。他不会像布翁德尔蒙泰伯爵那样对待我们，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法比恩娜哭着扑到切利亚娜的怀里，说："我倒不在乎死，可是我死了有两件事让我感到遗憾，因为是我毁了你的，而且还救不了不幸的院长的性命。"

法比恩娜马上去了当夜值班看门的小姐的房间，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必须拯救玛尔托娜的生命和名誉，因为她太不谨慎，在她的房间里接见了一名男子。在讲了很多求情的话以后，这位小姐同意在夜晚十一点过后不久，她把门敞开着，自己离开一会儿。

就在这时，切利亚娜让人去通知玛尔托娜到合唱厅来。这是像教堂那样大的一个大厅，栅栏外面是公众使用的大厅，天花板有四十尺高。玛尔托娜跪在合唱厅的中央，她在这个位置说话，别人谁也听不见。切利亚娜过去跪在她的旁边，对她说：

"这儿是法比恩娜和我的全部积蓄，都装在这个钱袋里。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我去设法让修道院的门敞开一会儿。你先让朱利亚诺出

① 特朗特宗教会议：天主教会的第十九次普世会议，自 1545 年到 1563 年在意大利境内特朗特举行。

去，随后你也逃走。你知道，维尔吉丽亚院长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全告诉可怕的主教了。他主持的法庭肯定会判你十五年监禁，或者死刑的。”

玛尔托娜动了一动，想跪到切利亚娜的面前去。

“你要干什么，冒失鬼！”切利亚娜说道，一面扶住了她，“你想想吧，朱利亚诺和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从现在起到你逃走时为止，你要尽可能躲藏起来，尤其要注意那些进入院长办公室的人。”

第二天，伯爵来到修道院，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院长的心腹玛尔托娜昨天晚上失踪了；院长身体极度虚弱，接见大公代理人时，不得不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叫人抬到会客室里。她向伯爵承认，她全都告诉主教听了。

伯爵喊道：“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流血或者服毒了！”

（司汤达的原稿在这里中断。[①]）

王振孙 译

---

① 1839年4月15日，司汤达突然中断了这个故事，在页边上注了一句，说以后再根据意大利的手写本结束它。不过原稿上的几行字也大致告诉了我们他所设想的结局。下面是他主要的计划：

布翁德尔蒙泰伯爵想救走费丽泽，但是她不愿意把罗代琳德留在困境中自己逃命。伯爵因此更尊敬她了。但是罗代琳德生病死了，费丽泽就逃了。伯爵把她安置在博洛尼亚，他的后半辈子就经常在从托斯卡纳到博洛尼亚的旅途中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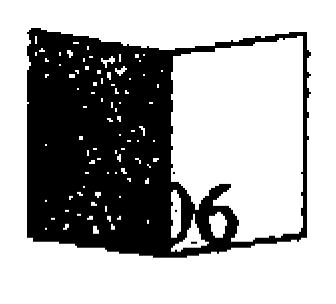
至于其他修女，如果大家关心她们的命运的话，我最好还是简单地叙述一下1829年在巴黎发行的《巴伊诺修道院，16世纪遗事》。司汤达从这里摘取了很大部分故事，用在《宠杀》里面。为了不引起混乱，我不用原书里修女的名字，而用司汤达给她们取的名字：

那不勒斯大主教的代理人秘密而严厉地审讯了修女案件。切利亚娜和法比恩娜被判服毒，其他修女被判徒刑，刑期在十年到终身监禁之间不等。

宣读判决书时，响起了一片凄惨的哭声，有一个修女冲向窗口，跳到下面的花园里自杀身亡，另一个用匕首自刎。

切利亚娜始终保持着一种轻蔑的冷静态度。她一口便喝光了毒芹汁，劝法比恩娜要有勇气。法比恩娜也把毒芹汁喝掉了。毒性很快便见效了。两个年轻女子痛苦地垂死挣扎，在地上一面抽搐，一面打滚，露出了她们身体上隐藏着的美丽的部分。切利亚娜浓密的黑头发在她的肩膀和胸脯上掀动着，由于翻滚猛烈，肩膀和胸脯都露出来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退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大主教的代理人说：“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比这更刚强的灵魂，存在于比这更美的形体里面了。多可惜啊！这对眼睛，这些头发！”

最后，为了速死，切利亚娜还是挣扎着爬起来，看见桌上的证物中间有一把短剑，便抓过来，一剑刺进了自己的心窝。——编者注



索拉·斯科拉斯蒂卡[1]

一七四〇年[2] 轰动那不勒斯的故事

序

一八二四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会上流传着索拉·斯科拉斯蒂卡和议事司铎奇博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像我这样好奇的人，能不去打听打听吗？可是大家都怕牵连到自己，谁也不肯比较详细地回答我。

在那不勒斯，人们谈到政治时从来都是含糊其词的。原因是，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如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父母亲组成，他们可能各自属于三个党派；而党派，在那不勒斯就是阴谋的代名词。就这样，女儿属于她情人的一个党；每个儿子参预了一种不同的阴谋；父母叹着气谈论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了这种隔阂，谈起政治来当然不能开诚布公了。您只要稍许说出一些有点出格、比较鲜明的观点，你便会看到身旁有两三个人的脸都变白了。

我在社会上打听这个名字有点古怪的人的故事，一点成果也没有。我于是想到这个索拉·斯科拉斯蒂卡的故事，有可能与一八二〇年某件可怕的史实有关。

一位四十岁的寡妇，外貌并不漂亮，但是心地善良，她把自己的小房子租了一半给我。这幢房子坐落在山脚边的一条小巷里，离风景幽

① 索拉·斯科拉斯蒂卡(Suora scolastic)，意大利文，意为“听课修女”。

② 根据下文，应为1745年。

美的基亚亚花园约有一百步远。这座山在这个地方俯瞰着老国王[①]的妻子弗洛里达王妃的别墅。这可能是那不勒斯惟一较为宁静一点的街区。

寡妇房东有个老情人,我讨好了他整整一个星期。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城里游逛,他带我看了当初拉查洛尼游民[②] 攻打尚皮奥内将军率领的部队的古战场和活活烧死某某公爵的十字路口;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模样,猛然间问他:“那么,为什么对索拉·斯科拉斯蒂卡和议事司铎的事,大家都讳莫如深,搞得那么神秘?”

他平静地回答我:

“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有公爵、亲王的称号,他们的后代继承了前辈的爵位,还是公爵和亲王。如果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夹杂在一个大家都认为是悲惨、凄凉的故事里,他们也许会不乐意的。”

“那么,事情是不是发生在一八二〇年?”

“您说什么? 一八二〇年?”我的那不勒斯朋友听到我说的年份这样近,哈哈大笑地说,“您说什么? 一八二〇年?”他又重复了一遍,他那种意大利式的不太礼貌的狂放的腔调,使我这个从巴黎来的法国人很不受用。

“如果您想跟大家看法一致,那就应该说:一七四五年,也就是韦莱特里战役之后的第二年,”他接着说,“伟大的堂卡洛斯就在那一年占领了那不勒斯;本地人称他为查理七世;后来他又去西班牙干了一番大事,那儿的人称他为查理三世。法尔内塞家族的大鼻子就是他带到我们王室来的。

“今天大家也许不愿意提及那位大主教的真实姓名,那时候他使那不勒斯人个个胆战心惊;而他自己一听到韦莱特里这个地名也会吓得半死。当时德国人在韦莱特里周围的小山上扎营,打算到我们伟大的堂卡洛斯的驻地去对他突然袭击。

“您说起的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位修士写的。大家称作索拉·斯科

---

① 老国王指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1751—1825)。

② 拉查洛尼游民:那不勒斯从前特有的一族,特有的穷苦游民,忠于国王,曾与法国派遣的尚皮奥内将军(1762—1800)率领的部队作战。

拉斯蒂卡的那位年轻修女是比西尼亚诺公爵家中的人。写故事的修士对当时那位大主教显出强烈的憎恨,因为正是这位大阴谋家唆使议事司铎策划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许这位修士是受年轻的堂真纳利诺保护的,后者是拉斯弗洛雷斯侯爵家的子弟,据说他为了赢得洛萨琳德这位姑娘的心,曾经和风流国王堂卡洛斯及据称当时富可敌国的大爵爷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老公爵有过一番较量。这个悲惨的故事,一般认为是在一七五〇年写的;由于作者考虑到有些内容可能会深深得罪当时还有权势的一个人物,所以写得极其隐晦。他说了一大通废话,引用了一大堆陈词滥调,再加上完善的道德教训,可是言之无物,让人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读者不得不常常合上手写本,寻思一下这位好心的修士究竟想说些什么。比如说,在写到堂真纳利诺之死时,大家就几乎摸不准他的心思。

"过几天,我也许能设法让您借到这个手写本。我不劝您买下它,因为它太枯燥乏味了。两年前,在公证人 B 的事务所里,它的最低售价是四个杜卡托金币。"

一个星期后,我拿到了这个手写本。它也许是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东西了。作者刚讲完一件事,接着又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再说,倒霉的读者还以为讲的是另一件事呢。最后混乱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地步。

必须知道,一个米兰人,一个那不勒斯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用佛罗伦萨语连续说过一百句话,可是到了一八四二年他们要出版著作的时候,倒觉得使用这种外来语言相当漂亮。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杰出的科莱塔将军,就有一点这种癖好,他的著作常常使读者难以卒读。

这个标题为《索拉·斯科拉斯蒂卡》的使人难以读下去的手写本,篇幅不下三百一十页。我记得,为了把握住我所领会的含义,我还誊抄了几页。

在读明白了这个手写本以后,我就注意不直接提问了。经过长时间的闲谈,证实了我对某件事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我才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情,要求得到某些方面的澄清。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两个月前不肯回答我问题的重要人物,替我弄来了一个薄薄的手写本;手写本共有六十页,虽然思路各异,但在某

些事实上,又补充了一些生动的细节。对于疯狂的妒忌,这个手写本就提供了一些真实的细节。

堂娜·费尔迪南多·德·比西尼亚诺公爵夫人从她的指导神父(这位指导神父后来被大主教收买了)的口中知道了年轻的堂真纳利诺爱的不是她,而是公爵前妻的女儿洛萨琳德。

她以为是国王堂卡洛斯在爱洛萨琳德,为了报复她的情敌,她扇起了堂真纳利诺·德·拉斯弗洛雷斯心中强烈的妒火。

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你们知道，一七一一年，路易十四已经失去了那些和他同时代出生的大人物，又被曼特侬夫人看轻；他变得狂妄自大，把一个还是孩子的安茹公爵送到西班牙去当国王，后来就成了疯疯癫癫、善良而又虔诚的腓力五世。这样做，还不如按照外国人所说，把比利时和米兰公国并入法国版图的好。

法国当时处境很糟，国王在这以前，仅仅得到过一些轻而易举的成就和喜剧性的荣誉；但是他在逆境之中，倒也显示出了伟大的气概。德南的胜利，以及泼在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裙子上的那著名的一杯水，给法国带来了相当光荣的和平。

就在那个期间，一直在西班牙做国王的腓力五世失去了王后。这个事件和他修士的品质几乎使他疯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本事从帕尔马的一个阁楼里发现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把她接到西班牙，最后还娶了她。这位杰出的王后，施展出了她卓越的才能，把愚蠢可笑的西班牙玩意儿变成了令人仰慕的西班牙礼仪，得到欧洲所有王室的仿效。

这位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王后，十五年来，天天都盯着她的疯子丈夫，连十分钟也不能离开。在这表面显赫，实际已经衰败的宫廷里，出现了一位天才文人圣西蒙公爵。他的批评一针见血，对西班牙性格的阴郁特征也有深刻感受。他是迄今为止法兰西民族中产生的惟一的历史学家。他写出了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王后为今后打算而作的安排的有趣的细节。王后给腓力五世生了两个迟来的儿子；为了有一天能派出一支西班牙军队，帮她一个儿子征服一块领地，她已经费尽了心血。如果腓力五世去世，她也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不至于去过一位西班牙王太后可能要去过的凄苦生活。

国王前妻生过两个儿子，都是傻瓜；神圣的宗教裁判所教养出来的

王子,也只能如此了。这两个儿子中有一个要是做了国王,他的某个宠臣很可能会让他明白,把法尔内塞投入监狱,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为王后的见识和活力引起了慵懒的西班牙人的反感。

伊丽莎白的长子堂卡洛斯于一七三四年去意大利,没有费什么劲便打赢了比通托战役,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但是到了一七四三年,奥地利开始对他进攻,而且攻势猛烈。一七四四年八月十日,他率领一支弱小的西班牙军队,来到离罗马五十公里远的韦莱特里小城,扎营在阿尔泰米西奥山脚下,与所占地势比他优越的奥地利一小队人马相距不到八公里。

八月十四日,天刚拂晓,堂卡洛斯在他的卧室里遭到一支奥地利部队的突然袭击。王后曾经不顾宫廷大司铎的反对,把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派在儿子身边,当时公爵就抱住他的双腿,把他举到离地面十尺高的一个窗口;这时奥地利精兵正用枪托撞击大门,他们用尽可能尊敬的语气呼唤亲王,敦促他投降。

瓦尔加斯跟在王爷后面跳出了窗户,找到了两匹马,扶王爷骑上马,向驻扎在一公里以外的步兵营驰去。

到了那儿,他对西班牙士兵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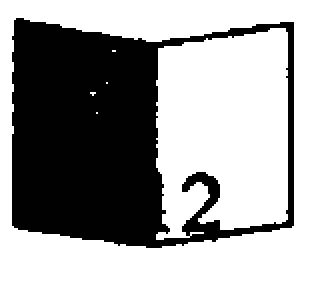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不记住你们是西班牙人,你们的亲王就要完了!有两千名奥地利异教徒要抓住善良的王后的儿子,你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这寥寥几句话,唤醒了西班牙人的全部勇气;他们挥动长剑,刺杀从韦莱特里折回来的四支敌军;他们原打算出其不意把王爷抢走的。幸好瓦尔加斯遇到的是一位老将军,他不记得一七四四年作战时的古怪方式,没有那种荒唐的想法:采用巧妙的行动反击,熄灭西班牙勇士们的怒火。总之,韦莱特里一役消灭了奥地利军队三千五百人。

从此以后,堂卡洛斯成了真正的那不勒斯国王。

堂卡洛斯酷爱打猎,他也仅仅在这一点上出名。法尔内塞王后[①]派了一个宠臣对他说:那不勒斯人特别忍受不了奥地利人的地方,就是

① 核对一下她是否活着。——作者注



吝啬和贪婪。

“做生意的人一向生性多疑，只关心眼前的感受；您就多拿他们几百万，用他们的钱让他们娱乐，可是别当一个无能的国王。”

堂卡洛斯虽然是由教士扶养长大的，也受过严格的礼仪训练，但是并不缺少智慧。他把一些杰出的人物网罗到身边，还用特殊的恩惠笼络了一批青年贵族；他刚来那不勒斯时，这些人才刚从学校毕业，在韦莱特里战役时，还不到二十岁。在那次奥地利军队偷袭时，这些年轻人，为了不让和他们同样年轻的国王当俘虏，他们之中有好几个在韦莱特里的街头丢了性命。

奥地利人企图用收买的办法策划阴谋活动，但次次都被国王挫败。他那些法官把那些笨蛋，那些生存过几年的各种政权的党羽叫做可耻的叛徒。

对这些人，堂卡洛斯从不处以死刑，但同意没收他们大批的良田。那不勒斯人天性爱好浮华排场，因此宫廷贵人们认为，要取悦年轻的国王，一定要大把大把地花钱才行。所有被他的首相塔努奇告发了的私下里效忠于奥地利王室的贵人，国王听任他们破了产。惟一和他作对的只有那不勒斯大主教阿夸维瓦，在堂卡洛斯的新王国内，他是惟一真正危险的敌人。

一七四五年冬天，堂卡洛斯从韦莱特里一役胜利归来，举行庆祝大典，庆典极其豪华，帮他赢得了那不勒斯人的民心，就像他在战争中得到了福运一样。那不勒斯到处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的气象。

查理三世的诞辰到了，他在王宫举行盛大的宴庆和吻手仪式时，把许多良田分赠给那些他认为对他忠心的大贵族。他善于统治，大主教的情妇们和一些年长的妇女对昏庸的奥地利政府仍念念不忘，堂卡洛斯经常在私下里嘲笑她们。

国王见到年轻贵族的花费超过了他们的薪俸，便送两三个公爵头衔给他们；因为堂卡洛斯天性豪放，讨厌那些本着奥地利原则竭力节省开支的人。

这位年轻国王既年轻，又有崇高的感情，讲话也很有分寸。人民大众看到政府并不经常欺压他们，感到很惊奇。他们喜欢国王的庆典，对纳税也已经习惯。从前交纳的税款，每半年不是运往马德里，就是运往

奥地利，现在不是这样了，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给了寻欢作乐的年轻男女。大主教阿夸维瓦每次讲道都要影射宫廷生活必将走到亵渎神明的道路上去，支持他的有所有老年人和已经不再年轻的妇女，但是没有效果。国王和王后每次出宫时，老百姓便夹道欢呼，声音可以传到一公里以外。这里的人天生喜爱大呼小叫，不过他们当时也确实心满意足，否则又怎样来解释这种欢呼呢？……

韦莱特里战役之后的第一个冬天，好几个法兰西宫廷的贵人，以休养为名，来到那不勒斯过冬。那不勒斯宫廷欢迎他们；最富有的爵爷争相邀请他们参加种种庆典，当作是自己的任务。按照西班牙的庄重古风和严格的礼仪规定，上午是绝对不准拜访年轻妇女的；少妇没有由丈夫选定的两三个陪媪作伴，也绝对不能接见男子；但是面对法兰西的自由风尚，这些老规矩似乎也稍稍让了些步。有八九位绝色佳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接待活动。在这方面，年轻的国王是个行家里手，他认为，宫中最美的姑娘是比西尼亚诺公爵的女儿、年轻的洛萨琳德。

比西尼亚诺公爵从前在奥地利统治时当过将军，性格十分忧郁，为人谨小慎微，和大主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那次决定性的韦莱特里战役之前，也就是在堂卡洛斯执政的头四年中，他基本上没有来过王宫，只有在两次人人必须到场的国王的吻手仪式庆典时，也就是在国王的命名日和诞辰时，国王才看见过他。可是，国王举行的这些美轮美奂的庆典，就像当时那不勒斯人所说的，甚至在最最忠于奥地利政权的家族里，也为他拉到了拥护者。比西尼亚诺公爵在他的续弦夫人再三央求下，不得不违心地作了让步，同意她进宫，并带着女儿一起去，这个女儿就是美丽的洛萨琳德，也就是堂卡洛斯所说的王国中最美丽的姑娘。

比西尼亚诺公爵的前妻给他留下了三个儿子，他为他们的成家立业操足了心思。这三个儿子都有了公爵或者侯爵的爵位，头衔虽高，但是父亲觉得自己能留给他们的财产就显得太菲薄了，所以老是忧心忡忡。王后诞辰的那天，国王军队里有一大批下级军官得到了晋升，可是比西尼亚诺公爵的儿子们不在其内；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公爵为此格外烦闷了。庆典的第二天，他们的妹妹，也就是年轻的洛萨琳德。随继母进宫晋谒；王后对洛萨琳德说，她注意到，上次到

宫里玩牌时，她已经拿不出任何东西作赌注了。

“虽说年轻姑娘不戴钻石首饰，”王后对她说，“但是我希望，以我的特许，您能戴上这枚戒指，作为王后对您的友谊的证明。”

于是王后送给她一枚戒指，戒指上镶着一颗价值数百杜卡托金币的钻石。

这枚戒指给老爵爷出了个大难题：他的朋友大主教威胁他说，要是他的女儿戴上了这枚西班牙戒指，到了复活节，他要通知全教区所有的教士，拒绝为她赦罪。老爵爷采纳了他的老指导神父的建议，向大主教提出一个折衷办法：请人再做一枚尽可能相似的戒指，并从比西尼亚诺贵妇人们世代相传的珠宝中选出一颗钻石镶上去；但是堂娜·费尔迪南多夫人却大为不满。

她气不过他们从她的珠宝盒里诈取这颗钻石，坚持要用王后赏赐的那颗偿还。家中有个老陪媪，是公爵的亲信，公爵听了她的话，认为如果把洛萨琳德的戒指放进世代相传的珠宝盒，他本人一旦去世，洛萨琳德就被剥夺了这枚戒指的所有权；再说，万一王后发现戒指被替换，女儿就不能以圣热纳罗的血起誓，说戒指一直在她手里，也不能跑回家来取，证明她说的是实话。

洛萨琳德对这场争论并不关心，可是这件事却搅得爵爷府上全家不安，时间拖了足足有两个星期。最后，还是听了那位老指导神父的意见，把王后赏赐的这枚戒指交给家中最年长的陪媪老丽塔保管。

那不勒斯贵族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喜欢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亲王，利害关系各异，正由于这种原因，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一点感情可言，他们的利益始终受着最严格的政治准则的支配。①

比西尼亚诺公爵很爱他的妻子。妻子比他小三十岁，性格开朗，也很轻率。一七四五年冬季，著名的韦尔特里战役胜利后，举行了一连串的隆重庆典；在此期间，费尔迪南多夫人看到宫中一大批最杰出的年轻人聚在她的身边，感到很得意。我们不必讳言，她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功，完全有赖于她年轻的前房女儿，也就是国王所说的宫中最美丽的姑

① 下文是3月22日即司汤达去世当天口授的。——编者注

娘洛萨琳德。簇拥在比西尼亚诺夫人周围的那些年轻人,深信国王会和他们待在一起,只要他们能想得出几句风趣的话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国王就有可能和他们直接对话。因为国王恪守母后的训令,而且为了不辜负西班牙人对他的尊敬,他是从来不开口的。但是当他身边有一个他喜欢的女人时,便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说起话来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过,比西尼亚诺夫人在宫中感到快乐,并不是因为国王在她的身边,而是由于拉斯弗洛雷斯侯爵家的年轻子弟真纳利诺不断献殷勤的缘故。侯爵的门第十分高贵,因为他们属于西班牙的梅迪纳·切利家族;他们迁居那不勒斯,还只有一个世纪。但是堂真纳利诺的父亲,可以说是宫中最不富有的贵族了。他的儿子才二十二岁,风雅英俊,脸上浮现着些许严肃和高傲的表情,显示出他的西班牙血统。他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宫廷的庆典;许久以来,他就热爱着洛萨琳德,可是她却不喜欢他。他自己也很注意,从不跟她说话,惟恐她的继母突然不再带她到宫中来。

为了避免这种对他的爱情的可怕的打击,他竭力巴结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已经三十四岁,看上去略微显得肥胖,但是她性格活泼,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看上去就显得年轻了。这种性格对真纳利诺计划很有利,因为他也下定决心要改掉自己的使洛萨琳德讨厌的高傲、轻蔑的神情。

真纳利诺跟洛萨琳德没有说上过三次话,可是她的任何感情都瞒不过他:每当他设法模仿法国宫廷里年轻贵族的快乐、开朗,甚至略带轻浮的姿态时,他就能从洛萨琳德的眼神里看到一些满意的表情。甚至有一次,真纳利诺在王后面前讲一则故事,故事内容相当悲惨,但是他却用法国人特有的那种漠不关心和毫无伤感的神情来描述,结果他意外地看到了她的一丝微笑,还做了一个有某种含义的姿势。

王后和洛萨琳德一样年纪,都是二十岁;她情不自禁地称赞真纳利诺,说他讲故事时没有西班牙式的哀伤神情,她很高兴。真纳利诺望望洛萨琳德,像是在对她说:"我是为了讨您的喜欢,才有意收敛了一些我一家人天生都有的高傲的神态的。"洛萨琳德会心地笑了笑;如果真纳利诺本人不是在疯狂地爱着的话,他一定会明白他已被爱上了。

比西尼亚诺夫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的漂亮面孔，但是她并不费心去猜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她没有深刻体会事物的洞察力；夫人端详的只是真纳利诺脸上优美的线条和有点女性化的匀称的身材，他的头发是按照堂卡洛斯从西班牙学来的时髦发型留着的：长长的、亮闪闪的金黄色头发，一环一环弯弯曲曲地垂到他少女般纤细优美的脖子上。

在那不勒斯，经常能遇到一些美丽的眼睛，它们能使人不由地想起最美的希腊雕像；但是这些眼睛的表情，只是反映出对自己健康的知足，或者至多也只不过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而真纳利诺在有时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高傲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意味。当他有机会长时间地凝视洛萨琳德时，他的眼睛就有了忧郁的神色，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甚至可以下结论说，尽管他对人绝对忠心，但是他的性格还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不过这个特点别人是难以捉摸的，他的宽阔的眉毛常常蹙在一起，削弱了他那双蓝眼睛的柔和的光泽。

在国王专心地关注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很细心的，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洛萨琳德很怕她的继母，当她确信继母不注意她时，她的目光总是很高兴地落在真纳利诺的美丽的头发上。她不敢同样地和他的蓝眼睛对视，深怕她这种古怪的行为被人突然看到。

国王很大度，并不妒忌真纳利诺，也许他认为一个年轻、慷慨、赢得了胜利的国王不该害怕情敌吧。一般人都赞美洛萨琳德，说她像西西里纪念章上最美的雕像，但是一个苛刻的观察家也许不会恭维这种完美的容貌；她长着一张令人永远忘不了的脸。我们可以说，她的灵魂闪耀在她的额头上，反映在她最迷人的两片嘴唇的细微的轮廓里。她的身材柔顺苗条，好像是长得太快了；她的举止和姿态还有些孩子气，但是她的脸上显示出一种反应灵敏的智力，尤其是一种快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弥补了她有时候被人批评的盯着人看时的傻相，不过这种精神很少和希腊美同时存在。她的黑头发在中间分开，从两面披下来，贴在她的面颊上；她的眼睛上挂着一双长眉毛，这个特色把国王迷住了，国王经常为此赞不绝口。

堂真纳利诺的性格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他常常会夸大对手的优点，因而妒忌到了极点。他妒忌堂卡洛斯国王，虽然洛萨琳德作了种种努

力要他明白，他不应该妒忌这位强大的情敌。可是每当真纳利诺听见国王在洛萨琳德面前说出几句的确很风趣的话时，他的脸色便会突然发白。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妒忌的因素，他觉得尽量多些时候和国王待在一起，反而是一种乐趣。他研究国王的性格，和他可能忽略的国王对洛萨琳德的爱情表示。国王错把他这种经常在身边的陪伴当作了对自己的爱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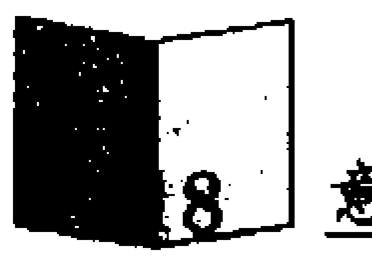
真纳利诺同样妒忌着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瓦尔加斯是堂卡洛斯的御前侍从和心腹，当年在韦莱特里战役前夕替国王卖过命，他还被认为是那不勒斯宫廷中最富裕的爵爷。但是所有这些优越的条件都因为他的年龄而逊色：他六十八岁了。然而这个缺陷却并没有影响他爱上美丽的洛萨琳德。他倒的确还相貌堂堂，骑在马上风度翩翩；他对如何花钱有些古怪的想法，挥霍起钱财来，真是少有的大方。这种出手不凡的慷慨不像一个老年人，也使他不断地得到国王的恩宠。他也想把自己准备留给妻子的种种好处写在婚约上，送给比西尼亚诺公爵去看，使他难以拒绝。

在宫廷里，堂真纳利诺被称作是"法国人"，他的确是个快乐和轻浮的人，结交所有来意大利旅游的法国年轻贵族。国王对他颇为赏识，因为他永远忘不了：奥地利无时无刻不在威胁那不勒斯；法国宫廷要是有朝一日抛开了这种似乎在支配它行动的无忧无虑的轻浮习性，只消到莱茵河上稍稍显示一下力量，就可能使一心想吞并那不勒斯的强大的奥地利王室不敢掉以轻心。我们应该承认，国王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恩宠有时候却助长了堂真纳利诺的轻浮性格。

有一天，真纳利诺和两个月前从凡尔赛来的夏罗斯特侯爵，一起在马达莱娜桥上散步，这座桥正在去维苏威火山的大路上。维苏威火山的山腰上有一间隐修士居住的屋子，两个年轻人一时兴起，想上去看看。因为天气炎热，步行太累，如果派仆人回那不勒斯牵马来，时间也太长。

正在这时候，堂真纳利诺发现前面约一百步之外，有一个骑在马上的听差，他认不出听差身上穿的是哪家的号衣。他走到那个听差跟前，称赞他手中牵着的另一匹安达卢西亚马非常英俊。

"代我向你的主人致意，对他说一声，把这两匹马借给我们去隐修



士的小屋去一次；两小时后就把它们送还到你主人的府上；拉斯弗洛雷斯[①]府里会派一个仆人来代我表达谢意的。”

骑在马上的听差是个西班牙老兵；他愤愤然地看着堂真纳利诺，丝毫没有下马的意思。堂真纳利诺拉了一下他号衣的下摆，又托了托他的肩膀，以免他完全倒在地上；听差不由得松开了手，真纳利诺灵巧地跃上了马背，把牵到手里的那匹安达卢西亚骏马让给夏罗斯特侯爵骑。

就在侯爵跨上马时，手中执着马笼头的堂真纳利诺觉得有一把冷森森的匕首擦过了他的左胳膊，原来是西班牙老听差表示他反对两匹马改变方向。

堂真纳利诺用他惯常的轻松语调说：

“告诉你的主人，我向他致意；两个小时以后，拉斯弗洛雷斯侯爵的马房里，将有一个人来归还他的两匹马。我们会当心马，不让它们跑得太快的。有了这匹可爱的安达卢西亚马，我朋友的这次散步将非常愉快。”

怒不可遏的听差向堂真纳利诺冲去，像是要刺他一下，可是两个年轻人已经哈哈大笑地疾驰而去。

两个小时以后，堂真纳利诺从维苏威火山回来，派父亲的一个马夫去打听两匹马的主人是谁，并把马送回去，向他表示堂真纳利诺的敬意和谢意。一个小时后，脸色煞白的马夫来向堂真纳利诺报告：两匹马是大主教的，他拒绝接受一个冒失鬼的敬意。

三天以后，这件小事成了一大新闻。全那不勒斯都在谈论大主教的雷霆之怒。

宫中举行舞会，堂真纳利诺是个舞迷，他像通常一样在舞会上出现了。在他向堂娜·费尔迪南多·德·比西尼亚诺夫人伸着胳膊，陪着她和她继女洛萨琳德小姐在客厅里散步时，国王叫住了他，对他说：

“把你最近干的荒唐事讲给我听听，你向大主教借两匹马是怎么一回事？”

堂真纳利诺三言两语把读者在上文读到的那个意外事件讲了一遍，随后说：

---

① 司汤达在这里写的是比西尼亚诺，明显是个笔误。——编者注

“虽然我没有认出这个听差的号衣是谁家的,但我相信那两匹马的主人是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可以证明:别人在游览时,也牵走过我在使用的,而实际是我父亲的马。去年,就在这条去维苏威火山的大路上,我借骑过一匹萨莱纳男爵的马;虽然男爵比我年纪大得多,但也没有为了这个玩笑而生气;因为陛下知道,他是一位有才学的哲学家。无论如何,即使从最坏处说,这也是一时的冲撞,而且我已经派人去致意,但大主教拒绝接见,所以受冒犯的其实还是我。我父亲的马夫认为这两匹马不是大主教的,因为从来没有看见他骑过。”

国王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准你再闹下去;我至多只能允许你再次派人去向大主教致意,如果大主教愿意愉快地接受的话。”

两天以后,事实越发严重了。大主教认为国王谈到这件事时的声调对他不利,因此纵容了宫中的年轻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冒犯他。另一方面,比西尼亚诺夫人公开地站在每次舞会都邀她跳舞的英俊的年轻人一边。她颇有说服力地证明,堂真纳利诺的确没有认出那个遛马的听差穿的是哪家的号衣。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这身号衣也不知为什么会落在堂真纳利诺的一个听差手里;不过说实话,这身号衣并不是大主教家的听差穿的。

总之,马主人生气生得毫无道理,堂真纳利诺也决不会拒绝与他刀剑相见。堂真纳利诺甚至准备去对大主教说,要是他当时随随便便借来的马,的确是属于大主教的,他感到非常遗憾。

我们说起的这件事,使国王堂卡洛斯十分为难。由于大主教的安排,那不勒斯全体教士,利用他们在忏悔室里谈话的机会散布流言,说宫廷里的年轻人,过惯了不信教的生活,竟在设法侮辱大主教府上的号衣。

国王一早便来到了他的波尔蒂奇宫,他在那里秘密召见了萨莱纳男爵,也就是堂真纳利诺首次回国王的话时提到过的那位男爵。他是一位很有钱的贵族,据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才子。他非常刻薄,好像是从不放过机会说国王政府的坏话。他订了一份巴黎出版的《多情水星》,奠定了他第一流才子的名声。他跟大主教关系密切,大主教甚至愿意

做他儿子的教父。(附带说一句,这个儿子后来真的接受了他父亲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在一七九二年被送上了绞刑架。)

萨莱纳男爵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觐见了国王,向他报告了很多事情。国王对于自己的某些可能会引起上流社会议论的举动,常常征询他的意见。根据男爵的建议,第二天便在那不勒斯社会上流传开了这样的消息:红衣主教有一个年轻的亲戚住在大主教府,听说堂真纳利诺精通各种武艺就像精通其他各种技艺一样,说他已经跟人决斗过三次,每次结果对对手都不怎么有利;这位年轻的亲戚门第虽高,勇气却少,听了以后很是害怕;借马的时候他一时冲动曾发了火,现在经过仔细斟酌以后,便小心翼翼地宣称马是属于他舅父的。

当天晚上,堂真纳利诺就去向大主教表白,说如果那两匹马确实属于大主教的话,他感到万分遗憾。

大家都知道大主教的那位亲戚的姓名。一个星期以后,他变成了大家的笑柄,不得不离开了那不勒斯。再过了一个月,堂真纳利诺被任命为近卫军第一联队副官。国王装作是刚听说他的财富与他的高贵门第不大相配,从御厩里挑出三匹骏马送给他。

国王的这个恩典得到了奇异的效果,堂卡洛斯国王原本是赏赐很多的,可是因为教士们散布的流言,一般都以为国王是很吝啬的。可是这一回,指使散布流言的大主教却自作自受了。老百姓认为,一个家境不富裕的、被看作是对抗过大主教的破落贵族,对国王的秘密计划大有用处,因此国王改变了吝啬的本性,把三匹罕见的骏马送给他作礼物,百姓们相信这是事实,便像躲避灾难一样离开了大主教。

大主教认为,堂真纳利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转危为安,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因此决定等候有利机会再进行报复。可是,因为他性格暴躁,忍不下这口气,如果不做出点什么事来,他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在那不勒斯所有的忏悔室里,都按照得到的饬令,散布流言说:国王在韦莱特里战役里,根本没有显示出他的勇气,而是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指挥了一切;大家知道公爵性情刚烈,行动粗暴,是他逼着国王铤而走险的。

这个新制造出来的流言在那不勒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国王原本不是英雄,感到很难堪。堂真纳利诺新得到的恩宠一时间似乎也不

牢靠了。如果不是他恶作剧，在去维苏威火山的大路上，冒冒失失，向一个陌生人借马的话，就不会有人回想起韦莱特里战役时的特殊情况；这件事国王也有不是，他不该在对军队讲话时，过分频繁地提到这些细节。

国王曾经命令堂真纳利诺去视察某地的御厩，汇报一下有多少纯黑色的马，看看能不能挑出一些，充实到正在为王后新编的近卫骑兵队中去。

比西尼亚诺爵爷由于三个儿子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心中已经很烦恼了，加上堂娜·费尔迪南多夫人脾气一直不好，家庭风波接二连三，更使老头儿不得安宁。对被人借去的钻石，又不拿别的东西偿还这件事，费尔迪南多夫人一直耿耿于怀；她认为，丈夫是有意要让那些教会界的朋友们相信，他和宫廷往来实属无奈，而是年轻的王后对他妻子的特别恩宠。她还认为她丈夫是想利用这种关系，要她为她前房所生的儿子们谋取官职。堂真纳利诺得知自己不久要去某地的御厩，便到夫人这儿来作首次晨访；我们已经说过，夫人是讲究实际的，她眼看将有好几天不能在宫里见到堂真纳利诺，便乘机托病不出了。她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故意和丈夫怄气，因为丈夫在王后的戒指事件中，实际上作出了对她不利的决定。夫人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是比她丈夫小三十岁，她还希望能讨堂真纳利诺的喜欢。她虽然有点儿胖，但还是很有风韵；而且她的性格特别有助于她保持年轻的容貌，她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特别热衷于一些她觉得自己高贵的出身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一些小事上。

一七四〇年冬天，宫中举行盛大的庆典，费尔迪南多夫人看到身边聚集着一批那不勒斯最出色的年轻人；她特别赏识的是堂真纳利诺。他那张极其优雅、整天乐呵呵的脸，正好和他的十分高贵，甚至稍带傲慢的西班牙风度相称。梅迪纳·切利这一分支迁居到那不勒斯，才不过一百五十年，所以它的后代还保持着活泼、亲切的法兰西风度，使费尔迪南多夫人看了似乎特别舒服。

真纳利诺蓄着漂亮的金发和唇髭，眼睛蓝蓝的，富有表情。公爵夫人特别欣赏这种色调，认为这是哥特人后裔的明显特征。她经常提起，完完全全继承了哥特人祖先的大胆和勇猛精神的堂真纳利诺，因为在

某些家庭里制造了些混乱,同做兄弟的或者做丈夫的进行了决斗,已经受过两次伤了。在出了这几件小事以后,真纳利诺变得小心了,尽管年轻的洛萨琳德经常待在继母身边,他也很少同她说话;即使在她的继母不可能听清楚他在对她说些什么,他也从不开口。虽然如此,洛萨琳德还是确信这个年轻人是爱她的,而真纳利诺几乎也同样相信洛萨琳德对自己是有感情的。

那不勒斯在西班牙总督的为所欲为的专制统治之下,受尽折磨达一百一十年,现在虽然已经成了王国,人们还是凡事小心,利用宗教作掩护,把感情全都隐藏起来。法国人对任何事情都要取笑作乐,要他们了解这种谨小慎微是相当困难的。

真纳利诺要去御厩,由于不能跟洛萨琳德说上一句话而感到十分痛苦。他不单单妒忌国王,因为国王根本就不想掩饰他对洛萨琳德的爱慕;而且他还妒忌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自从他经常出入宫廷以来,过不多久,他便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秘密:正是这位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从前在韦莱特里之役,曾经为堂卡洛斯卖过命,他自以为在宫廷中得到的宠幸和他的每年有二十万皮阿斯特年金的巨额财产,足以使一个年轻姑娘忘记他那六十六岁的高龄和他那古怪的暴躁脾气。他已经打算好要向比西尼亚诺公爵求婚,只要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他就可以负责三位舅爷的前程。公爵不愧是个西班牙老人,疑虑很多,所以不敢贸然出击,惟一的顾忌就是国王,他不清楚国王爱洛萨琳德爱到了什么程度。直到目前为止,凡是伤害了瓦尔加斯自尊心的大臣,国王都毫不迟疑地加以训斥;现在他会不会放弃一时之情,照顾这位帮他承担国家大事的宠臣,不和他彻底决裂呢?此外,这位国王虽然排遣不了心中轻微的忧郁,但是偶然也显露出一些代表洛萨琳德性格的快乐情绪,他是否有了真正的激情?

真纳利诺在去御厩的路上,因为弄不清楚国王及瓦尔加斯的爱情,感到有一种他从来没有体味过的郁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对真正的激情产生了怀疑。见不到洛萨琳德才三天,他对自己在那不勒斯时深信不疑的一件事起了疑心:每当洛萨琳德偶然望见他时,他相信从她眼中看到了激动的光芒,以及她继母对真纳利诺明显地表示强烈好感时

她流露出的强烈反感。[1]

年轻的真纳利诺相当机灵，他使比西尼亚诺公爵夫人相信他追求的是她，但是实际上他爱的是年轻的洛萨琳德，而且还妒忌别人爱她。就是这位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当年在韦莱特里战役前夕，为堂卡洛斯立过大功，如今备受这位年轻国王的恩宠；而他也被年轻的洛萨琳德·德·比西尼亚诺的天真自然的风韵和淳朴善良的眼神打动了。他郑重其事地追求她，不愧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西班牙贵族。可是他闻鼻烟，戴假发，这正是那不勒斯年轻姑娘们深恶痛绝的事情。洛萨琳德也许只有两万法郎陪嫁，而且将来除了进圣佩蒂托贵族修道院以外，也许也没有其他出路，可是对于德尔帕尔多公爵投来的热烈的目光怎么也不愿意理解，而相反对真纳利诺趁比西尼亚诺公爵夫人不注意时向她所使的眼色，却能心领神会；至于对真纳利诺投来的眼色，她有时候是否有所回报，那就不得而知了。顺便说说，圣佩蒂托修道院坐落在托莱多街地势最高的部分，当时十分时髦，而实际上却是最高贵的贵族家庭的少女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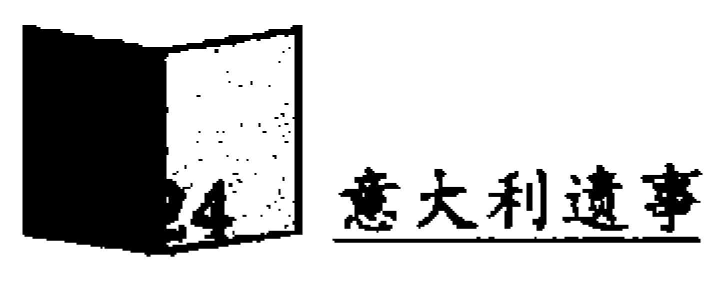
说实话，这种恋爱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是的，拉斯弗洛雷斯家族属于最高贵的贵族，可是堂真纳利诺的父亲拉斯弗洛雷斯老公爵有三个儿子，按照当地习俗，长子每年有一万五千杜卡托（约合五万法郎）年金，而另外两个儿子每月只有二十杜卡托膳宿费，在城内和乡下的府邸中有房间住，就应该知足了。堂真纳利诺和年轻的洛萨琳德虽然没有明确的默契，但却都用尽心计，不让比西尼亚诺公爵夫人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因为如果她知道了过去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白白地卖弄风情，那她是永远也不会饶恕这位年轻侯爵的。

她的丈夫，那位年迈的将军，倒比她看得清楚。那年冬天在国王堂卡洛斯举行的最后一次盛会上，他看出这位因不止一次的奇遇而出了名的堂真纳利诺，企图讨好他的妻子或者女儿；不管他讨好哪一个，都不合老将军的心意。

第二天早饭后，他吩咐女儿洛萨琳德和他一起上车，然后一声不吭

---

[1] 下文，我们根据的是一个比上文所根据的手写本更早的手写本；那个手写本里的洛萨琳德被叫作阿梅莉。——编者注



地把她带到了圣佩蒂托贵族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很时髦，它那华丽的正面靠近豪华的斯图迪宫，在托莱多街地势最高处的左边。修道院的围墙绵延不断，人们在阿雷内拉北面的沃梅罗平原沿着围墙散步时要用很多时候方能走到尽头。这道墙挡住了世俗人们的视线，是掩蔽圣佩蒂托修道院花园的惟一屏障。

爵爷一直没有吱声，一直到要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他的妹妹、一位严厉的小姐时，才对年轻的洛萨琳德说，她今生今世要走出修道院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她初修期满发愿修行的前一天。他说这句话时仿佛是告诉他女儿一个好消息，女儿应该感谢他才是。

洛萨琳德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觉得意外，她很清楚，除非出现奇迹，她是不应当期望结婚的；这时候，她想起如果嫁给瓦尔加斯有多么恶心。再说，今天她被带来的这个圣佩蒂托修道院，从前她在这里度过好几年寄宿生活，她现在记起的一些回忆都很快活和有趣。所以在进修道院的第一天，她对自己的处境还不怎么发愁；可是从第二天起，她就想到了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年轻的堂真纳利诺了。尽管她年龄还小，还有点孩子气，可是这个念头已经在开始折磨她了。像她这样一个活泼、轻率的女孩子，用不到两星期，就可以把她归到修道院中最不安分、最忧心如焚的女孩子中去了。现在她一天也许有二十回要想到这位她再也不该看到的可爱的年轻人堂真纳利诺，可是当初她住在父亲府里时，一天也不过想他一两回。

进修道院三个星期后，她在一次晚祷背诵圣母连祷文时没有出错，听课修女的教师第一次允许她第二天可以登上屋顶平台。这个平台位于圣佩蒂托修道院正面上方的一侧，实际上是个大走廊，朝着托莱多街，修女们用金箔和油画把它装潢得非常漂亮。

洛萨琳德又看到了来回两排漂亮的马车，心中兴奋极了。到了市民们每天出游的时间，托莱多街地势较高的一部分停满了马车。她认出了大部分马车和车上乘坐的贵妇人，这种景象使她既高兴又苦闷。

这时，她突然发现在一个大门洞下有一个年轻男子，手里举着一束美丽的鲜花，情意绵绵地挥动着，原来他就是堂真纳利诺；当她认出他时，心中的激动真是无法描绘。自从洛萨琳德离开上流社会以来，他天天都到这儿来，盼望着她能在贵族修女的平台上出现。他知道她很喜

欢鲜花，于是为了吸引她的视线，使她注意自己，他就用心带来了一束罕见的花。

堂真纳利诺看到自己被认出来了，高兴得心也要跳出来了。他立即向她做了个手势，但是洛萨琳德很小心，没有理睬他。随后她又想了想，按照圣佩蒂托修道院遵循的圣本笃的教规，很可能要再过好几个星期才会准许她再上平台。她在这里遇到一群非常快活的修女，全在或者差不多全在对她们的男朋友做手势。这些小姐当着这位蒙白面纱的年轻姑娘的面，显得很局促：她可能看不惯她们的不守教规的作风，张扬出去。大家知道，那不勒斯的年轻姑娘从小就有习惯于做手势，手指的不同位置代表一些不同的字母，所以在一些沙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景：她们的父母们在高声聊天，她们则悄没声儿地在和一个站在二十步开外的年轻男子交谈。

真纳利诺很怕洛萨琳德信教是认真的，他在大门洞下面稍稍后退了几步，然后用孩子般的语气对她说：

"自从我见不到您以后，我很痛苦！您在修道院里快乐吗？您有自由常常上平台吗？您还喜欢鲜花吗？"

洛萨琳德一直紧盯着他望，就是没有回答他。突然，她没有了踪影；如果不是听课修女的教师在喊她，就是堂真纳利诺对她讲的几句话得罪了她。堂真纳利诺感到很痛苦。

他往上走进了位于那不勒斯最高处的一个美丽的小树林，小树林名叫阿雷内拉。圣佩蒂托修道院的大花园的围墙一直延伸到这里。他怏怏不乐，继续溜达，一直走到了可以俯瞰那不勒斯和大海的沃梅罗平原，然后又走了一法里，来到了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的壮观的庄园。这座庄园原来是中世纪的一个要塞，黑色的墙，筑有雉堞，在那不勒斯很有名气，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外貌阴沉，另一方面是因为公爵脾气古怪，他使用的仆役全是西班牙人，而且全和他一样是老头儿。他说，他只要一到此地，就像是到了西班牙；并且，为了增加这种气氛，他把周围的树木全砍光了。每次在国王身边办完了事务以后，公爵总是要到他的圣尼科洛庄园来散散心。

这座阴沉的古堡更加增添了堂真纳利诺胸中的愁闷。他沿着圣佩蒂托修道院花园围墙往回走时，心中郁郁不乐，但却想出了一个念头：

“她肯定还是爱花的，修女们在这个大花园里大概会请人栽上许多花。那里应该有些园丁，我要想法子去认识他们。”

在这个相当荒凉的地方，有一家小酒店；他走了进去，不过因为他这时想着心事，完全沉浸在幻想之中，所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服装在这个地方显得太华丽了，所以他的出现引起了周围人的惊讶；他们向他投来了疑惧的目光，使他感到不安，于是他装作疲惫不堪，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和店主人及来这儿喝几杯的人交谈。他的诚恳的态度使大家不再计较他身上那套稍嫌华丽的穿着了。真纳利诺没有看不起别人的态度，他要了一些比较好的酒，邀店家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经过一个小时的厮混，他看到在场的人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大家开始拿圣佩蒂托修道院的贵族修女开玩笑，说她们之中有几个怎样在花园的围墙上面接见情人。

真纳利诺这才相信，人们在那不勒斯常常谈起的事情，并非空中楼阁。沃梅罗酒店里这些纯朴的农民用这些事作为笑料，但没有表现出有多大的反感。

“这些可怜的年轻姑娘，并不像我们的本堂神父说的，是自愿进去的，而是因为她们的父母要把家产全部给她们的兄长，才把她们从家里赶出来的；所以她们要找些乐子，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只要修道院由现任院长管着，她们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安杰拉·玛丽亚院长是卡斯特罗·皮尼亚诺侯爵的女儿，她只想讨好国王，通过折磨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为她的侄子弄到一顶公爵的桂冠。其实这些女孩子一辈子也没有认真地对上帝，对圣母许愿。她们在花园里高高兴兴地欢蹦乱跳，叫人看了也觉得高兴。她们就像是一群真正的寄宿生，而不是什么被迫许愿的修女；如果是真心许愿的话，就得想着还愿，否则的话，就要下地狱。最近，为了给她们的贵族出身增添荣誉，那不勒斯大主教刚刚为她们向罗马教廷争取到一项特权：她们从十六岁起就可以发愿修行，不必等到十七岁了。这一特权给这些可怜的小姑娘带来了非凡的荣誉，修道院还因这件事大大地热闹了一番。”

真纳利诺说：

“刚才你们讲到了花园，我觉得花园很小。”

四面八方的人都叫了起来：

"怎么,还小? 看来您从来没有往里面看过:总共有三十多阿尔庞[1] 呢;园丁头儿贝波[2]师傅手下的人有时候要超过十二名呢。"

堂真纳利诺笑着喊道:

"这园丁头儿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吧?"

又有几个人叫了起来:

"您才不知道卡斯特罗·皮尼亚诺院长是个怎样的女人呢! 她能容忍这样的丑事吗! 贝波师傅先得证明自己已经年过七十,才能得到这个职位;他是拉斯弗洛雷斯府里出来的人,侯爵在切里有一座漂亮的花园。"

真纳里诺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的新朋友们问他:

"您怎么啦?"

"没什么,我太累了!"

他想起了贝波师傅过去是他父亲的一个园丁。他利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巧妙地打听到了贝波师傅的住址以及找到他的办法。

果然,第二天他就找到他了。老园丁认出了来者是他老东家拉斯弗洛雷斯侯爵的小儿子,过去他还经常抱在怀里,高兴得哭了起来;他一口答应要帮从前的少东家的忙。真纳利诺抱怨父亲太吝啬,说现在只要有一百个杜卡托金币,他就可以摆脱困境了。

两天后,听课修女(现在修道院里大家叫她斯科拉斯蒂卡)洛萨琳德独自在花园右侧的美丽的花坛里散步;园丁老贝波走到她身边,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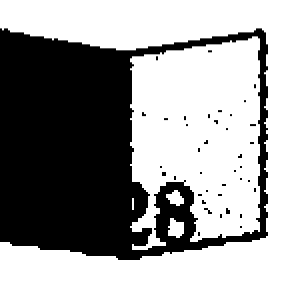
"我很熟悉高贵的比西尼亚诺公爵一家。年轻时,我在他们的花园里干过活;如果小姐允许,我想献给小姐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包在葡萄叶子里面;不过,一定要小姐回到房里只有一个人时才能打开。"

洛萨琳德几乎没有道谢便接过了玫瑰花;她把花贴胸藏好,一路沉思着走回她的修行小间。由于她是公爵的女儿,将来必将成为一等修女,所以她的修行小间有三个房间。洛萨琳德走进门后,便点亮了灯,

---

① 阿尔庞: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20到50公亩。

② 在最初的版本中,园丁头儿的名字是马尔蒂诺。——编者注



想取出她捂在怀里的那朵美丽的玫瑰花。可是这时候花萼脱离了花茎，在花瓣掩盖下的花心当中，露出了一卷小纸条：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过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读了起来：

“美丽的洛萨琳德，我和您一样，很不富裕。如果说您的家庭为了您兄长的利益而牺牲了您，那么我也一样；因为您也许不会不知道，我只是拉斯弗洛雷斯侯爵的第三个儿子。自从我失去您以后，国王派我做他的近卫军的旗手。我父亲趁这个机会向我宣告：我本人，我的仆人和我的马匹，可以由家里供给食宿；但是除此之外，我应当想到，我每月只能领取十个杜卡托金币的生活津贴。这一向是我们家小儿子的待遇。

“所以，亲爱的洛萨琳德，我们彼此一样穷，同样没有遗产继承权。但是您认为我们就该这样倒霉一辈子吗？难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被逼到了绝境，可是这种绝境给了我勇气，使我敢于对您说：我们在相爱，我们要有志气，决不能屈从于父母的冷酷和贪婪。我总有一天要娶您为妻的，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一定会找到谋生的方法。我惟一担心的是，您信教过于虔诚。在和我通信时，您千万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背弃誓言的修女；恰恰相反，您只是这样一个少女：您心中已经选定了一个丈夫，而别人硬要把您与您的丈夫拆开。您要拿出勇气来，尤其不要生我的气。我对您不论如何冒失，也不敢违背礼俗；只是在想到我可能会半个月见不到您，我的心里的确很难过，何况我心中充满了对您的爱。在我们相会的节日庆典上，也就是在我们生命的美好时刻，我出于对您的尊敬，没有用现在这样坦率的语气倾吐我的感情；可是如今，谁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写第二封信？我常常去拜访的那位修女是我的表姐，她告诉我说，或许要等到两星期之后，您才会得到许可再上屋顶平台。不管怎么样，我将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到托莱多来；我或许会化了装来，因为我怕被那些新伙伴，近卫军的军官们认出来，他们会取笑我的。

“自从我失去您的踪影以后，我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我是多么伤心，如果您能知道就好了！我只跳过一次舞，而且还是因为比西尼亚诺夫人来找我，一直找到了我的座位上我才跳的。

“因为我们穷，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帮助。您和仆人们接触时，要非

常有礼貌,甚至要有点友谊。老园丁贝波帮了我的忙,因为他在我父亲切西的花园里干了整整二十年。

“下面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您的反感?在离那不勒斯三百二十公里的卡拉布雷斯海滨,我母亲有一块地,是用六百杜卡托金币租来的。我母亲对我很好,我要是恳求她,她会让管家照每年六百杜卡托金币的原价转租给我的。他们已经对我说过,一年贴我一百二十杜卡托金币的生活费,那么我每年只要付四百八十杜卡托金币就行了,我们就可以从佃户那里得到收益。当然,这种做法不太体面,但是我可以给这块土地另外取个名字,叫作……

“可是,我不敢再写下去了。刚才我向您透露的打算,也许会使您感到不快:怎么!要永远离开这高贵的那不勒斯城,不在这儿住下去了吗?光有这个想法,我也算是胆大包天了。无论如何,请考虑一下,我可能还有一个希望:我有一个哥哥可能活不长了。

“再见,亲爱的洛萨琳德。您也许会觉得我这个人相当严肃吧。您不会想到,三个星期以来,由于见不到您,我脑子里在乱七八糟地想些什么,我好像自己已不在人世了!不管怎样,请原谅我这些胡言乱语吧。”

洛萨琳德没有答复这第一封信,以后她又收到了几封。这一时期她对真纳利诺表示的最大恩惠,就是让老贝波送了一朵鲜花给他。贝波现在已经成了斯科拉斯蒂卡修女的朋友,或许是因为他总有关于真纳利诺童年时代的一些事情告诉她吧。

真纳利诺不再去社交界了,整天在修道院的围墙外徘徊,只有在宫廷中值勤的时候,人们才看得到他。他的日子过得很凄惨,用不到作什么夸张,就能使斯科拉斯蒂卡修女相信他已经不想活了。

这一离奇的爱情占据了他整个心灵,他太不幸了。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写信对他的情人说,这种冷冰冰的书面对话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幸福。他需要当面和她谈;他有很多问题要问她,这样他就可以当场得到回答。他向他情人提议,要在贝波的陪同下,到修道院花园里她房间的窗户底下来。

经过好几次央求,洛萨琳德终于感动了:答应他到花园里来。

这样的会面给情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情趣,他们经常相会,有时候就

顾不上要谨慎了。老贝波的在场成了多余;他让花园的小门敞开着,让真纳利诺出去时自己关上。

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人都需要有所警惕,按照圣本笃亲自定下的一个规矩:每天早上三点钟,在修女们到祭台去祈祷歌唱时,她们应该在修道院的庭院和花园内巡视一周。这条规定在圣佩蒂托修道院是这样执行的:贵族修女们在早上三点钟不起床,而是雇些贫穷的女孩子代她们去早祷歌唱;同时有人把花园里一个小屋子的门打开,这个屋子里住着三名年过七旬的老兵;这几个老兵都有武装,大家就当作他们是在花园里巡逻,另外还有几条大狗被放到花园里去,它们在白天是用链子拴着的。

真纳利诺前几次来访都平静无事,可是有一天夜里,狗突然狂吠起来,整个修道院都被吵醒了。那几个放出去狗后又回去的士兵,急忙跑了出来,表明他们正在执勤,还放了几枪。院长不禁为她家里是否能得到公爵头衔担忧起来。

原来是真纳利诺在洛萨琳德窗户下面谈话时太忘乎所以了,他作了很大的努力才算脱了身,但是恶狗紧追不放,他没来得及把园门关上。第二天,安杰拉·库斯托德院长听说修道院的狗跑遍了阿雷内拉所有的树林,还去过沃梅罗平原;她真是气疯了。据她估计,在修道院的狗大吠大叫时,花园门肯定是开着的。

为了维护修道院的体面,院长说,盗贼是由于年老的守卫疏于职守才潜入花园的,所以她撵走了他们,另外换了一批。这个措施在修道院里引起了抗议,因为有好几个修女抱怨说,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这个花园在夜里并不冷清;不过别人能在花园里通过也就知足了,他们不在花园中逗留;只有痴情的堂真纳利诺,没有提出要到情妇的房间里去,结果是险些破坏了修道院里所有的在偷情的修女的好事。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设法给了洛萨琳德一封长信,要求她准许他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洛萨琳德起先没有同意,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可以减轻她良心上的不安的办法,真纳利诺才得到了许可。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洛萨琳德和所有王公贵族的女儿一样,将来一定能当上第一等的贵族修女,所以她的修行小间有三个房间。最后一个房间从来没有人进去过,它连着一间储衣室,中间仅仅隔着一道薄薄

的木板。真纳利诺设法去掉了板壁上一块一尺见方的小木板。于是他几乎天天夜里穿过花园来到修道院，从这个类似窗口的板壁洞里把头伸进洞来，与他的情人作长时间的交谈。

这种幸福持续了很久，真纳利诺[1]已经在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这时候有两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修女也经过花园接待她们的情人，她们发现年轻侯爵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不觉动了心，决定要把他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听课小修女的手中夺过来。于是这两位修女和真纳利诺搭话，为了使谈话显得高尚纯洁，她们一开始便责备他不该这样潜人女修道院的花园和神圣的禁地。

真纳利诺一弄明白她们的企图以后，便告诉她们说，他谈恋爱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取乐，所以他请求她们别管他的事。

这个回答是相当粗鲁的，即使在今天，碰到同样的场合，人们也不会这样说的。两个老修女听到以后，一下子便气糊涂了，不管时间是凌晨两点，也毫不犹豫地要跑去唤醒院长。

对年轻的侯爵来说还算幸运，两个要去告发的修女并不认识他。原来院长就是他的姨婆，他外祖父的小妹妹；不过院长对本家族的荣耀和晋升非常关心，虽然她知道年轻国王查理三世是教规的勇敢而严肃的捍卫者，她还是会向君王揭发真纳利诺的胡作非为，不管她的侄孙也许会因此被打发到西班牙去或者至少是到西西里去服役。

两个修女费了很多周折，才来到院长面前把她唤醒；这位虔诚而勤勉的院长在弄懂了这件事涉及到这样一件可怕的罪行后，便朝斯科拉斯蒂卡修女的修行小间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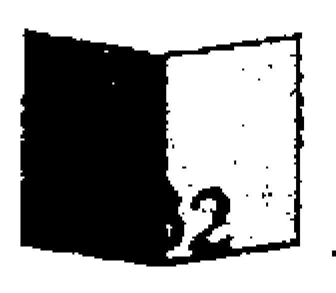
真纳利诺没有把遇见两个年老修女的事告诉洛萨琳德，他正在连着储衣室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和她谈话，突然砰的一声，修行小室内卧室的门一下子打开了。

这对情人身上，本来只映着黯淡的星光，院长进来后，她的随从们带来的八九盏灯的强烈的光芒，一下子把他们的眼睛照花了。

真纳利诺和所有的那不勒斯人一样都知道：一个修女或者一个听课修女，被当场发现在这个被称为修行小间的小房间里接见男人，将会

---

① 在这个手写本中，主角的名字叫洛伦佐。——编者注



受到怎么样严厉的处分。所以他不顾一切地便从储衣室的很高的窗口跳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

罪行是清清楚楚的，斯科拉斯蒂卡修女没有任何辩解。安杰拉·库斯托德当即讯问了她。院长是个四十岁的高个子姑娘，干瘦、苍白，出身于王国中最显赫的贵族，具有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能力，和严格执行教规所需要的一切勇气。年轻的国王早已说过，他发现了做专制国王的诀窍，而且明确宣称“事事都要有纪律”，而且是最严格的纪律。此外，安杰拉·库斯托德院长属于卡斯特罗·皮尼亚诺家族，从圣路易的兄弟安茹公爵当上国王以后，这个家族就成了比西尼亚诺爵爷家族的敌人。

可怜的斯科拉斯蒂卡修女，半夜里在她的房间里和一个年轻男子谈话，被当场抓获。在强烈的亮光下，她双手蒙住脸，羞愧得无地自容，在人们闯进她房间的最初时刻，她没有想到要使人注意一下可能是绝对重要的关键问题，这对她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她说的有限的几个字对她是非常不利的；她重复了两次：

“可是这个年轻人是我的丈夫！”

这句话会使人想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使两个告发的修女听了很高兴。院长还是比较公道，她向大家指出：根据房间的布局看，虽然那个该死的浪荡子闯入了修道院的禁地，但至少还没有进入走上歧途的听课修女的同一房间。他只是溜进了一间储衣室，去掉了储衣室和听课修女房间之间的隔板上的一小块木板；他肯定和她谈过话，可是他决没有进过她的房间；因为就在大家冲进斯科拉斯蒂卡修女的修行小间的第二个房间撞见他时，大家都看到这个浪荡子在储衣室里，而且就是从那儿逃走的。

可怜的斯科拉斯蒂卡情绪极为低落，她听天由命，让人带进了一个牢房里。牢房是贵族修道院的秘密建筑的一部分，几乎全在地底下，是从质地较松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在这片岩石的上方，今天已经竖立着漂亮的斯图迪宫。凡是被关进这个牢房的，必须是已经判了刑的或是被当场抓获犯了重罪的修女或者听课修女。这个规定是刻在牢门上的，但并不符合听课修女斯科拉斯蒂卡现在的情况。院长不是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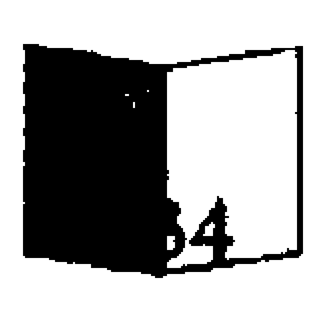
大家做得过分了，可是大家认为国王喜欢从严处理，同时院长又老是想着家中的公爵头衔，所以也就听之任之了。院长心里在想，她已经向大家讲明，听课修女并没有同意让那个企图败坏贵族修道院名声的可恶的浪荡子真正进入她的房间，对这个年轻修女已经是相当照顾了。

斯科拉斯蒂卡被单独关在一个从岩石里凿出的小房间里；小房间比附近的地面仅仅低了五六尺，是在一些质地较松的岩石中凿成的。刚才那些似乎在责备她不知羞耻的耀眼的灯光现在没有了，她发现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她寻思着：

“这些修女气势汹汹，可是事实上，她们哪一个有权对我这么严厉？我在夜里接见了一个我所爱的、我想嫁的年轻男子，可是我从来没有让他进过我的房间。外面的人都在议论：很多发过誓要舍身修行的修女，在夜里接待男人；原先我还不太相信，可是在我来到修道院以后看到了一些事情，使我和外面的人也一样想了。

“那些修女公开说，特伦特宗教会议要求修道院成为一个斋戒和禁欲的地方，而圣佩蒂托①根本就不是一座这样的修道院，它只是一个还过得去的避难所，可以让一些不幸有兄长的可怜的贵族小姐到这里来节衣缩食地过苦日子罢了。她们在这里不必斋戒、禁欲，也不必作痛苦的反省：她们没有财产，已经够痛苦了，再要加上内心的痛苦，真是没有活路了。至于我，说句实话，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服从父母的意志；可是没过多久，真纳利诺就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他。虽然两人都很穷，但是我们打算结婚，到萨莱纳以南的海边、离那不勒斯八十公里的乡下小地方去过日子。他的母亲对他说过，答应把这块地上的农庄给他，这个农庄每年只有五百杜卡托金币的收益。他是小儿子，每月有四十杜卡托的津贴；我家里为了把我打发掉，把我扔在这里，也有一些津贴，我结婚以后，这笔津贴还是要继续给的；官司完了以后，每月还有十个杜卡托的收入。这些细账我们不知计算过多少次了。有了这几笔小收入，我们就能活下去了，当然用不起仆人，但生活上的必需品也不会缺少，这就很不差了。惟一的困难只在于要取得死要面子的父母同意，让我们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真纳利诺认为，他只要不用公爵父亲的姓，

① 手写本上是圣费利乔索。——编者注



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这些念头，加上其他一些类似的想法，使可怜的斯科拉斯蒂卡有了勇气。可是修道院总共有一百五十位修女，她们认为头天夜里发生的突发事件，对修道院的声誉十分有利。原本全那不勒斯的人都在说这些修女在夜里接见她们各自的情人，现在好了，抓到了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她不懂得如何为自己辩护，大家可以根据教规，对她从严惩办了。惟一要提防的是，在诉讼进行期间，不能让她与家庭有任何联系。等判决过后，她家里的人再怎么想办法也改变不了对她的严厉惩罚了。这样一来，在那不勒斯和整个王国，这座贵族修道院的声誉，即使过去受到过一点损害，今后也可以恢复了。

安杰拉·库斯托德院长召开了院务会议，会议由七个修女组成，她是从全体修女从七十岁以上的老修女中选出来的。斯科拉斯蒂卡还是拒绝回答问题。她被送进一个房间，房间内惟一的窗户对着一堵高墙。两个杂务修女远远地监视着她，她在里面也只能保持沉默。

那不勒斯的有头有脸的家庭，在圣佩蒂托修道院多少有个把亲戚，所以修道院里出了一件这样不同寻常的事，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大主教要院长写一份报告汇报情况；院长为了顾及尊贵的修道院的名誉，把措词写得婉转了些。

大主教虽然可以把这个案件发给自己的大主教法庭审问，但考虑到比西尼亚诺公爵的家庭和全国的王公贵族都有密切的关系，觉得还是请示一下国王较为妥当。国王是很重视教规的，听了大主教的叙述以后非常生气。有人注意到，在大主教觐见国王时，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正好在场，他听说有一个他不知道底细的斯科拉斯蒂卡修女行为不端，便建议年轻的国王要严厉惩处。

“陛下永远要记住，谁不怕上帝，谁就不怕国王！”

大主教回府后，便把这个可悲的案件交给他的大主教法庭审理。一个大主教助理、两个宗教事务检查官和一个法庭秘书，来到圣佩蒂托修道院，进行预审。这几位先生从斯科拉斯蒂卡修女口中得到的回答永远是：

“我的行为是清白的，我没有罪。我永远只能这样说，我要说的只有这句话。”

在预审期快要结束时，院长希望无论如何不要让她的修道院丢丑，所以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之内，又在她的恩准之下，预审一再延期。最后，大主教法庭还是没有得到罪证：根据院长的证词，目击者没有看到斯科拉斯蒂卡修女和一个男子“在同一个房间里”，仅仅是看到一个男子从相邻的一间屋子中逃走，所以这个修女就这样判决了：在密室内禁闭，直到她说出在隔壁屋子里和她谈话的男子的姓名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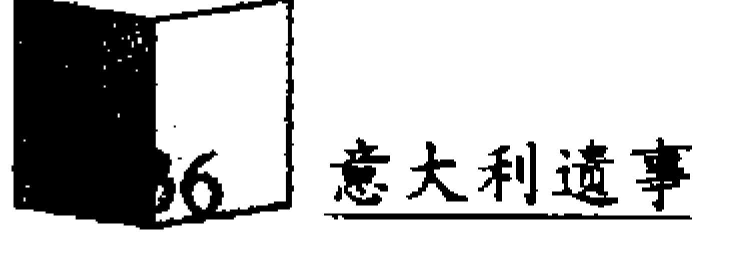
第二天，院长率领着她的元老修女，提审斯科拉斯蒂卡，宣布第一次判决。这时候，院长的想法似乎又改变了。她想：把内部的混乱情况公开，让不怀好意的公众知道，对修道院是有害的。公众会说，你们惩处一件偷情求欢的事，只是因为当事人一时失手，可是我们知道，类似的丑事有好几百件呢！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年轻国王，声称自己英明果断，要执法如山，这在我国还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我们不妨利用这一时机，做一件对修道院更加有利的事情，那要比那不勒斯大主教和他指派的议事司铎组成的大主教特别法庭严惩十名可怜的修女更加有益。我的意思是，要惩罚就惩罚那个大胆闯进修道院的男子；宫廷里只要有一个年轻的漂亮男子在要塞里关上几年，这要比惩办一百来个修女更加有效。再说，这样做也是公正的，因为采取主动的是男人。斯科拉斯蒂卡没有真正在她房间内接待男人，但愿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像这样谨慎就好了！她将告诉我们这个年轻的冒失鬼的名字，我要把他告到法庭上去：事实上，她确没有多少过错，我们稍许给她些处罚就行了。

院长很难说服那些元老修女，最后还是由于她出身比她们高贵，特别是她跟宫廷的关系要远比她们密切，她们才不得不让了步，院长原以为庭审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斯科拉斯蒂卡跪在法庭前面，按照习惯做过祈祷之后，只补充了短短几句话：

“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修女，我是在进修道院之前认识这个年轻人的；我们两人都很穷，可是我们计划好要结婚的。”

这句话是违反修道院基本信条的；在圣佩蒂托贵族修道院里说出这样的话是犯了弥天大罪。院长以为斯科拉斯蒂卡要发表赞扬婚姻的言论，急忙抢着喊道：



“那么名字呢？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斯科拉斯蒂卡回答说：

“您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名字。这个男人将是我的丈夫，我决不会说什么伤害他的话。”

果然如此，任凭院长和元老修女如何逼她，年轻的听课修女始终没有说出真纳利诺的姓名。院长最后甚至对她说：“只要您肯说出来，我立刻把您送回您的修行小间，什么都可以原谅您。”

年轻姑娘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深深鞠了一躬，表示自己无话可说。

她很清楚真纳利诺是这位可怕的院长的外孙。

她想：“要是我说出他的姓名，我就会得到宽恕和清静，就像她们几次三番对我说的；可是他呢？他会遭到什么灾难呢？至少是要被流放到西西里去，甚至到西班牙去，那么我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院长扯不开斯科拉斯蒂卡的嘴，又气又恼，忘掉了原先想怎样宽恕她的念头，立即把前一夜晚的询问经过报告那不勒斯红衣大主教。

国王主张从严，大主教为了讨他喜欢，对这件事一直很关心；他使用了京城里所有本堂神父和直属大主教府的全体密探，但是仍发现不了任何线索；大主教只好把情况报告了国王。国王随即把这件案子交给了他的警务大臣。警务大臣禀告国王说：

“我以为，不管进入圣佩蒂托修道院储衣室的年轻人是属于宫廷的，还是属于那不勒斯最高贵家庭的，如果陛下不采取严厉措施，是决不能做到杀一儆百、震慑人心的，这个可怕的例子也不会使人铭记在心。”

国王同意这个看法。大臣递上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二百四十七个人的姓名。可以认为，潜入修道院的嫌犯，十之八九在这张名单上。

一个星期后，真纳利诺被捕了。根据初步观察，半年以来，他过分省俭，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而且从出事的那一晚起，他的生活方式似乎全变了。

警务大臣要求院长判断这些迹象是否有参考价值。院长按照警务大臣的通知，暂时把斯科拉斯蒂卡修女从她待的一半在地下的牢房中押来。就在院长劝她老老实实地回答讯问的时候，警务大臣闯进了院长的会客室，当着斯科拉斯蒂卡的面向院长宣称：真纳利诺·德·拉斯弗洛雷斯企图逃跑，被警察当场击毙。

斯科拉斯蒂卡当即晕倒在地。

警务大臣得意洋洋地喊道:

“我们的证据有了!我的半句话,比院长半年的辛苦还管用呢!”

可是,高贵的院长对他的兴高采烈的欢叫反应却是极为冷淡,使他非常奇怪。

按照宫廷中当时使用人的惯例,警务大臣只是一个小律师,因此院长认为在他面前应该做出一种高不可攀的气派。再说,真纳利诺是她的外孙,如果这个结论呈到国王眼前,将有损于她的高贵的家庭。

警务大臣知道贵族们都讨厌他,为了他的前程,只能指望国王;所以尽管拉斯弗洛雷斯公爵再三向他求情,他还是抓住他新近得到的线索追查下去,这件事在宫廷中传开了;警务大臣平时但愿息事宁人,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尽力扩大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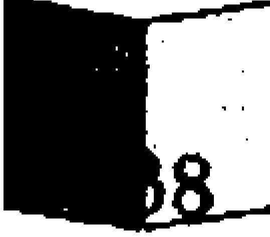
于是进行了一场当面对质:一方面是近卫军旗手真纳利诺·德·拉斯弗洛雷斯,另一方面是圣佩蒂托修道院的见习修女、年轻的洛萨琳德①·德·比西尼亚诺,现在叫做斯科拉斯蒂卡;这是一场好戏,所有的宫廷贵妇都想列席。

修道院的内外教堂趁此机会装饰得富丽堂皇。警务大臣向贵妇们发出邀请,请她们来旁听近卫军旗手真纳利诺·德·拉斯弗洛雷斯的预审。警务大臣扬言说,这场官司定案以后,年轻的真纳利诺要被判死刑,而斯科拉斯蒂卡修女也要被判终身监禁。不过大家心里明白,国王总不敢为了这样一个轻微的原因处死一位赫赫有名的拉斯弗洛雷斯家族的成员的。

圣佩蒂托的内教堂平时就装饰得金碧辉煌。很多贵族修女,如果不是先前发愿守贫的话,到了晚年,便会变成全部家产的继承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直的家庭一般会拨给她们应得的财产中的四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供她们使用,直到她们去世为止;一般来说,她们的余生是不会长的。

现在,所有这些款项全都花在布置修道院的内外教堂上了。外教堂是向公众开放的,内教堂是修女们做祷告和祭礼的地方。在圣佩蒂

① 这个手写本中的名字是奥当丝。——编者注



托修道院，有一道六十尺高的镀金栅栏隔在公众出入的外教堂和修女们唱经的内教堂之间。

平时只有那不勒斯大主教亲自光临时，这道栅栏门才打开，现在为了进行对质仪式，这扇门也打开了。所有有头衔的贵妇人全进来坐在唱经堂里；外教堂规定接待大主教、没有爵位的贵妇人和男子；最后，在靠近大门处的一根横贯教堂的铁链后面，便是所有其他信徒的座位。

在六十尺高的栅栏内侧，原来挂着一幅巨大的几乎遮住整个栅栏的绿绸帷幔，正中闪耀着用四寸宽的缕子缀成的圣母名字的第一个硕大的字母；现在这块帷幔移到了唱经堂的里面，拴在穹顶上，升了上去。穹顶上挂帷幔处靠后一些的下方，放着给斯科拉斯蒂卡用的跪凳。斯科拉斯蒂卡十分简短的话一结束，这块巨大的帷幔便会从穹顶落下，立即把她和公众隔开，仪式也在庄严的气氛中结束，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畏惧和悲凉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从此永远同活人告别了。

对质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时间，使那不勒斯的宫廷贵妇大为不满。据她们说，穿上听课修女这身朴素的衣服，年轻的洛萨琳德更加不同凡响了。她跟从前随继母比西尼亚诺夫人到宫里去参加舞会时一样美，而且她的容貌更迷人了：她瘦了，苍白了很多。

斯科拉斯蒂卡将近有一年没有和她的情人见面了，这次又看到他，不禁沉浸在爱情与幸福之中了。修道院全体成员合唱了佩尔戈莱塞的《圣主降临》，大家几乎没有听清楚，她跟着就说：

"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警务大臣听到这句话，又见帷幔迅速坠落，顿时气疯了。他原来想给宫廷看的这出好戏，就这么短促，甚至有点滑稽地结束了。他说了几句恫吓的话，离开了修道院。

堂真纳利诺回到监狱后，有人把警务大臣的话告诉了他。他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他们看重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爱情；一个和我们一样年纪的人，把他的炽热的爱情在私下里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就会嫌他自命不凡，如果相信了他，又会妒忌他了。

堂真纳利诺在绝望中向他的朋友们解释说：斯科拉斯蒂卡修女被人陷害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责任拯救她；他的这一说法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管堂真纳利诺的狱吏有个很漂亮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上司说，她丈夫曾多次要求有关方面派人来修理监狱的围墙，这件事尽人皆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位漂亮的妻子接着说：

"是啊，这件事人人皆知；大人可以在这上面帮我们赚上一千杜卡托的外快，我们也能从此过上好日子。年轻的堂真纳利诺只是有深夜溜进圣佩蒂托修道院的嫌疑，就被关进了监狱；其实，您知道，那不勒斯最大的贵人们，哪一个在修道院里没有情妇，更有溜入修道院的嫌疑。是这样的，堂真纳利诺的朋友们要送我丈夫一个杜卡托，条件是要放堂真纳利诺逃走。事后我丈夫会关在牢里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我们要求您保护他，别开除他，过些时候再把位子还给他。"

这位上司觉得用这个办法帮人捞一笔外快还方便，就同意了。

年轻的囚犯从朋友方面得到的援助，不仅仅是这一点。[1]他这些朋友在圣佩蒂托都有亲戚；他们增加了和院内修女的联系，打听到斯科拉斯蒂卡修女的情况后，就详详细细地说给堂真纳利诺听。

靠了朋友们的帮助，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将近凌晨一点钟光景，就在狂风和大雨仿佛在争夺那不勒斯街道的统治权的那一刻，真纳利诺轻轻松松地跨出了监狱的大门；监吏亲自毁坏了监狱的平台，好让人相信他是从那里逃跑的。

堂真纳利诺只有一个帮手，一个在那不勒斯专门帮年轻人干危险勾当的勇猛的西班牙逃兵；他们趁着大风的呼啸声，加上患难之交贝波师傅的帮助，闯进了修道院的花园。可是，虽然狂风怒号，大雨倾盆，修道院的那几条狗还是嗅出了陌生人的气味，很快就向他扑来。这几条狗十分凶猛，如果真纳利诺只是孤身一人，也许就被挡住了；但是，西班牙逃兵和他背靠背作战，终于杀死了其中的两条，打伤了第三条。

最后一条狗的叫声引来一名守卫。堂真纳利诺要送他一袋钱，向他求情，都被拒绝了。这个守卫是个虔诚的教徒，确信有地狱存在，而且很勇敢。他们展开了搏斗，守卫受了伤，他们用一块手帕塞住他的嘴，把他绑在一棵粗大的橄榄树上。

两次战斗花去了很多时间，暴风雨似乎小了一些，最艰巨的任务还

---

[1] 这里我们根据的是 1842 年 3 月 15 日的版本。——编者注

没有完成,必须进入修道院的地下囚室。

有两个杂务修女每隔二十四小时负责给斯科拉斯蒂卡送一次面包和水;可是这一夜,她们感到害怕,把铁皮包的大门上了几道门闩。真纳利诺原以为拿小钩子或者别的钥匙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不行了。西班牙逃兵善于爬墙,看到大门打不开,就帮助真纳利诺爬到一间小屋的顶上。小屋下面便是佩蒂托修道院用作囚室的几口从阿雷内拉岩石里凿出的深井。

两个杂务修女本已惶恐不安,这时看见从屋顶上下来了两个浑身是泥的男子,简直要吓死了。他们向两个修女扑过去,塞住她们的嘴巴,把她们捆绑起来。

下一步就是要进囚室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真纳利诺从勤务修女身上拿到一大串钥匙。但是这儿有好几口井,上面都盖着同样的活络板门,杂务修女又不肯说出斯科拉斯蒂卡被关在哪口井下。西班牙逃兵已经拔出匕首,想刺她们,逼她们开口;可是堂真纳利诺知道斯科拉斯蒂卡心地善良,担心使用了暴力会使她不开心。西班牙人再三对他说:“大人,我们在浪费时间,这样下去将流更多的血。”真纳利诺就是不听他的劝告,一定要打开所有的井,向下面呼喊。

经过三刻钟没有结果的尝试,终于听见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了他的呼喊。堂真纳利诺急忙顺着一个螺旋梯跑了下去;螺旋梯有八十多个台阶,是在质地很松的石头上凿成的,踩踏久了,几乎成了一条狭狭的斜坡,往下走很困难。

斯科拉斯蒂卡自从和真纳利诺对质以后,已经有三十七天没有看见过亮光了,西班牙人手里提着的小灯照得她眼花缭乱。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解;最后,她认出了满身沾满污泥和鲜血的堂真纳利诺,便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晕了过去。

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得年轻人不知所措。

老练的西班牙人喊道:

“快走! 不能再耽搁了!”

他们两人抱着完全晕过去的斯科拉斯蒂卡,费了很大的劲,沿着那条几乎已经半塌的螺旋梯,把她抬到上面。到了杂务修女住的房间以后,斯科拉斯蒂卡刚刚苏醒过来;这时西班牙人出了个好主意,把她裹

在一件就地捡到的灰布斗篷里。

他们打开通往花园的门。西班牙人手持长剑走在前面;真纳利诺抱着斯科拉斯蒂卡跟在后面。可是这时他们听到了从花园里传来了不祥的嘈杂声:有卫兵来了。

逃兵原先要杀死守卫,真纳利诺感到害怕,一口拒绝。

“可是,大人,我们侵犯了修道院的禁地,犯了亵渎宗教的罪名,死刑是逃不了的,所以杀不杀他是一回事。这个人可能会坏我们的事。必须牺牲他。”

真纳利诺一直犹豫不决。守卫是在匆忙中绑住的,很快便挣脱了绳索,跑去喊醒了别的守卫,还到托莱多街的哨所找了些兵来。

西班牙人喊道:

“我们要突围,还要救走小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早就告诉过大人,干这件事至少得三个人,我真是没有说错!”

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两个士兵扑了过来。西班牙人一剑刺过去,撂倒了一个;第二个想开枪,可是一时间被一根树枝挡了一下,西班牙人乘机也把他刺倒了。不过第二个士兵还没有死,他大声喊叫起来。

真纳利诺抱着修女向门口走去,西班牙人在一旁掩护。真纳利诺向前跑着,西班牙人向冲在最前面的士兵刺了几剑。

幸而这时候暴风雨似乎又开始了;滂沱大雨为他们的逃命带来了方便。不过,有一个被西班牙人刺伤的兵放了一枪,子弹微微擦伤了真纳利诺的左臂。听到枪声,有八九个士兵从花园远处的不同方向冲了过来。

我们承认,在这次撤退中,真纳利诺表现得很勇敢,可是证明有军事才能的是西班牙逃兵。

“我们有二十多个敌人,稍有差错,我们就完蛋了。小姐也将被当作是我们的同谋犯而被判服毒自尽,因为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与大人没有默契。这样的事情我很熟悉:我们要把她藏进树丛里去,让她躺在地上,拿斗篷盖住她。随后让那些兵士看到我们,把他们引到花园另一个角落里,设法让他们相信我们是从那儿跳墙逃走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想法子把小姐救出去。”

斯科拉斯蒂卡对真纳利诺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我不怕。同你一起死,我觉得太幸福了。"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接着她又说:

"我能走路……"

可是,她的话被一声枪响打断了;枪声来自很近的地方,可是没有伤人。真纳利诺又把她抱了起来。她身体瘦小,抱着不太吃力。一道闪电掠过,真纳利诺在亮光下看清楚左面有十二个到十五个兵士。他赶快朝右面逃去;这一明智而果断的行动对他很有利,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几乎有十二发子弹打穿了一棵小橄榄树……

…………

贝波向他喊道:

"把修女留下来,否则我们两人全完啦!"

斯科拉斯蒂卡躺在一丛灌木里,昏迷不醒,兵士们在追捕堂真纳利诺,留下的贝波把洛萨琳德抱到街上,在她脸上泼了些冷水,把花园门关上,自己去睡觉了。当时是凌晨一点钟;将近三点钟时,清晨的寒气使洛萨琳德醒了过来;她往高处走去,一直走到沃梅罗平原上。天快亮时,她躲进了一间农民的屋子,向农民要些衣服替换。她对他说:"我要是再次被捕,肯定是要死的。"农民曾听说过地下囚室的残酷,动了怜悯之心,取了几件他妻子的衣服给修女。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农民恰好是瓦尔加斯·德尔帕尔多公爵城堡里的佃户。

晚上,主人来到城堡,佃户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公爵去了田庄。公爵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听说是一个从修道院逃出的修女,就吩咐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可是,当他认出是洛萨琳德时,不禁大吃一惊。[①]

…………

[②]对于不幸的洛萨琳德失踪这件事,瓦尔加斯公爵越来越牵挂了。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一直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因为他不知道她已改名为索拉·斯科拉斯蒂卡了。

公爵的寿辰到了。这一天,他的府门大开,他忙着接待所有相识的官员。所有那些穿着大礼服的军官,看到有一个像是修道院杂务修女

---

① 这是根据一个纲要的片断修订的。——编者注

②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纲要,1842 年 3 月 19 日口授。——编者注

的女子来到会客室，个个大吃一惊；而且，肯定是为了不想让别人从服装上认出她来，她全身裹着一幅长长的黑纱，看上去像是一个平民阶级的正在以苦行赎罪的寡妇。

公爵的仆役要把她撵走，她跪倒在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串长长的念珠，喃喃地祈祷起来，她不声不响地就用这个姿态等候着。过不多久，公爵的首席随身听差过来抓她的胳膊，这时候她拿出一颗非常精美的钻石给他看，然后说：

"我以圣母的名义起誓，我并不是来向大人乞求任何布施的。公爵大人看到这颗钻石，便会知道我是谁打发来的了。"

这个情况激起了公爵的强烈的好奇心。他匆匆忙忙地应酬完三四位正在和他谈话的头面人物，然后用高贵而道地的西班牙礼节，请求那些普通官员允许他接见一位他完全不认识的可怜的修女。

杂务修女一看自己进了公爵书房，没有别人在场，就跪了下来说：

"可怜的斯科拉斯蒂卡修女遭到了大难，已经山穷水尽了，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跟她作对。她托我把这枚精美的戒指交给大人。她说，您认识那个在她当年最幸福的时候送她戒指的这个人。有了这个人的帮助，您可以让您某个心腹去看望斯科拉斯蒂卡修女；不过，因为她现在关在死牢里，所以还必须得到大主教大人的特许才行。"

公爵认出了戒指。他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还是非常激动，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

"把名字，把修道院的名字告诉我，洛萨琳德关在哪个修道院？"

"圣佩蒂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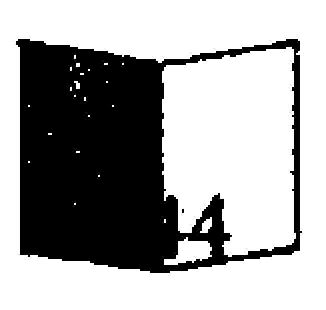
"我一定遵照派你来的人的要求去做。"

杂务修女接着说道：

"我送信这件事要是引起了上面的疑心，我就完啦。"

公爵迅速地扫视了一下书桌，拿起一幅钻石镶边的国王的小画像，说：

"这幅神圣的肖像，您永远带在身边，它可以给您在任何时候觐见国王的权利。这袋钱，请您交给您叫作索拉·斯科拉斯蒂卡的人。这另外一些钱是给您的。请相信，在任何情况之下，您都能够得到我的帮助。"



善良的修女站在一张桌子旁边，数着钱袋里的金币。

“尽快回到可怜的洛萨琳德的身边去吧，别数钱了。我考虑了一下，似乎有必要把您藏起来。我的随身听差会带您从花园门出去，我有一辆车会把您送往和城市相反的方向。千万要把自己藏好了。不管您用什么方法，明天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您要到阿雷内拉花园来。我信得过我那边的底下人，他们全是西班牙人。”

公爵重新出现在接见厅里的官员面前时，脸色像死人一般苍白，这已经足够说明他表示歉意的原因了。

“先生们，出了一件事，我必须立即出门。要到明天早晨七点钟，我才可能有荣幸向各位致谢。”

瓦尔加斯公爵接着马上奔赴王宫的寝宫。王后认出了当初送给洛萨琳德的戒指，禁不住淌下了眼泪。王后和瓦尔加斯公爵一起去见国王。公爵失魂落魄的神情感动了国王。作为一位伟大的君主，他首先提出了明智的意见，他说：

“那个可怜的杂务修女，即使有了我的肖像做护身符，能逃过大主教的密探的迫害，也应该小心一些，别引起大主教的怀疑。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两星期前大主教要住到某某地方他的茅屋里去。”

“如果陛下允许，我将下令封锁港口，禁止所有去某地的船只出港。船上的人，全部送到厄夫城堡，他们将受到良好的款待。”

国王对他说：

“去吧，办好了再回来。这些非常措施一定会引起议论，也不合塔努奇（堂卡洛斯的首相）的口味；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他的，他对大主教的积怨太深了。

瓦尔加斯公爵向他的副官下了几道命令，回到国王跟前时，发现他正在救护刚刚晕过去的王后。王后是一个心地慈善的人，她在想象，如果杂务修女去公爵府时被人发现了，那么洛萨琳德眼下已经被毒死了。公爵安慰了王后，消除了她的担心。

“幸而大主教现在不在那不勒斯，现在正在刮西罗科热风，到某地去至少要两个小时。大主教不在那不勒斯期间，由议事司铎奇博代行职务。他是一个严厉而残酷的人，不过如果没有得到上司的明确命令就处死人，他良心上会不安的。”

国王说：

“议事司铎奇博有一个侄子，新近杀死了一个农民；他上星期日来见我，为他的侄子求情。我现在把他召进宫来，把他一直留到晚上，这样就打乱了大主教的部署。”

国王到御书房颁发诏书去了。

王后对瓦尔加斯说：

“公爵，您有把握救出洛萨琳德吗？”

“有大主教这样一个人做对头，我什么把握也没有。”

“那么，塔努奇让他去做红衣主教，把他从我们这儿弄走，他是有道理的。”

“是的，”公爵说，“不过，要把他从我们这儿弄走，就必须把他留在罗马做大使；可是他做了大使，很可能会玩出比这次更恶毒的把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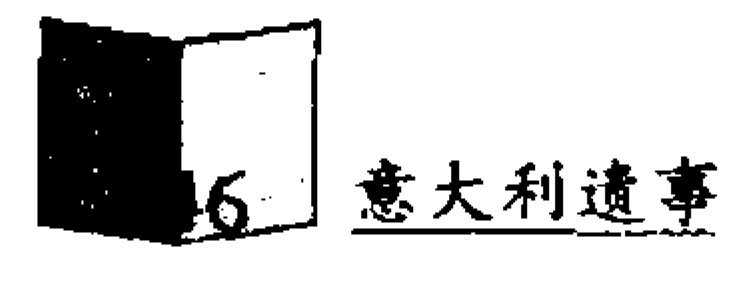
在这场简短的谈话之后，国王回来了，大家又商量了很长时间。最后，瓦尔加斯公爵得到允许，立刻去圣佩蒂托修道院，以王后的名义打听比西尼亚诺爵爷的女儿、年轻的洛萨琳德的消息，据说她有性命之忧。公爵在去修道院之前，有意先去拜访了费尔迪南多夫人，为了让人相信，公爵是从她那儿得知她前房女儿遇到了危险的消息的。瓦尔加斯公爵很紧张，没有敢在比西尼亚诺府邸久留。

公爵来到圣佩蒂托修道院，发现从看守大门的杂务修女起，人人都带着一副心事重重的奇怪表情。公爵是奉王后的命令来的，有权立刻会见安杰拉·德·卡斯特罗·皮尼亚诺院长。然而，别人让他整整等了二十分钟。他在候见厅的一角，望见有一座螺旋式楼梯的梯口，这座楼梯似乎通到下面很深的地方。公爵以为他再也见不到美丽的洛萨琳德了。

院长终于露面了，带着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公爵改变了他的使命，说[①]：

“比西尼亚诺爵爷昨天傍晚中风，情况紧急，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死前见他女儿洛萨琳德一面。他恳求国王颁发必需的诏书，从修道

① 我相信，这样令人厌恶的场面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叙述者的恶作剧。——作者注



院把洛萨琳德小姐接出去。国王尊重这个贵族家庭的特权,决定派我这个地位并不低的人,王室侍从长,把诏书送来。”

一听到这些话,院长立即跪倒在瓦尔加斯公爵面前,说:

“我将向陛下本人说明我表面上似乎不能服从圣旨的原因。我现在跪在您面前,公爵大人,就证明了我对您本人和您的职位都是非常尊敬的。”

公爵喊道:

“她死了吗!可是,圣真纳罗在上,我一定要见到她!”

公爵怒不可遏,拔出剑,打开门,喊进一直待在外客厅里的副官。

“阿特里公爵,拔出您的剑;叫我的两个传令兵到这儿来。这里发生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国王要我营救年轻的洛萨琳德郡主。”

安杰拉院长站起来想溜之大吉。

公爵喊道:

“别走,院长。您要走,除非是到圣埃尔莫城堡的监狱去。这儿有人谋反。”

这时公爵心乱如麻,正在设法为侵犯修道院禁地找藉口。他在寻思:“如果院长不给我带路,我的两个龙骑兵的刀剑又吓不倒她,我在这个硕大的修道院里一定会晕头转向,我该怎么办?”

幸而公爵紧紧地抓着院长的手腕,时时刻刻注意着院长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院长只得把他带到了一座大梯子跟前:梯子通往下面一间半掩在地下的大厅。公爵看到事情有了点进展,又看到眼前只有他的副官阿特里公爵和两个龙骑兵,他们的长皮靴正踩在梯级上笃笃作响,他觉得不妨恫吓她一下。最后,他终于来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那间阴暗的大厅,大厅被四支插在圣坛上的蜡烛照亮着。两个还年轻的修女躺在地上瑟瑟发抖,像是被灌了毒药,在等死;离她们二十步以外,还有另外三个修女,跪在听她们忏悔的神父面前,议事司铎奇博坐在一张背向圣坛的扶手椅上,脸色虽然很苍白,但还是显得镇静自若。他的身后站着两个高大的年轻人,微微低着头,尽量不去看那两个躺在圣坛脚下的修女。由于她们四肢抽搐,身上的墨绿色绸长裙已经乱成一团了。

公爵迅速地环视了一下这一恐怖场面上的每一个人,忽然瞥见洛萨琳德坐在一张草垫椅子上,在三个听忏悔的神父后面六步远的地方。

他顿时喜出望外，他不顾一切地走到她的前面，亲切地用“你”称呼她，问她说：

“你吃毒药啦？”

“没有，我没有吃，”她相当冷静地回答说，“我不想学这些女孩子的样，她们太轻率了。”

“小姐，你得救了；我这就带你去见王后。”

议事司铎坐在他的扶手椅上说：

“公爵大人，我大胆地提醒您，请您别忘记了主教大人有组织特别法庭的权力。”

公爵懂得自己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他走过去跪在圣坛前面，对议事司铎奇博说：

“代理主教议事司铎大人，按照最近签订的政教协议，这一类判决，不经过国王签署，是不得执行的。”

奇博教士立即用尖酸的口吻回答说：

“公爵大人未免太武断了：这个厅里所有的女罪犯，都已经过合法审判，被证实犯有亵渎宗教罪，但是教会并没有对她们施加任何刑罚。根据您刚才对我说的和我只是在现在看到的情景，我想这些不幸的女子是服毒了。”

奇博教士说的话，瓦尔加斯公爵几乎听不清楚，因为他的声音被阿特里公爵的声音盖过了。阿特里公爵跪在那两个躺在石板地上挣扎的修女身旁，看来剧烈的疼痛已使她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举动。其中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丽的姑娘，好像已经精神错乱；她撕开胸口的裙袍，喊着：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一个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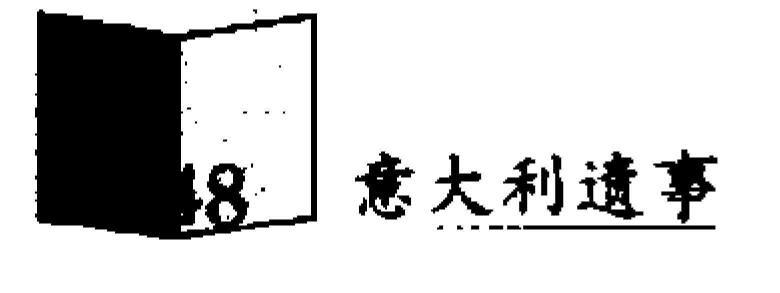
公爵站起来，摆出一副高雅的姿态，就像在王后的客厅里一样。他对洛萨琳德说：

“小姐，您的健康真的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吗？”

洛萨琳德回答说：

“我什么毒药也没有吃，不过，公爵大人，我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是您救了我的命。”

公爵回答说：



“这件事我没有一点点功劳，是国王得到忠心的部下的报告，召我去，告诉我说，有人在修道院里搞阴谋，必须制止阴谋分子的活动。”

他盯着洛萨琳德接着说：

“现在，除了听您的吩咐以外，我没有事了；小姐，您愿意去向王后谢恩吗？”

洛萨琳德站起来，挽住公爵的胳膊。瓦尔加斯朝楼梯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对阿特里公爵说：

“我要求您，把奇博先生和眼前这两位先生关起来，一人一个房间；同样也把院长锁在屋子里面。您到下面所有的牢房去一次，把所有的女囚犯送出修道院。我现在有幸传达给您的是陛下的旨意，如果有人敢于违抗，就把他们一人一间，分别关起来。凡是表示愿意觐见国王的人，陛下要您全送到宫里去。现在要抓紧先把眼前这些人分别关起来。另外，我马上会给您派些医生和一队近卫军来。”

说到这里，他又向阿特里公爵做了个手势，表示还有话对他说。走到楼梯上时，他对阿特里公爵说：

“亲爱的公爵，您很清楚，不能让奇博和院长相互串通。五分钟后，您就会有一队近卫军，由您指挥。通向街道和通向花园的每一道门，您都布置一个岗哨。屋子里的人，谁愿意出去就让他出去，但是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您再派人搜索一下花园，把所有的阴谋分子，包括那些园丁在内，都分别囚禁在牢房里。照料一下那些已经服毒的可怜的女孩子。”

…………①

堂真纳利诺的妒忌心被撩拨到了想自杀的地步。

阿夸维瓦大主教向比西尼亚诺爵爷的指导神父许诺，只要他能使费尔迪南多夫人相信，堂真纳利诺爱的是洛萨琳德，他就在他的大教堂里让他做议事司铎。大主教就是用这些办法，使不善于思考的堂真纳利诺痛苦不安。

要使文体摆脱那种愚蠢的颂扬的体裁，使用一些话语，像：“他戴假发，闻鼻烟，”等等；——采用一些想法，像：“在那不勒斯，人们经常能看

① 下文根据 1842 年 3 月 21 日的口授。——编者注

到一些外形很美的眼睛，可是这种眼睛，就像荷马作品中朱诺的眼睛一样，没有任何表情。”要从这种文体中去掉高大的外表，那种远离人心的“伟大”，它(有一字模糊不清)具有谦逊的、自然的、敏感的外表，那种德国式的淳朴。

王后说：

“我劝你尽早结婚吧。你有了丈夫，我就可以任命你为侍从贵妇。你成了我的亲信以后，那些教士也不敢暗算你了。你想想吧，如果不是这样，你还会受到种种迫害。我不想为我们的瓦尔加斯说情，不想用任何方式来影响一件婚事。不过，你想想，要真是这样的话，你会使国王和我高兴的。”

…………

瓦尔加斯把比通托军团的一个分队派去包围圣佩蒂托贵族修道院，国王为此感到不快。

“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何必引起大家的议论?”

“这些归罗马教廷管的教士极端狂妄，很有可能把陛下的国家出卖给敌人。所以对付他们的惟一借口就是要指控在圣佩蒂托修道院发现了阴谋。我一看到议事司铎奇博那张严峻的脸和那双盯着我的深究的眼睛，便认为无论如何要消除他的疑心，别让人们以为我们的目的是劫走一个听课修女。比通托分队的出现震动了那不勒斯各个阶层，甚至也震动了教会，使人相信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奥地利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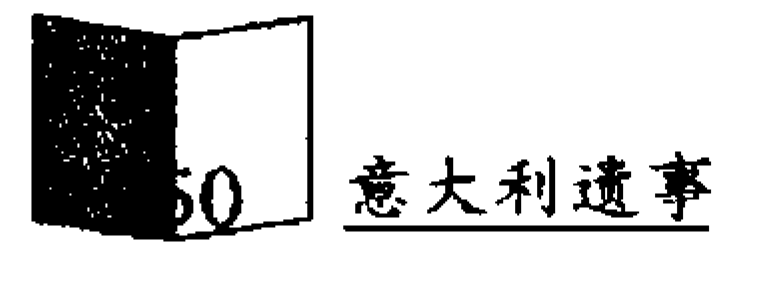
“可是，”国王说，“这件事使塔努奇很不愉快。他曾经拒绝过罗马教廷的几百万津贴，哪里还能找得到一个这样正直、这样勤勉的首相呢？你愿意代替他吗?”

“反正我是不想再工作了。”

瓦尔加斯公爵替杂务修女取了个假名字，把她藏在热那亚，让她过上了舒服的日子。

堂真纳利诺在一时冲动之下，虔诚地皈依了宗教，就像卡波·勒卡塞地方的美丽的博卡一样。

洛萨琳德又大大方方地回到了修道院。堂真纳利诺以为圣母在迫



害她，觉得上天的恶咒在跟着她。洛萨琳德怕他罪上加罪，拒绝在婚前依从他，这使他陷入了绝望。

真纳利诺深受妒忌和猜疑的折磨，终于寻了短见[①]。这个意外的事件几乎使洛萨琳德失去了理智，她几乎相信上天的恶咒已经跟定了她。一名宗教狂企图用匕首刺杀她。

瓦尔加斯六十九岁那一年，她嫁了他，条件是让她每年到真纳利诺自杀的那个修道院待上三个月。

结婚前夕，她哭得死去活来，心里在想："要是真纳利诺从他天上的住处看到我，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呢？"

王振孙 译

① 最后我把真纳利诺写得可笑一点，否则洛萨琳德也要跟着他自杀了。——作者注

